

歐陽文忠公文集

二

居士集卷第二十八 歐陽文忠公集二十八

墓誌六首

蔡君山墓誌銘

予友蔡君謨之弟曰君山為開封府太康主簿時予與君謨皆為館閣校勘居京師君山數往來其兄家見其以縣事決於其府府尹吳遵路素剛好以嚴憚下吏君山年少位卑能不懼屈而得盡其事之詳具公獨喜以君山為能予始知君山敏於為吏而未知其他也明年君謨南歸拜其親夏京師大疫君山以疾卒于縣其妻程氏一男二女皆幼縣之人哀其貧以錢二百千為其贖程氏泣曰吾家素以廉為吏不可以此污吾夫拒而不受於是又知君山能以惠愛其縣人而以廉化其妻妾也君山問嘗語予曰天子以六科策天下士而學者以記問應對為事非古取士之意也吾獨不然乃晝夜自苦為學及其亡也君謨發其遺藁得十數萬言皆當世之務其後踰年天子與大臣講天下利害為條目其所改更於君山之藁十得其五六於是又知君山果天下之奇才也君山景祐中舉進士初為長谿縣尉縣媼二子漁於海而亡媼指某氏為仇告縣捕賊縣吏難之皆曰海有

風波豈知其不水死乎且雖果為仇所殺若屍不得則於法不可理君山獨曰媼色有冤吾不可不為理乃陰察仇家得其迹與媼約曰吾與汝宿海上期十日不得屍則為媼受捕賊之責凡宿七日海水潮二屍浮而至驗之皆殺也乃捕仇家伏法民有夫婦偕出而盜殺其守舍子者君山亟召里民羣會環坐而熟視之指一人曰此殺人者也評之果伏衆莫知其以何術得也長谿人至今喜道君山事多如此曰前史所載能吏號如神明不過此也自天子與大臣條天下事而屢下舉吏之法尤欲官無小大必得其材方求天下能吏而君山死矣此可為痛惜者也君山諱高享年二十有八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今年君謨又歸迎其親自太康取其柩以歸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所且謂予曰吾兄弟始去其親而來京師欲以仕宦為親榮今幸還家吾弟獨以柩歸甚矣老者之愛其子也何以塞吾親之悲子能為我銘君山乎乃為之銘曰

嗚呼吾聞仁義之行于天下也可使父不哭子老不哭少一作嗟夫君山不得其壽父母七十一作扶行一作送柩退之有言死孰謂天子墓子銘其傳不朽庶幾

以此慰其父母

黃夢升墓誌銘

予友黃君夢升其先婺州金華人後徙洪州之分寧

其曾祖諱元吉祖諱某父諱中雅皆不仕黃氏世為

江南大族自其祖父以來樂以家貲賑鄉里多聚書

以招延四方之士夢升兄弟皆好學尤以文章意

氣自豪予少家隨州州字夢升從其兄茂宗官于隨予

為童子子一作子時為童立諸兄側見夢升年十七八

眉目明秀善飲酒談笑予雖幼心已獨奇夢升已能

如夢升為後七八九年予與夢升皆舉進士於京師

夢升得丙科初任興國軍永興主簿快不得志以

疾解一有去久之復調江陵府公安主簿時予子一作謫

夷陵令遇之于江陵夢升顏色憔悴初不可識久而

握手嗟噓相飲一作以酒夜醉起舞歌呼大噓

予益悲夢升志雖衰而少時意氣尚在也後二年予

徙乾德令夢升復調南陽主簿又遇之于鄧間常問

其平生所為文章幾何夢升慨然歎曰吾已諱之矣

窮達有命非世之人不知我一有我看道於世人也

求之不肯出遂飲之酒復大醉起舞歌呼因大有笑

曰子知我者子一作獨乃肯出其文讀之二無博辨雄

偉其此一無意氣奔放猶若一有不可禦予又益悲夢升

志雖困而獨其二無文章未衰也是時謝希深出守

鄧州尤喜稱道天下士予因手書夢升文一通欲以

一本改缺示希深未及而希深卒予亦去鄧後之守

鄧者皆俗吏一作不不復知夢升夢升素剛不苟合員

其所有常快怏無所施無一作憤卒以不得志死于

南陽夢升諱注以寶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卒享年

四十有二其平生所為文曰破碎集公安集南陽集

凡三十卷娶潘氏生四一作其妻男二女將以慶曆

四年某月某日葬于董坊之先塋一作其弟其弟渭

泣而來告曰吾兄患世之莫吾知孰可為其銘予素

悲夢升者因為之銘曰

予嘗讀夢升之文至於哭其兄子序之詞曰子之文

章電激雷震雨雹忽止聞然滅派未嘗不誦誦歎息

而不已嗟夫夢升曾不及序不震不驚鬱塞埋藏孰

與一作其其有不使其施吾不知所歸咎徒為夢升而

悲

大理寺丞伏君墓誌銘

距長沙縣西三十里新陽鄉梅溪村一作距某縣東

有墓曰狄君之墓者廼予所記一作穀城孔子廟碑

所謂狄君柔者也始君居穀城有善政嘗已見於子
文及其亡也其子遵誼泣而請曰願卒其詳而銘之
以終先君死生之賜烏虜子哀狄君者其壽止於五
十有六其官止於一卿丞蓋其生也以不知於世而
止於是若其歿而又無傳則後世遂將泯沒而為善
者何以勸焉此予之所欲銘也君字仲莊世為長沙
人幼孤事母鄉里稱其孝好一作學自立年四十始
用其兄裴蔭補英州真陽主簿再調安州應城尉能
使其縣終君之去無一人為盜薦者稱其材任治民
乃遷穀城令漢旁之民惟鄧穀為富縣尚書銓吏常
邀厚賂以售貪令故省中私語一有聯以一二數之
惜為奇貨而二邑之民未嘗得廉吏其豪猾習以賕
賄汚令而為自恣至君一切以法繩之姦民大吏不
便君之政者往往訴於其上雖按覆率不能奪君所
為其州所下文符有不如理必輒封還州吏亦切齒
求君過失不可得君益不為之屈其後民有訟田而
君誤斷者訴之君坐被劾已而縣籍彊壯為兵有告
訟田之民隱丁以規避者君笑曰是嘗訴我者彼寬
民能自伸此令一有養民之所欲也吾豈挾此而報以罪
邪因置之不問縣民縣是知君為愛我是歲西北初

用兵州縣既大籍彊壯而訛言相驚一作云當驅以
備邊縣民數萬聚邑中會秋大雨霖米踊貴絕粒君
發常平粟賑之有司劾君擅發倉廩君即具伏事聞
朝廷亦原之又為其民正其稅籍之失而吏得歲免
破產之患逾年政大洽乃脩孔子廟作禮器與其邑
人春秋釋奠而興于學時予為乾德令嘗至其縣與
其民言皆曰吾邑不幸有生而未識廉吏者而長老
之民所記纔一人而繼之者今君也問其一人者曰
張及也推及之歲至于君蓋三十餘年是謂一世矣
嗚呼使民更一世而始得一良令吏其可不慎擇乎
君其可不惜其歿乎其政之善者可遺而不錄乎君
用穀城之績遷大理寺丞知新州至則丁母夫人鄭
氏憂服除赴京師道病卒于宿州實慶曆五年七月
二十四日也曾祖諱崇謙連州桂陽令祖諱文蔚全
州清相令父諱杞不仕君娶滎陽鄭氏生子男二人
遵誼遵微皆舉進士一無女四人長適進士胡純臣
其三尚幼其一無銘曰
疆而仕古之道終中壽不為夫善在人宜有後銘于
石著不朽

薛質夫墓誌銘

故大理寺丞薛君直孺字質夫資政殿學士贈禮部尚書簡肅公之子母曰金城一有夫人趙氏質夫生四歲為殿直公為參知政事拜大理評事遷將作監丞景祐元年公薨天子推恩於其孤拜大理寺丞公以忠直剛毅顯于當世質夫為名臣子能純儉謹飭好學自立以世其家公葬絳州質夫自京師杖而行哭至于絳州行路之人皆哀嗟之質夫少多病後公六年以卒享年二十有四初娶向氏某人之孫某人之女再娶王氏某人之孫某人之女皆無子嗚呼簡肅公之世於是而絕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此為舜娶妻而言耳非萬世之通論也不娶而無後罪之大者可也娶而無子與夫不幸短命未及有子而死以正者其人可以哀不可以為罪也故曰孟子之言非通論為舜而言可也質夫再娶皆無子不幸短命而疾病以死其可哀也非其罪也自古賢一作人君子未必皆有後其功德名譽垂世而不朽者非皆因其子孫而傳也伊尹周公孔子顏回之道著于萬世非其家世之能獨傳乃天下之所傳也有子莫如舜而誓不得為善人卒為頑父是為惡者有後而無益為善雖無後而不朽然則為善者可以不懈為簡

肅公者可以無憾也使簡肅公無憾質夫無罪全其身終其壽考以從其先君子于地下復何道哉某娶簡肅公之女質夫之妹也常哀質夫之賢而不幸傷簡肅公之絕世閱金城夫人之老而孤故為斯言庶幾以慰其存亡者已悲夫銘曰

死而有祀四世之間死而不朽萬世之傳簡肅之德質夫之賢雖其閔矣久也其存

隴城縣令贈太常博士呂君墓誌銘

君一本上諱士元字佐堯江寧人也咸平二年舉明經為潭州醴陵尉廬州司理參軍寧州彭原廣州四會縣令又為湖州司理泗州錄事叅軍吉州太和秦州隴城縣令以疾卒于官享年六十有五娶閻氏生子四人曰淵曰溱曰淙曰淇閻氏年七十三後君十五年以卒子淙後其母三月卒以慶曆八年十二月二十日以閻氏之喪合葬于揚州江都縣東興鄉馬坊村先塋之次君為人剛介有節長於為政醴陵太和皆大邑民喜鬪訟往往因事申吏以法吏多不免而君日與長吏爭曲直下為邑民何候終無毫髮過失可得而民卒愛思之四會近海俗雜蠻夷君尤知其人之利害事所經決後有欲輒改更者民必自言

于廷曰此呂君所決豈可動邪後人亦莫能改也君
仕三十餘年以一縣令之祿衣食其族四十餘口雖
薄而必均夫人閻氏尤能為勤儉子淵濬皆舉進士
濬有賢材以文學選中第一今淵為祕書丞濬著作
郎直集賢院以濬官得封贈贈君太常博士母夫人
封天長縣太君嗚呼呂君官雖卑惠於其民足以為
政祿雖薄周於其族足以為仁身雖不顯而有子以
大其門足以彰為善之効君之皇祖諱裕贈兵二作
部尚書皇考諱文膺官至太子左贊善大夫自宋興
百年間呂姓之族五顯于世君之叔父刑部侍郎集
賢院學士文仲實為先朝名臣而今君有賢子又將
顯呂氏之族于後於其葬也是宜銘以誌其銘一作墓

曰

善無不報報不必同或在其後或及其躬積久發遲

逾一作愈

速彌昌如其不信考此銘章

尹師魯墓誌銘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
稱之曰師魯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
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
窮達臨禍福無愧於古君子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未

必盡知之師魯為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彊記通知今

古一作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是非非務窮盡道理

乃已不為苟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

易而一作無勇於敢為其所以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

嫉於人故其卒窮以死師魯少舉進士及第為絳州

正平縣主簿河南府戶曹參軍邵武軍判官舉書判

拔萃遷山南東道掌書記知伊陽縣王文康公薦其

才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天章閣待制范公

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

友願得俱貶貶監郢州酒稅又徙唐州遭父喪服除

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反陝西用兵大將

葛懷敏奏起為經略判官師魯雖用懷敏辟而尤為

經略使韓公所深知其後諸將敗於好水韓公降知

秦州師魯亦徙通判濠州久之韓公奏得通判秦州

遷知涇州又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略部署坐城水洛

與邊臣一作異議徙知晉州又知澠州為政有惠愛

潞州人至今思之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師

魯當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為叙燕息戍二篇行于

世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間故其論議益

一作精密而於西事尤習其詳其為兵制之說述戰

守勝敗之要蓋當今之利害又欲訓土兵代戍卒以
 減邊用為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為而元昊臣西
 兵解嚴師魯亦去而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
 於其材能亦未必盡知之也初師魯在渭州將吏有
 違其節度者欲按軍法斬之而不一一作果其後吏至
 京師上書訟師魯以公使錢貨部將一作訟師貶崇
 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無醫藥昇至南
 陽求醫疾革隱一作凡而坐顧稚子在前無甚憐之
 色與賓客言終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師魯
 娶張氏某縣君有兄源字子漸亦以文學知名前一
 歲卒師魯凡十年間三貶官喪其父又喪其兄有子
 四人連喪其三女一適人亦卒而其身終以貶死一
 子三歲四女未嫁家無餘貲客其喪于南陽不能歸
 平生故人無遠邇一作皆往賻之然後妻子得以其
 柩歸河南以其年某月某日葬于先塋之次余與師
 魯兄弟交嘗銘其父之墓矣故不復次其世家焉銘

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

居士集卷第二十八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二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黃夢升墓銘後二年一作後飲之酒一作獨其文章

未衰也一作文章因為一作

又別本南陽主簿黃君墓誌銘 子友黃君夢升

其先婺州金華人後徙洪州之分寧其曾祖諱某

祖諱某父諱某皆不仕黃氏世為江西大族自其

祖父以來樂以家貲賑施鄉里多聚書以招延四

方之士夢升兄弟皆好學尤以文章意氣自豪于

少家隋州夢升從其兄官于隋予時為童子見夢

升年十七八眉明秀善飲酒談笑予雖幼已知

夢升為可奇其後八九年與予皆舉進士于京師

夢升得丙科初任興國軍永興主簿快快不得志

以疾解去久之復調江陵府公安主簿予時謫夷

陵令遇之于江陵夢升顏色憔悴初不能識久而

握手吁噓相勞以酒夜醉起舞歌呼自若予益悲

夢升志雖衰而少時意氣尚在也後又二年予徙

乾德令夢升復調南陽主簿又過之于鄧間嘗問其平生所為文章幾何夢升慨然曰吾已諱之矣窮達有命非世人不知我乃我羞遁於世人也求之不肯出遂飲以酒復大醉起舞歌呼因大笑曰獨子知我者也乃肯出其文其博辯雄偉意氣奔放猶若不可禦予又益悲夢升志雖困而其文章獨未衰也是時謝希深守鄧州尤喜稱道天下士予因手書夢升文一通將示希深未及而希深卒予亦去鄧後之守鄧者皆庸人不復知夢升夢升素剛不苟合負其所所有常憤憤無所發卒以不得志死于南陽夢升諱注以寶元二年四月某日卒享年四十有二其平生所為文曰破碎集公安集南陽集凡若干卷其娶溫氏生四男二女以其年某月某日葬于先塋之側其弟涓泣而來告曰吾兄患世之莫知孰可為其銘予素慙夢升者乃為之銘曰

予嘗喜讀夢升之文至於哭其兄子庠之辭曰子之文章電激雷震雨電忽止聞然滅浪未始不諷誦嘆息而不已嗟夫夢升曾不及庠不震不驚鬱塞埋藏孰子其有不使其施吾不知夫歸咎徒為

夢升而悲

與黃渭小簡

脩啓多事不及周謹鄙文或可刊石望只依首尾不須添他語亦不必平空及不用官銜惟書刻人欲署姓名無妨墨本乞三五紙乍別保愛脩再拜叔祖夢升學問文章五兵從橫制作之意似徐陵庾信使同時遇合未知孰先孰後也然不幸得人間四十年尔使之白髮角逐於英俊之場又未知與歐陽文忠公孰先孰後也夢升既乖悟不逢嘗以文哭世父長善云高明之家尚為鬼瞰子之文章豈無物憾蓋自道也安世十三弟秀而不實使人氣塞於今孫曾特多英妙之質力學不休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紹聖元年五月諸孫庭堅記

右黃夢升墓銘公年三十八所作真蹟今藏興國軍吳氏字畫端麗雖似淨本然亦間有塗改校今衆本凡增損異同七十餘字疑公後嘗修潤或傳寫差訛今錄示後人併以元帖并山谷政附焉

狄君墓銘至君

一作
墓

居士集卷第二十九 歐陽文忠公集二十九

墓誌六首

尚書主客郎中劉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立之字斯立姓劉氏吉州臨江人也曾祖諱遠
 祖諱瑛當五代時避亂皆不仕父諱式官至尚書工
 部員外郎掌三司磨勘十餘年能其職世以其官名
 其家君少孤能自立舉進士為福州連江尉睦州青
 溪主簿宣州南陵令改大理寺丞知婺州金華縣太
 子中含知梓州中江縣通判瀘州瀘州接西南夷常
 用武人為守而夷數怨叛議者以謂武人不習夷情
 以生患宜得能吏通判州事君始以材選至則為明
 約束止侵欺曰必使信自我始夷人安之凡君之所
 更立至今用一作以為法而夷亦至今不叛通判常
 州知高郵軍累遷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部比部
 員外郎知潤州皆有能政以能選為提點福建路刑
 獄察獄之寃死者奏黜知泉州蘇壽與其通判張太
 冲福建七州皆震悚一作御史考其課為天下第一
 遷司勳員外郎開封府判官荆湖北路轉運使坐舉
 官免杜衍李若谷范仲淹等皆言方天下多事時一作
 下方多事如劉某者不宜久居于家一作乃復起為比

部員外郎知漣水軍言事者以謂自元昊反一方用
 兵而天下之民弊財絀於上而盜起於下然州縣吏
 猶習故態苟簡弛壞一作如無事時於是大選轉運
 使以按察諸路君以選為荆湖北路轉運使他路繩
 吏或過急而被按劾者多不服君所舉察簡而一作
 賢否無不當是時廣西湖南夔峽諸蠻皆叛亂君所
 部下溪辰州彭氏蠻亦折誓桂招集亡命移書州縣
 州縣使人往者一無輒因辱侮慢一作侮辰鼎澧一作
 鼎澧三州守吏皆言蠻叛有迹請加兵詔書問君君
 曰蠻道辰溪落鶴水悍激可下不可上其必不敢輒
 出而辰州土丁勝兵者三萬人宜積粟利兵為備而
 已因言蠻類雖人宜鳥獸畜其小嘲啾振觸驅而遠
 之耳若必擾伏制從至戾其性則噪呼跑蹶駭起而
 奔突乃欲力追而捕之則散漫山林我弊而彼逸凡
 湖廣之患皆如此也天子以其言然下三州毋得妄
 動一聽君所為而蠻亦卒無事復為司勳員外郎判
 三司度支句院改鹽鐵判官假太常少卿接伴契丹
 使者遂送之明年遂使于契丹還言澶魏築河堤非
 其時必難成雖成必決不如因其所趣而導之利後
 河果決商胡君仕宦四十年不營產業自復為司勳

貧外郎遂不復求磨勘凡三遷皆為知者所薦為人
沉敏少言笑與人寡合而喜薦士士由君薦者多為
聞人天章閣待制杜杞田瑜是也轉運鹽鐵皆掌財
賦而君常以民為先其調率有可免免之其不得已
貴字一作必為處畫使吏不能因緣而民不重費一作其
守官不為勢牽一作不為利奪為青溪主簿時
知州事李階通判朱正辭者皆世字有號強吏喜負其
能以折辱下士士皆承望奔走不暇獨君數以事爭
而二人者常輒屈其始皆怒後卒歎服共薦之其通
判瀘州州有鹽井蜀大姓王蒙正請歲倍輸以自占
蒙正與莊獻明肅皇字有太后連姻轉運使等皆不敢
與奪君曰倍輸於國家猶秋毫耳柰何使貧民失業
遂執不與鄂州官歲市茶五百一作萬斤君為轉運
使時三司請益益字無市一百萬君上言曰鄂人利茶
以為生今官市之多反以茶為病縱不能減柰何增
之天子為君許寬一年君曰事苟可行何必一年如
其不可雖寬十年不可也爭之不已後卒為君罷之
君在鹽鐵次當舉官掌其事一作某三司使欲用其
私人以空名狀請君署君不肯署而求舉者姓名三
司使不悅卒命他判官舉之其後三司使竟坐所舉

罷慶曆八年五月遷主客郎中益州路轉運使其年
十一月七日卒于官享年六十有四夫人臨沂縣君
王氏贈尚書右僕射孺之女先君若干年卒五子元
卿真卿亦早亡徽今為大理評事效鳳翔府推官皆
賢而有文章放太廟齋郎尚幼四女三適人一尚幼
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縣某鄉某原銘曰
劉氏顯晦以時亂治有聲王朝自君再世惟德之貽
是將又大昌知其然君實有子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

慶曆八年春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年六
十有九告老即以工部侍郎致歸于常州其行也
天子召見宴勞賜以不拜公卿大夫咸出餞于東門
瞻望咨嗟相與言曰楊公歸哉於公計為可榮於國
家計為可惜其明年九月十三日公疾革出其兵論
一篇示其子忱慥而授以言曰一有臣臣子雖死不
敢忘其君父者天下之至恩大義也今臣偕不幸猶
以垂閉之口言天下莫大之憂為陛下無窮之慮者
其事有五以畢臣志死無所恨惟陛下用臣言不必
哀臣死也言訖而卒不及其私忱慥以其語并其兵
論以聞天子震悼顧有司問可以寵公者有司舉故

事以對天子曰此何足以慰吾思乃詔特贈公兵部侍郎公少師事种放學問為文章長於議論好讀兵書知古兵法以謂士不兼文武不足任大事當四方無事時數上書言邊事後二十餘年元昊叛河西契丹舉眾違約三邊皆警天下弊於兵公於此時耗精疲神日夜思慮創作兵車陣圖刀楯之屬皆有法天子以步卒五百如公之法試于庭以為可用而世多非其刀楯備嘗奉使河東得邊將王吉言元昊出兔毛川為吉所敗者用楊公^{一作}有楯也蓋世未嘗用其術爾然公素剛^{一作}少合而議者不一故不得盡用其言夏竦經略陝西請益置土兵公言竦據內地無破賊之謀而坐請益兵蓋虞敗事則欲以兵少為解竦復論公不忠沮計公不能忍以語詆之其後三路農民壯者咸墨為兵公又言兵在精不在眾眾而不練則不整而易敗困國而難供時自將相大臣議者皆務多兵獨公之論能如此對平兵敗元昊圍延州甚急而救兵不至公在河中乃偽為書馳告延州救兵十萬至矣因命旁郡縣具芻糧什器如其數以俟已而元昊亦解去後公守并州即詔公為并代麟府路經略安撫招討等使兼兵馬都部署公執勅告其

羣吏曰天子用我矣然任其事必圖其效欲責其效必盡其方乃列六事以請曰能用臣言則受命不然則已朝廷難之公論不已坐是徙知邢州公志之不就皆此類也公嘗為御史章獻太后兄子劉從德為團練使以卒其門人親戚廝養用從德拜官爵者數十人馬季良以劉氏壻為龍圖閣直學士公上書言漢呂太后王祿產欲彊其族而反以覆宗唐武三思楊國忠之禍不獨其身幾亡其國太后大怒貶監舒州酒稅居二歲復召為御史言事愈切公祥符元年進士及第以上書言事真宗竒之召試不赴拜著作佐郎累官至工部侍郎為天章閣待制龍圖閣樞密直學士遂侍講于翰林嘗為審刑院詳議官知淮陽江陰軍三司度支判官知御史雜事判吏部流內銓三司度支副使河北河東都轉運使知河中府陝并邢滄抗五州所至皆有能績^{一作}為人廉潔^{一作}剛直少屈而難犯其仁心愛物至其有所能容人多所不及也公^一有諱^二字次公曾祖諱偉祖諱某父諱守慶初娶張氏又娶李氏又娶李氏^一無^二此^三又娶王氏太原郡君^一有^二六^三孫^四景^五亮^六景^七道^八公卒之明年秋其子忱以其喪歸于河南又明年二月十七日

葬于洛陽縣宣武管平洛鄉之先塋公有文集十卷
兵書十五卷讀其書可以見公之志考其始終之節
可以知公之心嗚呼可謂忠矣脩為諫官時嘗與公
爭議一作于朝者而且未嘗識公也及其葬也其子
不以銘屬於他人而以屬脩者豈以脩言為可信也
歟然則銘之其可不信銘曰

速矣楊氏有來其一作其始赤泉侯功與漢俱起震

官太尉四世以公於陵正直僕射于唐師復理卿振

左拾遺文蔚獲嘉其後益衰避亂中州曾祖始一作

南祖屈偽邦令于烏江又適南粵皇考是生晦顯一作

顯有時發于皇明在考司馬始仕坊州遂家中一作

部道德之優司馬四子唯公克大非徒大之將又長

之世有官族孰無繫譜或絕於微或亡其序不絕不

亡由屢有人誰如楊世愈久而蕃次第一作弗迷昭

穆繇聯公其歸比一作安千萬年

供備庫副使楊君墓誌銘

君諱琪字寶臣姓楊氏麟州新秦人也新秦近胡以
戰射為俗而楊氏世以武力雄其一方其曾祖諱弘
信為州刺史祖諱重勳又為防禦使太祖時為置建
寧軍於麟州以重勳為留後後召以為宿州刺史保

靜軍節度使卒贈侍中父諱光袞以西頭供奉官監

麟州兵馬卒于官君其長子也君之伯祖繼業太宗

時為雲州觀察使與契丹戰歿贈太師中書令繼業

有子延昭真宗時為莫州防禦使父子皆為名將其

智勇號稱無敵至今天下之士至於里兒野豎皆能

道之君生於將家世以武顯而獨好儒學讀書史為

人材敏謙謹沈厚意恬如也初以父卒于邊補殿侍

後用其從父延昭任為三班奉職累官至供備庫副

使階銀青光祿大夫爵原武伯李溥為發運使以峻

法繩下吏凡溥所按行吏皆先戒以備而溥至多不

免其黜廢者數百人其聞溥來輒惶懼自失至有投

水死者君時年最少為奉職監大通堰去溥治所尤

近溥嘗夜擊輕舟猝至按其文簿視其職事如素戒

以備者溥稱其才君所歷官無不稱職其後同提點

河東京西淮南三路刑獄公事君歎曰吾本武人豈

足以知士大夫哉然其職得以薦士亦吾志也其所

舉者二百餘人往往為世聞人嘗坐所舉一人罰金

君喜曰古人拔士十或得五而吾所薦者多矣其失

者一而已君少喪父事其母韓夫人以孝聞後以恩

贈其此一字無父左驍衛將軍母夫人南陽縣太君初娶

慕容氏又娶李氏有子曰岐賢而有文武材今為尚書也田負外郎直史館君以皇祐二年六月壬戌卒

于淮南年七十有一皇祐三年十月甲申改以其喪

合慕容氏之喪葬于河南洛陽杜澤原銘曰

楊世初微自河西彎弓馳馬耀一作邊陲桓桓侍中

國彛毗太師防禦傑然奇名聲累世在羌夷時平文

勝武力衰溫溫供備樂有儀好賢舉善利豈私愷悌

君子神所宜康寧壽考順全歸有改為子後可知

太子中舍王君墓誌銘

王君之皇考曰贈衛尉少卿諱某皇妣曰南充縣太

君胥氏皇祖諱某皇曾祖諱某君諱汲字師黯娶胡

氏一有安定縣君子男三人女五人男曰尚恭尚赫

尚辭初天聖明道之間予為西京留守推官時王君

寓家河南其二子始習業國子學日從諸生請學於

予較其藝常為諸生先而尚恭尤謹飭儼然有儒者

法度予固奇王君之有是子也以故與君游而君性

簡質重然諾臨事而敏與之游者必愛其為人其後

二子者果皆以進士中第予亦罷去不復遇王君且

七年矣而尚恭來請曰不幸吾先人之亡將以今年

某月甲子葬于河南某縣某鄉之某原宜得銘于石

以誌諸後世一者于嘗嘉尚恭而從王君遊十有餘年乃為次其世而作銘

以遺之云

惟王氏之先長安萬年四代之祖刺史壁州遭巢猾

唐得果而留卒葬西充為鄉壁公王孟有蜀或家或

祿三世不遷自君東還始家河南廣文之生舉三不中

任仕以兄主簿之早試原武密晉城是今政專自出令

政有稱遷理之丞蓋田夏維三邑皆聞壽五十九終中

舍人在維逢機舖粟不殫褒功勸吏天子有詔維人染

癘躬之不以死勤民在法宜祀刻詩同藏惟世之揚

尚書工部郎中歐陽公墓誌銘

歐陽氏世為廬陵人廬陵於五代時屬僞吳故歐陽

氏在五代無聞者淳化三年脩仲父府君始以進士

中乙科一作太宗時脩仲父府君始其後為御史有

能名真宗嘗自擇御史府君以秘書丞召字見見者

數人皆進自稱薦惟恐不用府君獨立墀下無所說

無言明一作日拜監察御史中丞王嗣宗指曰是獨

立墀下者真御史也會字絳州守齊化基犯法制

劾其事化基嗣宗素所惡者諷之欲使蔓其獄府

君一有連曰如詔制一作而巳嗣宗怒及獄上奏用

他吏覆之一有索其家得一有金銅器十數

府君坐鞠獄不盡免官明年復得御史監蘄州稅又明年遷殿中侍御史左巡使居二歲奏事殿中真宗識之勞曰御史久矣亦勞乎問何所使府君謝不任一作職而已後數日真宗語宰相與轉運使宰相疑其有求而不先白已對以負無闕復使與一大郡宰相召至中書問御史家何在欲郡孰為便對曰無不便宰相怒與海州又移睦州天禧元年入遷侍御史二年出知泗州先是京師歲旱有浮圖人斷一作者用浮屠禱雨官為起寺於上一有淮龜山自京師王公大臣皆禮下之其勢傾動動字無四方又誘民男女投淮水死曰佛之法用此得大利而愚民歲死淮水者幾百一作十人至其臨溺時用其徒倡呼前後擁之以入至有自悔欲走者若一無叫號不得免一作不而者得免府君聞之驚一作曰害有大一作於此邪盡捕其徒詰其姦民誅數一作十餘人遣還鄉里者數百人遂一作毀其寺入轉尚書司封員外郎三司戶部判官六年為廣南東路轉運使前為使者以市舶物代俸錢其利三倍府君歎曰一作轉運使俸錢其利三倍一作使者相襲文而不利豈吾欲邪使直以錢為俸今上一作即位就轉工部郎中秩滿以一弊舟還無一海上物

歸朝賜金紫為兩浙路轉運使以足疾求知江州天聖四年又求分司未得命以其年二月某日卒於江州之廨享年六十有八以其年某月某日葬某所曾祖諱某祖諱某偽唐吉州軍事判官父諱某偽唐屯田員外郎娶米氏封金壇縣君先府君以辛嗣子鑿一有為右侍禁武昌巡檢女二人長適某次未嫁府君諱載字則之性方直嚴謹一有治身儉薄簡言語為政務清淨平居飲色而一作坐如對大賓終日不少懈一作色弛人用憚之薦舉下吏人未嘗一作不知後有知者來謝皆拒不納所至官舍未嘗窺園圃至果爛墮地家人無敢取者其清如此銘曰唐隳盜猖土裂四一作方鍾氏於洪入一作州自王傳死子時敗臣于揚自梁迄周廬陵偽邦歐陽是家世以不章一作違命之侯廬陵王土歐陽有聞始我仲父以貢中科來者繼武仲父之材御史其能廉清儉恭直躬以行銘以藏之子孫之承少府監分司西京裴公墓誌銘君諱德裕一作字某姓裴氏河中萬泉人也其九世祖耀卿為唐名臣曾祖諱某祖諱某贈左千牛衛大將軍父諱濟以智勇事太宗皇帝從李繼隆擊契丹

於唐河屢立戰功守鎮定十餘年威惠著于北邊咸
 平中李繼遷叛河西以內客省使順州防禦使守靈
 州繼遷連歲攻之城守堅不能下繼遷擊破清遠軍
 而糧道絕救兵不至城乃陷遂殲于賊贈鎮江軍節
 度使累贈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吳國公方其殲也
 詔錄其子孫君以長子自四門助教拜太子右贊善
 大夫累官至少府監階朝奉大夫勲上柱國爵開國
 侯以老分司西京許居于京師某年某月某日以疾
 卒于家享年七十有六君為人質重寬易居父喪盡
 哀宗族稱其孝得父金帛悉分諸弟不有其一錢其
 為吏廉清不擾歷監藥密庫店宅務泗一作州糧料
 院宿州酒稅知明州奉化興元南鄭二縣同判吏部
 南曹通判南京留守司知蓬絳解虢澤沂六州皆有
 能政喜自晦默如不能言予嘗問其解之鹽池君解
 析纖密自前世功利公革損益條布如在目前寶元
 中嘗上書論茶鹽利害多所施行其聽獄訟敏決數
 得疑獄皆強吏所不能辨者及平居議法必以仁恕
 為本君初名德昌前娶康氏後娶趙氏封平原郡君
 有賢行子男三人士倫士林大理寺丞士傑衛尉寺
 丞女八人長適右侍禁張用之次適大理寺丞薛寅

集賢校理孫錫大理寺丞丁某殿中丞孫祖慶庫部
 真外郎張承懿集賢校理王益柔以某年某月某日
 葬君于河南登封縣之某原其孤士傑來請銘以葬
 銘曰

裴始絳人於唐顯聞偉歎文獻八世有孫守節蹈義
 厥聲以振忍生而耻亦終以死死義之榮令名不已
 豈惟令名報德之隆延延裴氏其賴無窮少府之賢
 寬恭信厚保身承家多其祿壽壽豐于躬祿及其嗣
 爰告後人俾知所自

居士集卷第二十九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劉君墓誌 起為一作起
楊公墓誌 舒州一作徐州以其喪歸于河南一無其
歐陽公墓誌 左巡使三字上一偽唐一作南

居士集卷第三十

歐陽文忠公集三十

墓誌四首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贈工部侍郎張

公墓誌銘并序

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上柱國清河
縣伯張公諱錫字貺之其先京兆長安人也其祖山
甫從唐僖宗入蜀留不返蜀遭王孟再亂絕於中國
中國更五代天下為宋而蜀平張氏留蜀蓋亦已
五世矣始得去為漢陽人又二世而張氏遂以大顯
公為人清方敏默為善不倦而喜自晦歛若不欲人
知其遇人怡怡若無所不可及視其發施於事者其
義有可畏其守有不可奪其能有不可及既已則若
未嘗有所為者少喜讀書至其疾革猶不釋手自經
史子集百家之說無不記覽通達而絕口不道於人
故其此字無晚始侍讀于中上嘗歎曰自吾得張錫日
益有所聞以飛白為博學二字賜之曰錫老矣恨得
之晚也公初舉進士中大中祥符元年甲科試秘書
省校書郎知南昌縣遷萍鄉令改著作佐郎又知安
遠縣徙知新州興學校以教新人新人有進士自公
始再遷太常博士監染院詔選能吏治畿縣公以選

知東明前為令者闔門重簾以墜隔察治公至則闢
門去簾告其人曰吾所治者三而已彊恃力富恃貴
刑侍贖者吾所先也其人以謂公言簡必信法簡必
嚴於是豪勢者屈而善弱者伸縣以大治工部侍郎
李及薦公材堪御史上曰李及清慎人未嘗妄有所
舉此可信也乃以為監察御史故相丁謂貶崖州至
是議徙內地公疏言謂姦邪弄國罪當死無可憐且
大臣竄逐本與天下棄之今復內還是違天下意由
是止徙道州王清昭應宮災坐火事劾當死者百餘
人公疏言天災可畏不可反以罪人而重天怒願益
脩德以塞譴人乃獲免公於御史自監察歷殿中侍
御史侍御史知雜事於向書為負外郎郎中累官至
諫議大夫於外為荆湖北路京東河北轉運使江淮
一有兩浙荆湖發運制置使利變路安撫使知河中
府滑州於三司為鹽鐵判官判句院歷鹽鐵度支戶
部副使又嘗權知諫院判三班審官院太常寺國子
監於侍從為天章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翰林侍讀
學士雖其其自晦其所居人皆以為宜其在京東
籍淄青齊濮濟鄆六州之人冒耕河壩地收租絡繹
歲二十八萬而六州之民爭訟遂息其後言利者請

稅天下橋渡以佐軍公建言津梁利人而反稅之以
 為害卒爭罷之平居退讓未嘗肯為人先效賊王則
 反貝州兵圍久不克而自河以北軍餉調發益急轉
 運使受命者以疾留不行公自滑州權河北轉運使
 命至即日馳城下軍須皆如其期其於取舍緩急常
 如此公居家有常法雖貴顯衣服飲食如少賤時事
 母至孝與族兄甚相交愛人以為同產為一有平生所
 公以皇祐元年七月十日遇疾卒于京師享年六
 十有八上聞震悼以白金三百兩賜其家特贈工部
 侍郎曾祖諱惟序不仕祖諱文翼復州錄事參軍贈
 太子中舍父諱龜從贈右諫議大夫母南陽郡太君
 鄧氏自皇祖中舍君家于漢陽遂葬之至公始葬汝
 州之襄城某鄉某原鄉一作豐原實五年閏七月十七
 日也公初娶程氏再娶孫氏封樂安郡君先公五十
 日而卒公子五人曰子駿子充子雲一作子雲子諒子
 真子真子充皆早卒於公之葬一作葬也子駿子雲皆
 為大理評事子諒大理寺丞有孫十人女三人長適
 虞部員外郎杜樞次早卒幼適大理寺丞王緯銘曰
 自足乎其中不求乎其外斯惟公之善悔仁能勇於
 必為善有應而無遠故公悔其終顯難於自進以晚

見嗟而壽胡不俾其遐嗚呼其奈何

兵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杜公墓誌銘

慶曆三年盜起京西掠商鄧均房叛兵燒光化軍遂
 守吏吏不能捕天子患之問宰相誰可任者宰相言
 度支判官尚書虞部員外郎杜某名家子好字學通
 知古今宜可用乃以君為京西轉運按察使居數月
 賊平叛兵誅死明年廣西歐希範誘白崖山蠻蒙趕
 襲破環州陷鎮寧帶溪普義有衆數千以攻桂管宰
 相又言前時杜某守橫州言蠻事可聽宜知蠻利害
 天子驛召君見便殿所對合意即除君刑部員外郎
 直集賢院廣南西路轉運按察安撫等使君至宜州
 得州人吳香及獄囚歐世宏脫其械使入賊峒說其
 酋豪君乘其急急擊之破其五峒斬首數百級復取
 環州因盡焚其山林積聚希範窮迫走荔波洞蒙趕
 率偽將相數十人以其衆降君與將佐謀曰夫蠻習
 險恃阻如捕狸狌而吾兵以苦暑難久是進退遲速
 皆不可為故常務捐厚利以招之蓋威不足以制則
 恩不能以懷此其所以數叛也今吾兵雖幸勝然蠻
 特敗而來耳豈真降者邪啖之以利後必復動乃慨
 然歎曰蠻知利而不知威久矣吾將先威而後信庶

幾信可立也此字無乃擊牛為酒大會環州戮其一作坐中者六百餘人而釋其魁病脅從與其非因敗而降者百餘人後三日兵破荔波擒希範至并戮而醢之以醢賜諸溪峒於是叛蠻無雉類而君威震南海言事者論君殺降為國失信於蠻貊天子置之不問詔書論君賜以金帛君即上書引咎六年徙為兩浙轉運使築錢塘堤自官浦至沙陘以除海患明年又徙河北轉運使召見奏事移刻天子益知其材賜金紫服以遣之是歲夏拜天章閣待制充環慶路兵馬都部署經略安撫使知慶州君言殺降臣也宜得罪將吏惟臣所使其勞未錄不敢先受命天子為君悉錄將吏賞之乃受命自元昊稱臣聽誓而數犯約一作連連吏避生事縱不敢爭君始至其酋孟香率千餘人內附事聞詔君如約君言如約當還而孟香得罪夏人勢無還理遣之必反為邊患議未決夏人以兵入界求孟香孟香散走自匿夏兵驅殺遺戶掠奪一作羊馬而求孟香益急朝議責君亟索而還之君言夏人違誓舉兵孟香不可與因移檄夏人不償所掠則孟香不可得夏人不肯償所掠君亦不與孟香夏人後亦不復敢動君治邊二歲有威愛皇祐二

年五月甲子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六天子震悼賜卹其家以其子焄為守一有秘書省校書郎君以蔭補將作監主簿累官至尚書兵部員外郎階朝奉郎勳護軍嘗以太子中舍知建陽縣除民無名租歲以萬計聞俗貪嗇有老而生子者父兄多不舉曰是將分吾貲君上書請立伍保俾民相察寘之法由是生子得免閩人久之以君為德多以君姓名其子曰生汝者杜君也君諱祀字偉長世為金陵人其曾伯祖昌業仕江南李氏為江州節度使江南國滅杜氏北遷今為開封府開封人也曾祖諱某贈給事中祖諱鎬官至龍圖閣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父諱某尚書工部侍郎君初娶蔣氏封某縣君後娶徐氏封東海縣君女六人其二適人四尚幼子男一人焄也杜氏自君皇祖侍郎以博學為世儒宗故其子孫皆守儒學而多聞人君尤博覽強記其為文章多論當世利害甚辯有文集十卷奏議集十二卷其居官以精敏明幹所至有聲君學問之餘兼喜陰陽數術之說常自推其數曰吾年四十六死矣其親戚朋友莫不聞其說至其歲果然嗚呼可謂異矣所謂命者果有數邪其果可以自知邪皇祐六年某月日其兄駕部員

外郎植與其孤葬君子某縣某鄉某原銘曰
其歌以達其果以決其守不奪其權不折其終一節
茲謂不沒

尚書比部員外郎陳君墓誌銘

故尚書比部員外郎陳君卜以至和二年正月某日
葬于京兆府萬年縣洪固鄉神禾原其素所知秘書
丞李誦與其孤安期謀將乞銘於廬陵歐陽脩安期
曰吾不敢誦曰我能得之乃相與具書幣遣君之客
賈繹自長安走京師以請蓋君以至和元年五月某
日卒于長安享年四十有六其仕未達而所為未有
大見于時也然誦節義可信之士以誦能報君而君
能知誦則君之為人可知也已君諱漢卿字師黯世
居閬中其先博州人因事僞蜀為縣令遂留家焉其
曾叔祖省華官至諫議大夫生堯叟堯佐堯咨先後
為將相而君自曾祖而下三世不顯曾祖諱省恭不
仕祖諱堯封舉進士為號縣主簿王均亂蜀詣闕上
書獻破賊策不報遂退老于嵩山父諱淵亦舉進士
官至大理寺丞與其兄漸所謂金龜子者皆以文學
知名君生一歲而孤年十三與其母入蜀過鳳翔謁
其府尹而吏少君不為之通君直入伏庭下曰陳某

請見因責尹慢士戒吏不謹尹慙笞吏以謝君君用
叔祖堯咨蔭補將作監主簿累遷大理寺丞監沙苑
監權知渭南縣民有兄弟爭田者吏常直其兄而弟
訟不已君為往視其田辨其券書而以田與弟其兄
謝曰我悔欲歸弟以田者數矣直懼笞而不敢耳弟
曰我田故多然耻以不直訟兄今我直矣願以田與
兄兄弟相持慟哭拜而去由是縣民有事多相持詣
君得一言以決曲直又知登封縣縣有惡盜十人已
謀未發而尉方以事出君募少年選手力夜往捕獲
之明日召尉歸以賊與之曰得是可以論賞賞未及
下而尉卒尉河南儒者魏景山也老而且貧君為主
其喪事買田宅于汝州以活其妻子通判嘉州治田
訟三十年不決者一日決之秩滿嘉人詣轉運使乞
留不得時文丞相守成都薦其材而薦者十有五人
通判河中府府有妖獄二百餘人君方以公事之他
州提點刑獄司疑獄有冤召君還視之獨留其一人
餘皆釋之累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天子享明堂推恩
遂遷比部通判寧州決疑獄活一家五人君好學重
氣節嘗有負其錢數千萬輒毀其券棄之與人交久
而益篤喜為歌詩至於射藝書法醫藥皆精妙尤好

古書奇畫每傾貲購之嘗自為錄藏于家其材能好尚甘可嘉也母曰仁壽縣太君王氏初娶王氏生子安期也後娶又曰王氏銘曰

在蜀為時處昏不迷惟陳最微蜀亡而東高明顯融莫如陳宗惟陳有聲自其高曾君世不興惟與與伏有侯而奮其周必復實始自君昌其子孫考銘有文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中書

令謚文簡程公墓誌銘

嘉祐元年閏三月己丑鎮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持節陳州諸軍事陳州刺史程公薨于位以聞詔輟視朝二日贈公中書令於是其孤嗣隆以狀上考功移于太常而博士起曰法宜謚乃謚曰文簡明年十月十八日葬公于河南伊闕之某鄉某原一作神陰其孤又以請于太史而史臣脩曰禮宜銘乃考次公之世族官封爵號卒葬時日與其始終之大節合而誌於其墓且銘之曰惟程氏遠有世序自重黎以來其後居中山者出於魏安鄉侯昱之後公諱琳字天球中山博野人也曾祖贈太師諱新曾祖妣吳國夫人齊氏祖贈太師中書令諱贊明祖妣秦國夫人吳氏考袁州宜春令贈太師中書

令一有尚書令冀國公諱元白妣晉國夫人楚氏公以大中祥符四年舉服勤辭學高第為泰寧軍節度掌書記一作官改著作佐郎知壽陽縣秘書丞監左藏

庫天僖中詔舉辭學獲行名試直集賢院今天子即位遷太常博士三司戶部判官是時契丹所遣使者數出不遜語生事而主者應對多失辭上患之已而契丹來賀即位乃選公為接伴使而契丹使者言太后當遣使通書公遽以禮折之乃已史官修真宗實錄而起居注開命公修大中祥符八年以後起居注遂修起居注遷祠部員外郎提舉在京諸司庫務以本官知制誥同判吏部流內銓天聖五年館伴契丹賀乾元節使使者言中國使至契丹坐殿上位次高而契丹使來坐次下當陞語甚切不已而上與大臣皆以為小故不足爭將許之公以謂許其小必啓其大力爭以為不可遂止河決滑州初議者言可塞役既作而後議者以為不可乃命公徃視之公言可塞遂塞之歲中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明年拜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蜀人輕而喜亂公常先制於無事至其臨時如不用意而略其細治其大且甚者不過一二而蜀人安之自察吏皆不能窺其所為正月

俗放燈吏民夜會聚遊嬉盛天下公先戒吏為火備有失火者使隨救之勿白以動衆既而大宴五門城中火吏救止卒宴民皆不知蓋其他設施多類此軍士見監軍告其軍有變監軍入白公笑遣之惶恐不敢去公曰軍中動靜吾自知之苟有謀者不待告也可使告者來監軍去而告者卒不敢來公亦不問遂止蜀州妖人有自號李冰神子者署官屬吏卒聚徒百餘人公命捕寘之法而讒之朝者言公妄殺入蜀人恐且亂矣上遣中貴人馳視之使者入其境居人行旅爭道公善使者問殺妖人事其父老皆曰殺一人可使蜀數十年無事使者問其故對曰前亂蜀者非有智謀豪傑之才乃里閭無賴小人爾惟不制其始遂至於亂也使者視蜀既無事又得父老語還白於是上益以公為能遷給事中知開封府禁中大火延兩宮宦者治獄得縫人火斗已証狀而下府命公具獄公立辨其非禁中不得入乃命工圖火所經而後官人多所居隘其炷竈近版壁歲久燥而焚曰此豈一日火哉乃建言此殆天災也不宜以罪人上為緩其獄故卒得無死者公在府決事神速一歲中獄常空者四五遷工部侍郎龍圖閣直學士守御史中

丞是歲以翰林侍讀學士復知開封府明年為三司使治財賦知本末出入有節雖一金不可一作妄取累遷吏部侍郎景祐四年以本官叅知政事司天言日食明年正旦請移閏月以避之公以謂天有所譴非移閏可免惟脩德政而已乃止范仲淹以言事忤大臣貶饒州已而上悔悟欲復用之稍徙知潤州而惡仲淹者復誣以事語入上怒亟命置之嶺南自仲淹貶而朋黨之論起朝士牽連一有出語及仲淹皆指為黨人公獨為上開說明其誣枉上意解而後已公為人剛決明敏多識故事議論慨然及知政事益奮勵無所回避宰相有所欲私輒以語折之至今人往往能道其語而小人僥倖多不得志遂共以事中之坐貶光祿卿知潁州已而上思之徙知青州又徙大名府居一歲間遷戶部吏部二侍郎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北京建與宦者皇甫繼明爭治行宮事章交上上遣一御史視其曲直御史直公遂罷繼明是時繼明方信用其勢傾動中外自朝廷大臣莫不屈意下之而公被中傷方起未復而獨與之爭雖小故不少假也故議者不以公所直為難而以能不為繼明屈為難也遷工部尚書資政殿大學士河北安撫

使慶曆六年拜武昌軍節度使陝西安撫使知永興軍府事明年加宣徽北院使判延州夏人以兵三萬臨界上前三日公諜知其來戒諸堡寨按兵閉壁虜至以爲有備引去訖公去不復窺邊趙元昊死子諒柞立方幼三大將共治其國言事者謂可除其諸將皆以爲節度使使各有其所部以分弱其勢可遂無西患事下公公以謂幸人之喪非所以示大信撫夷狄而諒祚雖幼君臣和三將無異志雖欲有爲必無功而反生事不如因而撫之上以爲然皇祐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自元昊反河西契丹亦犯約求地二邊兵興連歲不解而公方入與謀議更守西北二方尤知夷狄虛實情偽山川要害所以行師制勝營陣出入之法於河北尤詳其奏議頗多雖不能盡用其指畫規爲之際有可喜也再居大名前後十年感惠信於其人人爲立生祠公自罷政事益不妄與人合亦卒不復用旣徙鎮安居三歲上書曰臣雖老尚能爲國守邊未報而得疾享年六十有九公累階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開國廣平郡爵公食戶七千四百而實封二千一百賜號推誠保德守正翊戴功臣娶陳氏封衛國夫人

子男四人曰嗣隆太常博士嗣錫殿中丞嗣恭太常博士嗣先大理寺丞女五人長適職方員外郎榮諲次適秘書丞韓鎮次適都官員外郎晁仲約一作次適大理寺丞吳得次適將作監主簿王儻孫三人長曰伯孫次曰公孫皆太常寺太祝次曰昌孫守秘一作授書郎有文集奏議六十卷公平生寡言笑慎於知人旣已知之久而益篤喜飲酒引滿然人罕得其驪而與余尤相好也銘曰

君子之守志於不奪不學而剛有摧必折毅程公其剛不屈公在政事有謬其言直雖不容志豈不完謂公不顯公位將相豈無謀謨胡不以訪老于輔藩一作蕭翰白首猶壯公雖在外邦國之光奄其不存士夫曷望吉卜之從兆此新岡惟其休聲逾一作遠彌長

居士集卷第三十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杜待制墓誌知建安縣建本吉本同而蜀本獨本作建昌羅氏本作建陽朝位按仁宗實錄杜杞傳作建陽今從之

張公墓銘讀于一作新人有進士作之一乃以為乃以為工部有尚書字

杜公墓銘四十六一作四

程文簡公墓銘八年以後起居江此下一有二告其

軍一作告

居士集卷第三十一 歐陽文忠公集三十一

墓誌五首

太子太師致仕杜祁公墓誌銘

故太子太師致仕祁國公贈司徒兼侍中杜公諱行字世昌越州山陰人也其先本出於堯之後歷三代常為諸侯後徙其封于杜而子孫散適他國者以杜為氏自杜赫為秦將軍後三世御史大夫周及其子建平侯延年仍顯于漢又九世當陽侯預顯于晉又十有四世岐國公佑顯于唐又九世而至于祁公其為家有法其吉凶祭祀齋戒日時幣祝從事一用其家書自唐滅士喪其舊禮而一切苟簡獨杜氏守其有餘歲得不絕其世譜而唐之盛時公知家法存於今者惟杜氏公自曾高以來以恭儉孝謹稱鄉里至公為人尤潔庶自剋一作其為大臣事其上以不欺為忠推於人以行已取信故其動靜纖悉謹而有法至考其大節偉如也君子有不能及也其立於朝天下國家以為重而公享年八十官至尚書左丞方其六十有九歲且盡即上書告老明年以太子少師致仕累遷太子太保太傅太師封祁國公於其家

天子祀明堂遣使者召公陪祠將有所問以疾不至而歲時存問勞賜不絕公少舉進士高第為揚州觀察推官知平遙縣通判晉州知乾州遷河東京西路提點刑獄知揚州河東陝西路轉運使入為三司戶部副使拜天章閣待制知荆南府未行為河北路都轉運使遂知天雄軍召為御史中丞判流內銓知審官院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徙知并州遷龍圖閣學士復知永興軍權知開封府康定元年以刑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即拜副使慶曆三年遷吏部侍郎樞密使明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治吏事如其為人其聽獄訟雖明敏而審覈愈精故屢決疑獄人以為神其簿書出納推折毫髮終日無倦色至為條目必使吏不得為姦而已及其施於民者則簡而易行始居平遙嘗以吏事適他州而縣民爭訟者皆不肯決以待公歸知乾州未滿歲安撫使察其治行以公權知鳳翔府二邦之民爭於界上一曰此我公也汝奪之一曰今我公也汝何有焉夏人初叛命天下苦於兵而自陝以西尤甚吏緣侵漁調發督迫至民破產不能足往往自經投水以死於是時公在永興語其人曰吾不能免汝然可使汝不勞爾乃

為之區處計較量物有無貴賤道里遠近寬其期會使以吹吹一作得輸送由是物不踴貴車牛芻秣宿食來往如平時而吏束手無所施民比他州費者十六七至於繕治城郭器械民皆不知開封治京師常撓於權要有干其法而能不為之屈者世皆以為難至公能使權要不政有所干凡其為治以聽斷盜訟為能否爾獨公始有餘力省其民事如治他州而畿赤諸縣之民皆被其惠開封比比出能吏而兼於民政者惟公一人吏部審官主天下吏負而居職者類以不久遷去故吏得為姦公始視銓事一日選者三人爭某闕公以問吏吏受丙賂對曰當與甲乙不能爭遂一作授他闕居數日吏教丙訟甲負某事不當得公悟召乙問之乙謝曰業已得他闕不願爭公不得已與丙而笑曰此非吏罪乃吾未知銓法爾因命諸曹各具格式科條以白問曰盡乎曰盡矣明日勅諸吏無得升堂使坐曹聽行文書而已由是吏不得與銓事與奪一出於公居月餘翕然聲動京師其在審官有以賄求官者吏謝不受曰我公有賢名不久見用去矣姑以待之慶曆之初上獸西兵之久出而民弊亟用今丞相富公樞密韓公及范文正公而三人

者遂欲盡華衆事以修紀綱而小人權倖皆不悅獨公與相佐佑而公尤抑絕僥倖凡內降與恩澤者一切不與每積至十數則連封而面還之或詰責其人至慙恨涕泣而去上嘗謂諫官歐陽脩曰外人知杜某封還內降邪吾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杜某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此外人及杜某皆不知也然公與三人者卒皆以此罷去公多知本朝故實善決大事初邊將議欲大舉以擊夏人雖韓公亦以為可舉公爭以為不可大臣至有欲以沮軍罪公者然兵後果不得出契丹與夏人爭銀甕族大戰黃河外而鴈門麟府皆警范文正公安撫河東欲以兵從公以為契丹必不來兵不可妄出范公怒至以語侵公公不為恨後契丹卒不來二公皆世俗指公與為朋黨者其論議之際蓋如此及三人者將罷去公獨以為不可遂一作亦罷以尚書左丞知兗州歲餘乃致仕公自布衣至為相衣服飲食無所加雖妻子亦有常節家故饒財諸父分產公以所得悉與昆弟之貧者俸祿所入分給宗族稠人急難至其歸老無屋以居寓於南京驛舍者久之自少好學工書畫喜為詩讀書雖老不倦推獎後進今世知

名士多出其門居家見賓客必問時事聞有善喜若已出至有所不可憂見於色或夜不能寐如任其責者凡公所以行之終身者有能履其一君子以為人之所難而公自謂不足以名後世遺戒于孫無得紀述嗚呼豈所謂任重道遠而為善惟日此字無不足者歟曾祖太子少保一作諱某贈太師祖鴻臚卿諱叔詹追封吳國公父尚書度支員外郎諱遂良追封韓國公皆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娶相里氏封晉國夫人子男曰誥大理評事訢太常博士訥將作監主簿誥秘書省正字三子早卒女長適集賢校理蘇舜欽次適秘書閣校理李紱次適單州團練推官張遵道公以嘉祐二年二月五日卒于家其子訢以其年十月十八日葬公于應天府宋城縣之仁孝原銘曰翼翼邦公率履自躬一其初終惟德之恭公在于位士知貪廉退老于家四方之瞻豈惟士夫天子曰咨爾曲爾直繩之墨之正爾方圓有矩有規人莫之踰公無爾欺予左予右惟公是毗公雖告休受寵不已官臣國公即命于第奕奕明堂萬邦從祀豈無臣工為予執法何以召之惟公舊德公不能來予其往錫君子愷悌民之父母公雖百齡人以為少不俾黃耆

喪子元老寵祿之隆則有止期惟其不已既去而思銘昭于遠萬世之詒

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源字子漸姓尹氏與其弟洙師魯俱有名於當世其論議文章博學彊記皆有以過人而師魯好辯果於有為子漸為人剛簡不矜飾能自晦藏與人居久而莫知至其一有所發則人必驚伏其視世事若不于其意已而掩其情偽計其成敗後多如其言其性不能容常人而善與人交久而益篤自天聖明道之間子與其兄弟交其得於子漸者如此其曾祖諱誼贈光祿少卿祖諱文化官至都官郎中贈刑部侍郎父諱仲宣官至虞部員外郎贈工部郎中子漸初以祖廕補三班借職稍遷左班殿直天聖八年舉進士又第為奉禮郎累遷太常博士歷知芮城河陽二縣簽署孟州判官事又知新鄭縣通判涇州慶州知懷州以慶曆五年三月十四日卒于官趙元昊寇邊圍定川堡大將葛懷敏發涇原兵救之君遺懷敏書曰賊舉其此一無字圍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且吾軍畏法見敵必赴而不計利害此其所以數敗也宜駐兵瓦亭見利而後動懷敏不能用

其言遂以敗死劉渙知滄州杖一卒不服渙命斬之以聞一作坐專殺降知密州君上書為渙論直得復知滄州范文正公常薦君材可以居館閣召試不用遂知懷州至暮月大治是時天子用范文正公與今觀文殿學士富公武康軍節度使韓公欲更置天下事而權倖小人不便三公皆罷去而師魯與時賢士多被誣枉得罪君歎息憂悲發憤以此一無謂生可厭而死可樂也往往被酒哀歌泣下朋友皆竊怪之已而以疾卒享年五十至和元年十有二月十三日其子材葬君于於一作河南府壽安縣甘泉鄉龍一作澗里其平生所為文章六十篇皆行於世子男四人曰材植機杼嗚呼師魯常勞其智於事物而卒蹈憂患以窮死若子漸者曠然不有累其心而無所屈其志然其壽考亦以不長豈其所謂短長得失者皆非此之謂歟其所以然者不可得而知歟銘曰

太子中舍梅君墓誌銘

太子中舍致仕梅君諱讓字克讓世為宣城人常欲太子中舍致仕梅君諱讓字克讓世為宣城人常以文學仕進君獨不肯仕其弟詢勉之君曰士之仕

也連而取榮祿易欲行其志而無媿於心者難吾豈不欲仕哉居其此字無官不得行其志食其此字無祿而有媿於其心者吾不為也今吾居父母之邦事長老以恭接朋友以信守吾墳墓安吾里閭以老死而無恨此吾志也其弟後貴顯必欲官之君堅不肯乃奏任君大理評事致仕于家有子六人曰堯臣曰正臣曰彥臣曰禹臣曰純臣其一早卒其三子皆仕官而堯臣有名當世今為國子博士累以郊祀恩進君為太子中舍君既老堯臣來歸朱服象笏侍君旁鄉人不榮其子而榮其父堯臣等皆以君年高願留養君不許曰此非吾意也願其二子曰勉爾朝夕以輔吾老願其三子曰勉爾名譽以為吾榮居者養吾體仕者養吾志可也君享年九十有一一作康彊無恙以皇祐元年正月朔卒于家其子堯臣泣請於其友廬陵歐陽脩曰堯臣不肖仕不顯而無聞不足以成吾先人之志退託文字以銘後世又不敢以自私子乃為之一本上四字作銘曰

志之充樂也一作中壽以隆福有終銘無窮耀幽宮

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并序

故湖州長史蘇君有賢妻杜氏自君之喪布衣蔬食

居數歲提君之孤子歛其平生文章走南京號泣于其父曰吾夫屈於生猶可伸於死其父太子太師以告於予予為集次其文而序之以著君之大節與其所以屈伸得失以深誚世之君子當為國家樂育賢材者皆且悲君之不幸其妻卜以嘉祐元年十月某日葬君于澗州丹徒縣義里鄉檀山里石門村又號泣于其父曰吾夫屈於人間猶可伸於地下於是杜公及君之子必皆以書來乞銘以葬君諱舜欽字子美其上世居蜀後徙開封府有為開封人自君之祖諱易簡以文章有名太宗時承旨翰林為學士參知政事官至禮部侍郎父諱耆官至工部郎中直集賢院君少以父蔭補太廟齋郎調滎陽尉非所好也已而鎖其廳去舉進士中第改光祿寺主簿知蒙城縣丁父憂服除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樓店務君狀貌奇偉慷慨有大志少好古工為文章所至皆有善政官于京師位雖卑數上疏論朝廷大事敢道人之所難言范文正公薦君召試得集賢校理自元昊反兵出無功而天下殆急一作於久安尤而作困兵事天子奮然用三四大臣欲盡革眾弊以紓民於是時范文正公與今富丞相多所設施而小人不便

顧人主方信用思有以撼動未得其根以君文正公之所薦而宰相杜公壻也乃以事中君坐監進奏院祠神奏用市故紙錢會客為自盜除名君名重天下所會客皆一時賢俊悉坐貶逐然後中君者喜曰吾一舉網盡之矣其後三四大臣相一作相繼罷去天下事卒不復施為君携妻子居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日益讀書大涵肆於六經而時發其憤悶於歌詩至其所激往往驚絕又喜行押一作押草書皆可愛故其雖短章醉墨落筆爭為人所傳天下之士聞其名而慕見其所傳而喜往往揖其貌而竦聽其論而驚以服久與其居而不能捨以去也居數年復一作復得湖州長史慶曆八年十二月某日以疾卒于蘇州享年四十有一君先娶鄭氏後娶杜氏三子長曰必將作監主簿次曰洙曰激二女長適前進士陳絃次尚幼初君得罪時以奏用錢為盜無敢辨其寃者自君卒後天子感悟凡所被逐之臣復召用一有字皆顯列于朝而至今無復為君言者宜其欲求伸於地下也宜予述其得罪以死之詳而使後世知其有以也既又長言以為之辭庶幾并寫予之所以哀君者其辭曰謂為無力兮孰擊而去之謂為有力兮胡不反子之

歸豈彼能一作而此不為善百譽而不進兮一毀終世以顛擠荒孰問兮音難知嗟子之中兮有韞而無施文章發耀兮星日光輝雖冥冥以掩恨兮不一作昭昭其永垂

翰林侍讀侍講學士王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洙字原叔其生始能言已知為詩指物一有能賦既長學問自六經史記百氏之書至於圖緯陰陽五行律呂星官算法訓故字音一本上四字作分無言訓諸篆隸八方無已而辨別條理發其精微聽者忘倦決疑請益人人必得其所欲故自其少也一時名臣賢士皆稱慕之其名聲着天下初舉進士為廬州舒城尉坐事免官歸居南京故相臨淄晏公為留守奇其文章侍以客禮久之復調賀州富川主簿未行臨淄公薦其才留居應天府學教諸生會此字無詔舉經術士為學官京東轉運使舉公應詔召為國子監直講遷大理評事史館檢討知太常禮院天章閣侍講直龍圖閣同判太常寺慶曆中小人有不便大臣執政者欲排去之未知所發而杜丞相子壻蘇舜欽為集賢校理負時名所與交遊皆當世賢豪已而舜欽坐監進奏院祠

神會客為御史所彈公以一作坐客貶知濠州徙知襄徐亳三州范文正公富丞相皆言正其學問經術多識故事宜在朝廷復召為檢討同判太常寺侍講充史館修撰拜知制誥權判吏部流內銓至和元年九月為翰林學士三年以親嫌改侍讀學士兼侍講學士嘉祐二年九月甲戌朔以疾卒享年六十有一累官至尚書吏部郎中階朝散大夫勳輕車都尉爵開國伯食邑五百戶公為人寬厚樂易孝於宗族信於朋友諸孤不能自立者皆為之嫁娶始舉進士時與郭稹同保人有告稹冒祖有母禱者法當連坐主司召公問果保稹否不然可易也公言保之不可易也於是與稹俱罷公以文儒進用能因其所學為上開陳其言緩而不迫天子常喜其說意有所欲必以問之無不能對嘗以塗金龍水牋為飛白詞林二字以褒之至於朝廷他有司前言故實皆就以考正既領太常吉凶禮典撰定尤多嘗修集韻校定史記前後漢書編國朝會要鄉兵制度祖宗故事三朝經武聖略皇祐中大享明堂翰林侍讀學士宋祁言明堂禮廢久必得通知古今之學者詔公共草其儀禮成撰大享明堂記又詔修雅樂晚喜肆書尤有古法著

易傳十篇一無此其他一作文章十有餘篇其施於為政敏而有方襄州中廬戍兵驕前為守者患之不能制公至因事召之悉集于庭告曰某時為某事者非某人邪取其一二此一無冥于法餘悉不問由是兵始知懼是時妖賊反貝州州縣無遠近皆警動佐吏勸公毋給州卒教習者真兵公笑曰是欲防亂乎此所以使人不安也在徐州遭歲大饑免民舟箒緡使得糴旁郡而多有出公私米粟賑民所活尤多甚有司上其最第一為京東降詔書褒美其在朝廷多所論議遇人恂恂惟謹及既歿而考其言皆當世要一作務公知制誥夏竦卒天子以東宮舊恩賜謚文獻公曰此僖祖皇帝謚也封還其目不為草辭因曰前有司謚王溥為文獻章得象為文憲字雖異而音同皆當改於是太常更謚竦文莊而溥得象皆易謚又嘗論宗戚近幸冒法干恩澤以亂刑賞又言天下民田稅不均而姦民逃亡有司失其常稅請用郭詔孫琳千步開方為均田法頒之州縣使因民訟稍稍均之可不擾而有司得復其常數近時選諫官御史有執政之臣嘗薦舉者皆以嫌不用公以謂士飭身勵行而大臣薦賢以報國以嫌廢一作之

是疑大臣而廢賢材不可及論河功遠食皆可施行
方公病時八月開通英閣侍臣並進講讀而公獨病

不在天子思之遣使者問公疾少間否能起而為予
講邪既而公病篤以卒天子震悼賻卹加等贈給事

中特賜謚曰文即以其年十月辛酉葬于應天府虞
宋一作城縣之孟諸鄉土山京公應天宋城人也曾祖

諱厚祖諱化贈太傅父諱礪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
令公初娶董氏再娶胡氏皆先公卒又娶齊氏封高

陽郡君子男五人長曰叟臣早卒次曰力臣太常寺
太祝次欽臣秘書省正字次陔臣將作監主簿次曾

臣某官二字無一女適太常博士陳安道銘曰
惟王氏之先遠自三代下迄戰國商周齊魏其後之

人皆以王為氏故其為姓尤多於後世而太原之王
出周王子公世可考實太原人後家于宋遂以蕃延

惟其皇考是生八子公實其季其德克嗣播其休聲
以顯于仕八支之盛名譽材賢公考朝廷儒學之臣

退食于家說說子孫豈其不樂胡奪之年朝無咨詢
士失益友送車國門出涕引首于茲歸藏刻銘不朽

居士集卷第三十一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杜祁公墓誌銘衢閩蜀本皆作娶相里氏司馬公
記聞亦然惟羅氏并吉本以為李氏近歲吉州教
授林仲熊遂入纂誤非也

王文公墓誌銘諸本皆作階朝奉大夫惟羅氏本
作朝散大夫

蘇長史墓誌天下殆於父安二十三卷余襄公神
道碑作怠於父安朝佐攷公集怠殆三字似通

用徐氏墓誌吾母不以愛殆我穀城縣夫子廟記
見者殆焉此亦以怠為殆也劉侍讀墓誌殆今三

十年祭丁學士文殆榮華之銷歇此則以迨為殆
也諸本間有改者覽者以意讀之

杜祁公墓誌銘而三人者遂欲盡革眾事隸工書

畫蓋心畫之畫一本以其用俗書畫字連劑

去後有李端懿墓誌皆云工書畫

蘇君墓誌太子太師此下一有祁文章所好作

好棋

居士集卷第三十二 歐陽文忠公集三十二

墓誌七首

尚書戶部侍郎參知政事贈右僕射文安王

公墓誌銘并序

公姓王氏其先太原祁人其六世祖某為唐耀州刺史遭世亂因留家礪山礪山近宋其後又徙宋州之虞城今為應天虞城人也公諱堯臣字伯庸天聖五年舉進士第一為將作監丞通判湖州召試以著作佐郎直集賢院知光州歲大饑群盜發民倉廩吏法當死公曰此飢民求食爾荒政之所恤也乃請以減死論其後遂以著令至今用之丁父憂服除為三司度支判官再遷右司諫郭皇后廢居瑤華宮有疾上頗哀憐之方后廢時宦者閻文應有力及后疾文應又主監醫后且卒議者疑文應有姦謀公請付其事御史考按虛實以釋天下之疑事雖不行然自文應用事無敢指言者其後文應卒以恣橫斥死后猶在殯有司以歲正月用故事張燈公言郭氏幸得蒙厚恩復位號乃天子后也張燈可廢上遽為之罷景祐四年以本官知制誥賜服金紫同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提舉諸司庫務遷翰林學士知審官院

元昊反西邊用兵以公為陝西體量安撫使公視四路山川險易還言某路宜益兵若干某路賊所不攻某路宜急為備至於諸將材能長短盡識之薦其可用者二十餘人後皆為名將是時邊兵新敗於好水任福等戰死今韓丞相坐主帥失律奪招討副使知秦州范文正公亦以移書元昊不先聞奪招討副使知耀州公因言此兩人天下之選也其忠義智勇名動夷狄不宜以小故置之且任福由違節度以致敗尤不可深責主將由是忤宰相意并其他議多格不行明年賊入涇原戰定川殺大將葛懷敏乃公指言為備處由是始以公言為可信而前所格議悉見施行因復遣公安撫涇原路公曰陛下復用韓琦范仲淹幸甚然將不中御兵法也願許以便宜從事上以為然因言諸路都部署可罷經略副使以重將權而偏將見招討使以軍禮置德順軍於籠竿城廢涇原等五州營田以其地募弓箭手其所更置尤多方公使還行至涇州而德勝寨兵迫其將姚貴閉城叛公止道左解裝為榜射城中以招貴且發近兵討之初吏白曰公奉使且還歸報天子爾貴叛非公事也公曰貴土豪也頗得士心然初非叛者今不乘其未定

連招降後必生事為朝廷惠責果出降明年四月以學士權三司使自朝廷理元昊罪軍興而用益廣前為三司者皆厚賦暴斂甚者借內藏率富人出錢下至果菜皆加稅而用益不足公始受命則曰今國與民皆弊矣在陛下任臣者如何由是天予一聽公所為公乃推見財利出入盈縮曰此本也彼末也計其緩急先後而去其蠹弊之有根宄者斥其妄計小利之害大體者然後一為條目使就法度罷副使判官不可用者十五人更薦用材且賢者蒼年民不加賦而用足明年以其餘贖內藏所借者數百萬又明年其餘而積於有司者又有數千萬而所在流庸稍復其業公曰臣之術止於是矣且臣母老願解煩劇天子多公功以為翰林學士承旨兼端明殿學士群牧使初宦者張永和方用事請收民房錢十之三以佐國事下三司永和陰遣人以利動公公執以為不可度支副使林澠附永和議不已公奏罷澠乃止益利變三路轉運使皆請增民鹽井課歲可為錢十餘萬公亦以為不可而權倖因緣多見裁抑京師數為飛語及上之左右往往譏其短者上一切不問而公為之亦自若也及公既罷上慰勞之公頓首謝曰非臣

之能惟陛下信用臣爾丁母憂去職服除復為學士群牧使再遷給事中皇祐三年以本官為樞密副使公持法守正遂以身任天下事凡宗室宦官醫師樂工嬖習之賤莫不關樞密而濫恩倖請隨其事可損損之可絕絕之至其大者則皆著為定令由是小人益怨構為飛書以害公公得書自請曰臣恐不能勝衆怨願得罷去上愈知公為忠為下令購為書者甚急公益感勵在位六年廢職修舉皆有條理樞密使狄青以軍功起行伍居大位而士卒多屬目往往造作言語以相扇動人情以為疑而青色頗自得公嘗以語衆折青為陳禍福言古將帥起微賤至富貴而不能保首領者可以為鑒戒青稍沮畏嘉祐元年三月拜戶部侍郎參知政事三年遷吏部侍郎八月二十一日以疾薨于位享年五十有六公在政事論議有所不同必反復切劘至於是而後止不為獨見在上前所陳天下利害甚多至施行之亦未嘗自名其所設施與在樞密時特異豈政事者丞相府也其體自宜如是邪公為人純質雖貴顯不忘儉約與其弟純臣相交愛世稱孝悌者言王氏遇人一以誠意無所矯飾善知人多所稱薦士為時名臣者甚衆有文

集五十一一作六十卷終終口授其弟純臣遺奏以宗廟至重儲嗣未立為憂天子愍然臨其喪輟視朝一日贈左僕射太常諡曰文安曾祖諱化某官二字無某官贈太傅妣戚氏封曹國太夫人祖諱礪某官父諱瀆某官皆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袁氏一作鄭太夫人妣仇氏徐國太夫人娶丁氏安康郡夫人子男三人同老大理評事周老太常寺太祝早卒朋老大理評事二女長適校書郎戚師道早卒次未嫁王氏自遷虞城由公曾祖而下或葬雙金或葬土山皆在虞城嘉祐四年八月十日改葬公之皇考于宋城縣平臺鄉石落原而以公從葬焉銘曰

王為邠人遭亂不還六世之祖初留陽山其後再遷虞宋之間遂安其居葬不遠卜宋多名家王實大族族大而振自公顯聞公初奮躬以學以文逢國多事有勞有勤利歸于邦怨不避身帝識其忠謂堪予弼俾副樞機出入惟密遂參政事實有謀謨誰中止之不俾相于帝有衰章慙飾之贈長于百寮考德惟稱維古載功在其廟器今亦有銘幽宮是闕

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贈吏部尚書正肅

吳公墓誌銘

嘉祐四年十一月丁未資政殿大學士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左丞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上柱國渤海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八百戶贈吏部尚書諡曰正肅吳公葬于鄭州新鄭縣崇義鄉朝村之原吳氏世為建安人自高曾以來皆葬建州之浦城至公始葬其皇考于新鄭公諱育字春御為人明敏勁果彊學博辯能自付持一作度度不可守不發已發莫能屈奪天聖中與其弟京方俱舉進士試禮部為第一遂中甲科而京方皆及第當第時吳氏兄弟名聞天下公初以大理評事知臨安諸暨二縣遷本寺丞知襄城縣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策入三等遷著作佐郎直集賢院通判蘇州同知太常禮院三司戶部度支二判官知諫院脩起居注知制誥判太常大理二寺吏部流內銓史館修撰累遷起居舍人為翰林學士久之遷禮部郎中以學士知開封府公為政簡嚴所至民樂其不擾去雖久愈思之初秦悼王葬汝州界中其後子孫當從葬者與其歲時上冢者不絕故宗室宦官常往來為州縣惠公在襄城每裁折一作之宗室宦官怒或夜半叩縣門索牛駕車以動之公輒不應及旦徐告曰牛不可得也由是宗室宦

官曰此不可為也凡過其跡者不敢以鷹犬犯民田至他境矣然後敢縱獵其治開封尤先豪猾曰吾何有以及斯人去其為害者而已居數日發大姦吏一人流于嶺外一府股粟又得巨盜積贓萬九千緡獄具而輒再變衆疑以為寃天子為遣他吏按之卒伏法由是京師肅清方元昊叛河西契丹亦乘間釀盟朝廷多故公數言事獻計畫自元昊初遣使上書有不順語朝廷亟命將出師而群臣爭言堅子即可作阿誅滅獨公以謂元昊雖名藩臣而實夷狄其服叛荒忽不常宜示以不足責外置之且其已僭名號誇其人勢必不能自削以取蓋種落第可因之賜號若國主者且故事也彼得其欲宜不肯妄動然時方銳意於必討故皆以公言為不然其後師久無功而無_此元昊亦歸過自新天子為除其罪卒以為夏國主由是議者始悔不用公言而虛弊中國公在開封數以職事辨爭或有不得則輒請引去天子惜之慶曆五年正月以為諫議大夫樞密副使三月拜叅知政事與賈丞相爭事上前上之左右與殿中人皆恐色變公論辯不已既而曰臣所爭者職也顧力不能勝矣願罷臣職不敢爭上顧_{多一作}公直乃復以為樞密

副使居歲餘大旱賈丞相罷去御史中丞高若訥用洪範言大臣廷爭為不肅故兩不時若因罷公以給事中知許州又知荅州州故多盜公按令為民立伍保而簡其法民便安之盜賊為息京師有告妖賊千人聚確山者上遣中貴人馳至蔡以名捕者十人使者欲得兵自往取之公曰使者欲藉兵立威欲得妖人以還報也使者曰欲得妖人爾公曰吾在此雖不敏然聚千人于境內安得不知使信有之今以兵往是趣其為亂也此不過鄉人相聚為佛事以利錢財爾一弓手召之可致也乃館使者日與之飲酒而密遣人召十人者皆至送京師告者果伏辜拜資政殿學士徙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又徙陝府遷禮部侍郎徙永興軍丁父憂去官起復懇請終喪服除加拜翰林侍讀學士且召之公辭以疾上惻然遣使者存問賜以名藥遂以知汝州居久之又辭以疾即以為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守司御史臺疾少間_作愈復知陝府加拜資政殿大學士自公罷去上數為大臣言吳某剛正可用每召之輒以疾不至於是召還始侍講禁中判通進銀臺司尚書都省明年拜宣徽南院使廊延路經略安撫使判延州龐丞相經略

河東與夏人爭麟州界壘築柵於白草公以謂約不
 先定而亟城必生事遽以利害牒河東移書龐公且
 奏疏論之延一有朝皆不報已而夏人果犯邊殺驍將
 郭恩而龐丞相與其將校十數人皆以此得罪麟府
 遂警既而公復以疾辭不任邊事且求解宣徽使乃
 復以為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相知河中府遂徙河
 南公前在河南踰月而去河南人思之聞其復來皆
 驩呼逆于路惟恐後其卒也皆聚哭公享年五十有
 五以嘉祐三年四月十五日乙卯卒于位開一有以詔
 輟朝一日曾祖諱進忠贈太師妣陳氏吳國太夫人
 祖諱諒贈中書令妣葛氏越國太夫人父諱待問官
 至禮部侍郎贈太保妣李氏楚國太夫人娶王氏太
 原郡夫人子男十人安度安矩安素皆太常寺太祝
 安常大理評事安正安本安序皆秘書省正字安厚
 太常寺奉禮郎安憲安節未仕女三人長適集賢校
 理韓宗彥次適著作佐郎龐元英皆早卒次適光祿
 寺丞任逸公在二府時太保公以列卿奉朝請父子
 在廷士大夫以為榮而公蹶踏不安自言子班父前
 非所以示人以法顧不敢以人子私亂朝廷之制願
 得罷去不聽天子數推恩群臣子弟公每先及宗族

疎速者至公之卒子孫未官者七人有文集五十卷
 尤長於論議銘曰

顯允吳公有家于閩自我皇考卜茲新原厚壤深泉
 樂其寬閑今公其從公志之安公昔尚少一作始來
 京師挾其二季名登聲馳乃賜之策以承帝問語驚
 于一作廷有偉其論乃登侍從乃任大臣出入險夷
 周旋屈伸公所策事先其利害初有不從後無不悔
 公於臨政簡以便人人失一作而思愈久彌新帝曰
 廷臣汝剛而直來汝子用斷余不惑公曰臣愚負薪
 之憂帝為咨嗟公其少休優以本邦寵其秩祿尚冀
 公來公卒不復史臣考德作銘幽宅

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李公墓誌銘

嘉祐五年八月某日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知澶州
 軍州事隴西李公得暴疾薨于州之正寢其以疾聞
 也上方宴禁中為止樂命貴人馳國醫往視未及
 行而以慶聞詔輟視朝一日賜其家黃金三百兩贈
 公感德軍節度使已而又贈兼侍中太常諡曰某即
 以其年某月某日葬于開封府開封縣觀鄉先塋
 之次公諱端懿字元伯開封人也右千牛衛將軍贈
 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隴西元靖王諱崇矩之曾孫

連州刺史贈太師諱繼昌之孫鎮國軍節度使駙馬都尉贈尚書令兼中書令許和文公諱遵勗之子母曰齊國獻穆大長公主太宗之女真宗之妹今天子之姑屬親而尊禮秩崇顯其淑德美問彰于內外而和文公好學不倦折節下士喜交名公卿一時翕然號稱賢尉故李氏之盛受寵三朝而天下之士不侈其榮而樂道其德公為冢子於其家法習見安行不待教告少篤學問長而孝友喜為詩工書畫至於陰陽醫術星經地理無所不通七歲為如京副使歷文思副使供備庫使洛苑使新州刺史康懷二州團練使濟州防禦使坐知冀州失捕妖人降授單州團練使知均州未行改滑州兵馬鈐轄居歲中遷汝州防禦使蔡州觀察使天子祀明堂推恩徙華州觀察使獻穆大長公主薨起復為鎮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公泣血辭讓願終喪制上不許其讓許其終喪給以全俸服除拜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累階金紫光祿大夫勳上柱國爵開國公食邑四千四百戶實封九百戶公為兒時上在東宮真宗命公侍研席上尤親愛嘗解方玉帶賜之稍長出入宮禁禮如家人雖燕見語不及私數為上陳朝廷闕失開說古今治亂多所

補益退而未嘗言公既薨得其遺藁之未上者言宗室事甚詳其餘不傳公少自勉勵見士大夫有失節廢義者輒數曰士起寒苦以學行自名至牽利欲遂亡其所守况驕佚易習而生長富貴間邪故常惕然痛自刮磨思立名節聞一善士傾身下之而賢士大亦樂與之遊以此多得名譽方大長公主在時數欲求外官以自効不可得久之出知冀州為政循法度檢身束下民以不擾歲滿召還初在冀捕妖人李校校窮自經死驗得實矣後貝州妖賊王則閉城叛聲言校在以惑眾公坐貶官已而則誅城開無李校者乃還公防禦使又知鄆州安撫京東之西路是歲京東水災民饑流亡公為治室廬發倉廩而派人至者如歸歲賴以全活置弓手馬教其馬鬪皆如精兵治汶陽堤百餘里鄆人遂無水患又知澶州發軍吏之姦者去之流其尤者於遠方然後明軍籍均其勞逸軍中稱平而畏其法始下令捕盜有登隣屋取一杓者遠寘之法以徇於市曰是固足以信吾令由是盜賊屏息公雖以公主子自少居京師常領職事其在三班院尤為稱職三班掌諸使臣功過黜陟而主者皆顯官自重或貴家子食俸廩而已吏得因依為

姦而職廢久不省至公始躬治簿書考覈虛實賞罰
 必當後人多遵用其法又出為三州又皆有治狀故
 雖享年不永不究其所施而士君子皆知其非安於
 富貴者也及聞其喪也莫不痛惜焉公自為鎮潼留
 後十年不遷上以其久也以為寧遠軍節度使公懇
 辭不拜及其薨也遂贈感德軍節度使公享年四十
 有八娶郭氏封仁壽郡君先公九年卒贈太原郡夫
 人西京左藏庫使昌州團練使中和之女子男五人
 長曰誥供備庫副使次曰誦曰詢皆右侍禁次曰諄
 曰訢尚幼女四人長適皇姪右屯衛大將軍吉州團
 練使建安郡公宗保早卒次適秘書丞夏倚次適皇
 姪左領軍衛大將軍宗景次適皇姪孫右監門衛將
 軍世逸公平生嘗語其子弟曰吾蒙國厚恩未有以
 報吾且死宜有遺言毋因以求恩澤及其薨也其家
 如其言銘曰

允矣和文惟時顯人將有士譽匪矜帝姻資其子孫
 列爵啓國惟公承之克似其德士起寒家驕于滿盈
 紛其利欲敗節隳名公生盛族赫奕高明都尉之子
 天子之甥惟謹惟恭其色不懈聞善如貪在得思戒
 間亦宴見忠言告猷學而從政有惠三州享其多美

獨不遐年高旌巨節以貴于泉曷又贈之金璫附蟬
 寵渥名榮一作榮名惟有其實刻詩同藏其固其密

居士集卷第三十二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王文安公墓銘封曹國封

吳正肅公墓銘才識蕪茂明於體用一作賢良方上

顧一作州州故多盜州一作禁留守司中字本邦一作

李留後墓銘即以某年其一年

居士集卷第三十三 歐陽文忠公集三十三

墓誌四首

尚書工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許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元字子春姓許氏宣州宣城人也許氏世以孝謹稱鄉里其父亡一子當官兄弟相讓久之曰吾弟材後必庇吾宗乃以公補郟杜齋郎徙居海陵力耕以養其母調明州定海劔州順昌縣尉泰州軍事推官戍兵十人自海上亡歸州守聞變不知所為公爲詰其所以來二三人出前對公叱左右執之曰惑衆者此爾其餘何罪勞其徒而遣之遷鎮東軍節度推官知潤州丹陽縣縣有練湖決水一寸爲漕渠一尺故法盜決湖者罪比殺人會歲大旱公請借湖水溉民田不待報決之州守遣吏按問公曰便民罪令可也竟不能詰由是溉民田萬餘頃歲乃大豐再遷太子中舍監揚州博鹽和雜倉知泰州如臯縣所至民愛思之公爲吏喜修廢壞其術長於治財自元昊叛河西兵出久無功而天下勞弊三司使言公材以主權貨公言先時賈人入粟塞下京師錢不足以償改錢償愈不足則粟入愈少而價愈高是謂內外俱困

請高塞粟之價下南鹽以償之使東南去滯積而西北之粟盈曰此輕重之術也行之果便是時京師粟少而江淮歲漕不給三司使懼大臣以爲憂參知政事范仲淹謂公獨可辦乃以公爲江淮兩浙荆湖發運判官公曰以六路七十二州之粟不能足京師者吾不信也至則治千艘浮江而上所過州縣留三月食其餘悉發而州縣之粟遠近以次相補由是不數月京師足食旣而嘆曰此可爲於乏時然歲漕不給者有司之職廢也乃考故事明約信令發斂轉徙至於風波遠近運速賞罰皆有法凡江湖數千里外談笑治之不擾不勞而用以足公初以殿中丞爲判官已而爲副爲使每歲終會計來朝天子必加恩禮特賜進士出身官至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凡在職十有三年已而曰臣慙矣願乞臣一州天子顧代公者難其人其請至八九久之察其實病且老矣乃以知揚州居歲餘徙知越州公益病又徙泰州至州未視事以嘉祐二年四月某日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九曾祖諱稠池州錄事參軍祖諱規贈大理評事父諱逖尚書司封員外郎贈工部侍郎公娶馮氏封崇德縣君先公卒子男二人長曰宗旦真州揚子縣主簿次

曰宗孟守將作監主簿女一人適太常寺太祝滕希雅先是江淮歲漕京師者常六百萬石其後十餘歲歲益不充至公為之歲必六百萬而常餘百萬以備非常方其去職有勸公進為羨餘者公曰吾豈聚斂者哉敢用此以希寵公為人善談論與人交久而益薦於其家尤孝悌所得俸祿分給宗族無親疎之異其孤宗旦等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真州揚子縣甘露鄉之某原其所與遊廬陵歐陽脩誌於其墓曰嗚呼為天下者固常養材於無事之時蓋必有事然後材臣出自寶元慶曆以來兵動一方奔走從事於其間者皆號稱天下豪傑其智者出謀材者獻力訖不得少如其志而公遭此時用其所長且久於其官故得卒就其業而成此名此其可以書矣乃為之銘

曰

材難矣有蘊而不得其時時逢矣有用而不盡其施功難成而易毀雖明哲或不能以自知公材之敏兮用適其宜志方甚壯兮力則先衰行著于家而勞施于國永幽其闕兮銘以哀之

尚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兼侍讀贈右諫議大夫孫公墓誌銘

公諱甫字之翰許州陽翟人也初舉進士天聖五年得同學究出身為蔡州汝陽縣主簿八年再舉進士及第為此字無華州觀察推官轉運使李紘薦其材遷大理寺丞知絳州翼城縣故丞相杜祁公與紘皆以清節自高尤難於取士聞公紘所薦也數招致之一見大喜已而祁公自御史中丞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辟公司錄凡事之繁猥者一以委之公歎曰待我以此可以去矣祁公為謝顧事非他吏不能者不敢煩公公乃從容為陳當世之務所以緩急先後施設之宜又多薦士之賢而在下者於是祁公自以為得益友歲滿知彭州永昌縣監益州交子務再遷太常博士祁公為樞密副使薦于朝得秘閣校理是時諸將兵討靈夏久無功天下騷動盜賊數入州縣殺吏卒吏多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銳意更用二三大臣乃極選一時知名士增置諫員使補闕失公以右正言居諫院上好納諫諍未嘗罪言者而至言官禁事他人猶須委曲開諷而公獨曰所謂后者正嫡也其餘皆猶婢爾爾貴賤有等用物不宜過惜自古寵女色初不制而後不能制者其禍不可悔上曰用物在有司吾恨不知爾公曰世謂諫臣耳目官所以達不

知也若所謂前世女禍者載在書史陛下可自知也
上深嘉納之保州兵變前有告者大臣不時發之公
因力言樞密使副當得罪使乃杜祁公也邊將劉滄
城水洛于滑州部署尹洙以滄違節度將誅之大臣
稍主洙議公以謂水洛通秦渭於國家利滄不可罪
由是罷洙而釋滄洙公平生所善者也公在諫院所
言補益尤多是三者其一人所難言其二人所難處
者其後言宰相以某事當去者上亟為罷之因以陳
執中為叅知政事公又言執中不可用由是上難之
公遂求解職於是小人不便大臣執政而朋黨之論
起二三公相繼去位公亦在論中而辨諍愈切不自
疑由是罷諫職以右司諫知鄧州徙知安州歷江南
兩浙轉運使再遷兵部員外郎改直史館知陝府又
徙晉州河東轉運使公素羸性淡然寡所好欲恂恂
似不能言而內勁果遇事精明議者謂公道德文學
宜在朝廷備顧問而錢穀刀筆非其職然公處之益
辦至臨疑獄滯訟常立得其情大賊張海郭貌山攻
劫商鄧新破南陽順陽公安輯有方常曰教民知戰
古法也乃親閱縣弓手教之擊射坐作皆為精兵盜
賊為息陝當東西衝吏苦厨傳而前為守者顧毀譽

不能有所損至公痛裁節之過客畏其清初無所望
而亦莫之毀也陝人賴以紓後遂以為法其為轉運
使所至州縣視其職事修廢察其民樂否以此升黜
官吏而不納毀譽遇下雖嚴而不害其在兩浙范文
正公守杭州以大臣或便宜行事公曰范公貴臣也
吾屈於此則不得伸於彼矣由是一切繩以法而常
以監司自處范公遇公無倦色及退而不能無恨公
遇范公不少下然退而未嘗不稱其賢也自河東召
為度支副使勤其職不以為勞已而得疾嘉祐元年
遷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不行疾少
間乃留侍讀公博學彊記尤喜言唐事能詳其君臣
行事本末以推見當時治亂每為人說如其身履其
間而聽者曉然如目見故學者以謂終歲讀史不如
一日聞公論也所著唐史記七十五卷論議宏贍書
未及成以嘉祐二年正月戊戌卒于家享年六十公
既卒詔取其書藏于秘府贈右諫議大夫又有文集
七卷公喜接士務揚人善所得俸廩多所施與撫諸
孤兒教育如己子曾祖諱恕博州堂邑主簿祖諱賁
尚書庫部員外郎考諱從革不仕以公貴累贈都官
郎中母曰長安縣太君李氏娶程氏壽昌縣君子三

人長曰宜滑州節度推官次曰寔曰寔皆將作監主簿女三人一適將作監主簿程著餘皆早亡以五年七月丁酉葬公于陽翟縣舊學鄉塢頭村之北原銘曰惟學而知方以行其義惟簡而無欲以遂其剛力雖弱兮志則彊積之厚兮發也光宜壽兮奄以藏有深其泉兮有崇其岡永安其固兮百世無傷

梅聖俞墓誌銘并序

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月乙亥聖俞得疾卧城東汴陽坊明日朝之賢士大夫往問疾者騶呼屬路不絕城東之人市者廢行者不得往來咸驚顧相語謂曰茲坊所居大人誰邪一作茲坊大人誰也何致客之多也居八日癸未聖俞卒於是賢士大夫又走弔二共一哭如前日益多而其尤親且舊者相與聚而謀其後事自丞相以下皆有以賻卹其家粵六月甲申其孤一作子增此字無載其柩南歸以明年正月丁丑葬于某所一作城隍雙歸山聖俞字也其名堯臣姓梅氏宣州宣城人也一作堯臣宣城人也自比字無其家世頌皆字能詩而從一作叔父詢以仕顯至聖俞遂以詩聞自武夫貴戚童兒一作兒野叟皆能道其名字雖妄愚人不能知詩

義者直曰此世所貴也吾能得之用以自矜故求者日踵門而聖俞詩遂行天下其初喜為清麗閒肆平淡久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氣完力餘益老以勁其應於人者多故辭非一體至於他文章皆可喜非如唐諸子號詩人者僻固而狹陋也聖俞為人仁厚樂易未嘗忤於物至其窮愁感憤有所罵譏笑詆一發之字有於詩然用以為驩而不怨懟可謂君子者也初在阿南時字有王文康公見其文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其後大臣屢薦宜在館閣嘗一召試賜進士出身餘輒不報嘉祐元年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列言于朝曰梅某經行修明願得留與國子諸生講論道德作為雅頌風雅一作雅以誦詠聖化乃得國子監直講三年冬拾于太廟御史中丞韓絳言天子且親祠當更制樂章以薦祖考惟梅某為宜亦不報聖俞初以從父蔭補太廟齋郎歷祠城河南河陽三縣主簿以德興縣令知建德縣又知襄城縣監湖州鹽稅簽署忠武鎮安兩軍節度判官監永濟倉國子監直講累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嘗奏其所撰唐載二十六卷多補正舊史闕繆乃命編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享年五十有九曾祖諱遠祖諱邈皆不仕父

諱讓太子中舍致仕贈職方郎中母曰仙遊縣太君
東氏又曰清河縣太君張氏初娶謝氏封南陽縣君
再娶刁氏封某平恩縣君子男五人曰增曰墀曰垌
曰龜兒一早卒女二人長適太廟齋郎薛通次尚幼
聖俞學長於毛氏詩為小傳二十卷其文集四十卷
注孫子十三篇余嘗論其詩曰世謂詩人少達而多
窮蓋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聖俞以為知言
銘曰

江鄰幾墓誌銘

君諱休復字鄰幾其為人外若簡曠而內行修飭不
妄動於利欲其彊學博覽無所不通而此字無不以矜
人至有問輒應雖好辯者不能窮也已則默若不能
言者其為文章淳雅尤長於詩淡泊閑遠往往造人
之不至善隸書喜琴奕飲酒與人交久而益篤孝於
宗族事孀姑如母天聖中與尹師魯蘇子美遊知名
當時舉進士及第調藍山尉騎驢赴官每據鞍讀書
至迷失道家人求得之乃覺歷信路二州司法叅軍

又舉書判拔萃改大理寺丞知長葛縣事通判閬州
以母喪去職服除知天長縣事遷殿中丞又以父憂
終喪獻其所著書召試充集賢校理判尚書刑部當
慶曆時小人不便大臣執政者欲累以事去之君友
蘇子美杜丞相壻也以祠神會欲得罪一時知名士
皆被逐君坐落職監蔡州商稅久之知奉符縣事改
太常博士通判睦州徙廬州復得集賢校理判吏部
南曹登聞檢一作院為群牧判官出知同州提點陝
西路刑獄入判三司鹽鐵句院修起居注累遷刑部
郎中君於治人則曰為政所以安民也無擾之而已
故所至民樂其簡易至辨疑折獄則或權以術舉無
不得而不常用亦不自以為能也君所著書號唐宜
鑒十五卷春秋世論三十卷文集二十卷又作神告
一篇言皇嗣事以謂皇嗣國大事也臣子以為嫌而
難言或言而不見納故假神告祖宗之意務為深切
冀以感悟又嘗言昭憲太后杜氏子孫宜錄用故翰
林學士劉筠無後而官沒其貲宜為立後還其貲劉
氏因一有字得不絕君之論議頗多凡與其遊者莫不稱
其賢而在上位者久未之用也自其修起居注士大
夫始相慶以為在上者知將用之矣而用君者亦方

自以為得而君亡矣嗚呼豈非其命哉君以嘉祐五

年四月乙亥以疾終于京師即以其年六月庚申葬

于某所一作勝夏君享年五十有六方其亡恙時為

理治一作鄉之原命數百言已而疾且革其子問所欲言曰吾

已著之矣遂不復言曾祖諱濬殿中丞贈駕部員外

郎妣李氏始隆一作隆平縣太君祖諱日新駕部員外郎

贈太僕少卿妣孫氏富陽縣太君考諱中古太常博

士贈工部侍郎妣張氏仁壽縣太君夫人夏侯氏永

安縣君金部郎中或之女先君數月卒子男三人長

曰懋簡并州司戶叅軍次曰懋相太廟齋郎次曰懋

迪女三人長適祕書丞錢衮餘尚幼君姓江氏開封

陳留人也自漢轅陽侯德居於陳留之圍城其後子

孫分散一作居而君世至今居圍城不去自高祖而上

七世葬圍南夏岡由大王父而下三世乃葬陽夏銘

曰

彼馳而我後彼取而我不豈用力者好先而知命者

不苟嗟吾鄰幾兮卒以不偶舉世之隨兮君子之守

衆人所亡兮君子之有其失一世兮其存不朽惟其

自以為得兮吾將誰咎

居士集卷第三十三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孫公墓銘

未嘗罪言者

五字上一

宜壽考

五字上一

梅聖俞墓銘

號詩人者

一作號

見其文作文詩

居士集卷第三十四 歐陽文忠公集三十四

墓誌五首

尚書駕部員外郎致仕薛君墓誌銘 并序

尚書駕部員外郎致仕薛君諱長孺字元知絳州正平人也贈太傅諱溫瑜之曾孫殿中丞贈太師諱化光之孫右班殿直贈左驍衛大將軍諱睦之子尚書戶部侍郎贈司空簡肅公兄之子薛為絳大族簡肅公為時名臣君為薛氏良子弟少用簡肅公蔭補郊社齋郎將作監主簿太常寺太祝大理評事衛尉大理寺丞太子右 左一作 贊善大夫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部比部駕部三員外郎歷知趙州臨城縣通判漢湖滑三州知彭州坐斷獄降監陽武縣稅會簡肅公夫人薨葬于絳州即起君知州事以辦葬歲滿通判成都府未行遂以疾致仕居于許州之郟城嘉祐六年七月丙午以卒享年六十有一君在漢州州兵數百殺其軍校燒營以為亂君挺身徒步自壞垣入其營中以禍福語亂卒曰叛者立左脅從者立右於是數百人者皆趨立於右獨叛者十三人亡去州遂無事明年蜀大饑今韓丞相安撫兩川獨漢人不甚殍賜詔書獎諭其在絳也曰絳吾鄉里也長老乃吾

父師子弟猶吾子弟也為立學置學官以教之為政有惠愛絳人大悅君為人謹默淳質平居似不能言而其臨事如此先娶李氏早亡後娶董氏封范陽縣君子男二人長曰延永興軍醴泉縣主簿次曰通蔡州司戶參軍孫男曰震孫女三人以治平三年二月乙酉葬于絳州正平縣清原 一作原 鄉周村原將葬其女弟之夫歐陽脩為之銘曰

維聖有言兮仁勇而壽壽胡不多兮勇則信有為政鄉州兮稱于長老匱車來歸兮鄉人奔走遺思在人兮刻銘不朽

國子博士薛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良孺字得之姓薛氏絳州正平人也少孤育於其叔父是為簡肅公以公蔭為將作監主簿太常寺奉禮郎大理評事將作監丞大理寺丞遷太子右贊善大夫殿中丞嘗知秦州清水縣縣雜蕃夷君為簡其政令示之必信蕃夷畏愛歲滿罷去人甚思之其後簽書通判軍判官公事與其軍守爭事坐停官久之復為殿中丞遷國子博士監陳州清酒務嘉祐八年二月甲午以疾卒于官舍享年四十有六宋興百年薛姓五顯而簡肅公以清德直節聞故其家法嚴

而子弟多賢材君為人開爽明秀幼為簡肅公所愛若已一子長工書作歌詩嘗一舉進士不中以蔭補例監庫務無所施其能一為民政遂有聲平居喜飲酒談笑與其親戚朋友驩然未嘗有怨惡其在通利與其軍守所爭皆公事既廢無懟色至卒窮以死豁如也嗚呼可哀也已曾祖贈太傅諱溫瑜祖贈太師諱化光父右班殿直贈左驍衛大將軍諱睦君娶張氏故樞密直學士逸之女封仁壽縣君先君二歲而卒子男一人曰遜女三人長適大理評事王正甫次適太常寺太祝王端甫次尚幼治平三年二月乙酉其孤遜舉其喪合葬于絳州正平縣清原一作鄉源周村原將葬廬陵歐陽脩曰余薛氏壻也與君遊而賢其人宜有以哀之乃為之銘曰

維古才子兮出于名族嗟吾得之兮既哲而淑有能不施兮不遐以趣卒困于艱兮泰乎自足絳水深長兮山岡起伏利我後人兮安于吉卜

祖徠石先生墓誌銘并序

祖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也祖徠魯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於朝矣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為祖徠魯之望先生魯人

之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徠先生者魯人之志也先生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之憂以謂時無不可為為之無不至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出乎已吾言不用雖獲禍欲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憤作為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忌辨世俗頹駁其言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此字有擠之元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軻矣不幸遇疾以卒既卒而姦人有欲以奇禍中傷大臣者猶指先王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以驗賴天子仁聖察其誣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子先生世為農家父諱丙始以仕進官至太常博士先生年二十六舉進士甲科為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臺辟主簿末至以上書論放罷不召秩滿遷某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于蜀為嘉州軍事判官丁內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徠之下葬其五世未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久無功海內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退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以求治之

意甚銳先生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別邪正累數百言詩出太山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所謂姦人作奇禍者乃詩之所斥也先生自閑居徂徠後官于南京常以經術教授及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衆太學之興自先生始其所為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曰某集者若干卷其斥佛老時文則有怪說中國論曰去此三者然後可以有為其戒姦臣宦女則有唐鑑曰吾非為一世監也其餘喜怒哀樂必見於文其辭博辯雄偉而憂思深遠其為言曰學者學為仁義也一有仁有為有十字惟忠能忘其身信篤於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於己亦以是教於人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楊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不誦於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為周孔之徒以致其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少忘于心至其違世驚衆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癡者也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哀其志先生直講歲餘杜祁公薦之天子拜太子中允今丞相韓公又薦之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太學通判濮州方待次于

徂徠以慶曆五年七月某日卒于家享年四十有一友人廬陵歐陽脩哭之以詩以謂待彼謗焰熄然後先生之道明矣先生既沒妻子凍餒一作餒不自勝今丞相韓公與河陽富公分俸買田以活之後二十一無年其家始克葬先生于某所將葬其子師訥與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道等來告曰謗焰熄矣可以發先生之光矣敢請銘某曰吾詩不云乎子道自能久也何必吾銘道等曰雖然魯人之欲也乃為之銘曰徂徠之巖巖與子之德兮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與子之道兮逾一作遠而彌長道之難行兮孔孟亦云遑遑一世之也兮萬世之光曰吾不有命兮安在夫桓魋與臧倉自古聖賢皆然兮噫子雖毀其何傷

故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一作趙郡墓誌銘

并序

有蜀君子曰蘇君諱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也君之行義修於家信於鄉里聞於蜀之人一無此久矣當至和嘉祐之間與其二子軾轍偕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脩得其所著書二十二篇獻諸朝書既出而公卿士大夫爭傳之其二子舉進士皆在高等亦以文

學稱於時眉山在西南數千里外一日父子隱然名
動京師而蘇氏文章遂擅天下君之文博辯宏偉讀
者悚然想見其人既見而溫溫似不能言及即之與
居愈久而愈可愛聞而出其所有愈叩而愈無窮嗚
呼可謂純明篤實之君子也曾祖諱祐祖諱杲父諱
序贈尚書職方員外郎三世皆不顯職方君三子曰
澹曰渙皆以文學舉進士而君少獨不喜學年已壯
猶不知書職方君縱而不問鄉閭親族皆怪之或問
其故職方君笑而不荅君亦自如也年二十七始大
發憤謝其素所往來少年閉戶讀書為文辭歲餘舉
進士再不中又舉茂材異等不中退而歎曰此不足
為吾學也悉取所為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戶讀書絕
筆不為文辭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之說以考
質古今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粹精作
精涵畜充溢抑而不發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
頃刻數千言其縱橫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深微而
後止蓋其稟也厚故發之遲志也慤故得之精自來
京師一時後生學者皆尊其賢學其文以為師法以
其父子俱知名故號老蘇以別之初脩為上其書召
試紫微閣辭不至遂除試秘書省校書郎會太常修

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為霸州文安縣主簿使食其
祿與陳州項城縣此字無令姚闢同修禮書為大常因
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而君以疾卒實治平三
年四月戊申也享年五十有八天子聞而哀之特贈
光祿寺丞勅有司具舟載其喪歸于蜀君娶程氏大
理寺丞文應之女生三子曰景先早卒軾今為殿中
丞直史館輟權大名府推官三女皆早卒孫曰邁曰
遲有文集二十卷謚法三卷君善與人交急人患難
死則卹養其孤鄉人多德之蓋晚而好易曰易之道
深矣汨而不明者諸儒以附會之說亂之也去之則
聖人之旨見矣作易傳未成而卒治平四年十月壬
申葬于彭山之安鎮鄉可龍里君生於遠方而學又
晚成常歎曰知我者惟吾父與歐陽公也然則非余
誰宜銘銘曰

蘇顯唐世實樂城人以宦留眉蕃蕃子孫自其高曾
鄉里稱仁偉歎明允大發於文亦既有文而又有子
其存不朽其嗣彌昌嗚呼明允可謂不亡

贈太子太傅胡公墓誌

太子少師致仕贈太子太傅胡公諱宿字武平其先
豫章人也後徙常州之晉陵世有隱德為晉陵著姓

公舉進士中天聖二年乙科為真州揚子尉縣大水漂溺居民令不能救公曰拯溺吾職也即率公私舟活數千人歲滿調廬州合肥主簿張丞相士遜稱其文行薦諸朝召試學士院為館閣校勘與修北史改集賢校理通判宣州三遷太常博士判吏部南曹賜緋衣銀魚出一有知湖州為政有惠愛築石塘百里捍水患大興學校學者盛於東南自胡學始公丁母夫人憂去而州人思之名其塘曰胡公塘學者為公立生祠于學中至今祠之公居喪毀齋過禮三年不居于內服除為三司鹽鐵判官轉尚書祠部員外郎判度支句院知蘇州兩浙路轉運使召還脩起居注以本官知制誥兼句當三班院已而兼判吏部流內銓入內都知楊懷敏坐衛士夜盜入禁中驚乘輿斥出為和州都監懷敏用事久勢動中外未幾召復故職公封還辭頭不草制論曰衛士之變蹤跡連懷敏得不窮治誅死幸矣豈宜復在左右其命遂止久之拜公翰林侍讀學士遷翰林學士兼史館修撰判館事兼端明殿學士累遷尚書左司郎中兼知通進銀臺司審刑院群牧使提舉在京諸司庫務醴泉宮判尚書禮部遂判都省再知禮部貢舉奉使契丹館伴北

朝人使亦皆再而虜人嚴憚之公為人清儉謹默內剛外和群居笑語謹譁獨正容色溫溫不動聲氣與人言必思而後對故其涖官臨事慎重不輒發發亦不可回止而其趣要歸於仁厚朝議在官年七十而不致仕者有司以時按籍舉行公以謂養廉耻厚風俗宜有漸而欲一切以吏議從事殆非所以優老勸功之意當以緩其事一作使人得自言而全其美節朝廷嘉其言是至今行之皇祐新樂成議者多異論有詔新樂用於常祀朝會而郊廟仍用舊樂公言書稱同律而今舊樂高新樂下相去一律難並一作用而新樂未施於郊廟先用之朝會非先王薦上帝配祖考之意皆不可一作遂近制禮部四歲一貢士議者患之請更為間歲議已定公獨以為不然曰使士子廢業而奔走無寧歲不如復用三歲之制也衆皆以公言為非行之數年士子果以為不便而卒用三歲之制仁宗久未有皇子群臣多以皇嗣為言未省公以學士當作青辭禱嗣一作于山川即建言儲位久虛非所以居安而慮危願擇宗室之賢者立之以慰安天下之心語甚切至公學問該博兼通陰陽五行天人一作災異之說南京鴻慶宮災公以謂南京

聖宋所以受命建號而大火主於商丘國家乘火德而王者也今不領於祠官而比年數災宜修火祀事下太常歲以長吏奉祠商丘自公始慶曆六年夏河北河東京東同時地震而登萊尤甚公以歲推之曰明年丁亥歲之刑德皆在北宮陰生於子而極於亥然陰猶彊而未即伏陽猶微而未即勝此所以震也是謂龍戰之會而其位在乾今西北二虜中國之陰也宜為之備不然必有內盜起於河朔明年王則以貝州叛公又以為登萊視京師為東北隅乃一作必陽之位也今二州並置金坑多聚民以鑿山谷陽氣損泄故陰乘而動縣官入金歲幾何小利而大害可即禁止以寧地道皇祐五年正月會靈宮災是歲冬至祀天南郊以三聖並配明年大旱公曰五行火禮也去歲火而今又早其應在禮此殆郊丘並配之失也即建言並配非古宜用迭配如初詔其後并州議建軍為節鎮公以星土考之曰昔高辛氏之二子不相能也堯遷閼伯於商丘主火而商為宋星遷實沉於臺駘主水而參為晉星國家受命始於商丘王以火德又京師當宋之分野而并為晉地參商仇讎之星今欲崇晉非國之利也自宋興平僭偽并最後服

太宗削之不使列於方鎮八十年矣謂宜如舊制公在翰林十年多所補益大抵不為苟止而妄隨故其言或用或不用或後卒如其言然天子察公之忠欲大用者久矣嘉祐六年八月拜公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公既慎靜而當大一作重任尤顧惜大體而群臣方建利害多更張庶事以革弊公獨默之曰變法古人一作之難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紛無益於治也又以謂契丹與中國通好六十餘年自古未有也善待夷狄者謹為備而已今三邊武備多弛牧馬著虛名於籍可乘而戰者百無一二又謂滄州宜分為一路以禦虜此今急務也若其界上交侵小故乃城寨主吏之職朝廷宜守祖宗之約不宜爭小利而釀大信深戒邊臣生事以為功在位六年其論議類皆如此英宗即位拜一作給事中治平三年累上表乞致仕未一作允久之拜尚書吏部侍郎觀文殿學士知杭州為政不略細故或謂大臣不宜自勞公曰此民事也吾不敢忽以是民尤愛之明年今上即位遷左丞五月公以疾告遂除太子少師致仕命未至而公以六月十一日薨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三一作即以其年十一月某日葬于某州某縣某鄉之某原一作

晉陵縣萬安鄉之陸亭 公之曾祖諱持累贈太傅曾祖妣歐陽

氏追封晉陵郡太夫人祖諱徽累贈太師祖妣揚氏

追封華陰郡太夫人余氏嘉興郡太夫人余氏丹陽

郡太夫人龔氏武陵郡太夫人父諱寐累贈太師兼

中書令妣沈氏追封東陽郡太夫人貝氏南陽郡太

夫人李氏金城郡太夫人公累階光祿大夫勳上柱

國開國安定爵公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四百戶

賜推誠保德翊戴功臣初娶吳氏追封蘭陵郡夫人

再娶何氏封南康郡夫人子男五人長曰宗堯令為

都官負外郎次曰遵路早卒次曰宗質國子博士次

曰宗炎著作佐郎次曰宗厚秘書省正字早卒女四

人皆適士族孫志脩太常寺太祝行脩守秘書省校

書郎簡脩試秘書省校書郎世脩德脩安脩奕脩慎

脩益脩公自此字無為進士知名于時楊文公億得其

詩題于秘閣數曰吾恨未識此人其舉進士也謝陽

夏公絳薦公為第一公名以此益彰而謝公亦以此

自負少嘗善一浮圖其人將死謂公曰我有秘術能

化瓦石為黃金子其葬我我以此報子公曰爾之後

事吾敢不勉秘術非吾欲也浮圖數曰子之志未可

量也其篤行自勵至於貴顯常如布衣時有文集四

十一字有卷銘曰

允矣胡公順外剛中惟初暨終一德之恭公之燕居

其氣溫溫舉必可法思而後言公在朝廷正色侃侃

蔚有嘉話一作憂深慮遠不迎利趨不畏勢及有或

不從後必如之久多一作而愈信一作執不公思侍從

之親樞機之審名望三朝清職峻秩惟悌之仁一作

宜國黃耆七十而止執云多壽惟善在人刻銘一作

不朽

居士集卷第三十四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蘇君墓銘 志也一作其 鄉州一作稱于一作

明公墓銘 兩浙路一作風俗一作于山一作陰生於

子一作當入金歲幾何一作歲入十一月某日一作甲申追

封二字惟曾祖妣一作昔削去

封二字惟曾祖妣一作昔削去

封二字惟曾祖妣一作昔削去

封二字惟曾祖妣一作昔削去

居士集卷第三十五 歐陽文忠公集三十五

墓誌三首 其一 附

永州軍事判官鄭君墓誌銘

鄭君諱平字某衡州衡陽人也少儻有大志舉進士中天禧三年甲科為郴州軍事推官監潭州茶場坐茶惡免官久之試秘書省校書郎知連州陽山縣為道州軍事推官丁母憂服除調永州軍事判官監衡州茭源銀冶以疾去官慶曆三年七月某日卒于家享年五十有一以其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所曾祖諱某永州祁陽令祖諱某江陵府建寧縣令父諱某道州軍事判官君娶孫氏贈尚書工部侍郎冕之女子男六人絢總紀經維綬絢早卒總舉進士出身亦早卒孫七人皆幼君世仕不顯少孤而貧母夫人某氏賢母也教其三子以學皆有立君與其兄本弟章皆舉進士及第君初監茶場茶實不惡上官挾他事以罪中之君不自辯竭其貲以償解官而去無愠色及為陽山有善政民甚愛之其既以疾廢慨然歎曰吾少力學而不幸廢以疾吾終不用於時矣安事空言哉即取其平生所為文藁悉焚之嗚呼君之志可哀也已自三代詩書已來立言之士多矣其始無不

欲其言之傳也而散亡磨滅泯然不復見於後世者何可勝數或暫見而終沒或其言雖傳而其人不為世所貴者有矣惟君子有諸躬而不可掩者不待自言而傳也君之不欲見於空言其可謂善慮於無窮者矣其志豈不遠哉雖然君之志既不自見於言而宜有為之著者銘所以彰善而著無窮也乃為之銘曰

夫惟自信者不疑知命者不惑故能得失不累其心喜愠不見其色嗚呼鄭君學幾於此斯可謂之君子

瑞明殿學士蔡公墓誌銘

公諱襄字君謨興化軍仙遊人也天聖八年舉進士甲科為漳州軍事判官西京留守推官改著作佐郎館閣校勘慶曆三年以秘書丞集賢校理知諫院兼修起居注是時天下無事士大夫弛於久安一日元昊叛師久無功天子慨然猷兵思正百度以修太平既已排群議進退一作用二三大臣又詔增置諫官四員使拾遺補闕所以遇之甚寵公以材名在選中過事感激無所回避一有於權倖畏欲不敢撓法于政而上得益與大臣圖議明年屢下詔書勸農桑興學校革弊修廢而天下悚然知上之求治矣於此之時

言事之臣無日不進見而公之補益爲尤多四年以
右正言直史館出知福州以便親遠爲福建路轉運
使復古五塘以溉田民以爲利爲公立生祠于塘側
又奏減閩人五代時丁口稅之半丁父憂服除判三
司鹽鐵勾院復修起居注今叅知政事唐公介時爲
御史以直言忤旨貶春州別駕廷臣無敢言者公獨
論其忠人皆危之而上悟意解唐公得改英州遂復
召用皇祐四年遷起居舍人知制誥兼判流內銓御
史呂景初吳中復馬遵坐論梁丞相適罷臺職除他
官公封還辭頭不草制其後屢有除授非當者必皆
封還之而上過公益厚曰有子如此其母之賢可知
命特賜冠帔以寵之至和元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
開封府三年以樞密直學士知泉州徙知福州未幾
復知泉州公爲政精明而世一作於閩人尤有知其風
俗至則禮其士之賢者以勸學興善而變民之故除
其甚害往時閩人士多一作好學而專用賦以應科舉
公得先生周希孟以經術傳授學者常至數百人公
爲親至學舍執經講問爲諸生率延見處士陳烈尊
以師禮而陳襄鄭穆方以德行著稱鄉里公皆折節
下之閩俗重凶事其奉浮圖會賓客以盡力豐侈爲

孝否則深自愧恨爲鄉里羞而姦民游手無賴子幸
而貪飲食利錢財來者無限極往往至數百千人至
有親亡秘不舉哭必破產辦具而後敢發喪者有力
者乘其急時賤買其田宅而貧者立券舉責終身困
不能償公曰弊有大於此邪即下令禁止至於巫覡
主病蠱毒殺人之類皆痛斷絕之然後擇民之聰明
者教以醫藥使治疾病其子弟有不率教令者條其
事作五戒以教諭之久之閩人大便公既去閩人相
率詣州請爲公立德政碑吏以法不許謝即退而以
公善政私刻于石曰俾我民不忘公之德嘉祐五年
召拜翰林學士權三司使三司開封世稱省府爲難
治而易以毀譽居者不由以遷則由以敗而敗者十
常四五公居之皆有能名其治京師談笑無留事尤
喜破姦發字有隱吏不能欺至商財利則較天下盈虛
出入量力以制用必使下完而上給下暨百司因習
蠹弊切磨剗剔久之簿書纖悉紀綱條目皆可法七
年季秋大享明堂後數月仁宗崩英宗即位數大賞
賚及作永昭陵皆梓辦於縣官經費外公應煩愈聞
暇若有餘而人不知勞遂拜三司使居二歲以母老
求知杭州即拜端明殿學士以往三年徙南京留守

未行丁母夫人憂明年八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年五十有六蔡氏之譜自晉從事中郎克以來世有顯聞其後中衰隱德不仕公年十八以農家子舉進士為開封第一名動京師後官于閩典方州領使一路一作親尚皆無恙閩人瞻望咨嗟不榮公之貴而榮其父母母夫人尤有壽年九十餘飲食起居康彊如少者歲時為壽母子鬢髮皆皓然而命服金紫煌煌如也至今閩人之為子者必以夫人祝其親為父母者必以公教其子也公於朋友重信義聞其喪則不御酒肉為位以哭盡哀乃止嘗會飲會靈東園坐客有射矢誤一有傷人者客遽指為公矢京師喧然事既聞上一有以問公公即再拜媿謝終不自辯退亦未嘗以語人公為文章清道粹美有文集若干卷工於書畫頗自惜不妄為人書故其殘章斷葉人悉珍藏而仁宗尤愛稱之御製元舅隴西王碑文詔公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溫成皇后碑文又勅公書則辭不肯書曰此待詔職也公累官至禮部侍郎既卒翰林學士王珪等十餘人列言公賢其亡可惜天子新即位未及識公而聞其名久也為之惻然特贈吏部侍郎官其子旻為秘書省正字孫傳一作及弟之

子均皆守將作監主簿而優以賻卹以旻尚幼命守吏助給其喪事曾祖諱顯皇不仕祖諱恭贈工部員外郎父諱琇贈刑部侍郎母夫人盧氏長安郡太君夫人葛氏永嘉郡君子男三人曰勻將作監主簿曰旬大理評事甘先公卒幼子旻也女三人一適著作佐郎謝仲規二尚幼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莆田縣某鄉將軍山銘曰

誰謂閩遠而多奇產產非物寶惟士之賢疑疑蔡公其人傑然奮躬當朝謙言正色出入左右彌縫補益一作間歸于閩有政在人食不畏蠱喪不憂貧疾者有醫學者有師問誰使然孰不公思有高其境有拱其木凡閩之人過者必肅

集賢院學士劉公墓誌銘

公諱敏字仲原父姓劉氏世為吉州臨江人自其皇祖以尚書郎有聲太宗時遂為名家其後多聞人至公而益顯公舉慶曆六年進士中甲科以大理評事通判蔡州丁外艱服除召試學士院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判登聞鼓院吏部南曹尚書考功於是夏英公既薨天子賜諡曰文正公曰此吾職也即上疏言諡者有司之事也且疎行不應法今百司各得守其

職而陛下侵臣官疏凡三上天子嘉其守為更其益
曰文莊公曰姑可以止矣權判三司開坊司又權度
支判官同修起居注至和元年九月召試遷右正言
知制誥宦有石全彬以勞遷宮苑使領觀察使意不
滿退而愠有言居三日正除觀察使公封還辭頭不
草制其命遂止二年八月奉使契丹公素知虜山川
道里虜人道自古北口回曲千餘里至柳河公問曰
自古一狽松亭趨柳河甚直而近不數日可至中京何
不道彼而道此蓋虜人常故迂其路欲以國地險遠
誇使者且謂莫習其山川不虞公之問也相與驚顧
羞媿即吐其實曰誠如公言時順州山中有異獸如
馬而食虎豹虜人不識以為一有問公曰此所謂駮也
為言其形狀聲音皆是虜人益數服三年使還以親
嫌求知揚州歲餘遷起居舍人徙知鄆州兼京東西
路安撫使居數月召還亂察在京刑獄修玉牒知嘉
祐四年貢舉稱為得人是歲天子卜以孟冬恰既廷
告丞相用故事率文武官加上天子尊號公上書言
尊號非古也陛下自寶元之郊止群臣毋得以請迨
今二十年無所加天下皆知甚盛德奈何一旦受虛
名而損實美上曰我意亦謂當如此遂不允群臣請

而禮官前拾請祔郭皇后於廟自孝章以下四右在
別廟者請毋合食事下議議者紛然公之議曰春秋
之義不覺于寢不稱夫人而郭氏以廢薨按景祐之
詔許復其號而不許其謚與祔謂宜如詔書又曰禮
於拾未毀廟之主皆合食而無帝后之限且祖宗以
來用之傳曰祭從先祖宜如故於是皆如公言公既
駮屈廷臣之議議者已多及目既而又論呂溱過輕
而責重與臺諫異由是言事者亟攻之公知不容于
時矣會永興關守因自請行即拜翰林侍讀學士充
永興軍路安撫使兼知永興軍府事長安多富人右
族豪猾難治猶習故都時此無態公方發大姓范偉
事獄未具而公召由是獄屢變連年吏不能決至其
事聞制取以付御史臺乃決而卒如公所發也公為
三州皆有善政在揚州奪發運使冒占雷塘田數百
頃予民民至今以為德其治鄆求興皆承早款所至
必雨雪蝗輒飛去歲用豐稔流亡來歸令行民信盜
賊禁止至路不拾遺公於學博自六經百氏古今傳
記下至天文地理卜醫數術浮圖老莊之說無所不
通其為文章充敏贍嘗直紫微閣一日追封皇子公
主九人公方將下直為之立馬却坐一揮九制數千

言文辭典雅各得其體公知制誥七年當以次遷翰林學士者數矣久而不遷及居永興歲餘遂以疾聞八年八月召遷判三班院太常寺公在朝廷遇事多所建明如古渭州可棄孟陽河不可開樞密使狄青宜罷以保全之類皆其語在士大夫間者若其規切人主直言逆耳至於從容進見開導聰明賢否人物其事不聞于外廷者其補益尤多故雖不合於世而特被人主之知方嘉祐中嫉者衆而攻之急其雖危而得無害者仁宗深察其忠也及侍英宗講讀不專章句解詁而指事據經因以諷諫每見聽納故尤奇其材已而復得驚眩疾告滿百日求便郡上曰如劉某者豈易得也復賜以告上每宴見諸學士時時問公少間否賜以新橙五十勞其良苦疾少瘳以間復求外補上愜然許之出知衛州未行徙汝州治平三年召還以疾不能朝改集賢院學士判南京留司御史臺熙寧元年四月八日卒于官舍享年五十嗚呼以先帝之知公使其不病其所以用之者豈一翰林學士而止哉方公以論事忤於時也又有構為誘語以怒時相者及歸自雍丞相韓公方欲還公學士未及而公病遂止於此豈非其命也夫公累官至給

事中嘗朝散大夫勲上輕車都尉開國彭城爵公邑戶二千一百實食者三百曾祖諱瑛贈大理評事祖諱式尚書工部員外郎贈戶部尚書考諱立之尚書主客郎中贈工禮一作禮部尚書公再娶論氏皆侍御史程之女前夫人先公早卒後夫人以公貴累封河南郡君子男四人長定國郊社掌座早卒次奉世大理寺丞次當時大理評事次安上太常寺太祝女三人長適大理評事韓宗直二尚幼公既卒天子推恩錄其兩孫望旦一族子安世皆試將作監主簿公為人磊落明白推誠自信不為防慮至其屢見侵害皆置而不較亦不介于胷中居家不問有無喜凋宗族既卒家無餘財與其弟攸友愛尤篤有文集六十卷其為春秋之說曰傳曰權衡曰說例曰文權三字無曰意林合四十一此無卷又有七經小傳五卷弟子記五卷而七經小傳今盛行於學者二年十月辛酉其弟攸與其子奉世等葬公於某所一作葬公祥符賜魏陵鄉樹二先墓以

來請銘乃為之銘曰

嗚呼維仲原父學彊而博識敏而明坦其無疑一以誠見利如畏義必爭觸機履險危不傾畜大不施奪其齡惟其文章粲日星雖欲有毀知莫能維古聖賢

皆後亨有如不信考斯銘

零陵縣令贈尚書都官員外郎吳君墓碣銘

并序

君諱舉字太冲姓吳氏興國軍永興人也曾祖諱瓊
祖諱章父諱思迥五代之際自江以南為南唐吳氏
亦微不顯君當李煜時以明經為彭澤主簿太祖皇
帝召煜來朝煜不奉詔遣曹彬討之前鋒兵破池陽
遣使招降郡縣使者至彭澤其令欲以城降君以大
義責之且曰吾能為李氏死爾乃共殺使者為煜守
煜已降君為游兵執送軍中主將責以殺使者君曰
固當如是爾主將義而釋之當是時嘗仕煜者皆隨
煜至京師得復補吏君獨棄去不顧太平興國二年
詔求李氏時故吏所在敦遣君始至京師以為鄆州
平陰主簿歷益州成都令陝州錄事參軍襄州之宜
城洋州之真符福州之連江楚州之鹽城耀州之同
官最後為零陵令以祥符九年八月二十六日道卒
于揚州享年七十有六夫人伏氏能讀書史有賢行
後君十有四年以卒享年八十有二子男二人長曰
晁早卒次曰中復今為起居舍人以景祐三年十有
一月甲子合葬君夫人于南康軍都昌縣之長城君

學春秋通三傳其臨大節知所守當五代時僭竊分
裂喪君亡國不勝數士之不得守其節與不能守者
世皆習而不怪君於此時獨區區志不忘李氏其義
有足動人然而亦無為君道者考君之出處自重不
妄宜其世莫之知而潛德晦善顯於後世克有賢子
為時名臣君以子恩累贈尚書都官員外郎考於令
品又得碣于其墓以昭令德而示子孫於是史官廬
陵歐陽脩曰此余職也乃為之辭曰
世逢此兮廉耻道缺中國五禮兮九州分裂朝存夕
亡兮士莫守節昧者習安兮懦夫志奪偉哉吳君兮
凜矣其烈世莫我知兮不妄自伐有韞必昭兮後世
而發嗚呼吳君兮寓銘斯碣

居士集卷第三十五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即君墓銘 天禧三二作年

得也 一作定國 充國

吳君墓碣 不勝數 可勝數 然而有此人字

居士集卷第三十六 歐陽文忠公集三十六

墓誌七首 碣一首 附

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

慶曆四年秋予友宛陵梅聖俞來自吳興出其哭內之詩而悲曰吾妻謝氏亡矣丐我以銘而葬焉予有一諾之字未暇作居一歲中書七八至未嘗不以謝氏銘為言且曰吾妻故太子賓客諱濤之女希深之妹也希深父子為時聞人而世顯榮謝氏生於盛族年二十以歸吾凡十七一作年而卒卒之夕歛以嫁時之夜甚矣吾貧可知也然謝氏怡然處之一作怡然治其家有常法其飲食器皿雖不及一作豐侈而必精以旨其衣無故新而澣濯縫紉必潔以完所至官舍雖庳陋而庭宇灑掃必肅以嚴其平居語言容止必怡怡一作怡容一作以和吾窮於世久矣一有不惟信於聖其出而幸與賢士大夫遊而樂入則見吾妻之怡怡而忘其憂使吾不以富貴貧賤累其心者抑吾妻之助也吾嘗與士大夫語謝氏多從戶屏竊聽之間則盡能商榷其人才能賢否及時事之得失皆有條理吾官吳興或自外醉而歸必問曰今日孰與飲而樂乎聞其賢者也則悅否則歎曰君所交皆一時賢雋豈其

屈己下之耶惟以道德一作得焉故合者尤寡一無此今與是人飲而歡邪是歲南方早仰見飛蝗而歎曰今西兵未解天下重困盜賊暴起於江淮而天旱且蝗如此我為婦人死而得君葬我幸矣其所以能安居貧而不困者其性識明而知道理多此類一作嗚呼其生也迫吾之貧而沒也又無以厚焉謂惟文字可以著其不朽且其平生尤知文章為可貴歿而得此庶幾以慰其魂且塞予悲此吾所以請銘於子之勤也若此予忍不銘夫人享年三十七用夫恩封南陽縣君二男一女以其年七月七日卒于高郵梅氏世葬宛陵以貧不能歸也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潤州之某縣某原銘曰

高崖一作斷谷兮京口之原山蒼水深兮土厚而堅居之可樂兮卜者曰然骨肉雖歸一作土兮魂氣則一作升天何必故鄉兮然後為安

萬壽縣君徐氏墓誌銘并序

河東都轉運使天章閣待制施君卜以慶曆五年三月某日葬其夫人萬壽縣君子蘇州吳縣三讓鄉之陸公原以來請銘夫人姓徐氏世家通州之靜海七歲喪其母哀不自勝泣曰母女所恃以生者也無母

其後能生因欲投水火一無其父兄力止之既長事其繼母則以孝聞年若干歸于施氏逮事其姑綉綉烹飪必以身蚤暮寒暑飲食必以時姑亡哀毀得疾逾年而後能起生五男一女男曰邈舉進士某官知開封府太康縣曰述曰造皆將作監主簿曰迥曰邈尚幼女曰錦娘慶曆三年十一月甲子以疾卒于河東之官舍享年四十有三夫人之生也事其繼母及姑皆稱曰孝及其歿也其夫之稱曰吾妻助我而賢其子之幼者曰吾母慈我其長者之稱曰吾母不以愛怠始一作我而以成人勗我使我至於有立凡施氏外內婚姻宗族之稱者曰夫人遇我有禮而仁至于妾媵左右之稱者亦曰夫人於我仁而均嗚呼夫人之行至矣其勤而有法其施之各有宜可謂賢也已若夫男子見于外其善惡功過可舉而書至於婦德主內自非死節徇難非常之事則其幽閒淑女之行孰得顯然列而詩之以示後惟視其所稱與其所思則其賢可知矣施君名昌言一無此三字有以明識世其稱曰助我則夫賢又稱曰助我則夫夫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以尚書都官負外郎致仕夫生而其善可稱未若沒而遺思之深也悲夫銘曰

於惟夫人東海之華始來施氏有此室家為婦為母勤孝勞劬有女昔樛今婉其裾子綉煌煌弟長相趨夫爵之高榮及親踈厥家已成而獨不居千里之遠歸魂東吳銘以哀之已矣嗚呼

長沙縣君胡氏墓誌銘并序

故太子中舍張君諱某之夫人曰一無長沙縣太字君一有胡氏胡氏世為某一有縣一作某世人父諱震官至刺史夫人年二十七以歸中含君君時為融州司理叅軍歷潭州寧鄉縣尉鳳州兩當福州寧德二一作縣今以卒夫人之為婦也以勤儉恭肅主張氏之祭饋而睦其內外之宗姻生子此一無男二人女一人男曰大年大有皆舉進士四字無此大年今為鄭州原武縣令大有秘書丞女適邵陽縣令錢奕夫人之為母也以禮義慈嚴教育其子故其一無男也有立而克嗣其世女也適於人而宜人之家為婦為母之道無不備而成其夫之家享其子之祿以某年某月某日以疾卒享年七十有五又用其子之恩追封長沙縣太字君嗚呼一有夫可謂榮矣中含君先以一無某年某月某日卒葬于某州某縣某鄉夫人二字無此以某年某月某日一有夫合葬于中含君之墓銘曰

婦德之備功施也一作內銘昭其幽以法後世

長壽縣太君李氏墓誌銘

太中大夫尚書屯田郎中上柱國王公諱利之夫人
曰李氏李氏世家湖南其父諱昭文官至國子博士
贈工部侍郎夫人年二十二歸于王氏用夫封隆平
縣君後以其子徙封長壽縣太君夫人為李氏女事
後母以孝聞及為王氏婦母者五字速此一無事其
舅姑其舅姑嘗稱夫人以誠諸婦曰事我者當如此
又以誠其諸女曰為人婦者當如此其為母也有三
男二女及其老也鼎為職方員外郎震太子中舍復
太常博士三子者皆有才行而復尤好古有文聞于
當世女皆有歸孫男六人曰夷仲曰虞仲曰于仲曰
南仲曰武仲曰延仲女五人一亦歸人矣餘尚幼夫
人享年八十有六以慶曆七年七月十日終于京兆
子復之官舍用明年二月十七日合葬于河南洛陽
大樊原王公之墓夫人於王氏積行累功其德備矣
不可以徧書一作夫書其舅姑之所嘗稱者以
見其為婦之道書其子之賢而有立以見其為母之
方書其子孫之衆壽考之隆以見其勤于其家至于
有成而終享其福之厚嗚呼於夫人無不足矣而其

子若孫皆曰未也謂必有以示永久而不沒者一有庶
幾以慰無窮之哀乃來請銘以葬其子之友廬陵歐
陽脩為之銘曰

家成于勤德隆以壽歸安其藏以昌厥後

廣平郡太君張氏墓誌銘并序

故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贈禮部尚書號略揚公
之夫人曰廣平郡太君張氏其先青州人後徙為開
封人也揚公諱大雅以文行知名於時號有清節夫
人佐公以勤儉治其家教子弟和宗族皆有法公以
明道元年四月某日薨後二十有四年至和二年六
月某日夫人以疾卒于高郵以嘉祐元年十二月某
日葬于杭州錢塘縣履泰鄉湖西村靈隱山祖塋之
西夫人曾祖嗣當五代之亂不顯祖平舉三禮太宗
皇帝為晉王署平押衙為人剛果有智謀以此充見
親信官至三司鹽鐵使父從古莊宅副使景德中以
殿直從李繼隆軍擊契丹繼隆戰敗從古入見陳繼
隆所以敗之狀其言甚辯稱旨會宜州蠻叛乃以從
古為供奉官守宜州從古招降叛蠻扶瀾罷去以內
殿崇班馮勵代之蠻復叛攻宜州斬勵而去告邊吏
曰得張侯守宜州我則聽命即復遣從古守宜州凡

七年蠻無事徒知澧州而宜州人陳進反攻嶺南驛
召從古以爲巡撫副使與賊戰象州斬首萬餘級已
破進留宜州以疾卒宜人爲立廟于州北韓婆嶺慶
曆中蠻賊區希範攻宜桂轉運使杜杞禱兵于廟下
更其名曰制勝嶺至今宜人祠之蓋楊氏自漢以來
世有令譽迨公千餘歲常有顯人而張氏威烈信于
一方楊氏以德張氏以功合二族之美而夫人爲淑
女爲賢婦母享年六十以壽終公先娶漳南縣君張
氏生子二人曰洎虞部負外郎曰濬殿中丞女三人
長適國子博士袁成師次大理寺丞李嚴次殿中丞
溫嗣良夫人生子男四人曰泳大理寺丞曰漸奉禮
郎曰沆太子中舍曰颯衛尉寺丞有女一人歸于脩
女之適李氏者今封武原縣太君餘女及濬泳漸皆
先夫人而亡孫男十四人嗚呼惟德與功與賢法皆
宜銘銘曰

有邑清河遂聞其邦又徙南陽皆以夫榮後用子封
京兆廣平宜其夫子有淑其聲子孫之思考德有銘

渤海縣太君高氏墓碣

故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知鄧州軍州事陽夏公
之夫人姓高氏宣州宣城人也父諱惠連官至兵部

郎中母曰廣陵縣君句氏陽夏公諱絳姓謝氏夫人
有子曰景初景溫景平景回女一早卒次適上虞縣
令王存次適大理寺丞李顛厚次若干人未嫁寶元
二年陽夏公卒于鄧州以其年八月某日葬于某所
後若干年夫人隨其子某官于某州以其年某月某
日卒于官舍遂以其年某月某日合葬于公之墓夫
人初以夫封文安縣君後以其子封渤海縣太君謝
氏世爲名族而陽夏公尤顯聞於時初公與予俱官
于洛陽而公之父太子賓客諱濤尚無恙其子景初
景溫方爲童兒景平始生二三女子皆幼予日至其
家進拜賓客見其鬢髮垂白衣冠肅潔貌厚而氣清
壽考君子也退而與陽夏公遊見其年壯志盛偉然
方爲一時名臣而諸兒女子戲嬉罇席之間者皆穎
發而秀好於是時夫人以孝力事其舅爲賢婦以柔
順事其夫爲賢妻以恭儉均一教育其子爲賢母後
二三年賓客薨于京師又五六年陽夏公卒于鄧又
十餘年景初景溫景平皆以進士及第景初爲某官
景溫某官景平某官夫人於其舅與夫爲婦之禮備
於其子立家之道成享年若干以卒嗚呼予始銘實
客又銘陽夏公今又書夫人之事于碣殆見謝氏更

一世矣其為之書也宜得其詳

北海郡君王氏墓誌銘

太常丞致仕吳君之夫人曰北海郡君王氏濰州北海人也皇考二字一作父諱汀舉明經不中後為本州助教夫人年二十三歸于吳氏天聖元年六月二日以疾卒享年三十有七夫人為人孝順儉勤自其幼時

凡於女事其保傅皆曰教而不勞組紉織紉其諸女皆曰巧莫可及其歸於吳氏也其母曰自吾女適人吾之內事無所助而吳氏之姑曰自吾得此婦吾之內事不失時及其卒也太常君曰舉吾里中有賢女者莫如王氏於是娶其女弟以為繼室而今夫人戒其家曰凡吾吳氏之內事惟吾女兄之法是守至今而不敢失夫人有賢子曰奎字長文初舉明經為殿中丞後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一有對二字今為翰林學士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大人初用子思追封福壽一作昌縣君其後長文貴顯以夫人為請天子曰近臣吾所寵也有請其可不從乃特追封夫人為北海郡君長文號泣頓首曰臣奎不幸竊享厚祿不得及其母而天子寵臣以此俾以報其親一有雖然二字臣奎其何以報當是時朝廷之士大夫吳氏之鄉黨鄰里皆

咨嗟歎息曰吳氏有子矣嘉祐四年冬長文請告于朝將以明年正月丁酉葬夫人于鄆州之魚山一有書碑銘夫人生三男曰奎奄胃今夫人生一男曰參女三人孫男女九人曾孫女二人銘曰

奎顯矣奄早亡胃與參仕方強以一子榮一鄉生雖不及歿有光孫曾多一作有後愈昌

長安郡太君盧氏墓誌銘

長安郡太君盧氏尚書刑部侍郎蔡公諱琇之夫人端明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襄之母也以治平三年十月某日卒於杭州之官舍享年九十有二嗚呼可以為壽矣夫壽者洪範所謂五福也福者百順之名也故離之雖為五必合而不闕其一然後為福之備也蓋五者其一在人曰德而其四在天必有其一於已然後能致其四而有諸己者或厚或薄故其所致亦有備有不備焉夫老而貧且病者是人之所哀非福也壽且富康而無德以將之謂之賊與不仁非福也三者具而又有德而死非其命者謂之不幸非福也故曰必不闕其一然後為福之備者惟夫人有之夫人在父母家奉其親以孝其歸于蔡氏也其舅姑老事之如其親其歸寧於父母也能使其舅姑不見

三日必涕泣而思其事長慈幼既儉且勤久而宗族和鄉黨化其亡也匱自餘杭至里閭親戚哭之往往有過乎哀者問之皆曰夫人於我有德而人人各有述焉嗚呼可謂賢也已夫人生四子其三皆早卒而端明君第二子也獨顯赫為時名臣自為諫官知制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三司使間出知泉福二州福建路轉運使出入清要光華寵榮以為其親之養而夫人享此者蓋三十有六年端明君已顯貴天子嘉之曰有子如此其母之賢可知於是冠帔之錫夫人平生少疾病雖老而耳目聰明食生飲寒如壯者晚從端明君于杭州極東南富麗海陸之珍奇以為娛樂之奉而奄然以其壽終其於五福可謂不闕一矣方夫人之盛時凡為人子者舉觴壽其親莫不以夫人為祝而不幸榮不及養者必仰天怨呼謂薄享不均以不得如夫人為恨蓋不知夫有諸已者厚故能致其福之備也夫人泉州惠安人也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皆不仕其三子早卒者曰丕不及仕曰高太康縣主簿曰奠福州司戶叅軍女二人皆適士族孫六人曾孫三十餘人嗚呼盛矣蔡氏之後其又將大興乎銘者所以昭德而示後也於是端明君之

友人廬陵歐陽脩為之銘曰
維治平四年十有一月某日孤子襄拊其母夫人盧氏于先君之墓其縣仙遊其里慈孝其岡半井其固其安其千萬年之永

居士集卷第三十六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謝氏墓銘

居貧一作苦貧

徐氏墓銘

千里一作萬里

胡氏墓銘

鳳州二字上一有又為二字

李氏墓銘

于仲一作平仲

居士集卷第三十七 歐陽文忠公集三十七

墓誌一十七首 宗室

皇從姪衛州防禦使遂園公墓誌銘

惟遂昭裕公宗顏字希聖太宗皇帝之曾孫潞恭憲王元佐之孫鎮江軍節度使兼侍中郇國公允成之長子初除西頭供奉官歷內殿崇班禮賓崇儀副使六宅使改左屯衛大將軍封州刺史遷左金吾衛大將軍領復州團練使左衛大將軍領郢州防禦使拜衛州防禦使公好學通王氏易喜為詩藏書數萬卷性聰敏多能至於琴奕之藝佛老之說所學必通復行修謹未嘗有過失每燕見侍上讀易賦詩數賜器幣詔書褒美嘗召宴太清樓賦裸玉詩為諸皇子第一上尤嘉賞賜繒綵二百段有詩集十卷至和二年九月壬戌以疾薨享年四十有八初其疾也上遣中貴人押園醫治之既薨輟視朝一日勅有司具駕將視其喪以雨不克遣中貴人厚加賻卹乃贈昭信軍節度使太常考行謚曰昭裕權厝于東法濟寺夫人太原郡君郭氏燕王從義之裔孫子男三人長曰仲連右千牛衛將軍次曰仲丹仲筠皆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早卒女四人長適左侍禁潘若旦今亡次適內

殿承制閤門祗候郭士選次一作二亦有亡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河南永安縣銘曰學而通行益修中充實外譽優見於言帝所褒雖不克施於事斯可以銘諸幽

皇從姪筠州團練使安陸侯墓誌銘

安陸侯宗訥字行敏太宗皇帝之曾孫潞恭憲王元佐之孫鎮江軍節度使兼侍中郇國公允成之第二子初除西頭供奉官歷內殿崇班承制改右千牛衛將軍領茂州刺史天子祀明堂推恩遷領筠州團練使至和元年八月癸卯以疾卒享年四十有六天子哀卹贈安州觀察使追封安陸侯權厝於薦嚴佛寺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於河南永安縣夫人長樂郡君賈氏子男五人其二早卒次仲緘右千牛衛將軍二人尚幼未名女八人長適右侍禁蔚世庸再適右侍禁郭昭簡今亡次適左班殿直劉起次適陳敦今亡次適王整次適董昭遜次適張經今亡次適程翼皆右班殿直最幼入太和官為道士惟侯學知為詩好義喜施性端謹能修容止進退有法未嘗少懈銘曰思無邪容則莊蔚然有儀人所望學而不止又愈彰

銘昭厥美示不忘

皇從姪右領軍衛大將軍博平侯墓誌銘

惟太祖皇帝之長子曰吳懿王之曾孫右屯衛大將軍昌州團練使贈彰化軍節度使舒國公惟忠之孫萊州防禦使東萊侯從恪之第二子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右領軍衛大將軍兼御史大夫輕車都尉天水郡開國侯世融字仲源幼好學不驕富貴以清節自勵尊重師友執經問道無倦色嘗自銘其器物起居寢食視之喜為詩工書亦通浮屠說平居一室蕭然終日無所營欲世咸知其賢初為殿直歷左右侍禁改太子右衛率府率遷右領軍衛將軍天子祀明堂推恩為本衛大將軍當寶元康定間趙元昊叛西邊用兵侯率宗室七人詣闕自言願效用上深嘉獎至和二年七月癸未得疾神色怡然與諸昆弟談論不輟是日卒享年四十贈博州防禦使追封博平侯天子悲思不已為飛白字六曰世融好學忠孝以覆之夫人金城縣君王氏子男七人五早亡在者二人曰令晏右千牛衛將軍令箴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女二人長適右班殿直王戡次早卒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某所銘曰

富貴不動其心生死不渝其色惟性之安惟學之力孰云不壽永昭厥德

皇從姪康州刺史高密侯墓誌銘

惟高密侯宗師字靖之太宗皇帝之曾孫潤恭靖王元份之孫濮王允讓之第七子明道元年為右侍禁遷左侍禁改太子左清道率府副率累遷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行太子左清道率府率兼侍御史騎都尉封天水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居三歲遷右監門衛將軍兼御史大夫轉勳上騎都尉進爵子加食邑三百戶天子祀明堂推恩遷右領軍衛大將軍轉勳輕車都尉進爵伯加食邑三百戶天子有事于南郊推恩轉勳上輕車都尉進爵侯加戶四百至和元年五月領康州刺史嘉祐元年十月甲子暴疾薨于家享年二十有九贈密州觀察使追封高密侯惟侯沈靜寡言寬仁好學未嘗有過失夫人濮陽郡君吳氏生男一人仲廩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女三人尚幼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河南永安縣銘曰
好仁而靜敏學而明雖不永年而垂令名卜安于此其固其寧

皇從姪右監門衛將軍廣平侯墓誌銘

廣平侯宗沔字上善太宗皇帝之曾孫潤恭靖王元份之孫濮王允讓之第二子初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行太子左監門率府率兼監察御史武騎尉遷太子左清道率府率兼侍御史轉勳上騎都尉天子祀明堂推恩遷左監門衛將軍轉勳輕車都尉天子有事于南郊推恩轉上輕車尉二字天水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明年二月甲辰以疾卒享年二十贈汝州防禦使追封廣平侯權厝于承天佛寺惟侯為人明敏好學能為文辭娶高氏封仁壽縣君子男二人仲足仲霄皆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早卒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河南永安縣銘曰
性之明學有方壽不隆永以藏

皇從姪右監門衛將軍墓誌銘

太祖皇帝之長子曰吳懿王德昭之曾孫彰化軍節度使舒國公惟忠之孫萊州防禦使東萊侯從恪之子曰右監門衛將軍贈右武衛大將軍世衡字夏卿母曰平原郡夫人米氏世衡生早孤而平原夫人教之以學性沈敏自為童兒不好弄既長好學問通周易孟子喜為詩暇則學射法而已在諸昆弟為最幼

而尤以孝悌見稱初補殿直改太子右衛副率天子祀明堂推恩拜右監門衛將軍累遷至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柱國天水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嘉祐四年六月丙寅以疾卒享年三十一娶王氏太原縣君子男二人令展令持皆率府副率早卒女一人尚幼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河南永安縣銘曰

學問以為文孝悌以為本其華已榮而實斯殞銘以藏之以昭其韞

皇從孫右屯衛大將軍武當侯墓誌銘

惟武當侯世宣吳懿王德昭之曾孫彰國軍節度使舒國公惟忠之孫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韓國公從藹之子母曰太寧郡君慕容氏惟侯生於富貴而不習為驕侈少好學喜購古書奇字遇人早恭事親孝悌累官至左題目屯衛大將軍嘉祐三年五月己卯以疾卒享年三十有六初娶天水縣君王氏再娶金城縣君張氏子男六人長曰令鐸左千牛衛將軍次曰令進令禱令愔皆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其二幼未名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河南永安縣以天水縣君祔焉銘曰

孝行之本謙德之恭壽胡不隆闕此幽宮

安陸侯夫人長樂郡君賈氏墓誌銘

夫人姓賈氏曾祖廷瓌累贈左神武大將軍祖官至四方館使昭州團練使父德滋前左班殿直夫人以選歸于安陸侯宗訥至和元年五月乙卯以疾卒享年三十有六權厝于薦嚴佛寺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祔安陸侯以葬銘曰

配德惟諧卜藏斯吉其固其安于此室

雍國太夫人馮氏墓誌銘

雍國太夫人馮氏者皇兄右千牛衛大將軍贈永清軍節度觀察留後臨汝侯惟和之夫人襄州觀察使襄陽侯從誨寧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宣城公從審之母曾祖暉靜難軍節度使衛王祖繼業定國軍節度使贈中書令父訥西上閤門使馮氏自衛王仍世守西邊有功載國史夫人生將家孝謹柔明動不踰禮以世族選為臨汝侯諸本有公字之配居十有二年而臨汝侯卒夫人居喪哀毀真宗嘉其行特封譚國夫人以褒寵之夫人益自勵衣服飲食務為儉薄居處嚴潔未嘗下堂雖家人亦罕得見喜誦浮屠書皇祐五年正月癸亥以疾卒享年六十有七追封雍國太

夫人子男二人從誨從審也女五人長適東頭供奉官宋宗顏次早亡次以疾廢為比丘尼次適供備庫

使姚宗望次適西頭供奉官宋從政孫男十一人世

遠世儀皆大將軍世英世堅世及世開世卿世肱皆

衛將軍世楫世總世仍皆太子率府率重孫九人令

醜令晃一作晃皆率府率令戈令甲令績一作績令課令

淳令收令僉皆副率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合葬于

臨汝侯之墓銘曰

世高勳選賢配進國爵褒行懿加大名由子貴壽考

隆銘不墜

東萊侯夫人平原郡夫人米氏墓誌銘

皇從姪故萊州防禦使東萊侯從恪之夫人曰平原郡夫人米氏贈太子太師承德之曾孫橫海軍節度使信之孫內殿崇班閤門祇候繼豐之女夫人年十七選配東萊侯累封平陽郡君子男六人長曰世安贈左一作驍衛大將軍次曰世融贈博州防禦使追封博平侯次曰世昌右屯衛大將軍次曰世規右監門衛將軍次曰世猷太子右監門率府率早亡次曰世衡贈左武衛大將軍女三人長適左侍禁劉希正次適內殿承制王說次適右侍禁陳宗誨孫男十二

人皆諸衛將軍夫人將家子有賢行東萊之亡諸孤尚幼夫人治家訓子皆有法皇祐元年二月癸酉以疾卒享年五十有一追封平原郡夫人權厝于奉先佛寺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合葬于東萊侯之墓銘曰

門以勲高配以賢求撫孤教善內德以優永揚其懿以闕諸幽

韓國公夫人太寧郡君慕容氏墓誌銘

夫人姓慕容氏贈太保章之曾孫贈中書令河南郡王延釗之孫太子率府率德正之女河南王有功於國為時名臣夫人以賢女選為韓國公從藹之配韓公彰化軍節度使舒公之子事其親以孝而夫人承其夫以順事其舅姑以禮下其妾媵以仁撫其子無嫡庶以均故其內外宗姻莫不稱其能封太寧郡君至和元年正月戊寅以疾卒享年五十有六子男十人長曰世豐贈右驍衛大將軍次曰世宣贈均州防禦使次曰世準世雄世本世綱皆諸衛將軍次曰世岳世峽世庸一作皆太子率府副率女三人長適高允懷次適張承訓次適鄭偃皆右侍禁餘皆幼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舉夫人之喪合葬于韓公之墓銘

曰承夫以順為婦以勤速下以恩愛子以均以成厥家以播其芬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李氏墓誌銘

惟右監門衛將軍世堅之配曰李氏天雄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侍中贈中書令隴西郡王繼勳之曾孫崇儀副使守微之孫東頭供奉官爵舉之女惟李氏世為將家功在國史餘烈遺德是生賢女夫人年十有五以選配世堅惟孝與順以事其親以佐其夫惟禮與義以正其躬以全其節歸于世堅也凡若干年而世堅卒無子夫人自誓不嫁宗族敦迫其守益堅凡七年當皇祐五年六月庚辰以疾卒于寢享年二十有三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合葬于世堅之墓銘曰婦德之休惟先順柔及其大節有不可奪刻銘幽陰以永芳烈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金堂縣君錢氏墓誌銘

夫人姓錢氏餘杭人也曾祖吳越忠懿王俶祖衛州防禦使惟渲父文思副使象與錢氏自五代以來尊中國效臣順世稱其忠子孫蕃昌至今不衰夫人生

於盛族孝謹勤儉性巧慧喜字青年十有四以選為右監門衛將軍世準之配封金堂縣君嘉祐二年九月庚子以疾卒享年二十有八子男二人令釋令烜皆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早亡女三人皆尚幼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永安之原銘曰

令唐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早卒次未名卒次令祈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夫人為人孝謹節儉喜誦浮圖書至和元年八月戊戌以疾卒享年十有九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永安之原銘曰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武昌縣君郭氏墓誌銘

右也衛將軍夫人永安縣君慕容氏墓誌銘

夫人姓郭氏曾祖恕右千牛衛將軍祖遵式洛苑使父昭晦一作左侍禁夫人聰明孝謹能讀書史善書畫喜浮圖之說以選歸于皇從孫右監門衛將軍世覃封武昌縣君子男四人長曰令辟太子右內率府副率餘皆幼未賜名夫人以嘉祐二年十一月丁亥以疾卒享年三十有三權厝于奉先佛寺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永安之原銘曰

永安縣君慕容氏者皇從孫贈右也衛大將軍仲審之配也曾祖隱贈左千牛衛大將軍祖興號州團練使父守恩左班殿直年十七選為也衛之配有子二人長曰士潔太子右監門衛率府率早卒次士讓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女一人尚幼夫人以嘉祐三年三月丙戌以疾卒享年二十有五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合葬于仲審之墓銘曰

行之修學以明德施於內銘告諸冥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周氏墓誌銘并序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東陽縣君鄭氏墓誌銘夫人姓鄭氏曾祖誠贈定國軍節度使祖崇勳贈左也衛將軍父從範內殿崇班夫人以選歸于皇從孫右監門衛將軍世智封東陽縣君生子男三人長曰

皇從孫右監門衛將軍世哲之夫人曰永安縣君周氏曾祖景左領軍衛上將軍累贈尚書令祖瑩天平軍節度使宣徽南院使父普西滌院使夫人以慶曆五年選為監門之配勤孝柔仁克有婦道生一男曰太子右內率府率令僊女三人皆幼夫人以嘉祐二

年二月庚午以疾卒享年二十有九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河南永安之原銘曰

山川既佳日月惟吉惟永其安其藏其密

居士集卷第三十七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皇從姪遂國公墓銘 諸皇子疑

曾氏墓銘 祖官至開其名

慕容氏墓銘 子男十人 今止書九人世庸注一作世庸恐在十人之數

國朝故事宗室宗婦初亡皆權橫京城之僧寺遇葬尊屬乃啓殯從行嘉祐五年十月三十日葬皇兄濮安懿王以向傳式為護葬使於是分命近屬宗懿隨護三祖下宗室宗婦同時附于西京及汝州路例差翰林學士分撰誌銘此卷合附內制集今從其舊不敢易

居士集卷第三十八

歐陽文忠公集三十八

行狀二首

尚書戶部侍郎贈兵部尚書蔡公行狀

公諱齊字子思其先洛陽人皇祖以下始著籍於膠東公幼依外舅劉氏能自力為學初作詩已有動人語今相國李公見之大驚謂公之皇考曰兒有大志且善視之州舉進士第一以書薦其里人史防而居其次祥符八年真宗皇帝采賈誼置器之說試禮部所奏士讀至公賦有安天下意歎曰此宰相器也凡貢士當賜第者考定必召其高第數人並見又叅擇其材質可者然後賜第一及公召見衣冠偉然進對有法天子為無能過者亟以第一賜之初拜將仕郎將作監丞通判兗州太守諸原本王臻治政嚴急喜以察盡一作為明公務為裁損濟之以寬獄訟為之不寬逾年通判維州民有告某氏刻偽稅印為姦利者已逾十年蹤跡連蔓至數百人公歎曰盡利於民民無逃此所謂法出而姦生者邪是為政者之過也為緩其獄得減死者十餘人餘皆釋而不問維人皆曰公德於我使我自新為善人由是風化大行天禧二年還京師當召試時大臣有用事者意不悅公居

數月不得召久而天子記其姓名趣使召試拜著作
佐郎直集賢院階再加爲宣德郎勳騎都尉主判三
司開圻司賜緋衣銀魚遷右正言階朝奉郎勳上騎
都尉今天子即位遷右司諫真宗新弃天下天子諒
陰不言丁晉公用事專權欲邀致公許以知制誥公
拒不往益堅已而寇萊公王文康公皆以不附已連
黜公歸歎曰吾受先帝之知而至於此豈宜爲權臣
所脅得罪非吾懼也既而晉公敗士嘗爲其用者皆
恐懼獨公終無所屈未幾同修起居注又拜尚書禮
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判流內銓賜服金紫改
三司戶部度支二副使轉勳輕車都尉借給事中奉
使契丹天聖八年拜起居舍人知制誥同知審官院
會靈宮判官充翰林學士加侍讀學士賜爵汝南縣
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太后修景德寺成詔公爲記而
宦者羅崇勳主管寺事使人陰謂公曰善爲記當得
叅知政事公故遲之頗久使者數趣終不以進崇勳
怒讒之太后遷禮部郎中改龍圖閣直學士出爲西
京留守是時魯肅簡公方叅知此字無政事爭之太后
前卒不能留以親便求改密州遭歲旱除其公田之
租數千石謂本作頃又請悉除京東民租弛其鹽禁

使民得賈海易食以救其飢東人至今賴之皆曰使
吾人百萬口活而不飢者蔡公也徙南京留守進爵
侯增邑戶五百爲一千階朝散大夫召還拜右諫議
大夫權御史中丞判吏部流內銓遷給事中勳護軍
增邑五百爲千五百戶莊獻明肅皇太后崩議尊楊
太妃爲太后垂簾聽政議決召百官賀公曰天子明
聖奉太后十餘年今始躬親萬事以慰天下之心豈
宜女后相繼稱制且自古無有固止不追班太妃卒
不預政止稱太后於宮中復爲龍圖閣直學士權三
司使京師有指荆王爲飛語者內侍省得三司小吏
鞠之連及數百人以上聞之大怒詔公窮治迹其所來
無端而上督責愈急有司不知所爲京師爲之恐動
公以謂繆妄之說起於小人不足窮治且無以慰安
荆王危疑之心奏疏論之一夕三上上大悟乃可其
奏止咎數人而已中外之情乃安拜樞密副使進爵
公增邑戶五百爲二千南海蠻酋虐其部人部人款
宜州自歸者八百餘人議者以爲叛蠻不可納宜還
其部公獨以爲蠻去殘酷而歸有德且以求生宜內
之荆湖賜以間田使自營今縱却之必不復還其
部苟散入山谷當爲後患爭之不能得其後數年

蠻果爲亂殺將吏十餘人且桂以西皆警朝廷頗以爲憂景祐元年遷禮部侍郎叅知政事二年賜號推忠佐理功臣進階正奉大夫勲柱國郭皇后廢京師富人陳氏女有色選入宮爲后公爭之以爲不可自辰至已辨論不已上意稍悟遂還其家河決橫攏改而北流議者以爲當塞公曰水性下而河北地卑順其所趣以導之可無澶滑壅潰之患而具博數州得在河南於國家便但理堤護魏州而已從之澶滑果無患契丹祭天於幽州以兵屯界上界上驚搃議者欲發大軍以備邊公獨料其必不動後卒無事公在大位臨事不回無所牽畏而恭謹謙退未嘗自伐天下推之爲正人搢紳之士倚以爲朝廷重三年頻表一有解職不許明年遂罷以戶部侍郎歸班改賜推誠保德功臣勲上柱國久之出知潁州寶元二年四月四日以疾卒于官公在潁州聞西方用兵惻然有憂國心自以待罪外邦不得盡其所懷使其弟稟言西事甚詳公之卒故吏朱宋至潁頽之吏民見宋有號泣拜有於馬前指公嘗所更歷施爲曰此公之迹也其爲政有仁恩所至如此平生喜薦士一有所如楊偕郭勸劉隨龐籍段少連比比爲當世名臣公爲

人神色明秀須眉如畫精學博聞寬大沈默一言之出終身可復其莅官行已出處始終之大節可考不誣如此謹按贈兵部尚書於令爲三品其法當謹敢告有司謹狀

司封貢外郎許公行狀

君諱遜字景山世家歙州少仕僞唐爲監察御史李氏國除以族北遷獻其文若干篇得召試爲汲縣尉冠氏主簿凡主簿二歲絲民七百人詣京師願得君爲令遷秘書省校書郎知縣事數上書論北邊事是時趙普爲相四方奏疏不可其意者悉投二甕中甕滿輒出而焚之未嘗有所肯可獨稱君爲能曰其言與我多合又二歲徙江華令未行轉運使樊知古薦其材拜太僕寺丞磨勘錢帛糧草監永城和糴知海陵監三歲用鹽最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監泗州排岸司遷贊善大夫監永興軍權貨務遷太常丞知鼎州州雜蠻蠻喜以攻劫爲生少年百餘人私自署爲名號常伺夜出掠居人居人惡之莫敢指君至而歎曰夫政民之庇也威不先去其惡則惠亦不能及人君政既行盜皆亡入他境約君去乃還遷國子博士奉使兩浙江南言茶鹽利害省州縣之役皆稱旨

出知興元府大修山河堰堰水舊溉民田四萬餘頃世傳漢蕭何所爲君行壞堰顧其屬曰鄭侯方佐漢取天下乃暇爲此以觀其農古之聖賢有以利人無不爲也今吾豈宜憚一時之勞而廢古人萬世之利乃率工徒躬治木石石墜傷其左足君益不懈堰成歲穀大豐得嘉禾十二莖以獻遷尚書主客員外郎京西轉運使徙荆湖南路荆湖南接谿洞諸蠻歲出爲州縣患君曰鳥獸可馴况蠻亦人乎乃召其酋豪諭以禍福諸蠻皆以君言爲可信訖三歲不以蠻事聞朝廷君罷來朝真宗面稱其能會有司言荆南久不治真宗拜君度支員外郎知府事荆南鈐轄北路兵馬於荆湖爲大府故常用重人至君特選以材用員外郎自君而始明年遷司封員外郎賜金紫徙知揚州州居南方之會世之仕宦於南與其死而無歸者皆寓其家于揚州故其子弟雜居民間往往倚權貴恃法得贖出入里巷爲不法至或破亡其家君捕其甚者笞之曰此非吏法乃吾代汝父兄教也子弟羞媿自悔稍就學問爲善人風俗大化歲滿在道得疾卒于高郵君少孤事其母兄以孝謹聞常戒其妻事嫂如姑而未嘗敢先其兄食衣雖弊兄不易衣不

敢易初違命侯遣其弟朝京師君之故友全一作金惟岳當從以其家屬託君惟岳果留不返君善撫其家爲嫁其女數人李氏國亡君載其家北歸京師以還惟岳歷官四十年不問家事好學尤喜孫吳兵法初在僞唐數上書言事得校書郎遂遷御史王師圍金陵李氏大將李雄擁兵數萬留上江陰持兩端李氏患之以謂非君不能召雄君走上江以語動雄雄即聽命已而李氏以蠟書止雄於溧水君曰此非柙兵之地留之必敗乃戒雄曰兵來慎無動待我一夕吾當入白可與公兵俱入城君去王師挑之雄輒出戰果敗死君至收其餘卒千人而去君少慷慨卒能自立於時其孝謹聞於其族其信義著於其友其材能稱於其官是皆可書以傳謹狀

居士集卷第三十八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詩

已有一作能

許公行狀全惟岳全忠本

居士集卷第三十九 歐陽文忠公集三十九

記十首

泗州先春亭記

景祐二年秋清河張侯以殿中丞來守泗上既至問民之所素病而治其尤暴者曰暴莫大於淮越明年春作城之外堤因其舊而廣之度為萬有九千一百尺用人之力八萬五千泗之民曰此吾利也而大役焉然人力出於州兵而石出乎南山作大役而民不知是為政者之私我也不出一力而享大利不可相與出米一千三百石以食役者堤成高三十三尺土實石堅捍暴備災可久而不壞既曰泗四達之州也賓客之至者有禮於是因前蔣侯堂之亭新之為勞餞之所曰思邵亭且推其美於前人而志邦人之思也又曰泗天下之水會也歲漕必廩於此於是治常豐倉西門二夾室一以視出納曰某亭一以為舟者之寓舍曰通漕亭然後曰吾亦有所休勞三字乎乃築州署之東城上為先春亭以臨淮水而望西山是歲秋予貶夷陵過泗上於是知張侯之善為政也昔周單子聘楚而過陳見其道穢而川澤不陂梁客至不授館羈旅無所寓遂知其必亡蓋城郭道路旅舍

寄寓皆三代為政之法而周官尤謹著之以為禦備
今張侯之作也先民之備災而及于賓客往來然後
思自休焉故曰知為政也先時歲大水州幾溺前司
封負外郎張侯夏守是州築堤以禦之今所謂因其
舊者是也是役也堤為大故予記其大者詳焉

夷陵縣至喜堂記

峽州治夷陵地濱大江雖此字無有椒漆紙以道商賈
而民俗儉陋常自足無所仰於四方販夫所售不過
鱸魚腐鮑民所嗜而已富商大賈皆無為而至地僻
而貧故夷陵為下縣而峽為小州州居無郭郭通衢
不能容車馬市無百貨之列而鮑魚之肆不可入雖
邦君之過市必常下乘掩鼻以疾趨而民之列處窳
廩匿井無異位一室之間上父子而下畜豕其覆皆
用一作茅竹故歲常火災而俗信鬼神其相傳曰作
此字無瓦屋者不利夷陵者楚之西境昔春秋書荆以
狄之而詩人亦曰蠻荆豈其陋俗自古然歟景祐二
年尚書駕部員外郎朱公治是州始樹木增城珊甃
南北之街作市門市區又教民為瓦屋別窳廩異人
畜以變其俗既又命夷陵人劉光喬治其縣起勅書
樓飾廳事新吏舍三年夏縣功畢某有罪來是邦朱

公於某有舊且哀其以罪而來為至縣舍擇其廳事
之東以作斯堂度為疏潔高明而日居之以休其心
堂成又與賓客借至而落之夫罪戾之人宜棄惡地
處窮險使其憔悴憂思而知自悔咎今乃賴朱公而
得善地以偷宴安頽然使忘其有罪之憂是皆異其
所以來之意然夷陵之僻陸走荆門襄陽至京師二
十有八驛水道大江絕淮抵汴東水門五千五百有
九十里故為吏者多不欲遠來而居者往往不得代
至歲滿或自罷去然不知夷陵風俗朴野少盜爭作
事並而令之日食有稻與魚又有橘柚茶筍四時之
味江山美秀而邑居繕完無不可愛是非惟有罪者
之可以忘其憂而凡為吏者莫不始來而不樂既至
而後喜也作至喜堂記藏其壁夫令雖卑而有土與
民且志其風俗變化之善惡使後來者有考焉爾作
使後來有考
其歲月云爾

峽州至喜亭記

蜀於五代為僭國以險為虞以富自足舟車之迹不
通乎中國者五十有九年宋受天命一海內四方次
第平太祖改元之三年始平蜀然後蜀之絲枲織文
之富衣被於天下而貢輸商旅之往來者陸輦秦鳳

水道岷江不絕于萬里之外岷江之來合蜀眾水出
 三峽為荆江傾折回直捍怒鬪激束之為湍觸之為
 旋順流之舟頃刻數百里不及顧視一失毫釐與崖
 石遇則糜潰漂沒不見蹤迹故凡西一有蜀之可以充
 內府供京師而移用乎諸州者皆陸出而其羨餘不
 急之物乃下于江若棄之然其為險且不測如此夷
 陵為州當峽口江出峽始漫為平流故舟人至此者
 必瀝酒再拜相賀以為更生尚書虞部郎中朱公每
 治是州之三月作至喜亭于江津以為舟者之停留
 也且誌夫天下之大險至此而始平夷以為行人之
 喜幸夷陵固為下州廩與俸皆薄而僻且遠雖有善
 政不足為名譽以資進取朱公能不以陋而安之其
 心又喜夫人之去憂患而就樂易詩所謂愷悌君子
 者矣自公之來歲數大豐因民之餘然後有作惠于
 往來以館以勞動不違時而人有賴是皆宜書故凡
 公之佐吏因相與謀而屬筆於脩焉

御書閣記

醴陵縣東二十里有官曰登真其前有山世傳仙人
 王喬鍊藥於此唐開元間神仙道家之說興天子為
 書六大字賜而揭焉太宗皇帝時詔求天下前世名

山異迹而尤好書法聞登真有開元時所賜字甚奇
 乃取至京師閱焉已而還之又賜御書飛帛字使藏
 焉其後登真大火獨飛帛書存康定元年道士鼓知
 一探其私笈一作以市工材悉復官之舊建樓若干
 尺以藏賜書予之故人處士任君為予言其事來乞
 文以志凡十餘請而不懈予所領職方悉掌天下圖
 書考圖驗之醴陵老佛之居凡八十而所謂登真者
 其說皆然乃為之記夫老與佛之學皆行於世久矣
 為其徒者常相訾病若不相容於世二家之說皆見
 斥於吾儒宜其合勢并力以為拒守而乃反自相攻
 惟恐不能相弱者何哉豈其死生性命所持之說相
 盤而然邪故其代為興衰各繫於時之好惡雖善辯
 者不能合二說而一之至其好大宮室以矜世人則
 其為事同焉然而佛能藉人情而鼓以禍福人之趣
 者常眾而熾老氏獨好言清淨遠去靈仙飛化之術
 其事冥深不可質究則其為此無常以淡泊無為為
 務故凡佛氏之動搖興作為力甚易而道家非遭人
 主之好尚不能獨興其間能自力而不廢者豈不賢
 於其徒者哉知一是已慶曆二年八月八日廬陵歐

陽脩記

畫舫齋記

予至滑之三月即其署東偏之室治為燕私之居而名曰畫舫齋齋廣一室其深七室以戶相通凡入予室者如入乎舟中其温室之奧則穴其上以為明其虛室之踈以達則欄檻其兩旁以為坐立之倚凡偃休於吾齋者又如偃休乎舟中山石皆萃佳花美木之植列於兩簷之外又似汎乎中流而左山右林之相映皆可愛者故因以舟名焉周易之象至於履險蹈難必曰涉川蓋舟之為物所以濟險難而非安居之用也今予治齋於署以為燕安而反以舟名之豈不戾哉矧予又嘗以罪謫走江湖間自汴絕淮浮于大江至于巴峽轉而以入于漢沔計其水行幾萬餘里其羈窮不幸而卒遭風波之恐往往二字一作或一叫號神明以脫須臾之命者數矣當其恐時顧視前後凡舟之人非為商賈則必仕宦因竊自歎以謂非冒利與不得已者孰肯至是哉賴天之惠全活其生今得除去宿負列官于朝以來是州二字無此飽廩食而安署居追一作思曩時山川所歷舟楫之危蛟龍白蟹一有字之出沒波濤之洶欲宜其寢驚而夢愕而乃忘其險阻猶以舟名其齋豈真樂於舟居者邪然予聞古

之人有逃世遠去江湖之上終身而不肯反者其必有所樂也苟非冒利於險有罪而不得已使順風恬波傲然二字無此枕席之上一日而此字無千里則舟之行豈不樂哉一作誠顧予誠有所未暇而此八字一多制尤舫者宴嬉之舟也姑以名予齋矣曰不宜予友蔡君謨善大書頗怪偉將乞其大字以題於楹懼其疑予之所以名齋者故具以云又因以此無字置于壁
壬午十二月十二日書

王彥章畫像記

太師王公諱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事梁為宣義軍節度使以身死國葬於鄆州之管城晉天福二年始贈太師公在梁以智勇間梁晉之爭數百戰其為勇將多矣而晉人獨畏彥章自乾化後常與晉戰屢困莊宗於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趙巖等用事梁之大臣老将多以讒不見信用一作皆怒而有忿心而梁亦盡失河北事勢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必不少屈懈志雖不就卒死以忠公既死而梁亦亡矣悲夫五代終始纔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國而八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時能不汗其身得全其節者鮮矣公本武人不知書其語質平生嘗謂人曰

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蓋其義勇忠信出於天性而然
 子於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至於公傳未嘗不
 感憤歎息惜乎舊史殘略不能備公之事康定元年
 予以節度判官來此求於滑人得公之孫睿所錄家
 傳頗多於舊史其記德勝之戰尤詳又言敬翔怒末
 帝不肯用公欲自經於帝前公因用笏畫山川為御
 史彈而見廢又言公五子其二同公死節此皆舊史
 無之又云公在滑以讒自歸於京師而史云召之是
 時梁兵盡屬段凝京師羸兵不滿數千公得保鑾五
 百人之鄆州以力寡敗於中都而史云將五千以往
 者亦皆非也公之攻德勝也初受命於帝前期以三
 日破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
 時莊宗在魏聞公復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馳馬來救
 已不及矣莊宗之善料公之善此一無出奇何其神哉
 今國家罷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反敗軍殺將連四五
 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決予嘗獨持用奇取勝之議
 而歎邊將屢失其機時人聞予說者或笑以為狂或
 忽若不聞雖予亦惑不能自信及讀公家傳至於德
 勝之捷乃知古之名將必出於奇然後能勝然非審
 於為計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

之所為非拘牽常筭之士可到也每讀其傳未嘗不
 想見其人後二年予復來通判州事歲之正月過俗
 所謂鐵槍寺者又得公畫像而拜焉歲久磨滅隱隱
 可見亟命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真也公
 尤有善用槍當時號王鐵槍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猶
 以名其寺童兒牧豎皆知王鐵槍之為良將也一槍
 之勇同時豈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
 歟盡已百餘年矣完之復可百年然公之不泯者不
 繫乎畫之存不存作仁碎一也而予尤區區如此者蓋
 其希慕之至焉耳讀其書尚想乎其人況得拜其像
 識其面目不忍見其壞也畫既完因書予所得者于
 後而歸其人使藏之焉字一有

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為摯故
 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
 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略也故
 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編舉於四
 時獨春秋行事而已記曰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
 謂凡有國各自祭其先聖先師若唐虞之夔伯夷周
 之周公魯之孔子其國之無焉者則必合於鄰國而

祭之然自孔子沒後之學者莫不宗焉故天下皆尊以為先聖而後世無以易學校廢久矣學者莫知所師一補又取孔子門人之高第曰顏回者而配焉以為先師隋唐之際天下州縣皆立學置學官生員而釋奠之禮遂以著令其後州縣學廢而釋奠之禮吏以其著令故得不廢學廢矣無所從祭則皆廟而祭之荀卿子曰仲尼聖人之不得勢者也然使其得勢則為堯舜矣不幸無時而沒特以學者之故事弟子春秋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徒見官為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為夫子之尊由此為盛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沒有所享以為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祭之禮以迎尸酌聖為盛釋奠薦饌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略者其事有樂舞投器之禮今又廢則於其略者又不備焉然古之所謂吉凶鄉射賓燕之禮民得而見焉者今皆廢失而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雨雷師之祭民猶得以識先王之禮器焉其牲酒器幣之數升降俯仰之節吏又多不能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而色不莊使民無所瞻仰見者怠焉因以為古禮不足復用可勝歎哉一無此大宋之興於今八十年天下無事方修

禮樂崇一作儒術以文太平之功以謂王爵未足以尊夫子又加至聖之號以褒崇之講正其禮下於州縣而吏或不能論上一有之意凡有司簿書之所不責者謂之不急非師古好學者莫肯盡心焉穀城令狄君粟為其邑未逾時修文宣王廟易於縣之左大其正位為學舍於其旁藏九經書率其邑之子弟興於學然後一作考制度圖記為俎豆蓮蓬樽爵簋盞凡若干一作凡以與其邑人行事之一本大宋之興至此不急一段載于此下穀城縣政久廢狄君居之朞月稱治又能載國典修禮興學急其有司所不責者認認然惟恐不及可謂有志之士矣

吉州學記

慶曆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坐而書以對八人者皆震恐失位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所欲為則天下幸甚於是詔書屢下勸農桑責吏課舉賢才其明年三月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負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嗚呼盛矣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此三代

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宋興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豈非盛美之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歟是以詔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後為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寬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以為學舍事方上請而詔已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

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二千工而人不以為勞其良

材堅覺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為多學有堂庭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

亭嚴嚴翼翼壯偉閎耀而人不以為侈既成而來學

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于吉而此字無濫官于朝廷字進不能贊揚明天子之盛美退不得與諸生揖讓

乎其中然予聞教學之法本於人性靡揉遷革使趨於善其勉於人者勤其入於人者漸善教者以不倦

之意須遲久之功至於禮讓興行而此字無風俗純美然後為學之成今州縣之吏不得久其職而躬親於

教化也故李侯之績及於學之立而不及待其成惟後之人毋廢慢天子之詔而殆息一作以中止幸予他

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

明秀而可為公卿問於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於其里而長幼相孝慈於其家行於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耆老席于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于石而立諸其廡以俟

豐樂亭記

脩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

州一作城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

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潄然而仰此字無出俯仰左

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為亭而興滁人

往遊一作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

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

滁脩嘗考其山川按一作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風執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

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
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
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
之功德休養生息一作養體涵煦百年之深也脩之來
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閑既得斯泉于
山谷之間乃此字無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擬
幽芳而蔭喬木風霜水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一作美
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
也因為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
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
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慶曆丙戌六月
日右正言知制誥知滁州軍州事歐陽脩記

醉翁亭記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
秀者琅邪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于
兩峯之間者讓泉也峯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
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曰此字無智僊也名之
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輒醉而
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
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

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曠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
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清
一作澗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
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於負者歌于塗行者
休于樹前者呼後者應僂僂提攜往來而不絕者滁
人遊也臨谿而漁谿深而魚肥醴泉為酒泉香而酒
洌一作泉洌而酒香洌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
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奕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
誼譁者眾賓懼也蒼顏白髮頽然乎其間者太守醉
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
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
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時有
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
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脩也

居士集卷第三十九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御書閣記醴陵縣東有宮曰登真朝佐按長沙志
登真觀名非宮也公父名觀故其功德觀亦曰西
陽宮蓋避諱易之三十四卷胡文恭公墓誌醴泉
觀使為宮使亦以此

至喜亭記始平蜀石本無于萬里于石本合蜀眾水

出三峽為荆江宋文粹云合蜀眾水歷三峽捍作捍
舟人至此一作舟人更生石本此字下有之停留也

石本無權之地師誌石本喜幸石本此字固為下州石本無
固為一作固康與俸一作守朱公能一作朱獨愷悌石本作

數大豐一作登以舟名之一作著

穀城縣夫子廟記大宋之興一作興太平之功一無之

為其邑一作其有志之士矣此下一有實元元年人

吉州學記西北石本作知州事石本此字下有人

以為多石本無人字下句世家于吉于石本其入
其石本者漸下有故字長幼石本作
豐樂亭記欲求一無之所一作道其此上有而字以與民
共樂一作而

醉翁亭記宴酣一作

此卷峽州至喜亭記穀城夫子廟記再以慶曆四
年宋文粹本校之尚有不同又吉州學記以校承
平時聞本往往異辭疑是初稟先已傳布今錄全
篇附外集十三卷之後使學者有考焉

記八首

菱谿石記

菱谿之石有六其四為人取去其一差小而尤奇亦
 藏民家其最大者偃然僵卧於谿側以其難徙故得
 獨存每歲寒霜落水涸而石出谿傍人見其可怪往
 往祀以為神菱谿按圖與經皆不載唐會昌中刺史
 李濟為荇谿記云水出求陽嶺西經皇一作道山下
 以地求之今無所謂荇谿者詢於滁州人曰此谿是
 也揚行密有一作淮南淮人為諱其嫌名以荇為菱
 理或然也谿傍若有遺址云故將劉金之宅石即劉
 氏之物也金偽一作吳時貴將與行密俱起合肥號
 三十六英雄金其一也金本武夫悍一作卒而乃能
 知愛賞奇異為兒女子之一作好豈非遭逢亂世功
 成志得驕於富貴之佚欲而然邪想其陂池臺榭奇
 木異草與此石稱亦一時之盛哉今劉氏之後散為
 編民一作尚有居谿旁者予感夫人物之廢興此一無
 惜其可愛而反有棄也乃以三牛曳置幽谷又索其
 小者得於白塔民朱氏遂立于亭之南北亭負城而
 近以為滁人歲時嬉遊之好夫物之奇者弃沒於幽

遠則可惜置之耳目則愛者不免取之而去嗟夫劉
 金者雖不足道然亦可謂雄勇一作之士其平生志
 意豈不偉哉及其後世荒堙零落至於子孫泯沒而
 無聞況欲長有此石乎用此二字無此可為富貴者之
 戒而好奇之士聞此石者一作而末可以一賞而足何
 必取而去也哉

海陵許氏南園一作亭記

高陽許君子春治其海陵郊居之南為小園作某亭
 某堂于其間許君為江浙荆淮制置發運使其
 所領六路七十六州之廣凡賦斂之多少山川之遠
 近舟楫之往來均節轉徙視江湖數千里之外如運
 諸其此一無字掌能使人樂為而事集當國家用兵之後
 脩前人久廢之職補京師匱乏之供為之六年厥績
 大著自國子博士遷主客員外郎由判官為副使夫
 理繁而得其要則簡簡則易行而不違惟簡與易然
 後其力不勞而有餘夫以制置七十六州之有餘治
 數畝之地為園誠不足施其智而於君之事亦不足
 書君之美眾矣予特書其一節可以示海陵之人者
 君本歙人世有孝德其先君司封喪其父母事其兄
 如父戒其妻事其嫂如姑衣雖弊兄未易衣不敢易

食雖具兄未食不敢先食司封之亡一子當得官其
 兄弟相讓久之諸兄卒以讓君君今遂顯于朝以大
 其門君撫兄弟諸子猶已子歲當上計京師而弟之
 子病君留不忍去其子亦不忍捨君而留遂以俱行
 君素清貧罄其家貲走四方以求醫而藥必親調食
 飲必親視至其矢溲亦親候其時節顏色所下疾一作
 如可理則喜或變動逆節則憂戚之色不自勝其子
 卒君哭泣悲哀行路之人皆嗟歎嗚呼子見許氏孝
 悌一作著于三四世矣凡海陵之人過其園者望
 其竹樹登一作觀其臺榭思其宗族少長相從愉愉而
 樂於此也愛其人化其善自一家而形一鄉由一鄉
 而推之無遠一作近使許氏之子孫世久而一無此字愈
 篤則一作焉不獨化及其人將見其園間之草木有駢
 枝而連理也禽鳥之翔集于其間者不爭巢而棲不
 擇子而哺也嗚呼事患不為與夫怠而止爾惟力行
 而不怠以止然後知予言之可信也慶曆八年十二
 月二十七日廬陵歐陽脩記

真州東園記

真為州當東南之水會故為江淮兩浙荆湖發運使
 之治所龍圖閣直學士施君正臣侍御史許君子春

之為使也得監察御史裏行馬君仲塗為其判官三
 人者樂其相得之懽而因其暇日得州之監軍廢營
 以作東園而日往遊焉歲秋八月子春以其職事走
 京師圖其所謂東園者來以示予曰園之廣百畝而
 流水橫其前清池浸其右高臺起其一作起而北臺吾望
 以拂雲之亭池吾俯以澄虛之閣水吾泛以畫舫之
 舟敞其中以為清讌之堂闢其後以為射賓之圃美
 渠芟荷之的歷幽蘭白芷之芬芳與夫佳花美木列
 植而交陰此前日之蒼煙白露而荆棘也高甍巨榭
 水光日景動搖而上下一作其寬闊深靚可以答遠
 響而生清風此前日之頽垣斷塹而荒墟一作墟也嘉
 時令節州人士女嘯歌而管絃此前日之晦冥風雨
 鼙鼓鳥獸之嗥音也吾於是信有力焉凡圖之所載
 蓋其一二之略也若迺升于高以望江山之遠近嬉
 于水而逐魚鳥之浮沈其物象意趣登臨之樂覽者
 各自得焉凡工之所不能盡者吾亦不能言也其為
 我書其大槩焉又曰真天下之衝也四方之賓客往
 來者吾與之共樂于此豈獨私吾三人者哉然而一作
 其池臺日益以新草樹日益以茂四方之士無日而
 不來而吾三人者有時而皆去也豈不眷眷於是哉

不爲之記則後孰知其自吾三人者始也予以謂三君子之材賢足以相濟而又協于其職知所後先使上下給足而東南六路之人無辛苦愁怨之聲然後休其餘閑又與四方之賢士大夫共樂于此是皆可嘉也乃爲之書廬陵歐陽脩記

浮槎山水記

浮槎山在慎縣南三十五里或曰浮閣山五無此或曰浮巢二此無山其事出於浮圖老子之徒荒怪誕幻之說其上有泉自前世論水者皆弗道余嘗讀茶經愛陸羽善言水後得張又新水記載劉伯芻李季卿所列水次第以爲得之於羽然以茶經考之皆不合又新妄狂險譎之士其言難信頗疑非羽之說及得浮槎山水然後益以羽爲知水者浮槎與龍池山皆在廬州界中較其水味不及浮槎遠甚而又新所記以龍池爲第十浮槎之水弃而不錄以此知其所失多矣羽則不然其論曰山水上江次之井爲下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其言雖簡而於論水盡矣浮槎之水發自李侯嘉祐二年李侯以鎮東軍此無留後出守廬州因遊金陵登蔣山飲其水既又登浮槎至其山上有石池涓涓可愛蓋羽所謂乳泉漫流者

也飲之而甘乃考圖記問於故老得其事迹因以其水遺余於京師予報之曰李侯可謂賢矣夫窮天下之物無不得其欲者富貴者之樂也至於蔭長松藉豐草聽山溜之潺湲飲石泉之滴瀝此山林者之樂也而山林之士視天下之樂不一動其心或有欲於心顧力不可得而止者乃能退而獲樂於斯彼富貴者之能致物矣而其不可兼者惟山林之樂爾惟富貴者而不得兼然後貧賤之士有以自足而高世其不能兩得亦其理與勢之然歟今李侯生長富貴賦於耳目又知山林之爲樂至於攀緣上下幽隱窮絕人所不及者皆能得之其兼取於物者可謂多矣李侯折節好學喜交賢士敏於爲政所至有能名凡物不能自見而待人以彰者有矣其物未必可貴而因人以重者亦有矣故予爲志其事俾世知斯一作泉發自李侯始也三年二月二十有四日廬陵歐陽脩記

有美堂記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于杭於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蓋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以爲杭人之榮然公之甚

愛斯堂也雖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予誌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為之言曰夫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閑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夸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後放心於物外而此娛意於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為樂不得而兼也今夫所謂羅浮天台衡嶽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為東南奇偉秀絕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聚為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僭竊於亂世及聖宋受命海內為一金陵以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頽垣廢址荒煙野草過而覽者莫不為之躊躇而悽愴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効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樂又其俗習一作工巧邑屋華麗蓋十餘萬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舶出入於江濤浩渺煙雲杳靄之間可謂盛矣而臨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遊士為之賓

客故喜占形勝治亭一作臺榭相與極遊覽之娛然其於所取有得於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梅公清慎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四年八月丁亥廬陵歐陽偕記

相州畫錦堂記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間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旌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一作有而莫敢仰視五字此一介之士得志於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惟大丞相衛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為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

則高才大羸一作不足為公榮桓圭衮冕不足為公
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
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
豈止夸一時而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
節來治於相乃作畫錦之堂于後圃既又刻詩於石
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思離矜名譽為可薄蓋不以昔
人所夸者為榮而以為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為如
何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
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氣一作色
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
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弦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
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
之志有成而喜為天下道也於是乎書尚書吏部侍
郎叅知政事歐陽脩記

仁宗御飛白記

治平四年夏五月余將赴亳假道于汝陰因得閱書
於子履之室而雲章爛然輝映日月為之正冠肅容
再拜而後敢仰視蓋仁宗皇帝之御飛白一作也也曰
此寶文閣之所藏也胡為於子之室乎子履曰曩者
天子宴從臣於羣玉而賜以飛白余幸得與賜焉予

窮於世久矣少不悅於時人流離竄斥十有餘年而
得不老死江湖之上者蓋以遭時清明天子嚮學樂
育天下之材而不遺一介之賤一作善使得與羣賢並
遊於儒學之館而天下無事歲時豐登民物安樂天
子優游清閑不遜聲色方與羣臣從容於翰墨之娛
而余於斯時竊獲此賜非惟一介之臣之榮遇亦朝
廷一時之盛事也子其為我志之余曰仁宗之德澤
涵濡於萬物者四十餘年雖曰夫野老之無知猶能
悲歌思慕於壠畝之間而況儒臣學士得望清光蒙
恩寵登金門而上玉堂者乎於是相與泫然流涕而
書之夫玉韞石而珠藏網其光氣常見於外也故山
輝如白虹水變而五色者至寶之所在也今賜書之
藏于子室也吾知將有望氣者言榮光起而屬天者
必賜書之所在也一有歐文殿學士刑部尚書歐陽脩謹記

峴山亭記

史光祿修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
於荊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
元凱是已方晉與吳以兵爭常倚荊州以為重而二
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
世矣至於風流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

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一作而於尤深蓋元凱以其功一作而而叔子以其仁一作而二子所為雖不同然一作謂皆足以垂於不朽一作而頗疑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名者何哉傳言叔子嘗登茲山慨然語其屬以謂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已而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一石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為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山故有亭世傳以為叔子之所遊止也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熙寧元年余友人史君中輝以光祿卿來守襄陽明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既此字無周以回廊之壯又大其後軒使與亭相稱君知名當世所至有聲襄人安其政而樂從其遊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為一作光祿堂又欲紀其事于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于久遠君皆不能止也乃來以記屬於余余謂君知慕叔子之風而襲其遺迹則其為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為政於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書也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勢與夫草木雲煙

之香靄出沒於空曠有無之間而可以備詩人之登高寫雜駢之極目者宜其覽者自得之至於亭屢廢興或自有記或不必究其詳者一有皆不復道也一有熙寧三年十月二十有二日六一居士歐陽脩記

居士集卷第四十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菱窰石記

滁州人州一即劉一作

東園記

監軍石本一作一作笑渠一作整一作

浮槎山水記

浮閣山石本無一作問於石本無一作而不得魚一作

而之

有美堂記

又有一作

御飛白記

江湖之上四字上有於字

序七首

章望之字序

校書郎章君望之一作嘗此字無以其名望之一字無來請字曰願有所教使得以勉焉而自勗者予為之字曰表民而告之曰古之君子所以異乎衆人者言出而為民信事行而為世法其動作容貌皆可以表於民皆以表也故紘縱一統冕弁以為首容佩玉玦環以為行容衣裳黼黻設色以為身容手有手容足有足容揖讓登降獻酬俯仰莫不有容又見其寬柔溫厚剛嚴果毅之色以為仁義之容服其服載其車立乎朝廷而正君臣出入宗廟而臨大事儼然人皆望而畏之曰此吾民之所尊也非民之知尊君子而君子者能自修而尊者也然而行不充于內德不備於人雖盛其服文其容民不尊也一作民希名山大川一方之望也山川之岳瀆則字天下之望也故君子之賢於一鄉者一鄉之望也賢於一國者一國之望也名烈著于天下者天下之望也功德被于後世者萬世之望也孝慈友悌達于一鄉一作於古所謂鄉先生者一鄉之望也春秋之賢大夫若隨之季良鄭之

子產者一作春秋諸侯之大夫若一國之望也位于一居一作中而姦臣賊子不敢竊一作發于外如漢之大將軍出入將相朝廷以為輕重天下繫其一作危如唐之裴丞相此二字者天下之望也其人已沒一作死其事已久矣聞其名想其人若不可及者夔龍稷契是也其功可以及百世其道可以師百王雖有賢一作後聖莫敢過之謂其及者周孔是也此萬世之望而皆所以為民之表也傳曰其在一作賢者識其大者遠三字一者而一者此一者皆一者可一者自一者禱一者然修乎其外而燁然充乎其內以發乎一作文辭則又辯博一作宏肆而無涯一作是數者皆可以自擇而勉焉者也一無此三字是固此字無能識夫其遠大者矣雖子何一作信可以勗焉一作因其志廣其說一作之吉以塞請慶曆三年六月日序

釋秘演詩集序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

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為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淳屠_{作僧}一_字祕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懽然無所間曼卿隱於酒祕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為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_{作賦}歌吟笑吟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_{一作}游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祕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合因而歸曼卿已死祕演亦老病嗟_若夫二人者子乃見其盛衰則余亦將老矣夫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祕演之作以為雅健有詩人之意祕演狀貌雄傑其胸中浩然既習于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于世而懶不自惜已老眚其橐尚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祕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岷岬江濤洶涌甚可壯也遂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為叙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慶曆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廬陵歐陽脩序

釋惟儼文集序

惟儼姓魏氏杭州人少遊京師三_{一作}十餘年雖學于佛而通儒術喜為辭章與吾亡友曼卿交最善曼卿遇人無所擇必皆盡其忻歡惟儼非賢士不交有不可其意無貴賤一切閉拒絕去不少顧曼卿之兼愛惟儼之介所趣雖異而交合無所間曼卿嘗曰君子泛愛而親仁惟儼曰不然吾所以不交妄人故能得_{一作}辭天下士若賢不肖混則賢者安肯顧我哉以此一時賢士多從其遊居相國浮圖不出其戶十五年士嘗遊其室者禮之惟恐不至及去為公卿貴人未始一往予之然嘗竊怪平生所交皆當世賢傑未見有_{一作}卓卓著_{一作}見功業如古人可記者因謂世所稱賢材若不啻兵走萬里立功海外則當佐天子號令賞罰於明堂苟皆不用則絕寵辱遺世俗自高而不屈尚安能酣養於富貴而無為哉醉則_{一作}以此誦其坐人人亦復之以謂遺世自守古人之所易若奮身逢時欲必就功業此雖聖賢難之周孔所以窮達異也今子老於浮圖不見用於世而幸不踐窮亨之塗乃以古事之已然而責今人之必然邪雖然惟儼_{四字}作_{一作}儼字_{一作}儼字_{一作}儼字_{一作}儼字儼子退偃於一室天下之務當世之利病聽其言終日不厭惜其將老也已曼卿死惟儼亦買

地京城之東以謀其終乃斂平生所為文數百篇示
子曰曼卿之死既已表其墓願為我序其文然及我
之見也嗟夫惟儼既不用於世其材莫見一作於時
若考其筆墨馳騁文章贍逸之能可以見其志矣廬
陵歐陽永叔序

詩譜補云後序

歐陽子曰昔者聖人已沒六經之道幾熄於戰國而
焚棄於秦自漢已來收拾云逸發明遺義而正其說
繆得以粗備傳于一作於今者豈止有一人之力哉後
之學者因迹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
使徒抱焚餘殘脫之經依依於去聖千百年後不見
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果有能哉吾
未之信也然則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抵牾質
於聖人而悖理害經之甚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
必徒為異論以相訾也毛鄭於詩其學亦已博矣予
嘗依其箋傳考之於經而證以序譜惜其不合者頗
多蓋詩述商周自生民玄鳥上陳搜契下迄一作陳
靈公千五六百歲之間旁及列國君臣世次圖地山
川封域圖牒鳥獸草木魚蟲之名與其風俗善惡方
言訓故一作盛衰治亂美刺之由無所不載然則孰

能無失於其間哉予疑毛鄭之失既多然不敢輕為
改易者意其為說不止於箋傳而恨已一作恨不得盡
見二家之書未能徧通其旨夫不盡見其書而欲折
其是非猶不盡人之辭一作而欲斷其訟之曲直其
能果於自決乎其能使之必服乎世言鄭氏詩譜最
詳求之久矣不可得雖崇文總目以書所藏亦無之
慶曆四年奉使河東至于絳州偶得焉其文有注而
不見名氏然首尾殘缺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之
其國譜旁行尤易為訛舛悉皆顛倒錯亂不可復考
凡詩雅頌兼列商魯其正變之風十有四國而其次
比莫詳其義惟封國變風之先後不可以不知周召
王幽同出於周邶鄘并於衛檜魏無世家其可考者
陳齊衛晉曹鄭秦此封國之先後也幽齊衛檜陳唐
秦鄭魏曹此變風之先後也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
齊幽秦魏唐陳曹此孔子未刪詩之前周太師樂歌
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檜鄭齊魏唐秦陳曹幽此
鄭氏詩譜次第也黜檜後陳此今詩次比也初子未
見鄭語嘗略考春秋史記本紀世家年表而合以毛
鄭之說為詩圖十四篇今因取以補鄭譜之亡者足
以見二家所說世次先後甚備因據而求其得失較

然矣而仍存其圖庶幾以見予於鄭氏之學盡心焉耳夫盡其說而有所不通然後得以論正予豈好為異論者哉凡補其譜十有五補其文字二百七注一本云諸序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云其文字取孔穎達正義所載之文補足因為之注自周公已下即用舊注云增損塗乙改正者三八作百八十三而鄭氏之譜復完矣一補

集古錄目序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壅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嘗緇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于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餽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淪磨滅散

弃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子性顛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塚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為集古錄以謂轉傳一作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為錄日因并載天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呆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廬陵歐陽脩序

蘇氏文集序

予交蘇子美之云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藁於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錄之以為十卷子美杜氏壻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于公曰斯文金玉也弃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于一時必有收而寶之

于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揜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本則厄之時文章已自行于於一作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力而擯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揜此字無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于今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無恨子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于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于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于治世世其可不為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為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歎息流涕而為當世仁人君子之此字無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材者惜也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子舉進士于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槌裂號為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叅軍伯長作為古詩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

此字無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惠時文之弊下詔書輒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獨子美為於舉世不為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為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奇偉望之昂然而即之温温久而愈可愛慕其材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賴天子聰明仁聖四字一作凡當時所指名而排斥二三大臣而下欲以子美為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並列於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收采進顯于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悲夫廬陵歐陽脩序

鄭荀改名序

三代之衰學廢而道不明然後諸子出自老子賦周之亂用其小見以為聖人之術止於此始非仁義而詆聖智諸子因之益得肆其異說至於戰國蕩而不反然後山淵齊秦堅白異同之論興聖人之學幾乎其息最後荀卿子獨用詩書之言貶異扶正著書以非諸子尤以勸學為急荀卿楚人嘗以學于諸侯不用退老蘭陵楚人尊之及戰國平三代詩書未盡出

漢諸大儒質生司馬遷之徒莫不盡用荀卿子蓋其為說最近於聖人而然也榮陽鄭昊少為詩賦舉進士已中第遂弃之曰此不足學也始從先生長者學問慨然有好古不及之意鄭君年尚少而性淳明輔之有以彊力之志得其是者而師焉無不至也將更其名數以請予使之自擇遂改曰荀於是又見其志之果也夫荀卿者未嘗親見聖人徒讀其書而得之然自子思孟子已下意皆輕之使其與游夏並進於孔子之門吾不知其先後也世之學者苟如荀卿可謂學矣而又進焉則孰能禦哉余既嘉君善自擇而慕焉因為之字曰叔希且以勗其成焉

居士集卷第四十一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章望之字存著于一君儒其衣冠將相此下之一表此下章

君儒其衣冠章君之下一有

泌演詩集序泌演隱於浮屠字一無江濤一作

惟儀文集序其戶其一無世俗世文章一作

詩譜補亡後序焚棄棄一無去聖此下文章一作

歐氏文集序治矣此此下宜與宜而人而世

序九首

韻總序

倭工於為弓而不能射羿與逢蒙天下之善射者也
 奚仲工於為車而不能御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
 也此苟卿子所謂藝之至者不兩能信哉儒者學乎
 聖人聖人之道直以簡然至其曲而暢之以通天下
 之理以究陰陽天地人鬼事物之變化君臣父子吉
 凶生死凡人禍福一作之大倫則六經不能盡其說而七
 十子與孟軻荀揚之徒各極其辯而莫能彈焉夫以
 孔子之好學而其所道者自堯舜而後則詳之其前
 蓋略而弗道其亦有所不暇者歟儒之學者信哉遠
 且大而用功多則其有所不暇者宜也文字之為學
 儒者之所用也其為精也有聲形曲直毫釐之別音
 響清濁相生之類五方言語風俗之殊故儒者莫暇
 精之其有精者則往往不能乎其他是以學者莫肯
 捨其所事而盡心乎此所謂不兩能者也必待乎用
 心專者而或能之然後儒者有以取焉洛僧鑿聿為
 韻總五篇推子母輕重之法以定四聲考求前儒之
 失辯正五方之訛顧其用心之精可謂入於忽微若

柳者有之於髮續者有之於絲雖細且多而條理不
 亂儒之學者莫能難也鑿聿通於易能知大演之數
 又學乎陰陽地理黃帝岐伯之書其充盡心者韻總
 也世一作本儒家子少為浮圖入武當山往來江漢
 之旁十餘年不妄與人交有不可其意雖王公大人
 亦莫肯顧聞士有一藝雖千里必求之介然有古獨
 行之節所謂用心專者也宜其學必至焉耳浮圖之
 書行乎世者數百萬言其文字雜以夷夏讀者罕得
 其真往往就本一字而正焉鑿此無聿之一作非獨
 有取於吾儒亦欲傳於其徒也

送楊真一作送楊序

子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閒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
 友人孫道滋受官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疾之在其
 體也一本有大疾生手憂者也藥之毒者能攻其疾
 平不和者和則疾之至者能和其心之所不平心而
 忘也宜哉四十五字夫琴之為技小矣及其至也大
 者為宮細者為羽操絃驟作忽然變之急者悽然以
 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
 至也如怨夫寡婦之歎息雌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
 深思遠則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
 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歎也喜怒哀樂動人心深而

絕古淡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
 憂患一作思詩之怨刺無以異其能聽之以耳應之
 以手取其和者道其堙鬱寫其憂思則感人之際亦
 有至者焉一有是不可以子交揚君好學有文累以
 進士舉不得志反從廢調為尉於劍浦區區在東南
 數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
 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居
 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久乎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
 於琴亦將有得焉故予作琴說以贈其行且邀道滋
 酌酒進琴以為別道滋無此二字而有說以贈其行幸
 將學之二十二字

送曾鞏秀才序

廣文曾生來自南豐南豐一作自入太學與其諸生羣進
 於有司有司斂羣持操尺度槩以一法考其不中者
 而弃之雖有魁壘技出之材其一系忝不中尺度則
 棄不敢取幸而得良有司不過反同眾人歎嗟一作
 而愛惜若取捨非已事者諉曰有司有法奈何一作
 其不中也一作奈何有司固不自任其責而天下之人亦
 不以責有司皆曰其不中法也一作其如不幸有司
 尺度一失手一作則往往失多而得少一作於嗚呼

呼二一有司所操果良法邪何其久而不思革也
 況若曾生之業其大者固已魁壘其於此無小者亦
 可以中一作尺度而有司一有棄之可怪也然曾生
 不非同進不罪有司告予以歸思廣其學而五堅
 其守子初駭一作其文一有又壯其志夫農不咎歲
 而菑播是勤其水旱則已使一有穫則豈不多邪曾
 生橐其文數十萬言來京師京師之人無求曾生者
 然曾生亦不以干也一作而生亦予豈敢一作予
 求生而生辱以顧予是京師之人既不四莫能
 求之而有司又失之而獨余得也於其行也遂見於
 文使知曾一有生者可以弔有司一有而賀余之獨
 得也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五代之初天下分為十三四及建隆之際或滅或微
 其在者猶七國而蜀與江南地最大以周世宗之雄
 三至淮上不能舉李氏而蜀亦恃險為阻秦隴山南
 皆被侵奪而荆人縮手歸峽不敢西窺以爭故地本
 荆南五代之際為蜀所侵及太祖受天命用兵不過
 及一作萬人舉兩國如一郡縣吏何其偉歟一作當此
 時文初之租從諸將西平成都及南攻一作金陵功

最多於時一作最者語名將者稱田氏田氏功書史
官祿世子家至今而不絕及天下已定既平作久矣將
率無所用其武士君子爭以文儒進故文初將家子
反衣白衣從鄉進士舉於有司彼此一時亦各遭其
執而然也文初辭業通敏為人敦潔可喜歲之仲春
自荆南西南一作自荆南拜其親於萬州維一作舟夷陵
子與之登高以遠望一作望遂遊東山窺綠蘿溪坐
磐石文初愛之一作留補數日乃去行一作夷陵者其地志
云北有夷山以為之一作有名或曰巴峽之險至此地始
平夷蓋今文初所見尚未為山川之勝者由此而上
泝江端入三峽險怪奇絕乃一作直可愛也當王師伐
蜀時兵出兩道一自夔州以入一自歸州以取忠萬
以西今之所經皆王師嚮所用武處一作今文初所
用武覽其山川可以慨然而賦矣

謝氏詩序

天聖七年予始遊京師得吾友謝景山景山少以進
士中甲科以善歌詩知名一作文知於時其後予於
他所又得今舍人宋公所為景山母夫人之墓銘言
夫人好學通經自教其子乃知景山出於甌閩數千
里之外負其藝於大衆之一無中一賈而售遂以名

知一作於人者繫其母之賢也今年予自夷陵至作
之許昌景山出其女弟希孟所為詩百餘篇然後又
知景山之母不獨成其子之名而又以其餘遺其女
也景山嘗學杜甫杜牧之文以雄健高逸自喜希孟
之言尤隱約深厚一作守禮而不自放有古幽閨淑
女之風非特婦人之能言者也然景山嘗從今世賢
豪者遊故得聞於當時而希孟不幸為女子莫自章
顯於世昔衛莊姜許穆夫人歸於仲尼而列之國風
使一作有傑然巨人能輕重時人而取信後世者一
為希孟重之其不泯沒矣予固力不足者復何為哉
復何為哉希孟嫁進士陳安國卒時年二一作十四
景祐四年八月一日守峽州夷陵縣令歐陽脩序

送張唐民歸青州序

予讀周禮至於教民興學選賢命士之法未嘗不輟
而歎息以謂三代之際士豈皆素賢哉當其王道備
而習俗成仁義禮樂達於學孝慈友悌達於家居有
教養之漸進有爵福之勸苟一不勉則又有屏黜不
齒一無戮辱之羞然則士生其間其勢不得不至於
為善也豈必生知之賢及後世道缺學廢苟偽之俗
成而忘其教養之具一作至於爵祿黜辱之法又失

其方而不足以勸懼然則士生其間能自為善二字立卓然而不惑者非其生知之性天所賦子其孰能至哉則凡所謂賢者其可貴於三代之士遠矣故善人尤少幸而有則往往飢寒困踣之不暇其幸者或艱而後通夫賢者豈必困且艱歟蓋高世則難合違俗則多窮一有亦其勢然也嗚呼人事修則天下之人皆可使為善士此字無廢則雖天所賦子其賢亦困於時夫天非不好善其不勝於人力者其勢之然歟此所謂天人之理在於周易為一有否泰消長之卦能通其說則自古賢聖窮達而禍福皆可知而不足怪秀才張生居青州其母賢而知書三子喪其二獨生最賢行義聞於鄉而好學力為古文是謂卓然而不惑者也今年舉進士黜於有司母老而貧無以養可謂困且艱矣嗟乎子力既不能以輔周於生而生尤好學一有易常以講於予若歸而卒其業則天命之理人事之勢窮達禍福可以不動于其心雖然若生者豈必終窮也哉安知其不艱而後通也哉慶曆二年三月十九日序

送王陶序一作剛說送王

六經皆載聖人之道而易著先聖之至德聖人之用吉凶

得失動靜進退易之事也其所以為之用者剛與柔也乾健坤順剛柔之大用也至於八卦之變六爻之錯剛與柔迭居其位而吉亨利无咎凶厲悔吝之象生焉蓋剛為陽為德為君子柔為陰為險為小人自乾之初九為始而上至於剝其卦五皆陰剝陽之卦也小人之道長君子靜以退之時也自坤之初六為復而上至於夬其卦五皆剛決柔之卦也小人之道消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時也夫剛之為德君子之常用也庇民利物功莫大焉其為卦也一有過泰之三而四為大壯畫卦一本五為夬畫卦一本壯者壯也夬者決也四陽雖盛而猶有二陰然陽眾而陰寡則可用壯以一作以攻之故其卦為壯五陽而一陰陰不足為直可決之而已故其卦為夬然則君子之用其剛也審其力視其時知陰險小人之必可去然後以壯而決之夫勇者可犯也彊者可誦也聖人於壯決之用必有戒焉故大壯之彖辭曰大壯利正其象辭曰君子非禮弗履夬之彖辭曰健而說沃而和其象辭曰居德則忌以明夫剛之不可獨任也故復始而亨臨浸而長泰交而大壯以眾攻其寡夬乘其衰而決之夫君子之用其剛也有漸而不失其時一作又不獨任

必以正以禮以說以和而濟之則功可成此君子動
以進而用事之方也太原王陶字樂道好剛之士也
常嫉世陰險三字一作而小人居京師不妄與人
遊力學好古此字無自信自守今其初仕於易
得君子動以進之象故予為剛說以贈之大壯之初
九曰壯于趾征凶丈之初九亦曰壯于趾往不勝為
咎以此見三字一作聖人之戒用剛也不獨於其一作
豕象而又常深戒於其初嗚呼世之君子少而小人
多君之力學好剛以蓄其志未始施之於事也今其
往尤宜慎乎其初一作

孫子後序孫子後

世所傳孫武十三篇多用曹公杜牧陳暉注號三家
孫子余頃與撰四庫書目所見孫子注者尤多至一有
五字餘武之書本於兵兵之術非一而以不窮為奇
宜其說者之多也凡人之用智有短長其施設各異
故或膠其說於偏見然無出所謂三家者三家之注
暉最後其說時時攻牧之短牧亦慨然最喜論兵欲
試而不得者其學能道春秋戰國時事甚博而詳然
前世言善用兵稱曹公曹公嘗與董呂諸袁角其力
而勝之遂與共蜀分漢而王傳言魏之諸將出兵千

里一有每坐計勝敗授其成算諸將用之一不失
一有違者兵輒敗北故魏世用兵悉以新書從事其
精於兵也如此牧謂曹公於注孫子尤略蓋惜其所
得自為一書是曹公悉得武之術也然武嘗以其書
干吳王闔閭闔閭用之西破楚北服齊晉而霸諸侯
夫使武自用其書止於疆伯及曹公用之然亦終不
能滅吳蜀豈武之術盡於此乎抑用之不極其能也
後之學者徒見其書又各牽於已見是以注者雖多
而少當也獨吾友聖俞不然嘗評武之書曰此戰國
相傾之說也三代王者之師司馬九伐之法武不及
也然亦愛其文略而意深其行師用兵料敵制勝亦
皆有其法其言甚有次序而注者汨之或失其意乃自
為注凡膠於偏見者皆扶一作去傳以已意而發之
然後武之說不汨而明吾知此書當與三家並傳而
後世取其說者往往於吾聖俞多焉聖俞為人謹質
温恭一有而明一有四字厚衣冠進趨眇然儒者也後世之視其
書者與太史公疑張子房為壯夫何異

梅聖俞詩集序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
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

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之類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王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予交梅聖俞少以蔭補為吏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困於州縣七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為人之佐鬱其所畜不得奮見於事業其家宛陵幼習於詩自為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說其為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說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最一作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為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為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羈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于吳興已來所作次為十卷子嘗嗜聖俞詩而惠不

能盡得之遂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于京師余既哭而銘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遺藁千餘篇并舊所藏擬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為一十五卷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廬陵歐陽脩序

居士集卷第四十二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送曾鞏序 與其一無京師之人四字一作

送田畫序 十三四一作十其在一作為蜀所侵四

蜀入於如一郡縣吏一作郡若取功最多於時語名將者

稱田氏語一作將者稱田氏于家一作反衣一作通

敏一作精敏三峽此下以取而取

謝氏詩序 泯沒此下有字

送張唐民序 爵福之勸福一作豈必一作置而忘一作亡

又失一作三月五月

送王陶序 五陽而一陰一作陰直可決之一作直決

之泰交而大作泰用其剛其字以正以禮以說以和

宋文和以禮陰險而小人多作之君之力學
以上一字
有若施之於事一無字

居士集卷第四十三 歐陽文忠公集四十三

序七首

送秘書丞宋君歸太學序

陋巷之士甘藜藿而脩仁義毀譽不干其守飢寒不累其心此衆人以爲難而君子以爲易生于高門世襲軒冕而躬布衣韋帶之行其驕榮佚欲之樂生長于其間而不溺其習日見于其外而不動乎其中此雖君子猶或難之學行足以立身而進不止材能足以高人而志愈下此雖聖人亦以爲難也書曰不自滿假又曰汝惟不矜不伐一有以舜禹之明且字猶以是爲相戒懼況其下者哉此誠可謂難也已廣平宋君宣獻公之子公以文章爲當世宗師顯于朝廷登于輔弼清德著于一時令名垂于後世君少自立不以門地驕于人既長學問好古爲一無文章天下賢士大夫皆稱慕其爲人而君慊然常若不足于己者守官太學甘寂寞以自處日與寒士往來而從先生國子講論道德以求其益夫生而不溺其習此蓋出其一作天性其見焉而不動于中者由性之明學之而後至也學一作而不止高而愈下予自其幼見其長行而不倦久而愈篤可知其將無所不至焉也

孟子所謂孰能禦之者歟予陋巷之士也遭時奮身
 竊位於朝守其貧賤之節其臨利害禍福之際常恐
 其奪也予以予行君子之所易者猶若是知君行聖賢
 之所難者為難能也歲之三月來自京師拜其舅氏
 予得延之南齋聽其論議而慕其為人雖與之終身
 久處而不厭也留之數日而去於其去也不能忘言
 遂為之序廬陵歐陽脩述

送徐無黨南歸序

草木鳥獸之為物衆人之為人其為生雖異而為死
 則同一歸於腐壤漸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
 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
 者雖死而不朽逾一作速而彌存也其所以為聖賢
 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
 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
 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
 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
 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
 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
 巷曲肱飢臥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
 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為不敢望而一作及而後

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
 待施於事況於一作其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
 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
 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
 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
 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
 心與力之勞動一作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
 以死者雖有遲有速一作其遲而一作卒與三者同
 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
 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此字無
 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為文章稍稍見稱
 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有
 而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
 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為文辭者
 亦因以自警焉

廖氏文集序

自孔子歿而此字無周一有衰接乎戰國秦遂焚書六
 經於是中絕漢興蓋久而後出其散亂磨滅既失其
 傳然後諸儒因得措其異說於其間如河圖洛書怪
 妄之尤甚者余嘗哀夫學者知守經以篤信而不知

偽說之亂經也屢為說以黜之而學者溺其久習之
 傳反駭然非余以一人之見決千歲不可考之是非
 欲奪眾人之所信一作徒自守而世莫之從也余以
 謂自孔子沒至今二千歲之間有一歐陽脩者為是
 說矣又二千歲焉知無一人焉與脩同其說也又二
 千歲將復有一人焉然則同者至于三則後之人不
 待千歲而有也同予說者既眾則眾人之所溺者可
 勝而二字一作奪也夫六經非一世之書也一作其將與
 天地無終極而存也以無終極視數千歲一作於其
 間頃刻爾是則余之有待於後者遠矣非汲汲有求
 於今世也一作今世衡山廖倚與余遊三十年已而出
 其凡偉之遺文百餘篇號朱陵編者其論洪範以為
 九疇聖人之法爾非有龜書出洛之事也余乃知不
 待千歲而有與余同於今世者一作始余之待於後
 世也冀有因余言而同者爾若俾者未嘗聞余言蓋
 其意有所合焉然則舉今之世固有不相求而同者
 矣亦何待於數千歲一作乎廖氏家衡山世以能詩
 知名於湖南而偉尤好古能文章其德行聞于鄉里
 一時賢士皆與之遊以其不達而早死故不顯于世
 嗚呼知一有字所待者必有時而獲知一有字所畜者必

有時而施苟有志焉不必有求而後合余嘉與偉不
 相求而兩得也於是乎書嘉祐六年四月十六日翰
 林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歐陽脩
 序

外制集序一作慶曆

慶曆三年春丞相呂夷簡病不能朝上既更用大臣
 銳意天下事始用諫官御史疏追還夏竦制書既而
 召韓琦范仲淹於陝西又除富弼樞密副使弼仲淹
 琦皆惶恐頓首辭讓至五六不已手詔趣琦等就道
 甚急而弼方且入求對以辭不得見遣中貴人趣送
 閣門使即受命嗚呼觀琦等之所以讓上之所以用
 琦等者可謂聖賢相遭一作萬世一遇而君臣之際
 何其盛也於是時天下之士孰不願為材邪顧予何
 人亦與其選夏四月召自滑臺入諫院冬十二月拜
 右正言知制誥是時夏人雖數請命而西師尚未解
 嚴京東累歲盜賊最後王倫暴起沂州轉劫江淮之
 間而張海郭貌山等亦起商鄧以驚京西州縣之吏
 多不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慨然勸農桑興學校破
 去前例以不次用人哀民之困而欲除其蠹吏知磨
 勘法久之弊而思別材不肖以進賢能惠百職之不

修而申行賞罰之信蓋欲修法度矣予時雖掌誥命猶在諫職常得奏事殿中從容盡聞天子所以更張庶事憂閔元元而勞心求治之意退得載于制書以諷曉訓勅在位者然予方與修祖宗故事又修起居注又修編勅日與同舍論議治文書所省不一而除目所下率不一二時已迫丞相出故不得專一思慮工文字以盡導天子難諭之意而復誥命於三代之文嗟夫學者文章見用于世鮮矣况得施於朝廷而又遭人主致治之盛若脩之鄙使竭其材猶恐不稱而況不能專一其職此予所以常遺恨於斯文也明年秋予出為河北轉運使又明年春權知成德軍事事少間發嚮所作制草而閱之雖不能盡載明天子之意於其所述百一作得一二足以章示後世蓋王者之訓在焉豈以予文之鄙而廢也於是錄之為三卷予自直閣下徠直八十始滿不數日奉使河東還即以來河北故其所作纔一百五十餘篇云三月二十一日序

禮部唱和詩序

嘉祐二年春予幸得從五人者於尚書禮部考天下所貢士凡六千五百人蓋絕不通人者五十日乃於

其間時相與作為古律長短歌詩雜言庶幾所謂羣居燕處言談之文亦所以宣其底滯而忘其倦怠也故其為言易而近擇而不精然綢繆反復若斷若續而時發於奇怪難以談嘲笑諠及其至也往往亦造於精微夫君子之博取於人者雖滑稽鄙俚猶或不遺而況於詩乎古者詩三百篇其言無所不有惟其肆而不放樂而不流以卒歸乎正此所以為貴也於是次而錄之得一百七十三篇以傳於六家嗚呼吾六人者志氣可謂盛矣然壯者有時而衰衰者有時而老其出處離合參差不齊則是詩也足以追惟平昔握手以為笑樂至於慨然掩卷而流涕噓噓者亦將有之雖然豈徒如此而止也覽者其必有取焉廬陵歐陽脩序

內制集序

昔錢思公嘗以謂朝廷之官雖宰相之重皆可雜以他才處之惟翰林學士非文章不可思公自言為此語頗取怨一作於達官然亦自負以為至論今學士所作文書多矣至於青詞齋文必用老子浮圖之說祈禳祕祝往往近於家人里巷之事而制詔一作取便於宣讀常拘以世俗所謂四六之文其類多如此

然則果可謂之文章者歟予在翰林六年中間進拜
二三大臣皆適不當直而天下無事四夷和好兵革
不用凡朝廷之文所以指麾號令訓戒約束自非因
事無以發明矧予中年早衰意思零落以非工之作
又無所遇以發焉其屑屑應用拘牽常格卑弱不振
宜可羞也然今文士尤以翰林為榮選予既罷職院
吏取予直草以日次之得四百餘篇因不忍棄況其
上自朝廷內及宮禁下暨蠻夷海外事無不載而時
政記日曆與起居郎舍人有所略而不記未必不有
取於斯焉嗚呼予且老矣方買田淮潁之間若夫涼
竹簟之暑風曝茅簷之冬日睡餘支枕念昔平生仕
宦出處顧瞻王堂如在天上因覽遺藁見其所載職
官名氏以較其人盛衰先後孰在孰亡足以知榮寵
為虛名而資笑談一作笑談之一噓也亦因以誇於田夫
野老而已嘉祐六年秋八月二日廬陵歐陽脩序

帝王世次圖序

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子者可謂顯人矣而後世猶
失其傳者豈非以其遠也哉是故君子之學不窮遠
以為能而闕其末知慎所傳以惑世也方孔子時周
衰學廢先王之遺不明而異端之說並起孔子患之

乃修正詩書史記以止紛亂之說而欲其傳之信也
故略其遠而詳其近於書斷自唐虞以來著其大事
可以為世法者而已至於三皇五帝君臣世次皆未
嘗道者以其世遠而慎所不知也孔子既沒異端之
說復興周室亦益衰亂接乎戰國秦遂焚書先王之
道中絕漢興久之詩書稍出而不完當王道中絕之
際奇書異說方充斥而盛行其言往往反自託於孔
子之徒以取信於時學者既不備見詩書之詳而習
傳盛行之異說世無聖人以為質而不自知其取捨
真偽至有博學好奇之士務多聞以為勝者於是盡
集諸說而論次初無所擇而惟恐遺之也如司馬遷
之史記是矣以孔子之學上述前世止於堯舜著其
大略而不道其前遷遠出孔子之後而乃上述黃帝
以來又詳悉其世次其不量力而務勝宜其失之多
也遷所作本紀出於大戴禮世本諸書今依其說圖
而考之堯舜夏商周皆同出於黃帝堯之崩也下傳
其四世孫舜舜之崩也復上傳其四世祖禹而舜禹
皆壽百歲稷契於高辛為子乃同父異母之兄弟今
以其世次而下之湯與王季同世湯下傳十六世而
為紂王季下傳一世而為文王二世而為武王是文

王以十五世祖臣事十五世孫紂而武王以十四世祖伐十四世孫而代之王何其繆哉嗚呼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百王之取法也其盛德大業見於行事而後世所欲知者孔子皆已論著之矣其久遠難明之事後世不必知不知不害為君子者孔子皆不道也夫孔子所以為聖人者其智知所取捨皆如此

後序

余既略論帝王世次而見本紀之失猶謂文武與紂相去十五六世其繆較然不疑而堯舜禹之世相去不遠尚冀其理有可通乃復以尚書孟子孔安國皇甫謐諸書參考其壽數長短而尤乖戾不能合也據書及諸說云堯壽一百一十六歲舜壽一百一十二歲禹壽百歲堯年十六即位位在位七十年年八十六始得舜而試之二年乃使攝政時舜年三十居攝攝通三十年而堯崩舜服堯喪三年畢乃即位位在位五十年而崩方舜在位三十三年命禹攝政凡十七年而舜崩禹服舜喪三年畢乃即位位在位十年而崩由是言之當堯得舜之時堯年八十六舜年三十以此推而上之是堯年五十七已見四世之玄孫生一歲矣舜居試攝及在位通八十二年而禹壽百歲以禹

百年之間推而上之禹即位及居舜喪通十三年又在舜朝八十二年通九十五年則當舜攝試之初年禹纔六歲是舜為玄孫年三十時見四世之高祖父生六歲矣至於舜娶堯二女據圖為曾祖姑雖古遠世異與今容有不同然人倫之理乃萬世之常道必不錯亂顛倒之如此然則諸家世次壽數長短之說聖經之所不著者皆不足信也決矣

居士集卷第四十三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送秘書丞宋君序為相戒懼一無字久處一作遊

廖氏文集序十歲一作數

外制集序諫職一作盡導一作盡道

禮部唱和詩序三篇二篇

帝五世次圖序十四世四當作六後序可證

序六首 傳一首附

思穎詩後序

皇祐元年春予自廣陵得請來穎愛其民淳訟簡而物產美土厚水甘而風氣和於時慨然已有終焉之意也爾來俯仰二十年間此字無歷事三朝竊位二府寵榮已至而憂患隨之心志索然而筋骸憊矣其思穎之念未嘗一有一二字少忘于心一無此二字而意一作之所存亦時時見於文字也今者幸蒙寬恩獲解重任使得待罪于亳既釋危機之慮而就閒曠之優其進退出處顧無所繫於事矣謂可以償夙志者此其時哉因假道于穎蓋將謀一有嘗辨以四字決歸休之計也乃發舊藁得自南京以後詩十餘篇皆思穎之作以見予拳拳於穎者非一日也不類勸飛之鳥然後知還惟恐勒移之靈却回俗駕爾治平四年五月三日廬陵歐陽脩序

歸田錄序

歸田錄者朝廷之遺事史官之所不記與夫士大夫笑談之餘而可錄者錄之以備閑居之覽也有聞而請余者曰何其迂哉子之所學者修仁義以為業誦

六經以為言其自待者宜如何而幸蒙人主之知備位朝廷與聞國論者蓋八年于茲矣既不能因時奮身遇事發憤有所建明以為補益又不能依阿取容以徇世俗使怨嫉謗怒叢于一身以受侮于羣小當其驚風駭浪卒然起於不測之淵而蛟鰐鼉鼉之怪方駢首而闐伺乃措身其間以蹈必死之禍賴天子仁聖惻然哀憐脫於垂涎之口而活之以賜其餘生之命曾不聞吐珠銜環效蛇雀之報蓋方其壯也猶無所為今既老且病矣是終負人主之恩而徒久費大農之錢為太倉之鼠也為子計者謂宜乞身于朝遠引疾去以深戒前日之禍十一字一作而優游田畝盡其天年猶足竊知止之賢名而乃裴回俯仰久之不決此而不思尚何歸田之錄乎余起而謝曰凡子之責我者皆是也吾其歸哉子姑待治平四年九月乙未歐陽脩序

仲氏文集序

嗚呼語稱君子知命所謂命其果可知乎貴賤窮亨用捨進退得失成敗其有幸有不幸或當然而不然而皆不知其所以然者則推之於天曰有命夫君子所謂知命者知此而已蓋小人知在我故常無所不

爲君子知有命故能無所屈凡士之有材而不用於世有善而不知於人至於老死困窮而不悔者皆推之有命而不求苟合者也余讀仲君之文而想見其人也君諱訥字樸翁其氣剛其學古其材敏其爲文抑揚感激勁正豪邁似其爲人少舉進士官至尚書屯田員外郎而止君生於有宋百年全盛之際儒學文章之士得用之時宜其馳騁上下發揮其所蓄振耀於當世而獨韜藏抑鬱久伏而不顯者蓋其不苟屈以合世故世亦莫之知也豈非知命之君子歟余謂君非徒知命而不苟屈亦自負其所有者謂雖抑於一時必將伸於後世而不可揜也君之既歿富春孫莘老狀其行以告于史臨川王介甫銘之石以藏諸幽而余又序其集以行於世然則君之不苟屈於一時而有待於後世者其不在吾三人者邪噫余雖老且病而言不文其可不勉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廬陵歐陽脩序

續思穎詩序

皇祐二年余方留守南都已約梅聖俞買田于穎上其詩曰優游琴酒逐漁釣上下林壑相攀躋及身疆健始爲樂莫待衰病須扶携此蓋余之本志也時年

四十有四其後丁家艱服除還朝遽入翰林爲學士忽忽七八年間歸穎之志雖未違也然未嘗一日少忘焉故其詩曰乞身當及彊健時顧我蹉跎已衰老蓋歎前言之未踐也時年五十有二自是誤被選擇叨塵二府遂歷三朝蓋自嘉祐治平之間國家多事固非臣子敢自言其私時也而非才竊位誇咄已盈賴天子仁聖聰明辨察誣罔始終保全其出處俯仰十有二年今其年六十有四蓋自有蹉跎之歎又復一紀矣中間在亳幸遇朝廷無事中外晏然而身又不當責任以謂臣子可退無嫌之時遂敢以其私言天子惻然閱其年猶未也謂尚可以勉故奏封十上而六被詔諭未賜允俞今者蒙上哀憐察其實病且衰矣既不責其避事又曲從其便私免并得蔡俾以偷安此君父廓大度之寬仁遂萬物之所欲覆載含容養育之恩也而復蔡穎連疆因得以爲歸老之漸冀少償其夙願茲又莫大之幸焉初陸子履以余自南都至在中書所作十有三篇爲思穎詩以刻于石今又得在亳及青十有七篇以附之蓋自南都至在中書十有八年而得十三篇在亳及青三年而得十有七篇以見余之年益加老病益加衰其日漸短其

心漸迫故其言愈多也庶幾覽者知余有志於彊健之時而未償於衰老之後幸不譏其踐言之晚也熙寧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序

江鄰幾文集序

余竊不自揆少習爲銘章因得論次當世賢士大夫功行自明道景祐以來名卿鉅公往往見於余文矣至於朋友故舊平居握手言笑意氣偉然可謂一時之盛而方從其遊遽哭其死遂銘其藏者是可歎也蓋自尹師魯之亡逮今二十五年之間相繼而歿爲之銘者至二十人又有余不及銘與雖銘而非交且舊者皆不與焉嗚呼何其多也不獨善人君子難得易失而交游零落如此反顧身世死生盛衰之際又可悲夫而其間又有不幸惟憂患觸網羅至困阨流離以死與夫仕宦連蹇志不獲伸而歿獨其文章尚見於世者則又可哀也歟然則雖其殘篇斷葉猶爲可惜況其可以垂世而行遠也故余於聖俞子美之歿既已銘其壙又類集其文而序之其言尤感切而投勤者以此也陳留江君鄰幾常與聖俞子美遊而又與聖俞同時以卒余旣誌而銘之後十有五年來守淮西又於其家得其文集而序之鄰幾毅然仁厚

君子也雖知名於時仕宦久而不進晚而朝廷方將用之未及而卒其學問通博文辭雅正深粹而論議多所發明詩尤清淡閑肆可喜然其文已自行於世矣固不待余言以爲輕重而余特區區於是者蓋發於有感而云然熙寧四年三月日六一居士序

薛簡肅公文集序

君子之學或施之事業或見於文章而常患於難兼也蓋遭時之士功烈顯於朝廷名譽光於竹帛故其常視文章爲末事而又有不暇與不能者焉至於失志之人窮居隱約苦心危慮而極於精思與其有所感激發憤惟無所施於世者皆一寓於文辭故曰窮者之言易工也如唐之劉柳無稱於事業而姚宋不見於文章彼四人者猶不能於此乎兩得況其下者乎惟簡肅公在真宗時以材能爲名臣仁宗母后時以剛毅正直爲賢輔其決大事定大議嘉謀諫論著在國史而遺風餘烈至今稱於士大夫公絳州正平人也自少以文行推於鄉里旣舉進士獻其文百軸於有司由是名動京師其平生所爲文至八百餘篇何其盛哉可謂兼於兩得也公之事業顯矣其於文章氣質純深而勁正蓋發於其志故如其爲人公有

子直孺早卒無後以其弟之子仲孺公期為後公之文既多而往往流散於人間公期能力收拾蓋自公薨後三十年始克類次而集之為四十卷公期可謂能世其家者也嗚呼公為有後矣熙寧四年五月日

六一居士傳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退休於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為五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一作老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為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號此莊生所謂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為此名聊以志吾之樂爾客曰其樂如何居士曰吾之樂可勝道哉方其得意於五物也太山在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不驚鐘響九奏於洞庭之野閱大戰於涿鹿之原未足喻其樂且適也然常患不得極吾樂於其間者世事之為吾累者眾也其大者有二焉軒裳珪組

勞吾形于外憂患思慮勞吾心於內使吾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先衰尚何暇於五物哉雖然吾自一作方乞其身於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惻然哀之賜其骸骨使得與此五物偕返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以志也客復笑曰子知軒裳珪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於彼者已勞矣又多憂累於此者既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擇哉於是與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已而歎曰夫士少而仕老而休蓋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作志一且去一也吾嘗用於時矣而詎無稱焉且去二也壯猶如此今既老且病矣乃以難彊之筋骸貪過分之榮祿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且去三也吾負三且去雖無五物其去且矣復何道哉熙寧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自傳

居士集卷第四十四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歸田錄序 怨嫉怨恨無所無可

六一居士傳 曰吾家三字上一所請一作聊以一作

無稱無補

居士集卷第四十五 歐陽文忠公集四十五

上書一首

通進司上書

十二月二十四日宣德郎守太子中允充館閣校勘
臣歐陽脩謹昧死再拜上書于皇帝闕下臣伏見國
家自元昊叛逆關西用兵以來爲國言事者衆矣臣
初竊爲三策以料賊情然臣迂儒不識兵之大計始
猶遲疑未敢自信今兵興既久賊形已露如臣素料
頗不甚遠故竊自謂有可以助萬一而塵聽覽者謹
條以聞惟陛下仁聖寬其狂妄之誅幸甚夫關西弛
備而民不見兵者二三十年矣使賊萌亂之初藏形
隱計卒然而來當是時吾之邊地寡弱城堡未完民
習久安而易驚將非素選而敗怯使其羊驅豕突可
以奮然而深入然國威未挫民力未疲彼得城而居
不能久守虜掠而去可邀擊其歸此下策也故賊知
而不爲之戎狄侵邊自古爲患其攻城掠野敗則走
而勝則來蓋其常事此中策也故賊兼而用之若夫
假僭名號以威其衆先擊吾之易取者一二以悅其
心然後訓養精銳爲長久之謀故其來也雖勝而不
前不敗而自退所以誘吾兵而勞之也或擊吾東或

擊吾西乍出乍入所以使吾兵分備多而不得減息
也吾欲速攻賊方新銳坐而待戰彼則不來如此相
持不三四歲吾兵已老民力已疲不幸又遇水旱之
災調斂不勝而盜賊羣起彼方奮其全銳擊吾困弊
可也使吾不堪其困忿而出攻決於一戰彼以逸而
待吾勞亦可也幸吾苦兵計未知出遂求通聘以邀
歲時之賂度吾困急不得不從亦可也是吾力一困
則賊謀無施而不可此兵法所謂不戰而疲人兵者
上策也而賊今方用之今三十萬之兵食於西者二
歲矣又有十四五萬之鄉兵不耕而自食其民自古
未有四五十萬之兵連年仰食而國力不因者也臣
聞元昊之爲賊威能畏其下恩能死其人自初僭叛
嫚書已上逾年而不一出則鋒不可當執劫蕃官
獲吾將帥多禮而不殺此其兇謀所畜皆非倉卒者
也柰何彼能以上策而疲吾吾不自知其已困彼爲
久計以撓我我無長策而制之哉夫訓兵養士伺隙
乘便用間出奇此將帥之職也所謂闡外之事而君
不御者可也至於外料賊謀之心內察國家之勢知
彼知此因謀制敵此朝廷之大計也所謂廟筭而勝
者也不可以不思今賊謀可知以久而疲我耳吾勢

可察西人已困也誠能豐財積粟以紓西人而完國壯兵則賊謀沮而廟筭得矣夫兵攻守而已然皆以財用為彊弱也守非財用而不久此不待言請試言攻昔秦席六世之彊資以事胡卒困天下而不得志漢因文景之富力三舉而纔得河南隋唐突厥吐蕃常與中國相勝敗擊而勝之有矣未有舉而滅者秦漢尤彊者其所攻今元吳之地是也況自劉平陷沒賊鋒熾銳未嘗挫衄攻守之計非臣所知天威所加雖終期於掃盡然臨邊之將尚未開得賊釁隙挫其兇鋒是攻守皆未有休息之期而財用不為長久之計臣未見其可也四五十萬之人坐而仰食然關西之地物不加多關東所有莫能運致掎克細碎既以無益而罷之矣至於鬻官入粟下無應者改法權貨而商旅不行是四五十萬之人惟取足於西人而已西人何為而不困困而不起為盜者須水旱尔外為賊謀之所疲內遭水旱而多故天下之患可勝道哉夫關西之物不能加多則必通其漕運而致之漕運已通而關東之物不充則無得而西矣故臣以謂通漕運盡地利權商賈三術並施則財用足而西人紓國力完而兵可以守以攻惟上所使夫小瓊目前

之利既不足為長久之謀非旦夕而可効故為長久而計者初若迂愚而可笑在必而行之則其利博矣故臣區區不敢避迂愚之責請上便宜三事惟陛下裁擇其一曰通漕運臣聞今為西計者皆患漕運之不通臣以謂但未求之耳今京師在汴漕運不西而人之習見者遂以為不能西不知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物皆可致之西也山川地形非有變易於古其路皆在昔人可行今人胡一作何為而不可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修其漕尚少其後武帝益修渭渠至漕百餘萬石隋文帝時沿水為倉轉相運置而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南運物最多其遺倉之迹往往皆在然皆尚有三門之險自唐裴耀卿又尋隋迹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為陸運以避其險卒汴河而入渭當時歲運不減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實關西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漕運者耀卿與晏為首今江淮之米歲入于汴者六百萬石誠能分給關西得一二百萬石足矣今兵之食汴漕者出戍甚眾有司不惜百萬之粟分而及之其患者三門阻其中尔今宜浚治汴渠使歲運不阻然後按求耀卿之迹不

憚十許里陸運之勞則河漕通而物可致且紆關西之困使古無法今有可爲尚當爲之況昔人行之而未遠今人行之而豈難哉耀卿與晏初理漕時其得尚少至其末年所入十倍是可久行之法明矣此水運之利也臣聞漢高祖之入秦不由東關而道南陽過鄴析而入武關曹操等起兵誅董卓亦欲自南陽道丹析而入長安是時張濟又自長安出武關奔南陽則自古用兵往來之徑也臣嘗至南陽問其遺老云自鄧西北至永興六七百里今小商賈往往行之初漢高入關其兵十萬夫能容十萬兵之路宜不甚狹而險也但自雒陽爲都行者皆趨東關其路久而遂廢今能按求而通之則武昌漢陽郢復襄陽梁洋金商均房光化沿漢之地十一二州之物皆可漕而頤之南陽自南陽爲輕車人輦而遞之募置遞兵爲十五六鋪則十餘州之物日日入關而不絕沿漢之地山多美木近漢之民仰足而有餘以造舟車甚不難也前日陛下深恤有司之勤內賜禁錢數十萬以供西用而道路艱遠輦運逾年不能畢至至於軍裝輸送多苦秋霖邊州已寒冬服尚滯於路其艱如此夫使州縣綱吏速輸京師轉冒艱滯然後得西豈若

較南陽之旁郡度其道里入于武關與至京師遠近等者與其尤近者皆使直輸于關西京師之用有不足則以禁帑出賜有司者代而充用其迂曲簡直利害較然矣此陸運之利也其二曰盡地利臣聞昔之畫財利者易爲工今之言財利者難爲術昔者之民賦稅而已故其不足則鑄山煮海榷酒與茶征關市而筭舟車尚有可爲之法以苟一時之用自漢魏迄今其法日增其取益細今取民之法盡矣昔者賦外之征以備有事之用今盡取民之法用於無事之時悉以冗費而棄之矣至卒然有事則無法可增然獨猶有可爲者民作而輸官者已勞而游手之人方逸地之產物者耕不得代而不墾之士尚多是民有遺力地有遺利此可爲也況歷視前世用兵者未嘗不先營田漢武帝時兵興用乏趙過爲畝田人犁之法以足用趙充國攻西羌議者爭欲出擊而充國深思全勝之策能忍而待其弊至違詔罷兵而治屯田田於極邊以遊兵而防鈔寇則其理田不爲易也猶勉爲之後漢之時曹操屯兵許下疆敵四面以今視之疑其旦夕戰爭而不暇然用粟祇韓浩之計建置田官募民而田近許之地歲得穀百萬石其後郡國皆

田積穀無數隋唐田制尤廣不可勝舉其勢艱而難田莫若充國迫急而不暇田莫如曹操然皆勉焉不以迂緩而不田者知地利之博而可以紓民勞也今天下之土不耕者多矣臣未能悉言謹舉其近者自京以西土之不闢者不知其數非土之瘠而棄也蓋人不勤農與夫役重而逃尔久廢之地其利數倍於營田今若督之使勤與免其役則願耕者衆矣臣聞鄉兵之不便於民議者方論之矣充兵之人遂棄農業託云教習聚而飲博取資於一有其家不顧無有官吏不加禁父兄不敢詰家家自以為患也河東河北關西之鄉兵此猶有用若京東西者平居不足以備盜而水旱適足以為盜其尤可患者京西素貧之地非有山澤之饒民惟力農是仰而今三夫之家一人五夫之家三人為游手凡十八九州以少言之尚可四五萬人不耕而食是自相糜耗而重困也今誠能盡驅之使耕于棄地官貸其種歲田之入與中分之如民之法募吏之習田者為田官優其課最而誘之則民願田者衆矣太宗皇帝時嘗貸陳蔡民錢使市牛而耕真宗皇帝時亦用耿望之言買牛湖南而治屯田今湖南之牛歲賈于北者皆出京西若官為買

之不難得也一有又宜重為法以因所儲私牛之客有牛者後自耕則牛不足而棄為官耕九民之已而官市者不多四十四字且鄉兵本農也籍而為兵遂棄其業今幸其去農未久尚可復驅還之田畝使不得羣游而飲博以為父兄之患此民所願也一夫之力以逸而言任耕縵田一頃使四五萬人皆耕而久廢之田利又數倍則歲穀不可勝數矣京西之分北有大河南至漢而西接關若又通其水陸之運所在積穀惟陛下詔有司而移用之耳其三曰權商賈臣聞秦廢王法啓兼并其上侵公利下刻細民為國之患久矣自漢以來嘗欲為法而抑奪之然不能也蓋為國者興利日繁兼并者趨利日巧至其甚也商賈坐而權國利其故非也由興利廣也夫興利廣則上難專必與下而共之然後流通而不滯然為今議者方欲奪商之利一歸於公上而專之故奪商之謀益深則為國之利益損前日有司屢變其法法每一變則一歲之間所損數百萬議者不知利不可專欲專而反損但云變法之未當變而不已其損愈多夫欲十分之利皆歸于公至其虧少十不得三不若與商共之常得其五也今為國之利多者茶與鹽耳茶自變法已來商賈不復一歲之失數年莫補所在積

朽棄而焚之前日議者屢言三說之法為便有司既以詳之矣今誠能復之使商賈有利而通行則上下濟矣解池之鹽積若山阜今宜暫下其價誘羣商而散之先為令曰三年將復舊價則貪利之商爭先而湊矣夫茶者生於山而無窮鹽者出於水而不竭賤而散之三年十未減其一二夫二物之所以貴者以能為國資錢幣爾今不散而積之是惜朽壞也夫何用哉夫大商之能蓄其貨者豈其錙銖躬自鬻於市哉必有販夫小賈就而分之販夫小賈無利則不為故大商不妬販夫之分其利者恃其貨博雖取利少貨行流速則積少而為多也今為大國者有無窮不竭之貨反妬大商之分其利寧使無用而積為朽壞何哉故大商之善為術者不惜其利而誘販夫大國之善為術者不惜其利而誘大商此與商賈共利取少而致多之術也一有又今商賈之難也利厚則聚利薄則散上不可以號令召也故每有司變法下利既薄小商以無利而不能行則大商方幸小商之不行通得錫實其貨向安肯勉趨薄利而未幾收變法不行則利者適足使小商不來而為大商積貨也今必以術制商宜盡括其居積之物官為賣而運之使其貨盡而後使必不能守積錢而獨居得利雖薄猶時與之共利此術之上也欲制商使其不得從則若者裁之使無積貨此術之下也然此可制茶商耳

若鹽者兼益密則月法愈多若乃縣官自為鬻市之而門繁凡二百三十八字
 事此大商之不為臣謂行之難久者也誠能不較錙銖而思遠大則積朽之物散而錢幣通可不勞而用足矣臣愚不足以知時事若夫堅守以扞賊利則出而擾之凡小便宜願且委之邊將至於積穀與錢通其漕運不二三歲而國力漸豐邊兵漸習賊銳漸挫而有隙可乘然後一舉而滅之此萬全之策也願陛下以其小者責將帥謀其大計而行之則天下幸甚臣脩昧死再拜

居士集卷第四十五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通鑑司上書 財用足一作財 耕于耕一作 大商之不為一作不

自為不

居士集卷第四十六 歐陽文忠公集四十六

上書一首

準詔言事上一作上書

月日臣脩謹昧死再拜上書于皇帝陛下臣近準詔
 書許臣上書一作許言事臣學識淺昧一作不能廣
 引深遠以明治亂之原謹採當今急務條為三弊五
 事以應詔書所求伏惟陛下裁擇臣聞自古王者之
 治天下雖有憂勤之心而不知致治之要則心愈勞
 而事愈乖雖有納諫之明而無力行之果斷則言愈
 多而聽愈惑故為人君者以細務而責人專大事而
 獨斷此致治之要術此字無也納一言而可用雖眾說
 不得以沮一作之此力行之果斷也知此二者
 天下無難治矣一作本治伏見國家自大兵一動中外
 騷然陛下思社稷之安危念兵民之疲一作弊
 四五年來聖心憂勞一作可謂至矣然而兵日益老
 賊日益彊併九州之力討一作一西戎小者尚無一
 人敢前今又北戎大者連盟而動一作其將何以禦
 之從來所患者夷狄今夷狄叛矣所惡者盜賊今盜
 賊起矣所憂者水旱今水旱作矣一作所賴一作者民力
 今民力困矣一作所須一作者財用今財用乏矣陛下之

心日憂於一日天下之勢歲危於一歲此臣所謂用
 心雖勞不知求致治之要者也近年朝廷開發一作
 言路獻計之士不下數千然而事緒轉多枝梧不暇
 從前所採眾議紛紜至於臨事誰策可用此臣所謂
 聽言雖多不如力行之果斷者也伏思聖心所甚憂而
 當今所尚一作闕者不過曰無兵也無將也無財用
 也無禦戎之策也無可任之臣也此五者陛下憂其
 未有而臣謂今皆有之然陛下未得而用者未思其
 術也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民不多
 然尚能南取荆楚收偽唐定閩嶺西平兩蜀東下并
 潞北窺幽燕當時所用兵財將吏其數幾何惟善用
 之故不覺其少何況一作如今日承百年祖宗之業盡
 有天下之富彊人眾物盛十倍國初故臣敢言有兵
 有將有財用有禦戎之策有可任一作之臣然陛下
 皆不得而用者其故何哉由朝廷有三大弊故也何
 謂三一作弊一曰不慎號令二曰不明賞罰三曰不
 責功實此三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弛慢廢壞於下臣
 聞號令者天子之威也賞罰者天子之權也若號令
 而一作不信賞罰而一作不當則天下不服故又須
 責臣下以功實然後號令不虛出而賞罰不濫行是

以慎號令明賞罰實此三者帝王之奇術也自古人君英雄如漢武帝聰明如唐太宗皆知用一作能如此三術而自執威權之柄故帝一有二字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漢武好用兵則誅滅四夷立功萬里以快其心欲求將則有衛霍之材以供其指使欲得賢士則有公孫董汲之徒以稱其意唐太宗好用兵則誅突厥服遼東威振夷狄以逞其志欲求將則有李靖李勣之徒一作備入其駕馭欲得賢士則有房杜之徒一作在其左右此二帝者一有凡有所為可謂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無他術也惟能自執威權之柄耳伏惟陛下以聖明之姿超出一作二帝又盡有漢唐之天下然而欲禦邊則常患無兵欲破賊則常患無將欲贍軍則常患無財用欲威服四夷則常患無策欲任使賢材則常患無人是所求皆不得所欲皆不如意其故無他由不用威權之術也自古帝王或為強臣所制或為小人所惑則威權不得出於已今朝無強臣之患旁無小人偏任之一作又無小內外臣庶尊陛下如天愛陛下如父傾耳延首願有陛下之所為然何所憚而不為乎一作何憚而若一日赫然執一作威權以臨之則一作使萬事皆辦何

患五者之無奈何為三弊之因循一事之不集臣請言三弊夫言多變則一作俗不信令頻改則一作有難從一作今出令之初不加詳審行之未久尋又更張以不信之言行難從之令故每有處置之事州縣一作知朝廷未是一定之命則官吏或一作相謂曰且未要一作行不久必須更改或曰備禮行下略與應破指揮旦夕之間果然又變至於將一作吏更易道路疲於送迎符一作牒縱橫上下莫能遵守一作中外臣庶一作軍民或聞而歎息或聞而竊笑歎息者有憂天下之心竊笑者有輕朝廷之意號令如此欲威天下其可得乎此不慎號令之弊一有也用人之術不過賞罰一作賞罰賞罰一作而已一有用人之法一有不過然賞及無功則恩不足勸罰失有罪則威無所懼雖有人不可用矣一作也太祖時一作臣常聞王全斌破蜀而歸功不細矣一作犯法一貶十年不問是時方討江南故黜全斌與諸將立法一有及江南已下太祖神武英斷所以能平定天下者其賞罰之法一作皆如此也一作關西用兵四五年矣一有賞罰之大將以無功罷者依舊居官軍中見無功者不妨得好官則諸將誰肯立功矣裨將畏懦逗留者皆當斬罪或暫貶而尋遷或

不貶而依舊軍中見有罪者不誅則諸將誰肯用命矣所謂賞不足勸威一作無所懼賞罰如此而欲用人其可得乎此不明賞罰之弊二字有也自兵動以來處置之事不少然多有名而無實臣請略言其一二則其他可知數年以來點兵不絕諸路之民半為兵矣其間老弱病患短小怯懦者不可勝數一有兵額者少是有點兵之虛名而無得兵之實數初一作也新集之兵所在教習追呼上下民不安君主教者非將領之材所教者無旗鼓之節法一作往來州縣愁怨一作嘆嗷嗷既多是老病小怯小懦之人又無訓練精練之法一作此有教兵之虛名而無訓兵之實藝一作勿也諸路州軍分造器械一作諸州所造器械數不少矣工作之際已勞民力輦運般送又苦道塗一作然而鐵刃不剛一作筋膠不固長短大小多不中度造作之所但務充數而速了不計所用之不堪經歷官司又無檢責此有器械之虛名而無器械之實用也以草草無一作之法教老一作怯之兵執銳折不堪之器械百戰百敗理在不疑臨事而悟何可及乎故事無大小悉皆鹵莽則不責功實之弊三字有也臣故曰三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弛慢廢壞於下萬事不可盡言臣請直一字有

言其一字大者五事其一曰兵臣聞攻人以謀不以力用兵其字關智不關多前代用兵之人多者常敗少者常勝漢王尋等以百萬之兵遇光武九千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苻堅以百萬之兵遇東晉二三萬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曹操以三十萬青州兵大敗於呂布退而歸許復以二萬人破袁紹十四五萬一作四人是用兵多則敗少則勝之明驗也況於夷狄尤難以力爭只可以計取李靖破突厥於定襄只用三千人其後破頡利於陰山亦不過一萬一作塞外者不可應數十大字蓋兵不在多能以計取爾故善用兵者以少一作為多不善用者雖多而愈少也此字為今計者添兵則耗國減兵則破賊今沿邊之兵不下七八十萬可謂多矣然訓練不精又有老弱虛數則十人不當一人是七八十萬之兵不當七八萬人之用加又一作軍無統制分散支離分多為寡兵法所忌此所謂不善用兵者雖多而愈少故常戰而常敗也臣願陛下赫然奮威勸勵諸將精加訓練去其老弱七八十萬中可得四一當十則五十萬精兵二字一當五百萬兵之用

此所謂善用兵者以少而為多古人所以少而常勝者以此也今不思實効但務添多耗國耗民積以年歲一作連賊雖不至天下已困矣此一事也其二曰將臣又聞古語曰將相無種故或出於奴僕或出於軍卒於卒伍或出於奴僕或出於盜賊惟能不次而用之乃為名將耳國家求將之意雖勞一作選將之路太狹今詔近臣舉將而限以資品則英豪之士在下位者不可得矣試將材者限以弓馬一夫之勇則智略萬人之敵皆遺之矣山林奇傑之士召而至者以其貧賤而薄之不過與一主簿借職使其一作快快而去則古之屠釣飯牛之傑皆激怒而失之矣至於無人可用則寧用龍鍾跛躄庸懦暗劣之徒皆地四字授之兵柄天下三尺童子皆為朝廷危之前日澶淵之卒幾為國家生事此可見也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臣願陛下革去舊弊奮然精求有賢豪之士不須限以下位有智略之人不必試以弓馬有山林之傑不可薄其貧賤惟陛下能以非常之禮待人人臣亦將以非常之効報國為報於無將哉又下有又何患此二事也其三曰財用臣又聞善治病者必醫其受病之處善救弊者必尋一作其起弊

之源今天下財用困之其弊安在起於用兵一作興而費大故也漢武好窮兵用盡累世之財當時勒兵單于臺不過十八萬一作十尚能困其一無國力況未若二字今日七十八萬連四五年而不能解所以整天地之所生竭萬民之膏血而用不足也今雖有智者物不能增而計無所出矣惟有減冗卒之虛費練精兵而連戰功成兵罷自然足矣今兵有可減之理一有無人敢當其事賊有連擊之便一有無將一作人敢奮其勇後時敗事徒耗國而耗民一有惟陛下耳二句此三事也其四曰禦戎之策臣又聞兵法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北虜與朝廷通好僅四十年不敢妄動今一旦發其狂謀者其意何在蓋見中國頻為元昊所敗故敢啓其貪心伺隙而動尔今若勸諸將選兵秣馬疾入西界但能痛敗吳賊一陣則吾軍威大振而虜計沮矣此所謂上兵伐謀者也今詞論一作事者皆知北虜與西賊通謀欲併二國之力窺我河北陝西則難以力支一有若使二虜並寇一有今若我能先擊敗其一國則虜勢減半不能獨舉此兵法所謂伐交者也元昊地狹賊兵不多向來攻我傳聞北虜常有助兵今若虜中自有點集之謀而元昊驟然被擊必

求助於北虜北虜分兵助吳則可牽其南寇之力若不助吳則二國有隙自相疑貳此亦伐交之策也假令二國起期分路來寇我能先期大舉則元昊蒼皇自救不暇豈能與北虜相為表裏是破其素定之約乖其剋日之期此兵法所謂親而離之者亦伐交之策也元昊叛逆以來幸而屢勝常有輕視諸將之心今又見朝廷北憂戎虜方經營於河朔必謂我師不能西出今乘其驕怠正是疾驅急擊之時此兵法所謂出其不意者此此一字無取勝之上策也前年西將有請出攻者當時賊氣力力一字無方盛我兵未練朝廷尚許其出師況今元昊有可攻之勢此不可失之時彼方幸吾憂河北而不虞我能西征出其不意此可攻之勢也自四路分帥今已半年訓練恩信兵已可用故近日屢奏小捷是我師漸振賊氣漸斂此可攻之勢也苟失此時而使二虜先來則吾無策矣臣願陛下一有不以臣言詔執事之臣一作詔議而行下為任者七字之此四事也其五曰可任之臣臣又聞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今文武列職一作文武官至官至於朝廷偏於天下其間豈無材智之臣而陛下總治萬機之大既不服盡識其人故不能躬自進賢而退不肖執政大

臣動拘舊例又不敢進賢而退不肖審官吏部三班之職但掌文簿差除而已又不敢越次進賢而退不肖是上自天子下至有司無一人得進賢而退不肖者所以賢愚混雜僥倖相容三載一遷更無旌別平居無事惟患太多而差遣一作除不行一旦臨事要人常患乏人使用自古任官之法無如今日之繆也今識者或謂一有舉主轉官為進賢犯罪黜貴為退不肖此不知其弊之深也大凡善惡之人各以類聚故守廉慎者各舉清幹之人一有有賊汙者各舉貪濁之人好徇私者各舉請一作奸求之人性庸暗者各舉不材之人一有舉公幹之人一有朝廷不問是非但見舉主數足便與改官則清一作公幹者進矣貪濁者亦進矣請一作求者亦進矣不材者亦進矣混濁如此便可為進賢之法乎方今黜責官吏豈有澄清糾舉之術哉惟犯賊之人因民論訴者乃能黜之耳夫能舞弄文法而求財賂者亦強黜之吏政事必由己出故雖誅剝豪民尚或不及貧弱至於不材之人不能主事眾胥羣吏共為姦欺則民無貧富一時受弊以此而言則賊吏與不材之人為害等耳今賊吏因自敗者乃加黜責一有不去其一二至於不材之

人上下共知而不問寬緩容姦其弊如此便可為退
不肖之法乎賢不肖既無別則宜乎設官雖多而無
人可用也臣願陛下明賞罰責功實則材材一有不
列於陛下之前矣臣故曰五者皆有然陛下不得而
用者為有弊也三弊五事臣既已詳言之矣惟陛下
擇之天下之務不過此也方今天文變於上地理逆
於下人心怨於內四夷攻於外事勢如此矣非是陛
下遲疑寬緩之時惟願為社稷生民留意一作惟陛下
直甘侯臣脩昧死再拜

居士集卷第四十六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事 伏見伏見一作臣所採一作伏思伏思一作臣惟善
立一作其少敢言一作漢武好用兵漢武好用兵一作漢武欲
功一作服遠威振夷狄一作四海房杜一作房杜王欲
膽軍則常患無財用一作則常患無財今朝一作外則不
事之不集有而此一十年不問皆當斬罪一作皆
當所謂賞一作是言其一造一作有蓋字皆當斬罪一作皆
責功則此一王尋等以百萬之兵一作師九千人一作九符
堅以百萬之兵一作兵只用三千人有兵字愈少一作
少破賊一作不不當七八萬一作得勸一作勸漢武好一作好漢
可用一作至授一作授賢豪一作英豪漢武好一作好漢
勸兵一作勸勸一作勸仲尼曰一作曰豈無材智之臣一作
非一作無材一作無動拘舊例一作糾舉之術一作法寬緩容姦
智一作無材一作無動拘舊例一作糾舉之術一作法寬緩容姦
天文變一作天於外一作事勢一作理

右言事書凡一作者皆江鈿文海本疑是初彙不
若集本之善故難盡從姑擿其大槩如此後人亦
可推公改定之意矣

居士集卷第四十七 歐陽文忠公集四十七

書八首

荅陝西安撫使范龍圖辭辟命書

脩頓首再拜答急脚一作至得七月十九日華州所發書伏審即日尊體動止萬福伏慰之至戎狄侵邊自古常事邊吏無狀至煩大賢伏惟執事忠義之節信於天下天下之士得一識面者退誇於人以爲榮耀至於游談布衣之賤往往竊託門下之名矧今以大謀小以順取逆濟以明哲之才有必成功之勢則士之好功名者於此爲時孰不願出所長少助萬一得託附以成其名哉況聞狂虜猖蹶屢有斥指之詞加之輕侮購募之辱至於執戮將吏殺害邊民凡此數事在於脩輩尤爲憤恥每一思之中夜三起不幸脩無所能徒以少喜文字過爲世俗見許此豈足以當大君子之舉哉若夫參決軍謀經畫財利料敵制勝在於幕府苟不之人則軍書奏記一有之二一末事耳有不待脩而堪者矣由此始敢以親爲辭況今世人所謂四六者非脩所好少爲進士時不免作之自及第遂棄不復作在西京佐三相幕府於職當亦不爲作此師魯所見今廢已久懼無好辭以

辱嘉命此一端也一本此下云某雖儒生不知兵事於諸公問卷聞諸言攻守之計此實當時之宜非深顧不爲汚議所移伏見自至關西辟士甚衆古人

難士雖貧賤以身許人固亦未易欲其盡死必深相

知知之不盡士不爲用今奇怪豪雋之士往往蒙見

收揮顧用之如何尔一有此在明然尚一作慮山林

草莽有挺特知義慷慨自重之士未得出於門下也宜少思馬若脩者恨無他才以當長者之用非

敢効庸人苟且樂安佚也一本此下云伏案示書夏當登其門非執事過見褒稱何以至此惟幸察馬字

脩白人至辱書及性詮三篇曰以質其果是非一有夫

自信篤者無所待於人有質於人者自疑者也今吾

子自謂夫子與孟荀楊韓復生不能奪吾言其可謂

自信不疑者矣而返以質於脩使脩有過於夫子者乃可爲一作吾子辯况脩未及孟荀楊韓之一二也脩非知道者好學而未至者也世無師久矣高賴朋友切磋之益苟不自滿而中止庶幾終身而有成固常樂與學者論議往來非敢以益於人蓋求益於人

荅李諷第一書

者也況如吾子之文章論議豈易得哉園樂為一作吾子辯也苟尚有所疑敢不盡其所學以告既吾子之自信如是雖夫子不能奪使脩何所說焉人還索書未知所答慚惕脩再拜

荅李詡第二書

脩白前辱示書及性論三篇見吾子好學善辯而文能盡其意之詳今世之言性者多矣有所不及也故思與吾子卒其說脩患世之學者多言性故常為說曰夫性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也易六十四卦不言性其言者動靜得失吉凶之常理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不言性其言者善惡是非之實錄也詩三百五篇不言性其言者政教興衰之美刺也書五十九篇不言性其言者堯舜三代之治亂也禮樂之書雖不完而雜出於諸儒之記然其大要治國脩身之法也六經之所載皆人事之切於世者是以言之甚詳至於性也百不一二言之或因言而及焉非為性而言也故雖言而不究予之所謂不言者非謂絕而無言蓋其言者鮮而又不主於性而言也論語所載七十二子之問於孔子者問孝問忠問仁義問禮樂問脩身問為政問朋友問鬼神者有矣未嘗有

問性者孔子之告其弟子者凡數千言其及於性者一言而已予故曰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罕言也書曰習與性成語曰性相近習相遠者戒人慎所習而言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明性無常必有以率之也樂記亦曰感物而動性之欲者明物之感人無不至也然終不言性果善果惡但戒人慎所習與所感而勤其所以率之者尔予故曰因言以及之而不究也脩少好學知學之難凡所謂六經之所載七十二子之所問者學之終身有不能達者矣於其所達行之終身有不能至者矣以予之汲汲於此而不暇乎其他因以知七十二子亦以是汲汲而不暇也又以知聖人所以教人垂世亦皇皇而不暇也今之學者於古聖賢才皇皇汲汲者學之行之或未至其一二而好為性說以窮聖賢之所罕言而不究者執後儒之偏說事無用之空言一作此予之所不暇也或有一作問曰性果不足學乎予曰性者與身俱生而人之所皆有也為君子者脩身治人而已性之善惡不必究也使性果善邪身不可以不脩人不可以不治使性果惡邪身不可以不脩人不可以不治不脩其身雖君子而為小人書曰惟聖罔念

作狂是也能脩其身雖小人而爲君子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是也治道備人斯爲善矣書曰黎民於變時雍是也治道失人斯爲惡矣書曰殷頑民又曰舊染汙俗是也故爲君子者以脩身治人爲急而不窮性以爲言夫七十二子之不問六經之不主言或雖言而不究豈略之哉蓋有意也或又問曰然則三子言性過歟曰不過也其不同何也曰始異而終同也使孟子曰人性善矣遂怠而不教則是過也使荀子曰人性惡矣遂棄而不教則是過也使揚子曰人性混矣遂肆而不教則是過也然三子者或身奔走諸侯以行其道或著書累千萬言以告于後世未嘗不區區以仁義禮樂爲急蓋其意以謂善者一日不教則失而入于惡惡者勤而教之則可使至于善混者驅而率之則可使去惡而就善也其說與書之習與性成語之性近習速中庸之有以率之樂記之慎物所感皆合夫三子者推其言則殊察其用心則一故予以爲推此一字無其言不過始異而終同也凡論三子者以予言而一之則說說者可以息矣予之所說如此吾子其擇焉

與荆南樂秀才書

脩頓首白秀才足下前者舟行往來屢辱見過又辱以所業一編先之啓事及門而贄田秀才西來辱書其後予家奴自府還縣比又辱書僕有罪之人人所共棄而足下見禮如此何以當之當之未暇荅宜遂絕而再辱書再而未荅宜絕而又辱之何其勤之甚也如脩者天下窮賤之人亦安能使足下之切切如是邪蓋足下力學好問急於自爲謀而然也然蒙索僕所爲文字者此似有所過聽也僕少從進士舉於有司學爲詩賦以備程試凡三舉而得第與士君子相識者多故往往能道僕名字而又以游從相愛之私或過稱其文字故使足下聞僕虛名而欲見其所爲者由此也僕少孤貧貪祿仕以養親不暇就師窮經以學聖人之遺業而涉獵書史姑隨世俗作所謂時文者皆穿蠹經傳移此儷彼以爲浮薄惟恐不悅于時人非有卓然自立之言如古人者然有司過採屢以先多士及得第已來自以前所爲不足以稱有司之舉而當長者之知始大改其爲庶幾有立然言出而罪至學成而身辱爲彼則獲譽爲此則受禍此明効也夫時文雖曰浮巧然其爲功亦不易也僕天姿不好而彊爲之故比時人之爲者尤不工然已足

以取祿仕而竊名譽者順時故也先輩少年志盛方欲取榮譽於世則莫若順時天聖中天子下詔書勅學者去浮華其後風俗大變今時之士大夫所為彬彬有兩漢之風矣先輩往學之非徒足以順時取譽而已如其至之是直齊肩於兩漢之士也若僕者其前所為既不足學其後所為慎不可學是以徘徊不敢出其所為者為此也在易之困曰有言不信謂夫

答吳充秀才書

足下所取信哉辱書既多且切不敢不荅幸察脩頌首白先輩吳君足下前辱示書及文三篇發而讀之浩乎若千萬言之多及少定而視焉纔數百言尔非夫辭豐意雄滯然有不可禦之勢何以至此然猶自患俵俵莫有開之使前者此好學之謙言也脩材不足用於時仕不足榮於世其毀譽不足輕重氣力不足動人世之欲假譽以為重借力而後進者奚取於脩焉先輩學精文雄其施於時又非待脩譽而為重力而後進者也然而惠然見臨六字一作惠然若有所責一作得此字非急於謀道不擇其人而問焉者歟夫學者未始不為道而至者鮮焉非道之於人

速也學者有所溺焉尔蓋文之為言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世之學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甚者至棄百事不關于心曰吾文士也職於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鮮也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頃尔然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者一作讀春秋如其用功少而至此字一作自然於至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於字有文不難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書荀卿蓋亦晚而有作若子雲仲淹方勉焉以模三字一作疆言語此一無此字道未足而疆一作勉言者也後之感者徒見前世之文傳以為學者文而已此句一作又故愈力二字無此愈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謂終日不出於軒序以下無此不能縱橫高下皆如意者道未一作不足也若道之充焉雖行乎天地一作入于淵泉無不之也一至四先輩一作下之文浩乎濡然可謂善矣而又志於為道猶自以為未廣若不止焉孟荀可至而不難也脩學道而不至者然幸不甘於所悅而溺於所止因吾子之能不自止又以勵脩之少進焉幸甚幸甚脩白

上杜中丞論舉官書

具官脩謹齋沐拜書中丞執事脩前伏見舉南京留
守推官石介爲主簿近者聞介以上書論赦被罷而
臺中因舉他吏代介者主簿於臺職最卑介一賤士
也用不用當否未足害政然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
介爲人剛果有氣節力學喜辯是非真好義之士也
始執事舉其材議者咸曰知人之明今聞其罷皆謂
赦乃天子已行之令非疎賤當有說以此罪介曰當
罷脩獨以爲不然然不知介果指何事而言也傳者
皆云介之所論謂朱梁劉漢不當求其後裔尔若止
此一事則介不爲過也然又不知執事以介爲是爲
非也若隨以爲非是大不可也且主簿於臺中非言
事之官然大抵居臺中者必以正直剛明不畏避爲
稱職今介足未履臺門之闥而已用言事見罷真可
謂正直剛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爲主簿直可
任御史也是執事有知人之明而介不負執事之知
矣脩嘗聞長老說趙中令相太祖皇帝也嘗爲某事
擇官中令列二臣姓名以進太祖不肯用它日又問
復以進又不_作用它日又問復以進太祖大怒裂其奏
擲殿階_{一作}上中令色不動挿笏帶間徐拾碎紙袖
歸中書它日又問則補綴之復以進太祖大悟終用

二臣者彼之敢尔者蓋先審知其人之可用然後果
而不可易也今執事之舉介也亦先審知其可舉邪
是偶舉之也_{一作邪}若知而舉則不可遽止若偶舉之
猶宜一請介之所言辯其是非而後已若介雖忤上
而言是也當助以辯若其言非也猶宜曰所舉者爲
主簿尔非言事也待爲主簿不任職則可罷請_{一作罷}
以此辭焉可也且中丞爲天子司直之臣上雖好之
其人不肖則當彈而去之上雖惡之其人賢則當舉
而申之非謂隨時好惡而高下者也今備位之臣百
十邪者正者其糾舉一信於臺臣而執事始舉介曰
能朝廷信而將用之及以爲不能則亦曰不能是執
事自信猶不果若遽言它事何敢望天子之取信於
執事哉故曰主簿雖卑介雖賤士其可惜者中丞之
舉動也況今斥介而它舉必亦擇賢而舉也夫賢者
固好辯若舉而入臺又有言則又斥而它舉乎如此
則必得愚闇懦默者而後止也伏惟執事如欲舉愚
者則豈敢復云若將舉賢也願無易介而它取也今
世之官兼御史者例不與臺事故敢布狂言竊獻門
下伏惟幸察焉

與魯鞏論氏族書

脩一有拜字白一有曾君先字敗所僻遠不與人通辱遣專

人惠書甚勤豈勝媿也示及見託撰次碑文事脩於

人事多故不近文字久矣大懼不能稱述世德之萬

一以滿足下之意然近世士大夫於氏族一作尤不

明其遷徙世次多失其序至於始封得姓亦或不真

如足下所示云曾元之曾孫樂為漢都鄉侯至四世

孫據遭王莽亂始去都鄉而家豫章考於史記皆不

合蓋曾元去漢近二百年自元至樂似非曾孫然亦

當仕漢初則據遭莽世失侯而徙蓋又二百年疑亦

非四世以諸侯年表推之雖大功德之侯亦未有終

前漢而國不絕者亦無自高祖之世至平帝時侯纔

四傳者宣帝時分宗室趙頃王之子景封為都鄉侯

則據之去國亦不在莽世而都鄉已先別封宗室矣

又樂據姓名皆不見於年表蓋世次久遠而難詳如

此若曾氏出於鄆者蓋其支庶自別有為曾氏者尔

非鄆子之後皆姓曾也蓋今所謂鄆氏者是也揚允

恭據國史所書嘗以西京作坊使為江浙發運制置

芥宋咸書

茶鹽使乃至道之間耳今云洛苑使者雖且從所述

一有不能幸察

脩頌首白州人史一作至蒙惠書及補注周易甚善世

無孔子久矣六經之旨失其傳其有不可得而正者

自非孔子復出無以得其真也儒者之於學博矣而

又苦心勞神一作於殘編朽簡之中以求一作千歲

失傳之繆茫乎前望已遠之聖人而不可見杳乎後

顧無窮之來者欲為未悟泆難解之惑是眞所謂勞

而少功者哉然而一有經非一世之書也其傳之繆

非一日之失也其所以判正補緝亦非一人之能也

使學者各極其所見而明者擇焉十取其一百取其

十雖未能復六經於無失而卓如日月之明然聚眾

人之善以補緝之庶幾不至於大繆可以俟聖人之

復生也然則學者之於經一無其可已乎足下於經

一作其刊正補緝者眾則其所得亦已多矣脩學一作不

敏明而又無彊力以自濟恐終不能少出所見以補

六經一作之萬一得足下所為故尤區區而不能忘

也屬奉使出疆一作行有日忽忽不具一本具字一作惟

居士集卷第四十七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答陝西范龍圖辭命書知義此下有用二字

答李訓第二書而不究此下有九子勤而教之勤果善邪果惡邪邪一本作

人性混矣混字上一有與判南與秀才書當之未暇答無當之二字宜絕二

遺業二字一浮薄洛巧悅于一

受禍難不易一作譽者者字先

方欲方將如其至之是直齊有於

慎不可學一作又

今可謂困今字下一安足為足下所取信哉一作難

先輩能取

答吳充秀才書何以能先輩學精先輩精學一鮮

馬鮮一作讀易者三字上一

上杜中丞論舉官書不為過也也一又不知執事不

殿階上一作終用二臣者無百十一作幸察焉一

會肇論氏族書僻遠一當仕一作亦未有一

鄧氏部一茶鹽使此下

答宋咸書儒者之於學

居士集卷第四十八 歐陽文忠公集四十八

策問十二道

武成王廟問進士策二首

問學者言三統之義備矣然自孔子刪脩六經與其弟子論辯堯舜三代之際甚詳而於正朔獨無明文見於經者三正王者所以正一統蓋大法也豈宜略而不言歟抑隱其義以寓見諸書歟或者經籍散缺而失之歟自漢以來學者多增三統之說以附六經之文今所見者特因漢儒之說爾當漢承秦焚書聖經未備而百家異說不合于理者眾則其言果可信歟夫眾辭淆亂質諸聖今考於六經孔子所筆何說可以驗其信然歟不然商周未嘗有改歟豈其不足為法聖人非之而不言歟請稽三王之舊典考六經之明文以祛厥疑敢俟來對

問禮樂治民之具也王者之愛養斯民其於教導之方甚勤而備故禮防民之欲也周樂成民之俗也厚苟不由焉則賞不足勸善刑不足禁非而政不成大宋之興八十餘歲明天子仁聖思致民於太平久矣而天下之廣元元之眾州縣之吏奉法守職不暇其他使愚民目不識俎豆耳不聞弦匏民俗頑鄙刑獄

不衰而吏無任責夫先王之遺文具在凡歲時吉凶聚會考古禮樂可施民間者其別有幾順民便事可行於今者有幾行之固有次第其所當先者又有幾禮樂興而後臻於富庶歟將既富而後教之歟夫政緩而迂解近事實教不以漸則或戾民欲其不迂而政易成有漸而民不戾者其術何云儒者之於禮樂不徒誦其文必能通其用不獨學於古必可施於今願悉陳之無讓

問進士策三首

問六經者先王之治具而後世之取法也書載上古春秋紀事詩以微言感刺易道隱而深矣其切於世者禮與樂也自秦之焚書六經盡矣至漢而出者皆其殘脫顛倒或傳之老師昏耄之說或取之冢墓屋壁之間是以學者不明異說紛起況乎周禮其出最後然其為書備矣其天地萬物之統制禮作樂建國君民養生事死禁非道善所以為治之法皆有條理三代之政美矣而周之治迹所以比二代而尤詳見於後世者周禮著之故也然漢武以為瀆亂不驗之書何休亦云六國陰謀之說何也然今考之實有可疑者夫內設公卿大夫士下至府史胥徒以相副貳

外分九服建五等差尊卑以相統理此周禮之大略也而六官之屬略見於經者五萬餘人而里閭縣鄙之長軍師卒伍之徒不與焉王畿千里之地為田幾井容民幾家王官王族之國邑幾數民之貢賦幾何而又容五萬人者於其間其人耕而賦乎如其不耕而賦則何以給之夫為治者故若是之煩乎此其一可疑者也秦既誹古盡去古制自漢以後帝王稱號官府制度皆襲秦故以至於今雖有因有革然大抵皆秦制也未嘗有意於周禮者豈其體大而難行乎其果不可行乎夫立法垂制將以遺後也使難行而萬世莫能行與不可行等爾然則反秦制之不若也脫有行者亦莫能興或因以取亂王莽後周是也則其不可用決矣此又可疑也然其祭祀衣服車旗似有可采者豈所謂郁郁之文乎三代之治其要如何周禮之經其失安在宜於今者其理安從其悉陳無隱

問古者為治有繁簡其施於民也有淺深各適其宜而已三代之盛時地方萬里而王所自治者千里而已其餘以建諸侯至於禮樂刑政頒其大法而使守之則其大體蓋簡如此諸侯大小國蓋數千必各立

都邑建宗廟卿士大夫朝聘祭祀訓農練卒一作訓

居民度土自一夫以上皆有法制則其於衆務何其

繁也今自京師至於海隅微障一尉卒之職必命於

朝政之大小皆自朝出州縣一作郡之吏奉行而已是

舉天下皆所自治其於大體則為繁一有且矣其州

縣大小邑閭田井訓農練卒一夫以上略無制度其

於衆務何其忽而簡也夫禮以治民而樂以知之德

義仁恩長養涵澤此三代之所以深於民者也政以

一一作民刑以防之一作此其淺者爾一有蓋不可

今自宰相至于州縣至內外凡百有司莫不行文

書治吏事其急在於督賦斂斷獄訟而已此特淺者

爾禮樂仁義吏不知所以為而欲望民之被其教其

可得乎所以況民之深深乎此專務其淺而忘其夫

治大以簡則力有餘治小以繁則事不遺制民以淺

則防其僻漸民以深則化可成此三代之所以治也

今一切悖古簡其當繁而繁其可簡一作大者簡而

務其淺而忽其深故為國百年而仁政未成生民未

厚者以此也然若欲使國體大小適繁簡之宜法政

弛張盡淺深之術諸侯井田不可卒復施於今者何

宜禮樂刑政仁美不可卒成用於今者何便悖古之

失其原何自修復之方其術何始迹治亂通古今子
大夫之職也其悉心以陳焉

問禮樂之書散亡而雜出於諸儒之記獨中庸出於

子思子思聖人之後也其所傳宜得其真而其說有

異一作乎聖人者何也論語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蓋孔子自年

十五而學學十五年而後有立其道又須十年而一

進孔子之聖必學而後至久而後成而中庸曰自誠

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明生而知之也自明

誠學而知之也若孔子者可謂學而知之者孔子必

須學則中庸所謂自誠而明不學而知之者誰可以

當之歟堯用四凶其初非不思也蓋思之不能無失

耳故曰惟帝其難之舜之於事必問於人而擇焉故

曰舜好問禹之於事已所不決人有告之言則拜而

從之故曰禹拜昌言湯之有過後知而三字一必改

故曰改過不悛孔子亦嘗有過故曰幸苟有過人必

知之而中庸曰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夫堯之思

慮常有失舜禹常待人之助湯與孔子常有過此五

君子者皆上古聖人之明者其勉而思之猶有不及

則中庸之所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誰可以當之

歟此五君子者不足當之則自有天地已來無其人矣豈所謂虛言高論而無益者歟夫孔子必學而後至堯之思慮或失舜禹必資於人湯孔不能無過此皆勉人力行不怠有益之言也若中庸之誠明不可及則忘人而中止無用之空言也故予疑其傳之謬也吾子以為如何

南省試進士策問三首

問昔者禹治洪水奠山川而堯稱之曰萬世之功也蓋遭大水莫如堯致力以捍四字一作能辨大患莫如禹別四海九州山川地形盡水之性知其利害而治之有法莫一作如禹貢之為書一作也故後世之言知水者必本於禹求所以治之之法與其跡者必於禹貢然則學者所宜盡心也國家天下廣矣其為水害者特一河耳非有堯之大患也自橫壠商胡再決三十餘年天下無一人能興水利者豈有其人而弗求歟求而弗至歟抑不知水性而乖其導洩之方由禹貢之學久廢而然歟此當今之務學者之所留意也且堯之九州孰高孰下禹所治水孰後孰先考其治之之跡導其大水所從來而順其歸其小水則或附而行或止而有所蓄然後百川皆得其宜夫致力於其

大而小者從之此豈非其法歟然所導大水其名有幾夫欲治水而不知地形高下所治後先致力之多少及其名與數則何以知水之利害故願有所聞焉夫禹所以通治水之法如此者必又得其要願悉陳之無隱

問三五之治損益不同而制度文章惟周為大備周禮之制設六官以治萬民而百事理夫公卿之任重矣若乃祭祀天地日月宗廟社稷四郊明堂之類天子大臣所躬親者一歲之間有幾又有巡狩朝會師田射耕燕饗凡大事之舉一歲之間又有幾而為其民者亦有畋獵學校射鄉飲酒凡大聚聚字一作事期一歲之間有幾又有州黨族官歲時月朔春秋黜祭一作解詢事讀法一歲之間又有幾其齋戒供給期召奔走廢日幾何由是而言疑其官不得安其府民不得安其居亦何暇修政事治生業乎何其煩之若是也然說者謂周用此以致太平豈朝廷禮樂文物萬民富庶豈第必如是之勤且詳然後可以致之歟後世苟簡不能備舉故其未能及於三代之盛歟然為治者果若是之勞乎用之於今果安焉而不倦乎抑其設施有法而第弗深考之歟諸君子為言之

問六十四卦所謂易者聖人之書也今謂之繫辭昔謂之大傳者亦皆曰聖人之作也其言曰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又曰河出圖聖人則之又曰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觀于天俯察于地觀鳥獸之文近取字一有謂身遠取物始作八卦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一書而四說則八卦者果何從而而有子若曰河圖之說信然乎則是天生神馬負八卦出于水中乃天地自然之文爾何假庖犧始自作之也如幽贊生蓍之說又似八卦直因蓍數而生爾至於兩儀四象相生而成則又無待於三說而有卦也故一說苟勝則三說可以廢也然孰從而為是乎卜筮自堯舜三代以來用之蓋古聖人之法也不必窮其始於古逮茫昧之前然繫辭聖人之作也必有深旨幸決其疑

問進士策四首

問孟子以謂井田不均則穀祿不平經界既正而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故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蓋三代井田之法也自周衰迄今田制廢而不復者千有餘歲凡為天下國家者其善治之迹雖不同而其文章

制度禮樂刑政未嘗不法三代而於井田之制獨廢而不取豈其不可用乎豈憚其難而不為乎然亦不害其為治也仁政果始於經界乎不可用與難為者果萬世之通法乎王莽嘗依古制更名一有田矣而天下之人愁苦怨叛卒共起而亡之莽之惡加于人者雖非一而更田之制當時民特為不便也嗚呼孟子之所先者後世皆不用而治用之而民特愁苦怨叛以為不便則孟子謂之仁政可乎記曰異世殊時不相沿襲書又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書傳之言其戾如此而一作孰從乎孟子世之所師也豈其泥於古而不通於後世乎豈其所謂迂闊者乎不然將有說也自三代之後有天下莫盛漢唐漢唐之治視三代何如其民田之制稅賦之一有法較差又何如其可施於今者又何如皆願聞其詳也

問子不語怪著之前說以其無益於事而有惑於人也然書載鳳凰之來舜詩錄乙鳥之生商易稱河洛出圖書禮著龜龍游宮沼春秋明是非而正王道六鷁鸚鵡於人事而何干二南本功德於后妃麟豎騶虞豈婦人而來應昔孔子見作俑者歎其不仁以謂開端於用殉也況六經萬世之法而容異說自啓其

源自秦漢已來諸儒所述荒虛怪誕無所不有推其所自抑有漸乎夫無焉而書之聖人不爲也雖實有馬書之無益而有害不書可也然書之亦有意乎抑非聖人之所書乎予皆不能論也惟博辯明識者詳之

問爲政者徇名乎襲迹乎三代之名正名也其迹治迹也所謂名者萬世之法也迹者萬世之制也正名立制言順事成然後因名迹以考實而其文章事物粲然無不備矣可謂盛哉董仲舒以謂三代質文有改制之名而無變通之實者是也自秦肆其虐滅秦古典然後三代之名與迹皆變易而喪其實豈所謂變其道者邪然自秦迄今千有餘歲或治或亂其廢興長短之執各由其人爲之而已其襲秦之名不可改也三代之迹不可復也豈其理之自然歟豈三代之制止於三代而不可施於後世歟王莽求其迹而復井田宇文求其名而復六官二者固昏亂敗亡之國也然則孔子言爲政必也正名孟子言爲政必始經界豈虛言哉然自秦以來治世之主幾乎三代者唐太宗而已其名迹固未嘗復三代之一二而其治則幾乎三王豈所謂名迹者非此之謂歟豈遺名與

迹而直考其實歟豈孔孟之所謂者有旨而學者弗深考之歟其酌古今之宜與其異同者以對

問古之取士者上下交相待以成其美今之取士者上下交相害欲濟於事可乎古之士教養有素而進取有漸上之禮其下者厚故下之自守者重上非厚禮不能以得士士非自重不能以見禮於上故有國者設爵祿車服禮樂于朝以待其下爲士者修仁義忠信孝悌於家以待其上設于朝者知下之能副其待則愈厚居下者知上之不薄于己故愈重此豈不交相成其美歟後世之士則反是上之待其下也以謂干利而進爾雖有爵祿之設而日爲之防以革進之濫者下之視其上也以謂雖自重上孰我知不自進則不能以達由是上之待其下也益薄下之自守者益不重而輕嗚呼居上者欲得其人在下者欲行其道其可得邪原夫三代取士之制如何漢魏迄今其變制又如何宜歷道其詳也制失其本致其反古一有復自何時歟說今制稍復於古十二字當自何始今之士皆學古通經稍知自重矣而上之所以禮之者未加厚也噫由上之厚然後致下之自重歟必下之自重然後上禮之厚歟二者兩不爲之先其執亦奚由而合也宜具

陳其本末與其可施於今者以對

居士集卷第四十八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問進士策第二首諸侯大小國蓋數千必各立都邑

建宗廟一作諸侯之國小大數

問進士策第一首書傳之言一作說井田一作地聞其詳

也一作其說

第四首上熟我知一作上或

居士集卷第四十九 歐陽文忠公文集四十九

祭文二十首

求雨祭一作五龍祈雨文

年月日乾德縣令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五龍之神曰百里之地一時而不雨則民被其災者數千家然則水旱一有重事也此一無天之庇生斯民者豈欲輕為之乎不幸而遭焉則歸其說於二者一曰吏之貪戾不能平民而使怨吁之氣干於陰陽之和而然也一曰凡山川能出雲為雨者皆有神以主之以節豐凶而為民之司命也故水旱之災不以責吏則以告神嗚呼民不幸而罹其災脩一作與神又不幸而當其事者以吏食其祿而神享其祀也今歲旱矣令一作雖愚尚知恐懼而奔走神至靈也得不動於心乎尚饗

求雨祭漢景帝文

維年月日具官脩告于漢孝景帝之神縣有州帖祈雨諸祠縣令至愚以謂雨澤頗時民不至於不足不敢以煩神之視聽癸丑出于近郊見民稼之苗者荒在草間問之曰待雨而后耘籽又行見老父曰此月無雨歲將不成然後乃知前所謂雨澤頗時者徒見

於城郭之近而縣境數百里山陂田畝之間蓋未及也脩以有罪為令於此宜勤民事神以塞其責令既治民獄訟之不明又不求民之所急至去縣十餘里外凡民之事皆不能知頑然慢於事神此脩為罪又甚於所以來為令之罪惟神為漢明帝生能惠澤其民布義行剛威靈之名照臨後世而尤信於此土之人神其降休以答此土之民之信尚饗

祭桓侯文

謹以醢肩卮酒之奠告于桓侯張將軍之靈農之為事亦勞矣盡筋力勤歲時數年之耕不遇一歲之稔稔則租賦科歛之不暇有餘而食其得幾何不幸則水旱相枕為餓殍夫豐歲常少而凶歲常多今夏麥已登粟與稻之早者民皆食之矣秋又大熟則庶幾可以支一二歲之凶荒歲功將成曷忍敗之今晚田秋稼將實而少雨之降者頻在近郊山田僻遠欲雨一作之方皆未及也惟神降休宜均其惠而終成歲功神生以忠勇事人威名震於荆楚浸食其土民之所宜告也尚饗

北嶽廟賽雨祭文

古者諸侯之國水旱豐凶山川所禱各即其封祀薄

秩卑止於一國而神所降休亦不過其國中豈如巨岳四方之鎮天下之雄天子命祀公王之崇而脩之職既非一邦之守凡河北千里上給下足皆責于厥躬故脩之禱非鎮一州而止自河北冀厥惠之咸蒙沉神之主又非河北而已利澤之廣宜及於無窮既獲賜矣而又敢黷幸神聽之惟聰尚饗

修城祈晴祭五龍文徐州

兩澤於物博哉其利及其過差患亦不細民勞於農將熟而敗吏勤於職一作已成而圯一作龍於吏民何怒何戾山湫有祠樂可潛戲宜安爾居一作靜以養智冬雪春雨其多已太浸潤收畜足支一歲旱則來告一作否當且待一作有待

又祭城隍神文徐州

雨之害物多矣而一作城者神之所職不敢及地請言城役用民之力六萬九千工食民之米一千三百石衆力方作雨則止之城功既一作成雨又壞之敢問雨者於神誰尸吏能知人一作不能知一作雨惟神有靈可與雨一作語吏竭其力神祐以靈各供其一作職無媿斯民

祈晴祭城隍神文

昨者王倫為盜攻劫城市州民被虐除毒未瘳非待脩言乃神所見近蒙朝旨許理城隍所以戒往弊防未然惟神愛福此州必有陰助今興役有期而大雪不止沮民害事豈必有歸惟脩不能事神治民當有明罰而城之成否自繫神民惟神之靈敢以誠告數日之內豁然陽開尚不失時在神而已尚饗

又祭漢高祖一作城隍廟文滁州

民常惠不勤於農農勤矣而雨敗其稼吏常惠不修其職職修矣而雨害其功吏與民一作民慢則懼神罰妨民沮吏豈又神聰今麥雖已失猶有望於穀城尚可補敢不勞厥躬各難追於已往神幸惠於其終

祈雨祭漢高皇帝文滁州

維年月日具官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漢高皇帝之靈一作神而言曰吏有常職來官于滁一作此者不三四歲而易也神食于此無窮已也神與吏於滁人孰親且久一作七孰宜愛其一作滁人之深也滁人敢慢其吏而犯吏法者有矣未聞有敢慢神而犯威靈也其畏信勤事於吏孰若畏信勤事於神也吏於凡小事猶皆一無此字動有法令約束違則有罰孰若神之變化不測而能與民轉災為福也吏朝夕拜禱

彌旬越月而無所感動神之召呼風雲開闔陰陽而役使鬼物頃刻之間一有爾執難也今民田待雨急矣吏知人力不能為猶竭其力而不得已況神之易為也況滁人一作民畏信勤事之久而親神宜愛之一作神宜愛而又有可以轉災為福變化不測之能也吏之深也誰敢與神較而一無此二字脩輒一作以此為黷者蓋哀民之急辭也其政一作其不善而召災旱又以為黷神宜降殃於一作于脩而賜民以雨使賞罰並行而兩得也民之幸也脩之願一作幸也尚饗

漢高祖廟賽雨文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漢高皇帝之神古之為政者率人甚勤備災甚謹而自勉甚篤故勸農節用均豐補敗雖有水旱之歲而無饑殍之民一遇天災則厚自貶責務修人事之闕而復陰陽之和今乃不然當無事之時不能勤民於農而亡備災之具一月不雨使民惶惶又不自責以修其闕而動輒干神賴神聰明知厥過之在吏閔斯民之可哀賜之豐年徧及遠邇神之太惠如何可報吏之太過如何可逃惟與民永永事神無敢懈尚饗

祈雨祭張龍公文穎州

維年月日具官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張龍公之神曰刺史不能為政而使民失所其社安歸而又頑傲愚冥無誠懇忠信之心可以動於物者是皆無以進說於神雖其有請宜不一作無聽也然而明天子閔閔憂勞於上而生民嗷嗷困苦于下公私並乏道路流亡於此之時以一日之雨救一方之旱用力至少其功至多此非人力之所能為而神之所甚易也苟以此說神其有不動於心者乎幸無以刺史不堪而止也刺史有職守不獲躬走祠下謹遣管界巡檢田甫布茲懇迫尚饗

祭薛尚書一作簡文

維年月日具官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恭祭于故資政殿學士贈兵部尚書薛公之靈景祐之元公初解政雖告于家而疾未病若脩之鄙敢辱公知公於此時欲以女歸公德方隆謂當再起齊大之婚敢辭以禮天不憖遺公薨忽然其後二一作年卒追前言生死一作生之間以成公志掛劍于墓古人之義公敏於材剛毅自勵不顧不隨以直而遂命也在天往則難期惟其行已敢言是一作師有罪之身竄逐囚拘生不及門葬不送車致誠薄奠因道終初尚饗

祭謝希深一作舍人文

維年月日具官脩將以明日祗役于滑謹用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副閣舍人謝公之靈嗚呼謝公一作性明於誠履蹈其方其於死生固已自達而天下之士所以嘆息而不已者惜時之良況於吾徒師友之分情親義篤其何可忘景祐之初脩走于峽而公在江東寓書真州哀其親老一作甚而勉以自彊其後二年再遷漢上風波霧毒凡萬二千里而會公南陽初來謁公迎我而笑與我別久憐其貌若故而氣揚清風之館覽秀之涼坐竹林之脩廢泛水芑之清香及告還一作歸邑得官靈昌走書來報喜詠于章罷縣無歸來客公邦歎言未幾遽問于牀不見五日而入哭其堂嗚呼謝公年不得中壽而位止于郎惟其歿也哭者為之哀不識者為之相弔或賻其家或力其喪嗟夫為善之効得此而已庸何傷富貴偶也壽夫數也一作較其少多而短長若公之有言著于文行著于事材著于用既久而愈彰此吾徒可以無大恨而君子謂公為不亡滑人來迎脩馬當北而不即去者以公而彷徨始脩將行期公餞我今其去也來奠公觴茲言悲矣公其聞乎抑不聞也徒有淚而浪

浪尚饗

祭薛質夫文 大理寺丞薛直孺

嗟吾質夫行豐而腴乃享其癯莖華雖敷不酌而枯
善惡賢愚非有契符報或一差咎誰歸辜孔智通天
曰命矣夫在聖猶疑況於吾徒嗟吾質夫母不勝縷
慕無孺孤奠觴為訣已矣嗚呼尚饗

祭叔父文

維年月日具官姪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十
四叔都官之靈曰昔官夷陵有罪之罰今位於朝而
衆諫列榮辱雖異實皆羈紲使脩哭不及喪而葬不
臨兕孩童孤艱哺養提挈昊天之恩於義何闕惟其
報者庶幾大節尚饗

祭尹子漸文 太常博士知懷州尹源

年月日具官歐陽脩謹遣人自鎮陽至懷州以清酌
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尹君子漸十一兄博士之靈
嗚呼天於一作生萬物與吾人孰愛憎而薄厚其生未
始以一齊其死宜其有大壽苟百年者亦死則短長
之何較惟善人之可喜謂宜在世而常存曰仁者壽
兮是亦愛之者之說謂善必福兮得非以已而推天
禍福吉凶一作大至其難通雖聖人亦曰命而罕言兮

豈其至此而辭窮壽夫置之吾不能問嗟乎子漸吾
獨有恨我不見子於今幾時自子得懷始有見期子
不能來我欲亟往子今安歸我往何一作訪昔我在
朝諫官侍從職當薦賢知子不貢朋黨之誣苟避讒
諷兩相知而以心謂尺書之不用遂聲音之永隔哭
不聞而徒慟嗟此奠之一觴冀歡言之可共往莫及
兮難追哀以辭而永送尚饗

祭尹師魯文

維年月日具官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
友師魯十二兄之靈曰嗟乎師魯辭足以窮萬物而
不能當一獄吏志可以狹四海而無所措其一身窮
山之崖野水之濱猿狖之窟麋鹿之羣猶不容於其
間兮遂即萬鬼而為鄰嗟乎師魯世之惡子之多未
必若愛子者之衆何其窮而至此兮得非命在乎天
而不在乎人方其奔顛斤逐困厄艱此舉世皆寃而
語言未嘗以自及以窮至死而妻子下見其悲忻用
捨進退屈伸一作出語默夫何能然乃學之力至其握
手為訣隱几待終顏色不變笑言從容死生之間既
已能通於性命憂患之至宜其不累於心曾自子云
逝善人宜哀子能自達予又何悲惟其師友之益平

生之舊情之難忘言不可究嗟乎師魯自古有死皆歸無物惟聖與賢雖埋不沒尤於文章焯若星日子之所爲後世師法雖嗣子尚幼未足以付予而世人藏之庶可無於墜失子於衆人最愛予文寓辭千里侑此一罇冀以慰子聞乎不聞尚饗

祭蘇子美文

維年月日具官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湖州長史蘇君子美之靈曰哀哀子美命止斯邪小人之幸君子之嗟子之心曾蟠屈龍地風雲變化雨露交加忽然揮斧霹靂轟車人有遭之心驚膽落震仆如麻須臾齋止而回一作顧百里山川草木開發萌芽于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邪嗟乎世人知此而已貪悅其外不窺其內欲知子心窮達之際金石雖堅尚可破壞一作子於窮達始終仁義惟人不知乃窮至此蓋而不見遂一作以沒地獨留文章照耀後世嗟世之愚掩抑毀傷譬如磨鏡不滅愈光一世之短萬世之長其間得失不待較量哀哀子美來舉予觴尚饗

祭鄭宣徽文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宣徽太尉鄭公之靈曰

脩曩在場屋公爲先進既登館閣遂獲並遊平生笑言俯仰今昔至於勤勞中外啓沃謀猷紀德揚功已著朝廷之論臨風隕涕但仲朋舊之私永訣之情一觴而已尚饗

皇考焚黃祭文

男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告于皇考郎中之靈脩不肖不能紹稟先訓尚賴餘德遺休不墮其世得階任進荷國寵靈欲報之恩不知其所幸天子以孝治天下凡列位于朝者皆有追榮之典俾其知所以有此爵祿者皆有自來而退得伸其私志故自上三見于郊一開明堂以大享其所推恩自太子中允尚書工部兵部員外郎兵部郎中告于第者四今謹以告惟是衰榮之意則具載于訓辭尚饗

居士集卷第四十九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祈雨祭漢高皇帝文不三四歲而易一作不過一作威靈也一作靈者也無所感動一作不可得

祭謝希深文景祐之初一作初一

祭尹子漸文年者一作常存一作莫及一作其延

居士集卷第五十 歐陽文忠公集五十一

祭文十七首

祭程相公文

維至和三年歲次丙申月日具官歐陽脩謹以清酌
 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太師相國程公之靈嗚呼公於
 時人氣剛難合予實後進晚而相接一笑之樂淋漓
 酒卮十年再見公老子衰公遽如此予存幾時人生
 富貴朝露之光及其零落止一作益悲傷惟可喜者
 令名不忘士窮閭巷念不逢時公位將相韜能不施
 公居廟堂有言諤諤白首于外愉愉其樂酒酣氣振
 猶見鋒鏑惜也雖老神清志完手書未復計已在門
 昔者罇酒歌歡笑謔今而一觴涕淚露落死生忽焉
 自古常然撫棺為訣夫復何言尚享

祭資政范公文

月日廬陵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資
 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范文正公之靈曰嗚呼公
 乎學古居今持方入圓丘軻之艱其道則然公曰彼
 惡公為好許公曰彼善公為樹朋公所勇為公則躁
 進公有退讓公為近名讒人之言其何可聽先事而
 斥羣譏衆排有事而思雖仇謂材毀不吾傷譽不吾

喜進退有儀一作夷行險止嗚呼公乎舉世之善誰
 非公徒讒人豈多公志不舒善不勝惡豈其然乎成
 難毀易理又然歟嗚呼公乎欲壞其棟先摧榑榘傾
 巢破殼披折傍枝害一損百人誰不罹誰為黨論是
 不仁哉嗚呼公乎易名謚行君子之榮生也何毀沒
 也何稱好死惡生殆非人情豈其生有所嫉而死無
 所爭自公云亡謗不待辨愈以愈明由今可見始屈
 終伸公其無恨寫懷平生寓此薄奠

祭杜祁公文

維嘉祐二年三月日具官歐陽脩謹遣驅使官趙日
 宣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太子太師贈司徒侍
 中杜公之靈曰士之進顯於榮祿者莫不欲安享於
 豐腴公為輔弼飲食起居如陋巷之士環堵之儒他
 人不堪公處愉愉士之退老而歸休者所以思自放
 於閑適公居于家心在于國思慮精深言辭感激或
 達旦不寐或憂形于色如在朝廷而有官責嗚呼進
 不知富貴之為樂退不忘天下以為心故行於己者
 老益篤而信於人者久愈深人之愛公寧有厭已壽
 胡不多八十而止自公之喪道路嗟咨沉於愚鄙久
 辱公知繫官在朝心往神馳送不臨穴哭不望帷街

辭寫恨有涕漣而尚饗

祭吳尚書文

維嘉祐三年五月庚午朔具官歐陽脩謹遣驅使官田安之至于西京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留守資政左丞贈吏部尚書吳公之靈曰嗚呼公乎余將老也閱世久也見念一作時之事可喜者少而可悲者多也士少勤其身以干祿仕取名聲初若可愛慕者衆也既而得其所欲而怠與迫於利害而遷求全其節以保其終者十不一二也其人康彊飲食平居笑言以相歡樂察其志意可謂偉然而或離或合不見幾時遂至於衰病與其俯仰旦暮之間忽焉以死者十常八九也嗚呼公乎所謂善人君子者其難得既如彼而易失又如此也故每失一人未嘗不咨嗟殞泣至於失聲而長號也惟有一字有公材謀足以居大臣文學足以名後世宜在朝廷以講國論而久留于外宜享壽考以為人望而遽云長逝一作此搢紳大夫所以聚弔于家而交朋故舊莫不走哭于位一作豈惟老病之人獨易感而多涕也尚饗

祭梅聖俞文

維嘉祐五年歲次庚子七月丁亥朔九日乙未具官

歐陽脩謹率具官呂某劉某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聖俞之靈而言曰昔始見子伊川之上余仕方初子年亦壯讀書飲酒握手相歡談辯鋒出賢豪滿前謂言仕宦所至皆然但當行樂何有憂患子去一作河南余貶山峽三十年間乖離會合晚被選擇濫官朝廷薦子學舍吟哦六經余才過分可愧非榮子雖窮厄日有聲名余狷而剛中遭多難氣血先耗髮鬢早變子心寬易在險如夷年實加我其顏不衰謂子仁人自宜多壽余譬膏火煎熬豈久事今反此理固難知況於富貴又何必期念昔河南同時一輩零落之餘惟子子在子又去我余存兀然凡今之遊皆莫余先紀行球辭子宜余責送終邱孤則有衆力惟聲與淚獨出余臆尚饗

曾祖曾祖母祖祖母焚黃祭文

維嘉祐七年歲次壬寅某月朔日曾孫具官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及太子少保太保延安郡榮國太夫人之告四通告于曾祖太保曾祖母太夫人之靈曰脩以不肖之質獲蒙祖考之餘休享有爵祿材薄任重繆膺獎擢踐更二府國有常典命及其先非惟優異丞弼之臣蓋所以彰積善垂慶其來有自而欲潛

光闕德發耀有時俾為臣子者退得伸孝於家而進以盡忠於國是謂一施而兩得此朝廷所以推仁廣恩而為小子之幸也敢不夙夜祗畏竭其思慮勉其不逮俾有樹立冀不顛墜其家聲以對揚天子之寵靈以永賴祖考之遺德官有職位繫身于朝不得瞻望松楸親執遵豆謹遣凡之子廬陵縣尉嗣立以告祖祖母同詞

皇考太師祭文

嗣子具官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及太常少卿給事中太子少師太師告身四通告于皇考太師之靈曰脩獲罪于天幼罹孤苦蒙賴積德積善之慶不殞其躬得從士大夫之列天子哀其祿不獲養而寵及其親曰非以為榮俾以伸汝志亦以示國家推仁廣惠不忘人之先也有慶賜之恩而又有官秩之寵粵元年季秋天子恭謝天地于大慶則有太常少卿之命四年孟冬祫享于廟則有給事中之贈五年冬十有一月脩忝貳樞密則有少師之錫明年閏八月承乏東府則有太師之告而脩官職有守不得以時躬親即事留君之命于家不恭不勉力於其親不孝罪莫大焉是以涕泣憂懼不能自安謹遣凡之子廬陵縣

尉嗣立以告尚饗

皇妣太夫人祭文

嗣子具官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及平昌榮陽郡太君安定郡永國太夫人告身四通告于皇妣太夫人之靈曰脩有不孝之罪不得躬親省視松柏者于茲十年無歲不請于朝而訖不獲報遂以貪冒榮祿留連歲時獨幸天子仁恩教人以孝俾得寵及其親故自嘉祐之元殆今凡四被追封之告亦足以少慰鳥鳥之心而備官東府任責至重不得退徇其私有司所下告第之制所以誕揚休命寵褒幽顯者不能躬自臨事則又以永負至慈罔極不報之恩不勝悲慕哀愴之情謹遣凡之子嗣立以告尚饗

祭宋侍中文

惟靈明誠敏識清方粹直由初考終不變一德忽然云亡天子之惻富於文章玉質天葩施之朝廟炳耀光華自茲而絕學者之嗟既文一作且賢周達善問惟此不朽有司之信輅車其行禮備哀榮奠觴為訣脩等之誠尚饗

英宗皇帝靈駕發引祭文

維治平四年歲次丁未八月丁未朔八日甲寅具官

臣歐陽脩伏覲大行皇帝靈駕發引臣以官守有職不得攀號於道左謹擇順天門外恭陳薄奠瞻望靈輿臣脩西望泣血頓首死罪言曰伏惟大行皇帝至仁至孝本堯舜之心克儉克寬躬禹湯之聖德澤被物咸靈在天今者因山爲陵卜萬世而叶吉同軌畢至無一人之後期而臣受恩最深報國無狀不能秉鬻持紼以供賤事而古人可慕有媿三良之殉身罔極銜哀但同百姓之喪考尚知豺獺之薦冀伸犬馬之誠臣無任號天摧絕哀慕感切之至臣脩西望泣血頓首死罪謹言

祭石曼卿文

祭弔一作

維治平四年七月日具官歐陽脩謹遣尚書都省令史李駮至于太清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曼卿之墓下而弔之以文曰嗚呼曼卿生而爲英死而爲靈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歸於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此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冊者昭如日星嗚呼曼卿吾不見子久矣猶能髣髴子之平生其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而埋藏於地下者一有意其不化爲朽壤而爲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產靈芝而一作九

莖柰何荒煙野蔓荆棘縱橫風淒露下走鱗飛螢但見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與夫鷲禽駭獸悲鳴踣躅而伊嚶今固如此更千秋而萬歲方安知其不充藏狐貉與鼯鼯此自古聖賢亦皆然乎獨不見夫繫繫乎曠野與荒城嗚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疇昔悲涼悽愴不覺臨風而隕涕者有媿乎太上之忘情尚饗

祭胡太傅文

維治平四年歲次丁未十一月乙亥朔某日具官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太子太傅致仕胡公之靈自昔並遊儒館當世英豪譬如花卉先後零凋惟公松栢凜凜寒標他人磨礪爭出圭角公獨渾然不見其璞廊廟之器誰能測度晚登大用蔚有嘉言予文之鄙懼不能傳三十年間既親且舊哭不及喪行不送輟寫恨臨風有懷莫究尚饗

祭劉給事文

惟熙寧元年歲次戊申四月壬寅朔十五日丙辰具官脩謹遣通引官行首龐簡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留臺給事原甫之靈曰嗚呼金百鍊以爲鑑而萬物不能適其形及爲物蝕而蔽其光頑然無異

乎瓦甃然而一遇良工之藥磨而瑩之則可以見肝膽而數毛髮蓋其可昏者光不可昏者性其或廢而或用由有幸與不幸若吾原甫者敏學通於今古精識造乎幽微乃百鍊之英而萬事之鑑也一為末疾昏之至使良醫不能措其術百藥無所施其功遂埋至寶銜恨無窮此所以士夫驚呼莫不為朝廷而痛惜至於不知命者皆有疑於造物之工況相知於道義而又接於遊從念以身而莫贖徒有淚而沾曾尚饗

祭丁學士文

嗚呼元珍善惡之殊如火與水不能相容其勢然爾是故鄉人皆好孔子不然惡於不善然後為賢子之美才懿行純德誰稱諸朝當世有識子之憔悴遂以湮淪問孰惡子可知其人毀善之言譬若蠅矢黜彼白玉濯之而已小人得志暨快一時要其得失後世方知受侮被謗無如仲尼巍然衮冕不祀桓魋孟軻之道愈久彌光名尊四子不數臧倉是以君子脩身而俟擾擾姦愚經營一世迨榮華之銷歇嗟泯沒其誰記是皆生則狐鼠死為狗彘惟一賢之不幸歷千載而猶傷自古孰不有死至今獨弔乎沅湘彼靈均

之事業初未見於南邦使不遭罹於放斥未必功顯而名彰然則彼護人之致力乃借譽而揄揚嗚呼元珍道之通塞有命在天其如予何孔孟亦然何以慰子聊為此言寄哀一奠有涕漣漣尚饗

祭吳大資長文文

維年月日具官脩謹遣某人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資政侍郎吳公之靈曰惟公以孔孟之學晁董之文佐佑三朝始終一節顧惟庸庸繆政企光塵而金門玉堂早接僑遊之末紫樞黃閣晚陪國論之餘雖出處之略同在進退而則異余實衰病久思返於田疇一作公方盛年宜復還於帝廟豈期白首來哭素帷飲醕百分尚想平生之意氣寫哀一奠不知涕淚之縱橫尚饗

祭蔡端明文

維年月日具官脩謹遣三班奉職指使李敏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端明殿學士尚書吏部侍郎蔡公君謨之靈曰嗚呼盛必有衰而生必有死物之常理也生為可樂而死為可哀人之常情也而又有不幸於其間者宜其為恨於無窮也自公之奮起徒步而名動京師遂登朝廷列侍從其年壯志銳而意氣

橫出材宏業茂而譽望偉然方公之輝華顯赫之時而其親享壽考康寧之福夫得祿及親人以爲幸也而公以榮名顯仕爲之養綵衣而戲昔以爲孝也而公以金章紫綬悅其顏使天下爲子者莫不欲其親如公之親爲父母者莫不欲其子如公之爲子也其榮且樂可謂盛哉及其衰也母夫人喪猶在殯而公已卧病於苦幽之間而愛子長而賢者遽又卒於其前遂以奄然而瞑目一孤藐然以爲二喪之主嗚呼又何其不幸也此行路之人聞之皆爲之出涕況於親戚朋友乎況如脩者與公之遊最久而相知之最深者乎夫世之舉遠以爲言者不過曰四海而閩負南海齊臨東海使脩不得躬一觴之奠寫長慟之哀此其爲恨又可涯哉尚饗

青州求晴祭文

求晴一作祈晴

維年月日具官脩謹以清酌之奠致告于東嶽天齊仁聖帝而言曰夫麥之爲物歷四時而後實凡所以生育長養成就之功可謂至矣以四時之功而成之以數日之雨而壞之此殆非天之意也非神之欲也農服耒耜有勞筋骨之勤而水旱之災螟蝗之孽豐歲常少而凶歲常多所得常不補其所失天之至

仁憫斯民之若此也故於其間時賜一大豐之歲以償之夫豐歲可謂難得也既賜與之又遽奪之此非天之意也非神之欲也今在田者垂穗而蔽野在場者其積而如坻民傍徨而視之穗者不得施其手積者不得入于廩使皆化爲羽翼而飛揚之豈不可惜也哉此非天之意也非神之欲也惟神之惠假以十日之不雨以成天之大賜使收穫得以時而民足食公足用是則賴神之靈假之旬決之頃而九州數千里之地公私皆受其賜矣蓋所假者少而所利者多故敢以爲請尚饗

居士集卷第五十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祭程相公文

銘一作

祭蘇大黃文

金門一作金馬

青州求晴文

斯民之若此也有若干

外集目錄

卷第一 西京作起 天聖九年 宣明道二年

樂府

擬王臺體七首 明道元年

欲眠

携手曲

雨中歸

別後

夜夜曲

落日意中坐

領邊繡

古詩

七交七首 天聖九年

張推官

尹書記

楊戶曹

梅主簿

張判官

王秀才

自叙

答楊子靜祈雨長句

嵩山十二首 明道元年

公路澗

拜馬澗

二室道

登太室中峯

至女憲

王女擗衣石

天門

天門泉

天池

三醉石

峻極寺

中峯

初秋普明寺竹林小飲錢梅聖俞分韻得亭阜

木葉下 明道元年

和謝學士泛伊川浩然無歸意因詠劉長卿佳

句作欲留篇之什 同前

戲書呈學士三丈

和楊子聰答聖俞月夜見寄

謝人寄雙桂樹子 明道二年

雨中獨酌二首

庭前兩好樹

綠竹堂獨飲 明道二年

暇日雨後綠竹堂獨居簡府中諸寮

江上彈琴

送白秀才西歸

鞏縣初見黃河 明道二年

代書寄尹十一兄楊十六王三

別聖俞

送劉秀才歸河內

卷第二 自西京至夷陵作起 明道二年 宣明道四年

古詩

數詩

答錢寺丞憶伊川

書懷感事寄梅聖俞 景祐元年

雜言答聖俞見寄燕簡東京諸友

聞梅二授德與令戲書

戲贈

寄左軍巡劉判官

罷官後初還襄城弊居述懷十韻回寄洛中舊

條

和聖俞聚蚊

送劉學士知衡州

送張花田歸洛歌 景祐二年

述懷送張惣之

送子野

送劉十三南遊

與李獻臣宋子京春集東園得卽字

晚泊岳陽

新開茶軒呈元珍表臣

代贈田文初 景祐四年

惠泉亭

過張至秘校莊

行次葉縣

將至淮安馬上早行學謝靈運體六韻

自枝江山行至平陸驛

春日西湖寄答謝法曹歌

答謝景山遺古瓦硯歌

古瓦研

新營小齋鑿地爐

卷第三 自乾德至海州作起實元元年盡慶曆八年

古詩

南徐 實元元年

寄聖俞

答梅聖俞寺丞見寄 實元二年

酬聖俞朔風見寄

送琴僧知白 實元二年

聽平戎操

書宜城修木渠記後奉呈朱寺丞

谷正至始得先所寄書及詩不勝喜慰因書數韻奉酬聖俞 康定元年

答梅聖俞

病中間梅二南歸

送智蟾上人遊天台

送徐生秀州法曹

讀山海經圖

依韻和聖俞見寄

晏太尉西園賀雪歌 慶曆元年

送吳照鄰還江南

答朱宋捕蝗 慶曆二年

答蘇子美離京見寄

立秋有感寄子美

喜雪示徐生

賦竹上甘露

和對雪憶梅花

歸鴈亭 慶曆三年

送韓子華

送李太傅知冀州

石篆 慶曆五年

題滁州醉翁亭 慶曆六年

贈學者

春寒劾李長吉體

幽谷晚飲

卷第四 自和穎州呈歸穎州作走
皇祐元年 宣熙寧五年

古詩 聯句附

桐花 皇祐元年

思二亭送謝寺丞歸滁陽

堂中畫像探題得杜子美

和徐生假山

送楊負外

讀梅氏詩有感示徐生

和人三橋

初夏劉氏竹林小飲

眼有黑花戲書自遣

送朱生

雪皇祐二年

雪晴

琴高魚 嘉祐二年

竹間亭

箕山

西園

白允 五和二年

偶書

日本刀歌

會峯亭

晚步綠陰園遂登凝翠亭

聖俞惠宣州筆戲書

贈潘景溫叟

學書二首

奉使道中作三首

奉使道中寄坦師

勉劉申

壽樓

試院聞奚琴作

乞藥有感呈梅聖俞 嘉祐五年

擬剝啄行寄趙少師 熙寧五年

絕句 同前

聯句

冬夕小齋聯句寄梅聖俞 康定元年

劍聯句 慶曆三年 鶴聯句 同前

來鶯堂與趙叔平王禹玉王原叔韓子華聯句 增添

卷第五 未第時及西京作天聖明道間

律詩

漢宮

送劉半千平陽簿

樓頭

夕照

送張學士知郢州

曉詠

禁火

送趙山人歸舊山

閑居即事

傷春

公子

夜意

寄張至秘校

寄徐巽秀才

寄劉昉秀才

送客回馬上作

西征道中送陳舅秀才

送目

春曉

劉秀才宅對奕

送李寔

早夏鄭工部園池

舟中寄劉昉秀才

月夕

奉送叔父都官知永州

柳

舟中望京邑

小圃

即目

南征道寄相送者

楚澤

題金山寺

送竇秀才

旅思

仙意

聞朱祠部罷潯州歸闕

勅征

鄭駕部射圃

甘露寺

送友人南下

高樓

榴花

宿雲夢館

鷓鴣

簾

行雲

琵琶亭上竹

柳

井桐

雪中寄友人

與謝三學士絳唱和八首 明道元年

和國庠勸講 和遊午橋莊

和龍門曉望 除夜偶成

陪飲上林院後亭見櫻花披謝

昨日陪後騎同適近郊謹成七言四韻兼呈

聖俞

和齋宮對月 送學士三丈

卷第六

自西京至京師作起明道元年盡至和二年

律詩

雙桂樓 明道元年

題張應之縣齋

和梅聖俞杏花

錢相中伏日池亭宴會分韻

送辛判官

叢翠亭

賀九龍廟祈雪有應

早春南征寄洛中諸友 明道二年

花山寒食

寒食值雨

寄謝晏高書二絕句

留守相公移鎮漢東

寄聖俞

柴舍人金霞閣

送王公慥判官 景祐元年

伊川獨遊 景祐元年

遊彭城公白蓮莊

普明院避暑

送高君先輩還家

憶龍門

贈梅聖俞

郡人獻花

龍門泛舟晚向香山

荷葉

早赴府學釋奠

和晏尚書夏日偶至郊亭

和晏尚書自嘲

題薦殿院

寄題嵩巫亭 景祐二年

題淨慧大師禪齋 景祐三年

初至虎牙灘見江山類龍門

題張損之學士蘭皋亭

霽後看雪走筆呈元珍判官

送致政朱郎中

留題安州朱氏草堂

題光化軍張氏園亭

和聖俞百花洲 寶元二年

魚

月

棧子

歸襄城弊居

和晏尚書對雪招飲慶曆元年

歸鴈亭絕句慶曆三年

送黃通之鄭鄉

秋日與諸君馬頭山登高

送楊君歸漢上

復潭遊船見岸上看者有感慶曆五年

春日獨居

得滕岳陽書大誇湖山之美郡署物甚野其

意有懸着之趣作詩一百四十言以寄且警

激之

幽谷種花洗山

鷺鷥

贈歌者慶曆八年

初春

送田處士

行次壽州

答呂太博賞雙蓮皇祐元年

酬孫延仲龍圖

常州張卿養素堂

西湖泛舟呈運使學士張拱

去思堂會飲得春字

太傅相公入陪大祀以疾不行優詔俞允發於

感遇紀以佳篇小子不揆輒亦課成拙詩一

首皇祐二年

寄子春發運侍制

答許發運見寄

贈廬山僧居訥

過塞二首至和元年

吳元獻公挽詩三首至和二年

酬滑州公儀龍圖見寄自京師至歸闕作起嘉祐元年盡熙寧五年

律詩

贈王介甫嘉祐元年

蘇才翁挽詩二首

送石揚休還蜀

和景仁試明經大義多不通有感嘉祐二年

和公儀試進士終場有作

久病在告赴直偶成

送潤州通判屯田

和劉原父平山堂見寄 嘉祐二年

送張吉老赴浙憲

春日詞五首

走筆答原父提刑學士 慶曆五年

酬淨照大師說

和原父從幸後苑觀稻呈講筵諸公

送薛水部通判并州

鵲

鴈

鵬

原父致齋集禧余亦攝事後廟謹呈拙句兼簡

聖俞 嘉祐四年

祕書丞陳動之挽詞二首

奉和劉舍人初雪

暮春書事呈四舍人

荷葉

小池

釣者

牛 霜

送劉虛白二首

劉丞相挽詩二首

寄大名程資政

東齋對雪有懷

雪後玉堂夜直

客舍暇日書懷奉呈子莘內翰長文原父景仁

舍人聖俞博士

酬王君玉中秋席上待月值雨

中秋不見月闕客

張仲通示墨竹詞以佳篇豈勝欽玩聊以四韻

仰酬厚貺

奉寄襄陽張學士兄

奉答聖俞宿直見寄之什

和原父舍人閣下午寢歸有作

聞原父久在病告有感

試筆

齋宮感事寄原父

戲答仲儀口號

觀龍圖閣三聖御書應制嘉祐七年

題東閣後集熙寧二年

日長偶書

寄答王仲儀太尉熙寧三年

解官後答韓魏公見寄熙寧四年

題杜祁公祠堂

答端明王尚書見寄燕簡景仁文裕二侍郎二

首

寄題景純藏春塢新居

會老堂熙寧五年

叔平少師去後會老堂獨坐偶成

退居述懷寄北京韓侍中

贈潘道士

答樞密吳給事充見寄

答判班孫侍制見寄 初夏西湖

寄河陽王宣徽 寄韓子華熙寧四年

戲劉原甫已下雜詩

和子履游泗上雍家園

卷第八

古賦

紅鸞聽賦明道元年

述夢賦明道二年

荷花賦

螟螣賦

辭

啄木辭

哭女師慶曆五年

頌

會聖宮頌天聖九年

贊

魏國韓公國華真贊治平元年

章

州名急就章至和元年

卷第九

論辨

本論慶曆二年

正統論七首康定元年

原正統論 明正統論

秦論 魏論

東晉論 後魏論

梁論

正統辨二首

時論

原弊 康定元年

兵儲 慶曆四年

代曾參荅弟子書 續西

塞垣 同前

卷第十

經旨

石鷓論

辨左氏

三年無改問

易或問 景祐四年

詩解八篇 并序

二南為正風解 周召分聖賢解

王國風解 十五國次解

定風雅頌解 魯頌解

商頌解 十月之交解

卷第十一

神道碑銘

墓誌銘

衛尉卿祁公神道碑銘 天聖八年

諫議大夫楊君墓誌銘 景祐二年

尚書職方郎中分司南京歐陽公墓誌銘 景祐元年

都官郎中王公墓誌銘 明道二年

左班殿直胥君墓誌銘 慶曆二年

內殿崇班薛君墓誌銘 治平三年

長安縣太君盧氏墓誌銘 景祐三年

卷第十二

墓誌銘 墓表 石槨銘

漳南縣君張氏墓誌銘 景祐二年

太子賓客分司西京謝公墓誌銘 景祐二年

檢校司農少卿致仕張公墓誌銘 明道二年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誌銘 明道二年

先君墓表 皇祐五年

母鄭夫人石槨銘 皇祐五年

胥夫人墓誌銘 同前

楊夫人墓誌銘 同前

卷第十三

記

河南府重修使院記 明道元年

河南府重修淨垢院記 同前

陳氏榮鄉亭記

明因大師塔記 景祐元年

叢翠亭記 明道元年

非非堂記 同前

遊大字院記 天聖九年

李秀才東園亭記 景祐元年

樊侯廟災記

東齋記 明道二年

伐樹記 天聖九年

戕竹記

養魚記

游儵亭記 景祐五年

浙川縣興化寺廊記 明道二年

湘潭縣修藥師院佛殿記 景祐三年

偃虹隄記 慶曆六年

大明水記 慶曆八年

孫氏碑陰記 景祐三年

三琴記 嘉祐七年 吉州學記 續

卷第十四 序

仁宗御集序 治平二年

送方希則序 天聖八年

送陳經秀才序 明道元年

送楊子聰戶曹序 明道二年

送廖倚歸衡山序 同前

送梅聖俞歸河陽序 明道元年

張應之字序

尹子漸字序

胡子畏字序

送陳子履赴絳州翼城序 景祐二年

送孫也田廷仲序

張令注周易序

卷第十五 序

剛正黃庭經序

送王聖紀赴扶風主簿序 景祐三年

送太原秀才序 寶元二年

傳易圖序

月石硯屏歌序 慶曆八年

七賢畫序 景祐五年

龍茶錄後序 治平元年

傳

桑懌傳 呈祐二年

卷第十六

書

上范司諫 明道二年

與郭秀才 同前

與張秀才二首 同前

與石推官二首 景祐二年

答西京王相公 景祐元年

投時相 同前

卷第十七

書

與范希文 景祐元年

代人上王樞密東先集序 同前

代楊推官洎上吕相公 同前

與黃校書論文章

與高司諫 景祐三年

與尹師魯 同前

第二 同前

第三 慶曆五年

第四 慶曆四年

第五 慶曆五年

回丁判官 景祐三年

卷第十八

書

與謝景山 景祐四年

答李內翰 寶元元年

答孫正之 景祐二年

又寶元二年

與王源叔問古碑字 寶元元年

與刁景純 寶元三年

與陳負外 康定元年

答祖擇之

與田元均論財計 皇祐二年

答徐無黨 又慶曆三年

與陳之方

卷第十九

書

答宋咸 五和三年

與集賢杜相公 慶曆四年

答李大臨 皇祐二年 答陳知明 同前

與王深甫論世譜

與王深甫論裴公碣 嘉祐八年

又同前

與王深甫論五代張憲 皇祐二年

又同前

與王深甫問五月一日會朝

與杜訢論祁公墓誌 嘉祐二年

又同前

與劉原父問入閣儀

又

與蔡君謨求書集古錄序 嘉祐七年

與樂秀才第一書 續添

策問

問進士策題五首

謚議

贈太尉夏守實謚議

齋文

順祖惠元睿明皇帝忌辰齋文

祭文

祭沙山太守祈晴文 皇祐五年

祭五龍祈雨文 寶元元年

祈晴文

祭東嶽文 熙寧四年

祭金城夫人文 皇祐五年

祭王深甫文 治平二年

卷第二十一 譜圖

歐陽氏譜圖 熙寧二年

卷第二十二 譜

記

硯譜

洛陽牡丹記 景祐元年

花品序

花釋名

風俗記

牡丹記跋尾

卷第二十三

雜題跋

書李翔集後 天聖 年

書梅聖俞彙後 明道元年

讀李翱文 景祐三年

書春秋繁露後 景祐四年

書韋應物西澗詩後 慶曆 年

論尹師魯墓誌 立祐元年

書沖厚居士墓銘後

讀裴寂傳 立祐 年

書梅聖俞河豚魚詩後 至和 年

書三絕句詩後 至和 年

跋晏元獻公書 至和 年

跋李西臺書二首 嘉祐三年

跋李翰林昌武書 嘉祐 年

記舊本韓文後 嘉祐 年

題薛公期畫 嘉祐八年

跋杜祁公書 同前

跋永城縣學記 同前

書荔枝譜後 同前

跋學士院題名 同前

跋茶錄 治平元年

跋觀文王尚書舉正書 同前

跋薛簡肅公奎書 治平四年

跋醉翁吟 熙寧三年

題青州山齋 同前

跋三絕帖 熙寧五年

卷第二十四

近體賦 中題詩賦

進擬御試應天以實不以文賦 并引狀 慶曆二年

監試玉不琢不成器賦 天聖七年

國學試人主之尊如堂賦 同前

詔重修太學詩 同前

省試司空掌輿地圖賦 天聖八年

翠旌詩 同前

殿試藏珠於淵賦 同前

博愛無私詩 同前

賞以春夏賦

畏天者保其國賦

斷雕為樓賦

祭先河而後海賦

大匠誨人以規矩賦

魯東周禮所以本賦 已下續添

秋彌詩

卷第二十五

論

殿試儒者可與守成論 開

三皇設官民不違論

賈誼不至公卿論

夫子罕言利命仁論

策

南省試策五首 天聖八年

國學試策三首 天聖七年

外集卷第一

歐陽文忠公集五十一

樂府

擬王臺體七首

欲眠

行人夜已斷明河南陌頭雙璫不擬解更欲要君留

携手曲

落日堤上行獨歌携手曲却憶携手人處處春華綠

雨中歸

朝看樓上雲日暮城南雨路遠香車遲迢迢向何所

別後

連環結連帶贈君情不忘暫別莫言易一夕九回腸

昨夜曲

浮雲吐明月流影玉階陰千里雖共照安知夜夜心

落日窻中坐

朝聞驚禽去日暮見禽歸瑤琴坐不理含情復為作

與誰

領邊繡

雙鴛刺繡領襟爛五文章暫近已復遠猶持歌扇障

古詩一

七交七首

七交七首

河南府張推官

堯夫大雅哲稟德實溫粹霜筠秀含潤玉海湛無際
平明坐大府官事盈案几高談遺放紛外物不能累
非惟席上珍乃是青雲器

尹書記

師魯天下才神鋒凜凜豪傑逸驥臥秋權意在駢駢迅
平居弄翰墨揮洒不停瞬談笑帝玉略驅馳古今論
良工正求玉片石胡為韞

楊戶曹

子聰江山稟弱歲擅奇譽盱衡恣文辯落筆妙言語
胡為冉冉趨三十滯公府美璞思善價浮雲有夷路
大雅惡速成俟命宜希古

梅主簿

聖俞翹楚才乃是東南秀玉山高峯峯映我覺形陋
離騷喻草香詩人識鳥獸城中爭擁鼻欲學不能就
平日禮文賢寧久滯奔走

張判官

洛城車隆隆曉門爭道入連袂紛如帷文者豈無十
壯矣張太素拂羽擇其集遠慕鄴才子一笑權相扼
雖有軒與冕攀翔莫能及人將孰君子盍視其遊執

王秀才

幾道類之徒沈深務卓聖米藻薦良璧文潤相輝映
入市羊駕車談道辱為柄時時一文出往往紙價盛
無為戀立堦遂滯蒲輪聘

自叙

余本漫浪者茲亦漫為官胡然類鴟夷託載隨車轅
時士不悅眉默默誰與言賴有洛中俊日許相躋攀
飲德醉醇酎饗馨佩春蘭平時罷軍檄文酒聊相歡

答楊闢

吾聞陰陽在天地升降上下無時窮環回不得不差
失所以歲時無常豐古之為政知若此均節收斂勤
人功三年必有一年食九歲一作常備三歲凶

縱令水旱或一作時遇以多補少能相通今者吏愚
不善政民亦游惰離於農軍國賦歛急星火兼并奉

養過王公終年之耕幸一熟聚而耗者多於蠶是以

比歲屢一作登稔然而民室常虛空遂令一時暫一作

連不雨輒以困急號天翁一作賴天閔民不責吏甘

澤一作涼布何其濃農當勉力吏當愧敢不酌酒澆

神龍

嵩山十二首

嵩山十二首

公路澗

驅馬渡寒流，斷澗橫荒堡。槎危欹，欹岸花落多。依草擊汰，翫游儵，倒影看飛鳥。留連愛芳杜，漸下四峯照。

拜馬澗

昔聞王子晉，把袂浮丘仙。金駿於此墮，吹笙不復還。玉蹄無迹久，澗草但荒煙。

二室道

二室對岩堯，群峯嶮峭直。雲隨高下起，路轉參差碧。春晚桂叢深，下山煙白芝。共已可茹，悠然想泉石。

自峻極中院步登太室中峯

繫馬青松陰，躡屐蒼崖路。鷲鳥動林花，空山答人語。雲霞不可攬，直入冥冥霧。

玉女窻

玉女不可邀，蒼崖鬱岩直。石乳滴空竇，仰見沈寥碧。徒倚難久留，桂樹含春色。

玉女擣衣石

玉女擣仙衣，夜下青松嶺。山深風露寒，月杵遙相應。靈蹤杳可尋，片石秋光瑩。

天門

石徑方盤紆，雙峯忽中斷。呀豁青冥間，畜泄煙雲亂。

杉蘿試舉手，自可階天漢。

天門泉 舊說此命泉，恐其名鄙，因取其名書為續命泉。人書一字，在于泉側。

煙霞天門深，靈泉吐巖側。雲濕潏氣寒，石老林腴碧。長松暫休坐，一酌煩心滌。

天池

高步登天池，靈源湛然吐。俯窺不可見，淵默神龍護。靜夜天

一作 籟寒宿客疑風雨

三 醉石 三醉石在八仙壇上南臨巨崖峯之通相與幽酌坐石飲醉似非人間因索筆曰推壘喻當三醉字於石上而三人者各題其姓

拂石登古壇，曠懷聊共醉。雲霞伴酣樂，忽在千峯外。坐久還自醒，日落松聲起。

峻極寺

路入石門見蒼蒼，深靄間雲生。石砌澗木老，天風寒客來。依返照，徒倚聽山蟬。

中峯

望望不可到，行行何屈盤。一逕林杪出，千巖雲下看。煙嵐半明滅，落照在峯端。

初秋普明寺竹林小飲餞梅聖俞分韻得亭臯木葉下五首

臨水復畝石陶然同醉醒山霞坐未飲池月來亭亭
洛城風日美秋色滿蘅皋誰同茂林下掃葉酌松醪
野水竹間清秋山酒中綠送子此酣歌淮南應落水
勸客芙蓉盃欲舉芙蓉葉垂楊礙行舟演漾回輕櫂
山水日已佳登臨同上下衰蘭尚可採欲贈離居者
和謝學士泛伊川浩然無歸意因詠劉長卿
佳句作欲留篇之什

久不見南山依然已秋色悠哉川上行復邀城中客
木落山半空川明潦尤積飛鳥鑑中看行雲舟中白
爽猶白蘋裏笑傲清風側柱浦追所遠四峯高易夕
觴詠共留連高懷追昔賢惟應謝公興不減向臨川

戲書拜呈學士三丈

淵明本嗜酒一錢常不持人邀輒就飲酌盃與歸
歸來步三徑索寞繞東籬詠句把黃菊望門逢白衣
欣然復坐酌獨醉臥斜暉

和楊子聰答聖俞月夜見寄

秋露鵲已繁迢迢星漢回皎潔庭際月流光依井首
有客愛涼景幽軒爲君開所思不可極但慰清風來
謝人寄雙桂樹子

有客賞芳叢移根自幽谷爲懷山中趣愛此崑下綠

曉露秋暉浮清陰藥欄曲更待繁花白邀君弄芳馥
雨中獨酌二首

老大世情薄掩關外郊原英英少年子誰肯過我門
宿雲屯朝陰暑雨清北軒道遠一罇酒此意誰與論
酒味正薰烈吾心方浩然鳴禽時一弄如與古人言
幽居草木深蒙籠蔽窻戶鳥語知天陰蛙鳴識天雨
亦復命罇酒欣茲却煩暑人情貴自適獨樂非鐘鼓
出門何所之閉門誰我顧

庭前兩好樹

庭前兩好樹日夕欣相對風霜歲苦晚枝葉常蔥翠
午眠背清陰露坐蔭高蓋東城桃李月車馬傾闌闌
而我不出門依然伴憔悴榮華不隨時寂寞幸相慰
君子固有常小人多變態

綠竹堂獨飲

夏篁解穉陰加膠卧齋公退無喧囂清和况復值佳
月翠樹好鳥鳴咬咬芳罇有酒美可酌胡爲欲飲先
長謔人生暫別客秦楚尚欲泣淚相攀邀况茲一訣
乃永已獨使幽夢恨蓬蒿憶子驅馬別家去去時柳
陌東風高楚鄉留滯一千里歸來落盡李與桃殘花
不共一日看東風送哭聲嗷嗷冷池不見青春色白

楊但有風蕭蕭姚黃魏紫開次第不覺成恨俱零凋
 榴花最晚今又拆紅綠點綴如裙腰年芳轉新物轉
 好逝者日與生期遙予生本是少年氣瑤磨牙角爭
 雄豪馬遷班固洎歎向下筆點竄皆嘲嘈客來共坐
 說今古紛紛落盡玉塵毛彎弓或擬射石虎又欲醉
 斬荆江蛟自言剛氣貯心腹何爾柔軟為脂膏吾聞
 莊生善齊物平日吐論奇牙齧憂從中來不自遣強
 叩瓦缶何說說伊人達者尚乃爾情之所鍾况吾曹
 愁填胸中若山積雖欲強飲如沃焦乃判疑自古英
 壯氣不有此恨如何消又聞浮屠說生死滅沒謂若
 夢幻泡前有萬古後萬世其中一世獨切螻安得獨
 洒一榻淚欲助河水增滔滔古來此事無可奈不如
 飲此罇中醪

暇日雨後綠竹堂獨居燕簡府中諸僚

新晴竹林茂日夕愛此君佳禽哢翠樹若與幽人親
 掃徑綠苔靜引流清派分開軒見遠岫欹枕送歸雲
 桐槿漸秋意琴觴懷友文浩然滄洲思日厭京洛塵
 車騎方開府梁王多上賓平時罷飛檄行樂喜從軍
 騎省悼亡後漳濱多病身南窻若可傲方事陶潛巾

江上彈琴

江水深無聲江雲夜不明抱琴舟上彈樓鳥林中驚
 遊魚為跳躍山風助清冷境寂聽愈真絃舒心已平
 用茲有道器寄此無景情經緯文章合諧一作和雌
 雄鳴颯颯驟風雨隆隆隱雷霆無射變凜冽黃鍾催
 發生詠歌文王雅怨刺離騷經二典意澹薄三盤語
 丁寧琴聲雖可狀琴意誰可聽

送白秀才西歸

白子來自西投我文與書升階揖讓席言氣温且舒
 萬轍走聲利獨趨仁義塗仁義荒已久斤鋤費耕除
 吾常患力寡欣子好古徒終當竭其力刻治為通衢
 旗旄侍天子安駕五輅車盡驅天子疑民垂白歌其
 隅子其從我游有志知何如

鞏縣初見黃河

河決三門合四水徑流萬里東輸海鞏洛之山夾而
 時河來齧山作沙嘴山形迤邐若奔避河益凶凶怒
 而罟舟師弭楫不以帆頃刻奔過不及視舞波糾旋
 投沙渚聚沫倏忽為平地下窺莫測濁且深癡龍恠
 魚肆憑恃我生居南不識河但見禹貢書之記其言
 河狀鉅且猛驗河質書信皆是昔者帝堯與帝舜有
 子朱商不堪嗣皇天意欲開禹聖以水病堯民以潰

堯愁下人瘦若脂衆臣薦繇帝曰試試之九載功不効
遂強羽山愁而斃禹羞父罪哀且勤天始以書畀於姁
書曰五行水潤下禹得其術因而治鑿山疏流浚畎澮
分孽枝派有條理萬邦入貢九州宅生人始免生鱗尾
功深德大夏以家施及三代蒙其利江海淮濟洎漢沔
豈不浩渺汪而大叔波卷怒畏威德萬古不敢肆凶厲
惟茲濁流不可律歷自秦漢尤爲害崩壑決壅勢益橫
斜跳旁出惟其意制之以力不以德驅民就溺財隨弊
蓋聞河源出崑崙其山上高大無際自高瀉下若激箭
一直一曲一千里湍雄衝急乃逆溢其勢不得不然爾
前歲河怒驚滑民浸漱洋洋注一作不止滑人奔走若
鋒馭河伯視之以爲戲呀呀怒口缺若門日啖薪石萬
萬計明堂天子聖且神悼河不仁嗟曰喟河伯素頑不
可令至誠一感惶且畏引流辟易趨故道閉口不敢煩
官吏遵塗率職直東下咫尺莫可離其次爾來歲星行
一周民牛飽芻邦羨費滑人居河飲河流耕河之孺浸
河漬嗟河改凶作民福嗚呼明堂聖天子

代書寄尹十一兄揚十六王三

竝轡登北原分首昭陵道秋風吹行衣落日下霜草
昔日憩葦縣信馬行苦早行行過任村遂歷黃河隄

登高望河派洶洶若怒開予生平居南但聞河浩渺
停鞍暫遊目茫洋肆驚眺並河行數曲山坡亦縈繞
甕子與山口呀險乃天竈秤鈎真如鈎上下欲顛倒
虎牢吏當關識問名已告榮陽夜聞雨故人留我笑
明朝已高塵轎車引旌森傳云送主喪寔窳詣墳兆
後乘皆鞦韆輪鞍相輝照辟易未及避廬兒已呵噉
午出鄭東門下馬僕射廟中半去鄭遠記里十餘埃
抵牟日已暮僕馬困未漸望閭闔門岨若中天表
趨門爭道入羈鞅不及掉浪壇遊九衢風埃嘆何浩
京師天下聚奔走紛擾擾但聞街鼓喧忽忽夜復曉
追懷洛中俊已動思歸操爲別未期月音塵一何杳
因書寫行役聊以爲君導

別聖俞

車馬古城隅喧喧分曉色行人念歸塗居者徒慘惻
薄宦共羈旅論交喜金石薦以朋酒惟寧知歲月適
人事坐云變出處俄乖隔關山自茲始揮袂舉輕策
歲暮寒雲多野曠陰風積征蹄踐嚴霜別酒臨長陌
應念同時人獨爲未歸客

送劉秀才歸河內

落日古京門車馬動行色河上多悲風山陽有歸客

朽篔簹蟲篆遺文暮鳥迹言干有司知豈顧時人識
山陂歲始寒霰雪密已積還家寧久留方言事任軛

外集卷第一

普明寺小飲一作衡

雨中獨酌一作烈

初見黃河生人一作生

外集卷第二

歐陽文忠公集五十二

古詩二

數詩

一室曾何埽居閑俗慮平二毛經節變青鑑不須驚
三復磨圭戒深防悔吝生四愁寧敢擬高詠且陶情
五鼎期君祿無思死必烹六奇還自秘海寓正休兵
七日南山霧彪文幸有成八門當鼓翼凌厲指霄程
九德方居位皇猷日月明十朋如可問從此卜嘉亨
答錢寺丞憶伊川

書懷感事寄梅聖俞

之子問伊川伊川已春色綠芷雜芳浦青溪含白石
山阿昔留賞履齒無遺迹惟有茁桂花留芳待歸客
相別始一歲幽憂有百端乃知一世中少樂多悲患
解平每憶少年日未知人事艱顛狂無所閱落魄去羈
牽三月入洛陽春深花未殘龍門翠鬱鬱伊水清潏
潏逢君伊水畔一見已開顏不暇謁大尹相携步香
山自茲愜所適便若投山猿幕府足文士相公方好
賢希深好風骨迥出風塵間師魯心磊落高談義與
軒子漸口若訥誦書坐千言考國善飲酒百盞顏未
丹幾道事閑遠風流如謝安子聰作參軍常跨破虎

鶻子野乃禿翁戲弄時脫冠次公才曠奇王霸馳筆
端聖俞善吟哦共嘲爲閩仙惟子號達老醉必如張
顛洛陽古郡邑萬戶美風煙荒涼見官闕表裏壯河
山相將日無事上馬若鴻翩出門盡垂柳信步即名
園嫩穠筠粉暗淥池萍錦翻殘花落酒面飛絮拂歸
鞍尋盡水與竹忽去嵩峯巔青蒼綠萬仞香藹望三
川花草窺洞竇崎嶇尋石泉君吟倚樹立我醉歌雲
眠子聰疑日近謂若手可攀共題三醉石留在八仙
壇水雲心已倦歸坐正盃盤飛瓊始十八妖妙猶雙
環且寒篋暖鳳簪銀甲調厲絃自製白雲曲始送黃
金船珠簾捲明月夜氣如春煙燈花弄粉色酒紅生
臉蓮東堂榴花好點綴裙腰解挿花雲髻上展簾綠
陰前樂事不可極酣歌變爲歎聲干詔書走東下丞相
忽南遷送之伊水頭相顧淚潸潸臘月相公去君隨
赴春官送君白馬寺獨入東上門政府誰同在新年
獨未還當時作此語聞者已依然

雜言答聖俞見寄無簡東京諸友

昔君居洛陽樂事無時有竇府富文章謝墅從親友
豐年政頗簡命駕時爲偶不問竹林主仍携步兵酒
芬芳一作非弄嘉月翠綠相森茂

間梅二授德興戲書

君家小謝城爲客洛陽裏綠髮方少年青衫喜爲吏
重湖亂山綠歸夢寄千里洛浦見秋鴻江南老芳芷
自言北地禽能感南人耳京國本繁華馳逐多英軌
爭歌白雪曲取酒西城市朝逢油壁車暮結青驄尾
歲月倏可忘行樂方未已忽爾畏簡書翻然浩歸思
江山故國近風物旣陽美楚袖煙中黃吳尊波上紫
還鄉問井邑上堂多慶喜離別古所難更畏秋風起

戲贈

莫愁家住洛川傍十五纖腰閒四方堂上金罇邀上
客門前白馬繫垂楊春風滿城花滿樹落日花光爭
粉光城頭行人莫駐馬一曲能令君斷腸

寄左軍巡劉判官

遙聽洛城鍾獨渡伊川水綠樹鬱參差行人去無已
因高望京邑驅馬沿山趾落日亂峯多龍門何處是
罷官後初還襄城弊居述懷十韻回寄洛中

舊寮

路盡見家山欣然望吾廬陋巷叩柴扉迎候逸鷲呼
兒童戲竹馬田里邀籃與春桑鬱已綠歲事催農夫
朝日飛雄雉東臯新雨餘植杖望遠林行歌登故墟

夙志在一壺茲焉將荷鋤言謝洛社友因招洛中愚馬卿已倦客嚴安猶獻書行矣方子役豈能遂歸歟

和聖俞聚蚊

頽陽照窮巷暑退涼風生夫子臥環堵振衣步前楹
愁煙四鄰起鳥雀喧空庭餘景譎欲昏眾蚊復一作
薨薨群飛豈能數但厭聲管管抱琴不暇撫揮塵無
由停散帙復歸卧詠言聊寫情覆載無巨細善惡皆
生成朽木出眾蟲腐草為飛螢書魚長陰溼醯難由
鬱蒸豕鬣同多虱牛鬪常聚蠹元氣或壹鬱播之為
孽腥卑臭乃其類清虛非所經華堂敞高棟綺疏仍
藻局金缸瑩椒壁玉壺含夜水終朝事薰被豈敢近
簷薨富貴非苟得抱節居茅衡陰牆百蟲聚下僂眾
穢盈何嘗曲肱樂但苦聚雷聲江南美山水水木正
秋明自古佳麗國能助詩人情喧囂不可久片席何
時征

送劉學士知衡州

楊子懶屬書平居惟嗜酒一沐或彌旬解醒須五斗
淡爾輕榮利何常問無有忍憶四一作馬歸行為一
麾守湘耐自古醇醪水聞名久簿領但盈几聖經不
離口湖田賦稻蟹民訟爭蠖豕兀爾即沈冥安能知

可否聊為寄情樂豈與素懷偶藏器思適時投刃寧
煩手行當考官績勿復困覽生

送張屯田歸洛歌

昔年洛浦見花落曾作悲歌歌落化愁來欲遣何可
李時向金河尋杜家杜家花雖非絕品猶可開顏為
之飲少年意氣易成權醉不還家伴花寢一來京國
兩傷春憔悴窮愁九陌塵紅房紫苑處有騎馬欲
尋無故人黃河三月入隋河河水多時悵望多為憐
此水來何處作二字中有伊瀉與洛波忽聞君至自
西京洗眼相看眼暫明心衰面老畏人問驚我瘦骨
清如冰今年七月妹喪夫稚兒孀女啼吟咏季秋九
月予喪婦十月厭厭成病軀端居移病新城下日不
出門無過者獨行時欲強高歌一曲未終雙涕洒可
憐明月與春風歲歲年年事不同暫別已嗟非舊態
再來應是作衰翁感時惜別情無已無酒送君空有
淚西歸必有問君人為道別來今若此

述懷送張愬之

鬱鬱河堤綠樹平送君因得到東城落花已盡鶯猶
轉垂柳初長蟬欲鳴去年送客亦曾到正值楊花亂
芳草人心不復故時撥景物自隨時即好感今懷昔

復傷離一別相逢知幾時莫辭今日一罇酒明日思
君難重持東吳山水天下秀美君輕舟片帆逗江城
月下夜聞歌淮浦山前朝放溜樂哉此行時未晚萬
壑千巖不知速可憐病客厭京塵寂寞淹留已再春
扁舟待得東南下猶更河橋送幾人

送子野

四時慘舒不可調冬夏寒暑易鬱陶春陽著物大軟
媚獨有秋節最勁豪金方堅剛屏炎瘴允氣高爽清
風颺煙霞破散灑氣豁山河震發地脉搖天開寶鑑
露寒月海拍積雪卷怒潮光輝通透奪星耀蟠潛鷲
奮鬪蜃蛟高樓精爽毛髮疎壯懷直恐衝斗杓欲飛
輕衣上拂漢擬乘王氣戲鷺濤念時文法密於織羈
縻束縛不自聊豈無策議獻人主扼持舌在口已膠
當秋且辛際軒豁誰能兒女聽蟾蜍君方壯歲襟宇
快名聲樂與家聲高輕舟從遊山川底詩酒合興皆
翹翹堪嗟宋玉自悲攬可並張翰同逍遙功名富貴
有時到忍把壯節良辰消

送劉十三南遊

泱泱汗河流檣聲過晚浦行客問吳山舟人多楚語
春深紫蘭澤夏早黃梅雨時應賦登眺聊以忘羈旅

與李獻臣宋子京春集東園得節字
綠野秀可食遊駘喜初結芸局苦寂寥禁署隔清切
歡言得幽尋况比及嘉節鳥哢已闌關泉流初泱泱
紫萼繁若綴翠茗柔可搯屢期無後時苦物畏鷓鴣
晚泊岳陽

卧聞岳陽城裏鍾擊舟岳陽城下樹正見空江明月
來雲水蒼茫失江路夜深江月弄清輝水上人歌月
下歸一闌聲長聽不盡輕舟短楫去如飛

新開棊軒呈元珍表臣

竹樹日已滋軒憲漸幽興人閑與世遠鳥語知境靜
春光諒欲布山色寒尚映獨杖萬慮心於此一枰競

代贈田文初

慮君一顧重千金贈君白壁為妾心舟中繡被薰香
夜春雪江頭三尺深西陵長官頭已白憔悴窮愁一作
湘媿相識手持王學唱陽春江上梅花落如積津亭
送別君未悲夢闌酒解始相思須知巫峽聞猿處不
似荆江夜雪時

惠泉亭

翠壁刻孱顏煙霞跬步間使君能愛客朝夕弄山泉
春巖雨過春派長置酒來聽山溜響鑑中樓閣俯清

一本序云某啓伏觀知軍學士文初
理惠泉謹爲撰詩十六句以備采覽

也雪裏峯巒開曉幌須知清興無時已酒美賓嘉自
相對席間誰伴謝公吟日暮多逢山簡醉淹留桂樹
幾經春野鳥巖花識使君使君今是罇前客誰與山
泉作主人

過張至秘校莊

田家何所樂筆笠日相親桑條起蠶事蓍葉候耕耘
望歲占風色寬徭知政仁樵漁逐晚浦雞犬隔前村
泉溜膝間動山田樹杪分鳥聲梅店雨野色柳橋春
有客問行路呼童驚候門焚魚酌白醴但坐且惟忻
行次葉縣

朝渡汝河派暮宿楚山曲城陰日下寒野氣春深綠
征車倦長道故國有喬木行行漸樂郊東風滿平陸
將至淮安馬上早行學謝靈運體六韻

晴霞照東浦驚鳥動煙林曙河燕斗沒沓一作嶂隱
雲深寒雞隔樹起曲塢留風吟征夫倦行役秋興感
登臨一作臯積涂一作迴江離香露沉行矣歲華

晚歸歎勞歎音

自岐一作江山行至平陸驛五言二十四韻

岐江望平陸百里千餘嶺蕭條斷煙火莽蒼無人境
峯巒互前後南北失壬丙天秋雲愈高木落歲方冷

水涉愁賊射含林行憂虎猛萬仞懸巖崖一約履
枯梗緣危類也猿臨淖若龜腰輿懼傾撲頰馬倦
鞭警攀躋誠畏塗習俗羨蠻獠度隘足雖踈因高目
還騁九野畫荆衡群山亂巫郢煙嵐互明滅點綴成
一作圖屏時時度深谷往往得佳景翠樹鬱如蓋飛

泉溜垂縷幽花亂黃紫菡萏弄光影山鳥轉成歌寒
蛸嗜如哽登臨雖云勞一作巨細得周省晨裝趁徒
旅夕宿訪閭井村暗水茫茫鷄鳴星耿耿登高近佳

節歸思時引領谿菊薦山罇田駕佑烹鼎家近夢先
歸夜寒衾屢整崎嶇念行役昔宿已為永豈如江上
舟棹歌方酌初注舟荆江棋酒

春日西湖寄謝法曹歌

西湖春色歸春水綠於染群芳爛不收東風落如糝
西洲者許參軍春思亂如雲白髮題詩愁送春謝君
惜未老也已白髮野思遙知湖上一罇酒能憶天涯萬
里人萬里思春尚有情忽逢春至客心驚雪消門外
千山綠花發江邊二月晴少年把酒逢春色今日逢
春頭已白異物態與人殊惟有東風舊相識

答謝景山遺古瓦硯歌

火數四百火靈銷誰其代者當塗高窮姦極酷不易

取始知文景基高牢坐揮長喙啄天下豪傑競起如
蝟毛董呂催汜相繼死紹術權備爭咆咻力彊者勝
怯者敗豈較才德為功勞然猶到手不敢取而使螟
蝗生螻蚋子丕當初不自耻敢謂舜禹傳之堯得之
以此失亦此誰知三馬食一槽當其盛時爭意氣叱
咤雷電生風颺千戈戰罷數功闕周幾方石堯無臯
英雄致酒奉高會巍然銅雀高岩圓歌宛轉激清
微妙舞左右回纖腰一朝西陵一作西朝看拱木寂
寞總帳空蕭蕭當時淒涼已可歎而況後世悲前朝
高臺已傾漸平地此凡一墜埋蓬蒿苔文半滅荒土
蝕戰血曾經野火燒敗皮樊網各有用誰使鷄鏡成
凸凹景山筆力若牛弩句道語老能揮毫嗟予奪得
何所用簿領朱墨徒紛淆走官南北未嘗捨緹籠三
四勤緘包有時屬思欲飛灑意緒軋軋難抽繚舟行
屢備一作水神奪往往冥晦遭風濤質頑物久有精
怪常恐變化成靈妖名都所至必傳玩愛之不換魯
寶刀長歌送我怪且偉欲報慙愧無瓊瑤

古瓦硯

執凡賤微物得刷筆墨間於物用有宜不計醜與妍
金非不為寶玉豈不為堅用之以發墨不及凡礫頑

乃知物雖一作賤當用價難攀豈惟瓦礫爾用人從
古難一作

新營小齋鑿地爐輒成五言三十七韻

霜降百工休居者皆入室瑾戶畏初寒開爐代溫律
規模不盈丈廣狹足容膝軒窗共幽窳竹栢助蒙密
辛勤慚巧官窮賤守卑秩無術政莫為有年秋屢實
文書少期會租訟者鞭扶地僻與世疎官閑得身佚
荆蠻苦卑陋氣候常壹鬱天日每陰翳風颺多凜凜
衰頹慘時晚病骨知寒疾蠻牀勸晨興藍舉厭朝出
南山近樵採僮僕免呵叱禦歲畜躑躅饋客薦包橘
霜新吹晶瑩石鼎沸啾啾彼方養丹砂候節煎一作秋
木西鄰有高士輒軒卧蓬華鶴髮善高談給背便一作平
炙熨披裘屢相就束縕亦時乞傳經伏生老愛酒楊
雄吃晨灰煖餘盃夜火爆山栗無言兩志形相對或
終日微生慕剛毅勁強一作早難屈自從世俗牽常恐
天性失仰茲微官祿養此多病質省躬由一言無枉
慕三黜因知吏隱樂漸使欲心窒面壁或僧禪倒冠
聊酒逸螟蠕輕二豪一馬齊萬物陪期為樂三叔夜
不堪七負薪幸有一作瘦舊學頗思述興亡閱今古
圖籍羅甲乙魯冊謹會盟周公豕凶吉詳一作

明左立辯馳騁馬遷筆金石互鏗鉤風雲生倏忽豁
爾一開卷慨然時揜映浮沈恣其間適若遂聲取一
改速
吾居誰云陋所得乃非一五斗豈須慚優游歲將
畢

外集卷第二

送劉學士知衡州何常常疑是嘗

懷復傷離一作

寄謝法曹思春一作

古瓦硯歌致酒一作

前管小齋詳明原本皆作詳明唯薛齊

外集卷第三

歐陽文忠公集五十三

古詩三

南徐

洪宋區夏廣恢張際四維狂孽久不懲民物含一作
春熙者稚適所向游泳光華時遽然攝提歲南徐掠
邊陲子因叩村叟此事局如斯初似却人問未語先
涕垂收涕謝客問為客陳始基撫水有上源水淺山
嶮熾生民三千室聚此天一涯狼勇復輕脫性若鹿
與麋男夫不耕鑿刀兵動相隨宜融兩境上殺人取
其質囚斯久久來此寇易為羈鼠竊及蟻聚近裏焉
敢窺勢亦不久住官軍來即馳景德祥符後時移事
亦移四輔哲且善天子仁又慈將軍稱招安兵非羽
林兒龍江一牧拙選騎材亦非威惠不蕪深徒以官
力欺智略仍復短從此難羈縻引兵卸甲嶺部陣自
參差鋒鏑殊未接士卒心先離奔走六吏死初在懷
融州涪縣字及民廬燬蕩無子遺利鏃淬諸毒中膏
無藥醫長刀斫人股橫屍滿通遠婦人及孽產驅負
足始歸堂堂過城戍何人敢正窺外計削奏跡一一
間宸闈赫爾天斯怒選將興王師精甲二萬餘猛毅

如虎貌劔戟凜秋霜旌荼閉朝曦八營與七萃豈得
多于茲外統三路進小敵胡能為前驅已歷境後軍
猶未知遠迤至蠻域但見空稻畦搜羅一月餘不戰
師自罷荷戈莫言苦負糧深可悲哀哉都督郵無辜
遭屠糜州都曹直兩僅三人部糧入曉吓計不出
還出招安辭半降半來拒蠻意猶狐疑厚以繒錦贈
狙心詐為早戎帳草草起賊戈躡背揮我聆老叟言
不覺顰雙眉叱毫燕疊簡占作南僚詩願值采詩官
一數于彤埤

寄聖俞

西陵山水天下佳我昔謫官君所嗟官閑憔悴一病
叟縣古瀟灑如山家雪消深林自斲一作斲筍人響空
山隨摘茶有時携酒探幽絕往往上下窮煙霞崑崙
綠縵軟可藉野卉青紅春自華風餘落葉飛面旋日
暖山鳥鳴交加貪追時俗玩歲月不覺萬里留天涯
今來寂寞西岡口秋盡不見東籬花市亭插旗鬪新
酒十千得斗不可賒材非世用自當去一舸聳牙揮
釣車君能先往勿自滯行矣春洲生荻芽

答梅聖俞寺丞見寄

憶昔識君初我少君方壯風期一相許意氣曾誰讓

交遊盛京洛樽俎陪丞相駟驥日相追鸞鳳志高颺
詞章盡崔蔡論議皆欽向文會忝予盟詩壇推子將
談精鋒愈出飲劇歡無量賈勇為無前餘光誰敢望
茲年五六歲人事堪悽愴南北頓睽乖相離獨飄蕩
失杯由畫足傷手因代匠移書雖激切拙語非欺誑
安知乃心愚而使所言妄權豪不自避斧質誠為當
蒼皇得一邑奔走踰千嶂楚峽聽猿鳴荆江畏蛟浪
蠻方異時俗景物殊氣象綠髮變風霜丹顏侵疾痒
常憂鵬鳥窺幸免江魚葬今茲尚寬宥遷徙來漢上
憔悴戴囚冠驅馳俗狀王事多倥偬學業差遺忘
未能解緹去所戀寸祿養舉足畏逢仇低頭惟避謗
竹間故人近豈憚驅車訪一別各衰翁相見問無恙
交情宛如舊歡意獨能強幸陪主人曠更值芳洲漲
菱荷亂浮泛水竹涵虛曠清風滿談席明月臨歌舫
已見洛陽人重聞畫樓唱怡然盡鬱寫整爾累囚放
自從還邑來會此驕陽亢神靈多請禱租訟煩管榜
猶須新秋涼漢水臨一作清漾野稼蕩浮雲晴山開
壘障聊以助吟詠亦可資酣暢北棘如未駕辛子能
來貺

酬聖俞朔風見寄

因君朔風句令我苦寒吟離別時未幾崢嶸敵再陰
驚颺擊曠野餘響入空林客路行役遠馬蹄冰雪深
瞻言洛中舊期我高陽吟故館哭知已新年傷客心
相逢豈能飲惟有涕沾襟

送琴僧知白

吾聞夷中琴已久常恐老死無其傳夷中未識不得
見豈謂今逢知白彈遺音髣髴尚可愛何況之子傳
其全孤禽曉警秋野露空澗夜落春崑泉二年遷謫
寓三峽江流無底山侵天登臨探賞久不厭每欲圖
畫存於前豈知山高水深意久以寫此朱絲絃酒酣
耳熱神氣王聽之為子心肅然嵩陽山高雪三尺有
客擁鼻吟苦寒負琴北走乞其贈持我此句為之先

聽平戎操

西戎負固稽天誅勇夫戰死智士謀上人知白何為
者年少力壯逃浮屠自言平戎有古操抱琴欲進為
我娛我材不足置廊廟力弱又不堪戈爰遭時有事
獨無用偷安飽食與汝俱爾知平戎競何事自古無
不由吾儒周宣六月伐獫狁漢武五道征匈奴方叔
召虎乃真將衛青去病誠區區建功立業當盛日後
世稱誅於詩書平生又欲慕賈誼長纓直請繫單于

當衢理檢四面啓有策不獻空踟躕君為我奏此
曲聽之空使壯士吁推琴置一作酒恍若失誰謂子
琴能起予

書宜城修木渠記使奉呈朱寺丞

因民之利無難為使民以說民志疲樂哉朱君鄭靈
堤導鄆及蠻興衆陂古渠廢久人莫知朱君三月而
復之沃土如膏瘠土肥百里歲歲無凶苗一作鄆蠻
之水流不止襄人思君無時已

數韻奉酬聖俞

寒日照深巷柴門尚閉有客自江來尺書千里至
落書復何云但言南北異南方地常暖風物稱佳麗
梅籬入新年蘭臯動芳氣樂哉登臨興豈厭江湖滯
伊子方寂寞刻苦窮文字萬國會王州群英馳雋軌
方朔常苦餓子雲非官意歲暮慘風塵官闕倦朝市
出處一云別所思寧可冀春江有歸鴈但使音書繼

答梅聖俞

寒日照窮巷荆扉晨未開驚聞遠方信有客渡江來
開絨復何喜宛若見瓊瑰一爾乖出處未嘗持酒盃
官闕隱朝市歲暮慘風埃音書日可待春鴈暖應回

病中聞梅二南歸

聞君解舟去秋水正云野岸曠歸思都門辭世紛
稍逐商帆伴初隨征雁羣山多淮甸出柳盡汴河分
楚色蕪高一一作綠江煙日半作一作曠客意浩已遠離
懷寧復云宣城好風月歸信幾時聞

送塘上人遊天台

昔年在伊洛林壑每相從對掃竹下榻坐思湖上峯
自言伊洛波每起滄洲憶今茲道行遊千里東南國
都門汴河上柳色入青煙流水向淮浦歸人隨越船
東南遍林嶽萬壑新流滿小桂綠應芳江春行已晚
鶉鶉赤城陰依依識古岑一去誰復見石橋雲霧深

送徐生秀州法曹

一笑暫相從結交方恨晚猶茲簿領困况爾東南速
落帆淮口暮採石江洲暖黃鶻可寄書惟嗟雙翅短

讀山海經圖

夏鼎象九州山經有遺載空濛大荒中杳靄群山會
炎海積馱蒸陰幽異明晦奔趨各異種倏忽俄萬態
群倫固殊稟至理寧一槩駭者自云驚生号孰知怪
未能識造化但爾披圖繪不有萬物殊豈知方輿大

依韻和聖俞見寄

與君結交深相濟同水火文章發春葩節行凜筠倚
吾才已愧君子齒又先我君惡予所非我許子云可
歎趣共乖時畏塗難轉輒道肥家所窮身老志彌果
每嗟游從異有甚樊籠鑠天匠染青紅花腰呈袅娜
苟能枉酌同直待冠中墮無欺校讎貧鹽米尚餘顯

晏太尉西園賀雪歌

陰陽乖錯亂五行窮冬山谷暖不冰一陽且出在地
上地下誰發萬物萌太陰當用不用事蓋由姦將不
斬虧國刑遂令邪風伺間隙潛中瘧疫於疲氓神哉
陛下至仁聖憂勤懇禱通精誠聖人與天同一體意
未發口天已聽忽收寒威還水官正時肅物凜以清
寒風得勢獵獵走瓦乾霰急落不停恍然天地半夜
白群雞失曉不及鳴清晨拜表東上閣鬱鬱瑞氣盈
宮庭退朝騎馬下銀闕馬滑不慣行瑤瓊晚趨賓館
賀太尉坐覺滿路沓歡聲便開西園掃徑步正見玉
樹花凋零小軒却坐對山石拂拂酒面紅煙生主人
與國共休戚不惟喜悅將豐登須憐鐵甲冷徹骨四
十餘萬屯邊兵

送吳照鄰還江南

霜前江水磨碧銅岸背菱葉翹青蟲吳郎鬢絲生幾

縷不羞月上扶桑東
蓋見清波照人景
去時黑髮吹春風
五年歸來婦應善
從此不問西飛鴻

答朱宋捕蝗詩

捕蝗之術世所非
欲究此語興於誰
或云豐凶歲有數
天孽未可人力支
或言蝗多不易捕
驅民入野踐其畦
因之姦吏恣貪擾
戶到頭歛無一遺
蝗災食苗民自苦
吏虐民苗皆破之
吾嗟此語祇知一
不究其本論其皮
驅雖不盡勝養患
昔人固已決不疑
秉蠹投火况舊法古
之去惡猶如斯
既多而捕誠未易
其失安在常由遲
說說最說子孫衆
為腹所孕多蠅蚋
始生朝畝暮已頃
化一為百無根涯
口含鋒刃疾風雨
毒腸不滿疑常飢
高原下濕不知數
進退整若隨金聲
嗟螽羽孽物共惡
不知造化其誰尸
大凡萬事悉如此
禍當早絕防其微
蠅頭出土不急捕
羽翼已就功難施
只驚群飛自天下
不究生子由山陂
官書立法空太峻
吏愚畏罰反自欺
蓋藏十不敢申一
上心雖惻何由知
不如寬法擇良令
告蝗不隱捕以時
今苗因捕雖踐死
明歲猶免為蠹苗
吾嘗捕蝗見其事
較以利害曾深思
官錢二十買一斗
示一作以明信
民爭馳欲微成衆
在人力頃刻露積
如京坻乃知

孽蟲雖甚眾
嫉惡苟就無難為
往時姚崇用此議
誠哉噴相得所宜
因吟君贈廣其說
為我持之告採詩

答蘇子美離京見寄

眾奇子美貌堂堂
千人英我獨疑其
曾浩浩包滄溟
滄溟產龍蜃百怪
不可名是以子美
辭吐出人輒驚
其於詩最豪奔
放何縱橫眾絃
律呂金石次第鳴
間以險絕句非
時震雷霆兩耳
不及掩百病為之
醒語言既可駭
筆墨尤其精少
雖嘗力學老乃若
天成濡毫弄點
畫信手不自停
端莊雜醜怪群
星見椽槍爛然
溢紙幅視久無
定形使我終老
學得一已足於
而君無眾美磊
落猶自輕高冠
出人上誰敢揖
其膺群臣列丹
陛幾位缺公卿
使之束帶立可
以重朝廷況今
參國議高論吐
呼礫惜哉三五
白髮今已生
近者去江淮作
詩寄離情口誦
不及寫一日傳
都城退之序百
物其鳴由不平
夫方若君心欲
使發其聲嗟我
非鸞鸞徒思和
嬰嬰因風幸數
寄警我聾與盲

立秋有感寄蘇子美

庭樹忽改色
秋風動其枝
物情未必爾
我意先已悽
雖怨芳節謝
猶忻早涼歸
起步雲月暗
顧瞻星斗移
四時有大信
萬物誰與期
故人在千里
歲月令我悲

所嗟事業晚，豈惜顏色衰。願謀今謂何，胡馬日以肥。

喜雪示徐生

清穹一作空凜冬威，早野渴天澤。經旬三尺雪，萬物變

顏色。愁雲噓不開，慘慘連日夕。寒風借天勢，豪忽肆

陵轢。空枝凍鳥雀，凝不避彈弋。長河寂無聲，厚地若

龜圻。陰階夜自照，缺瓦晨復積。貯潔瑩冰壺，量深埋

玉尺。凝陰反窮剝，陽九兆初晝。春回百草心，氣動黃

泉脉。堅冰雖未破，土潤已潛釋。常聞老農語，一臘見

三白。是為豐年候，占驗勝籌策。天兵血西陲，萬轍走

供億。嗟予媿疲俗，奚術肥爾瘠。惟辛歲之穰，茲惠豈

人力。非徒給租調，且可銷盜賊。從今繫駟廩，期共飽

麩麥。

賦竹上甘露

稍稍兩竹枝，甘露葉間垂。草木有靈，夜陰陽疑。以時

深山與窮谷，往往嘗有之。幸當君子軒，得為眾人知。

物生隨所託，晦顯各有宜。聊以助歌詠，蕪堪飲童兒。

和對雪憶梅花

昔官西陵江，峽間野花紅。紫多爛斑，惟有寒梅舊。所

識異，卿每見心一作必依然為憐。花自洛中看，花上蜀

鳥啼。綿蠻當持作詩，誰唱和粉。藥自折清香，繁今來

把酒對殘雪，却憶江上高樓山。群花四時媚，若眾何獨此。樹令人攀窮冬，萬木立枯死。玉艷獨發，陵清寒鮮妍。皎如鏡裏面，綽約對若風中仙。惜哉北地無此樹，霰雪漫漫平沙川。徐生隨我客，比郡冰霜旅舍逢。新年憶花對雪晨，起坐清詩寶鐵裁。琅玕長河風色暖，將動即看綠柳含春煙。寒齋寂寞，何以慰卯盃且醉酣午眠。

歸鴈亭

荒蹊臘雪春尚埋，我初獨與徐生來。城高樹古禽鳥野，聲響格磔寒毡。恐顏垣敗屋，巍然在略可遠眺。臨傾臺高株，唯有柳數十夾路。對立初誰栽，漸疎榛莽。辨草樹頗有桃李，當墻隈欣然便擬趨。時節斤鋤日夕勞，耘培新年風色日漸好。晴天仰見鴈，已回枯根老。脉凍不發，遠之百匝空徘徊。頑姿野態，煩造化句芒不肯先。煦吹酒酣幾欲掬，大鼓驚起龍螭驅春雷。偶然不到才數日，顏色一變由誰催。翠芽紅粒進條出，纖趺嫩萼如剪裁。卧槎燒枿亦強發，老朽不避衆艷。咍蛇然山杏開最早，其餘紅白各自媒。初開盛發與零落，皆有意。思章人懷，眾芳勿使一時發。當令一落續一開，畢春應須酒萬斛。與子共醉三千盃。

送韓子華

嗟我久不見韓子如讀古書思古人忽然相逢又數日笑語反不共一罇諫垣尸居職業廢朝事汲汲勞精神子華筆力天馬足驚駘千百誰可群嗟予老鈍不自笑尚欲疾走追其塵子華有時高談駭我聽榮枯萬物移秋春所以不見令我思見之如飲玉醴醉叩門下馬忽來別高帆得風披飛雲離懷有酒不及寫別後慰我寓於文

送李太傅知冀州

吾慕李漢超為將勇無儔養士三千人人百貔貅關南三十年天子不北憂吾愛李允則善覘多計籌虜動靜寢食如在雙眸出入若變化談笑摧敵謀恩信浹南北聲名落燕幽二公材各異戡守兩堪尤天下不用兵爾來三十秋令其繼者誰守冀得李侯李侯年尚少文武學彬彪河朔一尺雪北風煖貂裘上馬擘一作長弓白羽飛金鉞臨行問我言我慙本儒鯁漢超雖已久故來尚歌詎允則事最近猶能想風流將此聊為贈勉哉行無留

石篆詩

井序 某洛近蒙朝恩守此州州之西南有瑯琊山唐李幼

卿庶子泉者其在館閣時方國家詔天下求古碑石之文集于閣下因得見李陽冰篆庶子泉銘學篆者云陽冰之迹多矣無如此銘者常欲求其本而不得于今十年矣及比來已獲焉而銘石之側又陽冰別篆十餘字尤奇於銘文世罕傳焉山僧惠覺指以示予予徘徊其下久之不能去山之奇迹古今紀述詳矣而獨遺此字予甚惜之欲有所述而惠文辭之不稱思予嘗愛其文而不及者梅聖俞蘇子美也因為詩一首并封題墨本以寄二君乞詩刻于石

寒崑飛流一作落青苔旁斷石篆何奇哉其人已死骨已朽此字不滅留山隈山中老僧憂石泐印之以紙磨松煤欲令留傳在人世持以贈客比瓊瑰我疑此字非筆畫又疑人力非能為始從天地胚渾判元氣結此高崔嵬當時野鳥踏山石萬古遺迹於蒼崖山祇不欲人屢見每吐雲霧深藏埋群仙飛空欲下讀常借海月清光來嗟我豈能識字法見之但覺心眼開解慳語鄙不足記封題速寄蘇與梅

題滁洲醉翁亭

四十未為老醉翁偶題篇醉中遺萬物豈復記吾年但愛亭下水來從亂峯間聲如自空落瀉向兩簷前

流入巖下溪，幽泉助消響。不亂人語，其清非管絃。豈不美絲竹，絲竹不勝繁。所以屢携酒，遠步就潺湲。野鳥窺我醉，溪雲留我眠。山花徒能笑，不解與我言。惟有巖風來，吹我還醒然。

贈學者

人稟天地氣，乃物中最靈性。雖有五常，不學無由明。輪曲揉而就，木直在中繩。堅金礪所利，玉琢器乃成。仁義不遠躬，勤勤入至誠。學既積於心，猶木之敷榮。根本既堅好，翁鬱其幹莖。並爾曾宜勉，勉無以吾言輕。

春寒効李長吉體

東風吹雲海天黑，飢龍凍雲雨不滴。嗔雷隱隱愁煙白，宿露無光瑤草寂。東皇染花滿春國，天為花迷惜春色。呼雲蝶日一作恐紅蕙，幾日春陰養花魄。悠悠遠絮繁空擲，愁思一作織春挽不得。高樓去天無幾尺，遠岫參差亂屏碧。

幽谷樂子一作登晚飲

一徑入蒙密，已聞流水聲。行穿翠篠盡，忽見青山橫。山勢抱幽谷，谷泉含石泓。旁生嘉樹林，上有好鳥鳴。鳥語谷中靜，樹涼泉影清。露蟬已嘒嘒，風溜時泠泠。渴心不待飲，醉耳傾還醒。嘉我二三友，偶同丘壑情。

環流席高蔭，置酒當崢嶸。是時新雨餘，日落山更明。山色已可愛，泉聲難久聽。安得白玉琴，為以七絲繩。

外集卷第三

谷梅聖俞茲年

茲年

聖俞初風見

此詩打兩味字一本第

聽千成

走說

書且成

宋名

奉酬聖俞答梅聖俞

二詩多同而韻

谷蘇子美子美

蘇文粹

賦竹上甘露

嘗有之

歸鴈亭

慶曆文粹

石家詩序

子嘗

外集卷第四 歐陽文忠公集五十四

古詩四

桐花

猗猗井上桐花葉何叢叢下蔭百人泉上巒陵雲材
翠色洗朝露清陰午當階幽蟬自嗜嗜鳴鳥何啾啾
日出花照耀飛香動浮埃今朝一雨過狼籍黏青苔
斯桐乃誰樹意若銘吾齋常聞漢道隆上下相和諧
選吏澤孝廉視民嬰與孩政聲如九韶百物絕妖災
優優潁川守能致鳳凰來到此幾千載丹山自崔嵬
聖君勤治理百郡列賢才嗟爾不自勉鳳凰其來哉

思二亭送光祿謝寺丞歸滁陽

吾嘗一作思醉翁醉翁名自我山林本我性章服偶
包裏君思未知報進退奚為可自非因讒逐決去焉
一作能果前時水陽謫誰與脫韁鑿山氣無四時幽
花常婀娜石泉咽然鳴野艷笑而佳賓歡正諠諱翁
醉已岌岌我樂世所悲眾馳予坎軻惟茲三二子嗜
好其二字一作學甚一作同頗因歸謝巖石為我刻其左

吾嘗一作思豐樂魂夢不在身三年永陽謫幽谷最
來頗谷口兩三家山泉為四鄰但聞山泉聲豈識山
意春春至換群物花開思故人今何在憔悴頽

之濱人去山自綠春歸花更新空谷中叟笑我種
花勤

堂中畫像探題得杜子美

風雅久寂寞吾思見其人杜君詩之豪來者孰比倫
生為一身窮死也萬世珍言苟可垂後士無羞賤貧

和徐生假山

匠智無遺巧天形極幽探謂我愛山者為山列前簷
頽垣不數尺萬嶺由心潛或開如斷裂或吐似研礮
或長隨靡逸或瘦露瑩嵌陰一作穴觀者者高屏立
巉巉後出忽孤嶺群奔沓相參鑿若氣融結突如鬼
鑄鑊昔歲貶荆楚扁舟極東南孤山馬當夾兩岸臨
江潭常恨江水惡輕風不留帆拳巒千萬狀可愛不
可談但欲借粉繪圖之掛紈纈豈如几席間百態生
濃纖暮雲點新翠孤煙起朝嵐況此窮冬節陰飈積
凝嚴幽齋喜深處遠目生遐瞻晝卧不移枕晨興自
開簾吾間君子居出處無常占卷道或獨善施物仁
貴兼於時苟無益懷祿古所慙嵩山幸不遠薇蕨豈
不甘自可結幽侶披雲老溪巖胡為不即往一室安
且恬辱子贈可愧因詩以自讒

送楊負外

予昔走南宮江湖浩然涉今來厭塵土常懷把輕楫
聞君東南行山水恣登躡秋江湛已清樹色映丹葉
羨君舟楫榜去若魚鼓鬣君家兄弟才門族當世甲
行期薦賢書疾驛來上閣

讀梅氏詩有感示徐生

子美忽已死聖俞舍吾南嗟吾譬馳車而失左右驂
勅敵嘗屢墨羸兵當戒嚴凡人貴勉強情逸易安恬
吾既苦多病交朋復凋殲篇章久不作意思如膠粘
良田失時耕草莽廢鋤芟美井不日汲何由發清甘
偶開梅氏篇不覺日掛簷乃知文字樂愈久益無厭
吾嘗一作哀世人聲利競爭貪哇咬齧兩耳死不享
韶咸而幸知此樂又常深討探今官得閑散舍此欲
奚耽頑庸湏警策賴子發其箝

和人三橋

茄鼓下層臺旌旗轉長嶼橋響鴉歸軒溪明望行炬
北臨白雲澗南望清風閣出樹見人行隔溪聞魚躍
逝虹跨曲岸倒影涵清波為愛斜陽好起舟持特過

初夏劉氏竹林小飲

春榮忽已衰夏葉換初秀披荒得深蹊掃綠陰清晝
萬竿文已聳千畝蔚何富驚雷迸狂鞭霧縹舒文繡

虛心高自擢勁節晚愈瘦雖艷桃李妖豈愧松栢後
川源湛新霖林麓洗昏霧猗猗色可餐滴翠欲溜
沉茲夏首月景物得嘉候晚蝶舞新黃孤禽弄清味
窺深入惚蒙玩密愛林茂依依帶幽澗隱隱見孤岫
林蓀緝堪眠野汲冷可漱鳴琴馮山風高籟發仙奏
暑却自蠲渴心閑疑念疲杯盤雜芬芳圖籍羅左右
怡然忘簪組釋若出羈廐矧予懷一丘未得解黃綬
官事偶多閑郊扉湏屢叩新篁漸添林晚筍堪薦豆
誰邀接籬公有酒幸相就

眼有黑花戲書自遣

洛陽三見牡丹月春醉往往眠人家揚州一遇芍藥
時夜飲不覺生朝霞天下名花惟有此鑄前樂事更
無加如今白首春風裏病眼何須厭黑花

送朱生

萬物各有役無心獨浮雲遂令幽居客日與山雲親
植桂比芳操佩蘭思潔身何必濯於水本無纓上塵

雪時在穎州作至月餘梅凍絮

新陽力微初破萼客陰用壯猶相薄朝寒稜稜風
莫犯暮雪縷縷止還作驅馳風雲初慘淡炫晃山川
漸開廓光芒可愛初日照潤澤終為和氣燂美人高

堂晨起鷺幽士虛惚靜聞落酒壚成徑集餅罌獵騎
尋蹤得狐貉龍蛇掃處斷復續猓虎團成呀且攫共
貪終歲飽麩麥豈恤空林飢鳥雀沙墀朝賀迷象笏
桑野行歌沒芒屨乃知一雪萬人喜顧我不飲胡為
樂坐看天地絕氛埃使我曾襟如洗淪脫遺前言笑
塵雜披索萬象窺冥漠頽雖陋邦文士衆巨筆人人
把牙梨自非我為發其端凍口何由開一噉

雪晴

悠悠野水來灑灑西溪闊曉日披宿雲荒臺照殘雪
風光變窮臘歲律新陽月凍卉意初回綠醅浮可撥
人閑樂朋友鳥哢知時節豈止探芳菲耕桑行可闕

琴高魚

琴高一去不復見神仙雖有亦何為溪鱗佳味自可
愛何必虛名務好奇

竹間亭

二首其一 已見居士集

高亭照初日竹影涼蕭森新篁漸解穉翠色日已深
雨多苔莓 青幽徑無人尋靜趣久迺得暫來聊解
襟清風颭然生鳴鳥送好音佳時不易得濁酒聊自
斟興盡即言返重來期抱琴

箕山

朝下黃蘆坂夕望箕山雲緬懷巢上客想彼嵩中人
弱歲慕高節壯年嬰世紛漱流羨潁水振衣嗟洛塵
空祠亂鷺鳥山木舍餘曠聊茲謝芝桂歸月及新春

西園

落日叩溪門西溪復何所人侵樹裏耕花落田中雨
平野見南山荒臺起寒霧歌舞昔云誰今人但懷古

白兔

天冥冥雲濛濛白兔搗藥姮娥宮玉關金鏤夜不閉
竄入滌山千萬重滌泉清甘瀉大經滌草軟翠搖輕
風渴飲泉困棲草滌人遇之豐山道網羅百計偶得
之千里持為翰林寶翰林酬酢委金壁珠箔花籠玉
為食朝隨孔翠伴暮綴鸞皇翼主人邀客醉籠下京
洛風埃不露席群詩名貌極豪縱爾兔有意果誰識
天質潔白已為累物性拘囚盡無益上林榮落幾時
休回首峯巒斷消息

偶書

吾見陶靖節愛酒又愛閑二者人所欲不問愚與賢
柰何古今人遂此樂尤難飲酒或時有得閑何鮮焉
浮屠老子流營營盈市廛二物尚如比仕官不待言
官高責愈重祿厚足憂患暫息不可得况欲閑長年

少壯務貪得銳意力爭前老來難勉強思此但長歎
決計不宜晚歸耕穎尾田

日本刀歌

昆夷道遠不復通世傳切玉誰能窮寶刀近出日本
國越賈得之滄海東魚皮裝貼看木鞘黃白間雜鑰
與銅真銅似銀百金傳入好事手佩服可以攘妖凶
傳聞其國居大島土壤沃饒風俗好其先徐福詐秦
民採藥淹留卅童老百工五種與之居至今器玩皆
精巧前朝貢獻屢住來士人往往工詞藻徐福行時
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
人識古文先王大典藏夷貊蒼波浩蕩無通津令人
感激坐流涕鑄溢短刀何足云

會峯亭

山勢百里見新亭歷其巔群峯漸靡迤高下相綿聯
下窺疑無地杳藹但蒼煙是時新雨餘衆壑鳴春泉
林籟靜更響山光晚逾鮮崑花爲誰開春去夏猶妍
野鳥窺我醉谿雲留我眠日暮山風來吹我還醒然
醉醒各任物雲鳥徒留連

晚步綠陰園遂登凝翠亭

餘春去已遠綠水涵新塘漸愛樹陰密初迎蕙風涼

高亭可四望繞郭青山長野色晚更好嵐曛共微茫
幽懷不可寫雅詠同誰觴明月如慰我開軒送清光

聖俞惠宣州筆戲書

聖俞宣城人能使紫毫筆宣人諸葛高世業守不失
緊心縛長毫三副頗精密硬軟適人手百管不差一
京師諸筆工牌榜自稱述纒纒相國東比若衣縫蟲
或柔多虛尖或硬不可屈但能裝管搦有表曾無實
價高仍費錢用不過數日豈如宣城毫耐久仍可乞
贈潘景温叟

贈潘景温叟

秦廬不世出俗子相矜誇治疾不知一作源橫死紛
如麻番陽奇男子衣冠本儒家學本得心訣照底窮
根厓冷然鑿五藏曾靡毫釐差公卿掃榻迎黃金載
盈車語言無羽翰飛入萬齒牙相逢京洛下使我驚
且嗟七年慈母病庸工口伊啞恨不早見君以乞壺
中砂通宵耳高論飲恨知何涯營然別我去征途指
煙霞孤雲不可留淚線風中斜

學書二首

蘇子歸黃泉筆法遂中絕賴有蔡君謨名聲馳晚節
醉翁不量力每欲追其轍人生浪自苦以取兒女悅
豈止學書然自悔從今決

學書不覺夜但怪西窓暗病目故已昏墨不分濃淡
人生不自知勞苦殊無憾所得乃虛名榮華俄頃暫
豈止學書然作銘聊自鑒

奉使道中作三首

執手意遲遲出門還草草無嫌去時速但願歸時早
北風吹雪犯征裘夾路花開回馬頭若無二月還家
樂爭奈千山遠客愁

為客莫思家客行方遠道還家自有時空使朱顏老
禁城春色暖融怡花倚春風待客歸勸君還家須飲
酒記取思歸未得時

客夢方在家角聲已催曉忽忽行人起共怨角聲早
馬蹄終日踐冰霜未到思回空斷腸少貪夢裏還家
樂早起前山一作山路正長

奉使道中寄垣師

道人少費海上遊海船破散身沉浮黃金滿蓬人所
寄吹簫偶得還中州羸身歸金不受報祇取斗酒相
獻酬歡娛慈母終一世脫棄妻子藏巖幽蒼煙寥寥
池水漫白王菡萏吹高秋夜燃栢子煮山藥憶此東
望無時休塞垣春枯積雪溜沙礫感怒黃雲愁五更
匹馬隨鴈起想見鄆郭花今稠百年夸奪終一丘世

上滿眼真悠悠寄聲萬里心綢繆莫道異趣無相求

勉劉申

有司精考覈中第為公卿本基在積習優學登榮名
吾子齒尚少加勒無自輕努力園樹立庶幾終有成

壽樓

碧瓦照日生青煙誰家高樓當道邊昨日丁丁斤且
斲今朝朱欄橫翠幕主人起樓何太高欲誇富力壓
群豪樓中女兒十五六紅膏畫眉雙鬢綠日暮春風
吹管弦過者仰首皆留連應笑樓前騎馬客腰垂金
章頭已白苦貪名利損形骸爭若庸愚恣聲色朝見
騎馬過暮見騎馬歸經年無補朝廷事何用區區來
往為

試院聞奚琴作

奚琴本出奚人樂奚虜彈之雙淚落抱琴置酒試一
彈曲罷依然不能作黃河之水向東流鳧飛鴈下白
雲秋岸上行人舟上客朝來暮去無今昔哀絃一奏
池上風忽聞如在河舟中絃聲千古聽不改可憐織
手今何在誰知着意弄新音斷我鷓鴣前今日心當時
應有曾聞者若使重聽須淚下

乞藥有感呈梅聖俞

宣州紫沙合圓若截郢筒偶得今十載走官一作南
北東持之聖俞家乞藥戒羸僅聖俞見之喜遽以手
磨龍謂此吾家物問誰持贈公因嗟與君交事事無
不同憶昔初識面青衫游洛中高標不可揖杳若雲
間鴻不獨體輕健目明仍耳聰爾來三十年多難百
憂攻君晚得奇藥靈根斲離宮其狀若狗蹄其香比
芎蒭愛君方食貧面色悅以豐不憚乞餘劑庶幾助
衰癯平時一笑歡飲酒各爭雄向老百病出區區論
藥功衰盛物常理循環勢無窮寄語少年兒慎勿笑
兩翁

擬剝啄行寄趙少師

剝啄復啄啄柴門鷲鳥雀故人千里駕信士百金諾
措紳相趨動顏色閭巷歡呼共嗟愕顧我非惟慰寂
寂於時自可警偷薄事國十年憂患同酣歌幾日暫
相從酒醒初不戒徒馭歸思暫起如飛鴻車馬聞然
人已去荷鋤却向野田中

絕句陸幾作

冷雨漲焦陂人去陂寂寞惟有霜前花鮮鮮對高閣

聯句三首

冬夕小齋聯句寄梅聖俞陸幾

寒聽明夜月夜一作明散映臥燈大破硯裂冰漸陸幾
席薦霜奇廢書浩長吟陸幾想子實勞我清篇追曹劉
陸若語俾島可酣飲每頽山陸幾談笑工夫多輟駕言當
有期陸幾晚何未果幽夢亂如雲陸幾別愁牢若鎖雪
水漸連漪陸幾春枝將如婀娜客心莫遲留陸幾苑一作龍
即紛墮何當迎笑前陸幾相逢朝飯顆陸幾

劍聯句陸仲建

聖人作神兵以定天下厄陸幾蚩尤發靈機干將構雄
績陸幾橐籥天地開鑪冶陰陽闢陸幾南帝輸火精西皇
降金液陸幾炎炎崑岡熒洵洵洪河擘陸幾雷霆助意氣
日月淪精魄陸幾神氣不在大錯落就三尺直淬靈溪
泉橫磨太行石陸幾雄雌威並立晝夜光相射陸幾提勢
風雲生指顧煙霞寂陸幾堅剛正人心耿介志士跡陸幾
初疑成夏鼎陸幾魘魅世所適陸幾又若引吳刀犀象謂陸幾
無隔陸幾截波虬尾滑脫液鯨牙直頑冰挂陰雷皎月
乘孤隙陸幾河角起彗氣雲鏘露秋碧曉鐔星斗爛夜
匣飛龍宅陸幾舞酣霞雪回彈俊球琳擊鮮搖雪水光
膩刮湘山色陸幾腥青蛟渴雨瘦素虺蟠霜瘡陸幾清音鏘
以鳴寒安堅且澤陸幾鬼類喪影響佞黨摧肝膈陸幾一
旦會神武四海屠兇逆陸幾周王奉天討商郊千里赤

歐 楚子揚軍聲秦師萬首白祥輝冠吳楚殺氣橫燕
 易范與君斬鼇足八極停震號歐與君制鵬翼三辰
 增煥赫莫使化猿翁辱我為幻惑范莫使暴虎人屈
 我執仇敵藤尊嚴俟冠冕左右舞千戚歐功成不可
 留延平空霹靂范

鶴聯句范仲淹 滕宗諤

上霄降靈氣鍾此千年禽范幽閑靖節性孤高伯夷
 心歐頡頏紫霄垠飄飄滄浪濤歐岳湛有仙姿鈞韶
 無俗音范毛滋月華淡頂粹霞光深歐目派泉客淚
 翅垂羽人襟藤騰漢雪千丈點溪霜半尋范纖喙礪
 青鐵脣脰雕碧琳歐巖樓千溪樹澤飲早朱冷藤鷺
 皇自墳荒燕雀徒商參范獨翅翥瓊枝群舞傾瑶林
 歐病餘霞雲段夢回松吹吟藤靜嫺黜讎言高笑駕
 鷲遙范金清冷澄澈王格寒蕭森歐潔白不我恃腥
 類非所任藤稻梁不得已蟻虱胡為侵范天池憶鷗
 遊雲羅傷鳳沈藤風沅起縞起一作素雅淡絕規箴歐
 相親長道情偶見銷煩襟范西漢借馮唐華皓欲投
 簪歐南朝仰衛玠消羸疑不禁藤端如方直臣處群
 良足欽范介如庶退士鷲秋猶在陰范幾謂鷹隼鷲
 羈鞫俄見臨歐還嗤鳧鷖會穴繳終就擒歐乘軒乃

一芥空籠仍萬金藤片雲伴遙影冥冥越煙岑范長
 颺送逸響亭亭出一作霜砧歐蓬瀛忽往來桑田
 成古今歐願下八佾庭鼓舞薰風琴藤

來鷲堂與趙叔平王禹玉王原叔韓子華聯
句 嘉祐三年見 華陽集

賢侯謝郡歸從游樂吾黨林泉富餘地卜築踈陳莽
 是時春正中來鷲音下上若賀大厦成喜留眾賓賞
 無得名因談笑揮墨祭題榜所夸賢豪盛豈止池榭
 廣人心樂且閑鳥意頡頏而頰吟樽故花軒醉枕酣風
 幌藤輕雲薄蕙棟初日麗珠網紅袂生暗香清絃泛
 餘響林深隱飛蓋岸曲遲去棹波光攔檻明竹飛衣
 巾奕范虛容涼樹入影與文漣蕩展颺轉綠蕙夕雨
 滋膏壤嘉辰喜盍朋命駕期屢往觴詠陶淑真世俗
 豈吾傲藤得以為勝游蕭然散煩想公子固好士世
 德復可象今此大基構不圖專奉養美哉風流存來
 葉足師仰藤

賢侯謂錄東軍節度 觀察使李端愿

外集卷第四

桐花 花照一作照

做山自讒疑字

送楊莫外南官疑是南官

乞藥有感 斷一作物常一作有

冬夕小齋聯句 酣飲一作誤笑一作笑苑葩一作苑

偏聯句 羽人襟 煩襟此詩重押襟字

外集卷第五 歐陽文忠公集五十五

律詩一

漢宮

桂館神君去 甘泉輦道平 翠華飛蓋下 豹尾屬車迎
曉露寒浮掌 光風細轉旌 廊回偏費步 珮遠尚聞聲
玉樹人間老 珊瑚海底生 金波夜夜意 偏照影娥清

送劉半千平陽簿假道歸故里

嶺梅歸驛路 迢迢越鳥巢 傾木半喬松 徑就荒聊應
召桂叢留 隱定相招家庭 噪鵲爭喧樹 夜帳驚猿自
擁條 何處秋風催客鬢 青絲恐逐物華凋 銜作

樓頭

百尺樓頭萬疊山 楚江南望隔晴煙 雲藏白道天垂
幕 簾捲黃昏月上弦 桑落蒲城催熟酒 柳衰章陌感
凋年 髮光如葆寧 禁恨不待為郎已颯然

夕照

夕照留歌扇 餘輝上桂叢 霞光晴散錦 雨氣晚成虹
燕下翻池草 烏驚傍井桐 無慘照湘水 丹色映秋風

送張學士知郢州

漢郎清曉赤墀趨 楚老西來望隼旟 侍史護衣薰蕙
草 轆轤要劍從驪駒 陽春繞雪歌低扇 油幕連雲水

泛渠千里脩門對溱浦好尋遺玦弔三閭

曉詠

簾外星辰逐斗移紫河聲轉下雲西九雉烏起城將
曙百尺樓高月易低露衰蘭若惟有淡秋荒桃李不
成蹊西堂吟思無人助草滿池塘夢自迷

禁火

火禁開何晚春芳半已凋柳風蕪絮墜榆雨帶錢飄
波翦蘭膏盡弦虧桂魄消枝蘭流水曲游襖一相招

送趙山人歸舊山

屈賈江山思不休霜飛翠葆忽驚秋吟拋楚畹蘭若
老歸有淮山桂樹留聒耳春池蛙兩部比封秋塢橘
千頭嗔條怒穎真堪愧莫染衣塵更遠遊

閑居即事

巷有容車陋門無載酒過池喧蛙怒雨客去雀驚羅
握臂如枝骨哀絃繫一作擊筋歌無際漳浦卧還似詠
中阿

傷春

蕙蘭蹊徑失芳期風雨春深怯減衣卷箔高樓驚燕
入揮絃遠目送鴻歸蜂催釀蜜愁花盡絮撲暄條如
雪飛欲識傷春多少恨試量衣帶付要圍

公子

黃山開苑獵初回絳樹分行舞迤來下馬春場雞鬪
距鳴弦初日雉驚媒屏投博齒呼成白橋隔車音聽
似雷不問春蠶眠未起更尋桑陌到春臺

夜意

蕙炷爐薰斷蘭膏燭艷煎夜風多起藉曉月漸虧弦
鶴去星低漢烏啼樹暝煙惟應牆外柳三起復三眠

寄張至秘校

關山一里一重愁念遠傷離兩未休南陌望窮雲似
帳西樓吟斷月如鈎柳綿飛後一作處春應減蘭徑荒
時客倦游擬寄東流問溝水亦應溝水更東流

寄徐巽秀才

瑤花飛雪蕩離愁鶻鴉驚風下綠疇畦苑樹荒誰共
客楚江楓老獨悲秋千重錦浪翻如箭萬疊春山翠
入樓章陌柳條今在否定臨溝水拂東流

寄劉昉秀才

絲路縈回細入雲離懷南陌草初薰茂林脩竹誰同
被明月春籬定勒文燕憶銅鞮來不定鴻歸碣石信
難分東風鶯友應相望懊惱孤飛不及羣

送客回馬上作

南浦空波綠西陂夕照寒
瑤華傷遠道芳草送歸鞍
翠斂遙山疊氛收古澤寬
衰容畏秋色不及楚楓丹

西征道中送陳舅秀才北歸

暮暉風流謝舅賢
髮光如葆惜窮年
人隨黃鶴飛千里
酒滿樓烏送一絃
望驛早梅迎遠使
拂鞍衰柳拗歸鞭
越禽胡馬相逢地
南北思歸各黯然

送目

送目衡一作阜望不休
江蘋高下遍汀洲
長堤柳曲妨回首
小苑花深礙倚樓
楚徑蕙風消病渴
洛城花雪蕩春愁
流杯三日佳期過
擲度蘭波負勝遊

春晚

小閣回殘夢
開簾轉曉暉
露寒風不定
花落鳥驚飛
病渴偏思拓一作蕭楚詞漢志作拓
如百書杜詩作差
朝寒怯減衣
沈錢將謝雪持底送春歸

劉秀才宅對弈

烏巷招邀謝墅中
紫囊香珮更臨風
塵驚野一作火遙知獵日送雲羅
但聽鴻六着比犀鳴
博勝百嬌拓矢捧壺空解衣對子歡
何極玉井移陰下翠桐

送李寔

幾幅歸帆不暫停
吳天遙望斗牛橫
香薰翠被乘青

翰波暖屏風
詠紫莖
江水自隨潮
上下月輪闊
與蚌虧盈河橋折
柳傷離後更作南雲萬里行

早夏鄭工部園池

夜雨殘芳盡
朝暉宿霧收
蘭香纔釀徑
柳暗欲翻溝
夏木繁堪結
春蹊一作翠已稠
披襟楚風快
伏檻更臨流

舟中寄劉昉秀才

東南天閣漾歸流
西北雲高斷寸眸
明月隨人來遠浦
青山荅鼓送行舟
歸心逐夢成魚鳥
夜漢看星識斗牛
醞一作酒開樽誰共醉
清江聊且玩游儻一作

月夕

月氣初升海屏光
半隱靡寒消覺春
盡漏永送籌稀
蘭燭風驚爐煙簾
霧濕衣清羸急寬帶
頻減故時圍

奉送叔父都官知永州

虎頭盤綬貴
垂紳青組名
郎領郡頻畫鷁
千艘隨下瀨聽雞五鼓送行人
楚波漾楫萍如日
惟月開於蚌有津千里壺漿民詠溢
檣烏旗隼下汀蘋

柳

綠樹低昂不自持
河橋風雨弄春絲
殘黃淺約眉雙
欲欲舞先誇手小
垂快馬折鞭催遠道
落梅橫笛共

餘悲長亭送客兼迎兩費盡春條贈別離

舟中望京邑

東北歸川泱泱流沈艫青渚暫夷猶遙登灞岸空四首不見長安但舉頭揮手愁琴空墮睫開樽魯酒不
忘憂青門柳色春應遍猶自留連杜若洲

小園

桂樹鶯鶯起蘭若翡翠翔風高絲引絮兩罷葉生光
蝶粉花露紫蜂茸露濕黃愁醒與消渴容易為春傷

即日

李徑陰森接翠疇柳簾風日澹清秋晚烏藏柳樓殘
照遠燕傷風失故樓呈漢經年雖可望雲波千疊不
絨愁平居草帶頭移孔誰問無慘沈隱侯

南征道寄相送者

楚天風雪犯征裘誤拂京塵事遠遊謝野人歸應作
詠灞陵岸遠尚回頭雲含江樹看迷所目逐歸鴻送
不休欲借高樓望西北亦應西北有高樓

楚澤

宿莽湘纍怨幽蘭楚俗謠紫屏空自老翠被豈能招
欲就蒼梧訴愁迷澧浦送哀猿荒晷悲鳩衆芳凋
紅壁丹砂板瓊鈎翡翠翹如何搴香杜杜辭江上獨

無慘

題金山寺

地接龍宮漲浪賒驚峯峯絕倚雲斜崑崙披宿霧三竿
日路引迷人四照花海國盜牙爭起塔河童施鉢但
驚沙春籬攀倚難成去山谷疎鐘落暮霞

送實秀才

晴原高下細如鱗樹轉城回路欲分望月西樓人共
遠躍鞍南陌草初薰短亭山翠偏多疊送日鴻鷺不
及羣一驛賦成應接筆好憑飛翼寄歸雲

旅思

調苦歌非樂岐多淚始零羞彈長劍劍終懸五侯鯖
陌草薰沙綠江楓照岸青南陵動歸思蘭葉向春馨

仙意

孤桐百尺拂非煙鳳去鸞歸夜悄然滄海風高愁燕
遠扶桑春老記鸞眠棧流千里繞成曲挂魄經旬始
下弦獨有金人寄遺恨曉盤雲淚冷滄滄

聞朱祠部罷潯州歸闕

漢柱題名墨未乾南州坐布政條寬嶺雲路隔梅歌
驛使駟秋歸柳拂鞍建禮侵晨趨冉冉明光賜對佩
珊珊潁川此召行聞拜冠頰疑塵俟一彈

勸征

沈約傷春思嵇舍倦久游帆歸黃鶴一作浦人滯白
蘋洲乳燕差池遠江禽格磔浮物華真可玩黑鬢恐
逢秋

鄭駕部射圃

夢草西堂射圃連蘭若初日露華鮮暈含畫的弦開
月牙算行籌酒滿船鏤管思催吟韻劇妓蕉陰薄舞
衣翻當筵獨愧探牛炙儉府芙蓉客盡賢

甘露寺

雲樹千尋隔翠微給園金地敞仁祠講花飄雨諸天
近春漏欹蓮白日遲引鉢當空時取露殘灰經劫自
成池危欄徙倚吟忘下九子鈴寒塔影移

送友人南下

河橋別柳減春條隔浦擊音聽已遙千里羹尊誇敵
酪滿池漉稻欲鳴蜩東風楚岸神靈雨殘月吳波上
下潮如弔湘纍寒香杜一作杜若秋江斜日駐蘭橈

高樓

六曲雕欄百尺樓簾波不定瓦如流浮雲已映樓西
北更向雲西待月鉤

榴花

絮亂絲繁不自持蜂黃蝶紫燕參差榴花最恨來時
晚惆悵春期獨後期

宿雲夢館

北鴈來時歲欲昏私書歸夢香難分并桐葉落池荷
盡一夜西窓雨不聞

鷓鴣一作鷓鴣

花殘如霰落紛紛紫陌空遺翠憶塵鷓鴣枉綠條節
物年華不信有傷春

蕉

銀蒜鈎簾宛地垂桂叢烏起上朝暉枉將玳瑁雕為
押遮掩春堂礙燕歸

行雲

疊疊煙波隔夢思離愁幾日減要圍行雲自亦傷無
定莫執行雲託信歸

琵琶亭上作

九江煙水一登臨風月清含古恨深濕盡青衫司馬
淚琵琶還似雍門琴

柳

兩闌堤長走畫轅絮兼梨雪墮春煙東風苑外千絲
老猶伴吳蠶盡日眠

井桐

蒼歆碧瓦拂傾梧玉井聲高轉轆轤腸斷西樓驚穩
夢半留殘月照啼鳥

雪中寄友人

荒岸梅香半入衣凍雲銀鑠曉光飛遙應便面逢人
處走馬章街失路歸

與謝三學士^{一作唱}和八首

和國庠勸講之什

春盡沂風暖芹生泮水清雙旌祭照路博帶儼盈庭
函文師臨席鏘金壁有經諸生拜玉^{一作}袞欣識象

丘形

和遊午橋莊

曉壇初畢祀拜蓋共尋幽鳥呼林中出泉聲冰下流
攀條驚雪盡翻杖愛風柔好駐城南馬春^{一作}桑徧

陌頭

和龍門曉望

水霧濛濛曉望平悠然驅馬獨吟行煙嵐明滅川霞
上凌亂空山百鳥驚

除夜偶成拜上學士三丈

萬瓦青煙夕靄生斗杓迎歲轉東城隋宮守夜沈香

燎楚俗驅神爆竹聲玉樹羅階家宴盛羽觴稱壽綵
衣榮九門朝客思公甚向曉天風舞雪霏

陪飲上林院後亭見櫻桃花悉已披謝因

成七言四韻

尋芳長恨見花遲豈意看花獨後期試藉落英聊共
醉為憐殘萼更攀枝清香肯以無人減幽艷惟應有
蝶知開謝兩堪成悵望傷春不到柳絲時

昨日偶陪後騎同適近郊謹成七言四韻

兼呈聖俞

堤柳纔黃已落梅尋芳拜蓋共徘徊桑城日暖蠶催
浴麥攏風和雉應媒別浦人嬉遺翠羽弋林春廢鏢

歌臺歸鞞暮逼宮街鼓府吏應驚便面回

和八月十五日齋宮對月

皓月三川靜晴氛萬里銷靈光望日滿寒色入波搖
灑氣成山霧浮雲蔽壠苗廟荒陰燐出苑廢露螢飄

齊館心方寂秋城夜已遙清談對元亮瓊彩映蕭蕭

送學士三丈^{一作送}學士^{一作}時閣

供帳洛城邊^{三字一作}征轅^{一作}去莫禁人^{一作}程風外
酒馬度雪中關^{一作}故^{一作}府誰回在新年獨未還道應

行路者偏識綠衣莊

已上八篇居...
五言為

外集卷第五

對奕百嬌 疑用西京雜記百嬌事

外集卷第六

歐陽文忠公集五十六

律詩二

雙桂樓

嘉樹叢生秀茲樓層漢傍飛甍臨萬井伏檻出垂楊
卷幕晴雲度披襟夕籟涼山河瞻帝里風月坐胡牀
愛客東阿宴清歡北海觴淮南多雅詠歲晚詵幽芳

題張應之縣齋

小官歎薄領夫子卧高齋五斗未能去一丘真所懷
綠苔一作長秋雨黃葉堆空階縣古仍無柳池清尚
有蛙琴觴開月幌窻戶對雲崖萬少亦堪老行當與

子一作與倍

和梅聖俞杏花

誰道梅花早殘年豈是春何如艷風日獨自占芳辰

錢相中伏日池亭宴會分韻

罇俎逢佳節簪纓奉宴居林光拂衣冷雲影入池虛
酒色風前綠蓮香水上疎飛談交玉塵聽曲躍文魚
粉穠春苞解紅榴夏實初睢園多美物能賦謝相如

送辛判官

被薦方趨召還鄉仍綠衣看山向家近上路逐鴻飛
結綬同為客登高獨送歸都門足行者莫訝柳條稀

叢翠亭

柳色滿重城，岌岌出翠甍。春雲依檻暖，夕照落山明。
走馬章街曉，聽鴻洛浦晴。清罇但留客，桴鼓畫無驚。

賀九龍廟祈雪有應

真宰調神化，幽靈應不言。朝雲九淵闢，暮霰六花繁。
朔吹縈歸旆，賓裾載後軒。雖園有客賦，郢曲幾人翻。
槐座方虛位，鋒車佇改轅。願移盈尺瑞，為雨徧羣元。

早春南征寄洛中諸友

楚色窮千里，行人何若賒。芳林逢旅鴈，候館噪山鷗。
春入河邊草，花開水上槎。東風一罇酒，新歲獨思家。

花山寒食

客路逢寒食，花山不見花。歸心隨北鴈，先向洛陽家。

寒食值雨

禁火仍風雨，客心愁復悽。陰雲花更重，春日水平堤。
一作油壁逢南陌，鞦韆出綠蹊。尋芳無厭遠，自有錦障泥。

寄謝晏尚書二絕

送盡殘春始到家，主人愛客不須嗟。紅泥煮酒膏青

杏，猶向臨流藉落花。

爛漫殘芳不可收，歸來惆悵失春遊。綠陰深處聞啼

鳥，猶得追閑果下驄。

留守相公移鎮漢東

周郊徹楚坵，舊相擁新旌。路識青山在，人今白首行。
相公甚有問農穿稻野侯節見梅英腰組人豨識偏方城題句應邸吏驚。

寄聖俞

平沙漫結飛雪行，旅斷浮橋坐覺山。陂阻空嗟音信
遙，窮陰變寒律。急節慘驚飈，野霽雲猶積。河長冰未
銷，山陽人半在洛社。客無聊寄問陶彭澤，藍輿誰見

邊。

柴舍人金霞閣

簷前洛陽道，下聽走轅聲。樹蔭春城綠，山明雪野晴。
雲藏天外闕，日落柳間營。緩步應多樂，壺歌詠太平。

送王公榘判官

久客倦京國，言歸歲已冬。獨過伊水渡，猶聽洛城鐘。
山色經寒綠，雲陰入暮重。臘梅孤館路，疲馬有誰逢。

伊川獨遊

綠樹遶伊川，人行亂石間。寒雲依曉日，白鳥向青山。
路轉香林出，僧歸野渡閑。巖阿誰可訪，興盡復空還。

遊彭城公白蓮莊

謝野多幽賞，華軒曾共尋。人閑聊載酒，臺迥獨披襟。
水落陂光淡，城當山氣陰。惟餘桃李樹，日覺翠蹊深。

晉明院避暑

選勝避炎鬱，林泉清可佳。拂琴驚水鳥，代麈折山花。
孰簡刻筠粉，浮甌烹露芽。歸鞍微帶雨，不惜角巾斜。
送高君先輩還家

閑居寂寞面重城，過我時欣倒屣迎。入洛機雲推俊
譽，遊梁枚馬得英聲。風晴秀野春光變，梅發家林鳥
嘒輕。祇待登高成麗賦，漢庭推轂有公卿。

憶龍門

楚客有歸心，因聲道故岑。依依動春色，藹藹望香林。
山日巖邊下，溪雲水上霽。遙知懷洛杜，應復動鄉吟。

贈梅聖俞

時開
啟舉

黃鵠刷金衣，自言能遠飛。擇侶異棲息，終年脩羽儀。
朝下玉池飲，暮宿霜桐枝。徘徊且垂翼，會有秋風時。

郡人獻花

蝶繞蜂遊露滿盤，芳條可惜折來殘。我緣多病經春
卧砌下，花開不暇看。

龍門泛舟晚向香山

暫解塵中絃，來尋物外遊。寒蘭流水曲，弄挂倚山幽。

波影巖前綠，灘聲石上流。忘機下鷗鳥，至樂託游鯈。
梵響雲間出，殘陽樹杪收。溪窮興不盡，繫榜且淹留。

荷葉

與梅
分題二

採掇本芳陂，移根向玉池。晴香濕白露，翠色弄清漪。
雨歇涼颼起，煙明夕照移。如何江上思，偏動越人悲。

早赴府學擇奠

羽籥與東序，春秋紀上丁。行祠漢丞相，學禮魯諸生。
俎豆兼三代，罇壘真兩楹。霧中槐市暗，日出杏壇明。
音齒公卿肖，嘗聞絃誦聲。何須向闕里，首善本西京。

和晏尚書夏日偶至郊亭

關關啼鳥樹交陰，雨過西城野色侵。避暑誰能陪劇
飲，清歌自可滌煩襟。稻花欲秀蟬初噤，菱葉初長水
正深。知有江湖杳然意，扁舟應許共追尋。

和晏尚書自嘲

未歸歸即乘鴻釣，偷醉閑亭醉幾春。與物有情寧易
得，莫嗔花解久留人。

題薦嚴院

那堪多難百憂攻，三十衰容一病翁。却把西都看花
眼，斷腸來此哭東風。

寄題嵩高亭

平地煙霄向此分，繡摺丹檻照清芬。一作風簾幕捲
秋空碧剌見西山，數嶺雲

題淨慧大師禪齋景德寺

中履諸方遍，莓苔一室前。一作落孤月定
中圓齋鉢都人施，談機海外傳。一作應暮鐘響未度禁
城煙

琵琶亭

樂天曾謫此江邊，已嘆天涯涕泫然。今日始知予罪
大，夷陵此去更三千。

初至虎牙灘見江山類龍門

曉鼓潭潭客夢驚，虎牙灘上作船行。山形酷似龍門
秀，江色不如伊水清。平日兩京人少壯，今年三峽歲
崢嶸。卧聞乳石淙流響，疑是香林八節聲。

題張損之學士蘭皋亭

碣岸接芳蹊，琴觴此自怡。林花朝落砌，山月夜臨池。
兩積蛙鳴亂，春歸鳥哢移。惟應乘興客，不待主人知。
霽後看雪支筆呈元珍判官二首

江上寒山祇對門，野山一作花巖草共嶙峋獨吟羣玉

峯前景閑憶紅蓮，幕下人

嘉景無人把酒看。一作縣樓終日獨凭欄山城歲暮

驚時節已作春風料峭寒

送致政朱郎中

平生不省問田園，白首忘懷道更尊。已上印書辭北
闕，稍留冠蓋饒東門。馮唐老有為郎戀，疎廣終無任
子恩。今日榮歸人所羨，兩兒腰綬擁高軒。

留題安州朱氏草堂

俯檻臨流蕙徑深，平泉花木繞陰森。蛙鳴鼓吹春喧
耳，草暖池塘夢費吟。賭墅乞甥賓對弈，驚鴻送目手
揮琴。嗟予速捧從軍檄，不得披裘五月尋。

題光化張氏園亭

君家花幾種，來自洛之濱。惟我曾遊洛，看花若故人。
芳菲不改色，開落幾經春。陶令未常醉，山公到最頻。
曲池涵葦樹，啼鳥悅松筠。相德今方賴，思歸未有因。

和聖俞百花洲二首

野岸溪篁曲，一作松蹊穿翠陰。不知芳渚遠，但愛綠
荷深。
荷深水風闊，雨過清香發。菱角起城頭，歸橈帶明月。

魚

秋水澄清見髮毛，錦鱗行處一作水紋搖岸邊人影
驚。還去時向綠荷深處跳。

月

天高月影浸長江江闊風微水面涼天水相連為一色更無纖霧隔清光

振子

嘉樹團團俯可攀塵枝秋實齒爛斑朱欄碧瓦清霜曉粲粲繁星綠葉間

初冬歸襄城弊居

日落原野晦天寒閭市閑牛羊遠陂去鳥雀空蒼間德高植蕪杖曠目瞻前山壠麥風際綠霜鷗村外還禾黍日已熟杯酒聊開顏酣歌歲云暮寂寞向柴關

和晏尚書對雪枯飲

瑤林瓊樹影交加誰伴山翁醉帽斜自把金船浮白蟻應湏紅粉唱梅花

滑州歸鴈亭

長河終歲足悲風亭古臺荒半倚空惟有鴈歸時最早柳含微綠杏粘紅

送黃通之鄭鄉

君子貴從俗小官能養賢無慚折腰吏勉食落頭鮮均人相向食腐魚故俗傳為落頭鮮困有亨之理窮當志益堅惟宜少

近禍親髮况皤然

秋日與諸君馬頭山登高

晴原霜後若榴紅佳節登臨興未窮日泛花光搖露際酒浮山色入樽中金壺空灑臺端墨玉塵交揮席上風惟有淵明偏好飲籃與醪酌一衰翁

送楊君歸漢上

我昔謫窮縣相逢清漢陰拂塵時解榻置酒屢橫琴介節温如玉嘉辭擲若金趣當鄉士薦無滯計車者

後潭遊船見岸上看者有感定以三月十八日為行樂之日其俗頗成

喧喧誰暇聽歌謳浪遠春潭逐綵舟爭得心如汝無事明年今日更來遊

春日獨居

眾喧爭去逐春遊獨靜誰知味最優兩霽日長花爛漫春深睡美夢飄浮常憂任重才難了偶得身閑樂

暫偷因此益知為郡趣乞州仍擬乞山州

得滕岳陽書大誇湖山之羨郡署懷物甚野其意有應著之趣作詩一百四十言為寄

且警激之

峭嶽孤城倚平湖遠浪來萬尋迷島嶼百仞起樓臺太守凭軒屢群賓奉筭陪清霜薦丹橘積雨過黃梅

逸思歌湘曲道文繼楚材魚食河汕樂雲忘帝鄉回
遙信雙鴻下新絨尺素裁因聞誇野景一作自笑擁
邊埃龍漢方多孽苑頭久示災旌旗時映日擊鼓或
驚雷有志皆嘗膽何人可鑿坏儒生半投筆牧豎亦
輸財沮澤辭猶慢蒲萄館未開支離莫攘臂天子正
求才

幽谷種花洗小

洗出峯巒看臘雪裁成花木趁新年史君功行今將
滿誰肯同來作地仙

鷺鷥

激石灘聲如戰鼓翻天浪色似銀山灘鷺浪打風燕
兩獨立亭亭意愈閒

贈歌者

病客多年掩綠罽今宵為爾一顏醺可憐玉樹庭花
後又向江都月下聞

初春

新年變物華春意日堪嘉霽色初含柳餘寒尚勒花
風絲飛蕩漾林鳥啁啾交加獨有無惊者誰知老可嗟

送田處士

秦士多豪俠夫君久遁名青山對高卧白首喜論兵

氣古時難合詩精一作格入評公車不久召歸袖夕
風生

行次壽州寄內

紫金山下水長流嘗記當年此共遊今夜南風吹客
夢清淮明月照孤舟

答呂太博賞雙蓮

年來因病不飲酒老去無惊懶作詩我已負花常自
愧君須屢醉及芳時漢宮姊妹爭新寵湘浦皇英望
所思天下從來無定色況將鉛黛比天姿

酬孫延仲龍圖

洛社當年感莫加洛陽耆老至今誇梅聖俞張堯夫
子皆在死生零落餘無幾齒髮衰殘各可嗟北庫酒
醪君舊物延仲前
中西湖煙水我如家已將二美交相
勝仍枉新篇麗彩霞

常州張卿養素堂

江左衣冠世有名幾人今後振家聲朝廷獨立清冰
節閭里歸來白首卿志在言談猶慷慨身閑耳目益
聰明長松野水誰為伴願我堪羞戀寵榮

西湖泛舟呈運使學士張拱

波光柳色碧瀟瀟曲渚斜橋畫舸通更遠更佳唯恐

盡漸深漸密似無窮綺羅香裏留住客絃管聲來颺
晚風半醉迴一作舟迷向背樓臺高下夕陽中

去思堂會飲得春字甲午四月報州 張唐公座上

世事紛然百態新西岡一醉十三春自慚白髮隨年
少猶把金鍾勸主人黃鳥亂飛深夏木紅榴初發艷
清晨最佳時易失閑難得有酒重來莫默頻

太傅相公入陪大祀以疾不行聖恩優賢詔
書俞允發於感遇紀以嘉篇小子不揆輒亦

誦成拙惡詩一首

驛騎頻來急詔隨都人相與竊嗟咨自非峻節終無
改安得清衷久益思前席蓋將求謙議在庭非為乏
陪祠尊賢優老朝家美他日安車召未遲

寄子春發運待制

廣陵花月嘗同醉睢苑風霜暫破顏但喜交情久彌
重休嗟人事老多艱壯心未忍悲華髮強飲猶能倒
玉山留滯江一作湖應不久多為春酒待君還

答許發運見寄許詩云寄無愛花應有恨雖堪掛却何無名

瓊花芍藥世無倫偶不題詩便恐人曾向無雙亭下
醉自知不負廣陵春

贈廬山僧居訥

方瞳如水袖披肩邂逅相逢為洒然五百僧中得一
士始知林下有遺賢

過塞二首一首已見居士集

身軀漢馬踏胡霜每嘆勞生祇自傷氣候愈寒人愈
北不知征馬解隨陽

晏元獻公挽辭三首

接物襟懷曠推賢品藻精謀猷存二府臺閣徧諸生
帝念宮臣舊恩隆袞服榮春風綠野迥千兩送銘旌
四鎮名藩忽十春歸來白首兩朝臣上心方喜親者
德物論猶期秉國鈞退食圖書盈一室閑鐫談笑列
嘉賓昔人風采令人少慟哭何由贖以身

富貴優游五十年始終明哲保身全一時聞望朝廷
重餘事文章海外傳舊館池臺閣水石悲茹風日慘
山川解官制服門生禮慙負君恩隔九泉

泗州公儀龍圖見寄

畫舫齋前舊菊叢十年開落任秋風知君為我留紅
旆猶記栽花白髮翁

外集卷第六

題張應之縣學夫子文作

錢相中伏日池庄宴會分韻中伏蘇本皆作中秋而

俞同賦此題亦云中伏且有祖著之句今改正

寄聖俞聊家

歸襄城韓居古詩誤入律詩中

齊後看雪呈元珍判官第一首野花一作嶙峋一作

外集卷第七

歐陽文忠公集五十七

律詩三

贈王介甫

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
在後來誰與子爭先朱門歌舞爭新態綠綺塵埃試
拂絃常恨聞名不相識相逢罇酒盍留連

蘇才翁挽詩二首

握手接歡言相知二十年文章家世事名譽弟兄賢
可惜英魂掩惟餘醉墨傳秋風衰柳岸撫柩送歸船
雄心壯志兩崢嶸誰謂中年志不成零落篇章為世
寶平生風義見交情青松下泉臺路白草原頭薤
露聲自古英豪皆若此哭君徒有淚沾纓

送石揚休還蜀

長愛謫仙誇蜀道送君西望重吟哦路高黃鶴飛不
到花發杜鵑啼更多清禁寒生鳳池水繡衣榮照錦
江波昔年同舍青衿子夾道歡迎鬢已皤

和景仁試明經大義多不通有感

庠序制猶闕鄉閭教不行古於經學政今也藝虛名
來者益可鄙待之因愈輕無徒諂其陋講勸在公卿
和公儀試進士終場有作

朝家意在取遺才，樂育推仁亦至哉。本欲勵賢敦古學，可嗟趨利競朋來。昔人自重身難進，薄俗多端路久開。何異鱸鮒爭尺水，巨魚先已化風雷。

久在病告近方起直偶成拙詩二首

經時移病久端居，玉署新秋獨直廬。夜靜樓臺落銀漢，人閑鈴索少文書。江湖未去年華晚，燈火微涼暑雨初。敢向聖朝辭寵祿，多慙禁籞一作養慵疎。

清晨下直大明宮，駝馬悠然宿露中。金闕雲開滄海日，天街雨後綠槐風。歲華忽忽雙流矢，鬢髮蕭蕭一病翁。名在玉堂歸未得，西山畫閣興何窮。

送潤州通判屯田

船頭初轉兩旗開，清曉津亭疊鼓催。自古江山最佳處，況君談笑有餘才。雲愁海闊驚濤漲，木落霜清畫角哀。善政已成多雅思，寄詩宜逐驛筒來。

和劉原甫平山堂見寄

督府繁華久已闌，至今形勝可躋攀。山橫天地蒼茫外，花發池臺草莽間。萬井笙歌遺俗在，一罇風月屬君閑。遙知為我留真賞，恨不相隨暫解顏。

送張吉老赴浙憲

吳越東南富百城，路人應羨繡錦一作錦。衣榮昔時結客

曾遊處，今見焚香夾道迎。治世用刑期止殺，仁心聽獄務求生。時豐訟息多餘暇，無惜新篇屢寄聲。

春日詞五首

宮壇青陌賽牛回，玉瑄一作東風逗曉來。不待嶺梅傳遠信，剪刀先放綵花開。

試粉東牕待曉迴，共尋春柳傍香臺。不驚樹裏禽初變，共喜釵頭鶯已來。

紅霧初開上曉霞，共驚風色變年華。香車遙認春雷響，庭雪先開玉樹花。

玉瑄吹灰夜色殘，雞鳴紅日上仙盤。初驚百舌綿蠻語，已覺東風料峭寒。

待曉銅荷剪蠟煤，繡簾春色犯寒來。畫眉不待張京兆，自有新粧試落梅。

走筆答原甫提刑學士慶曆五年詳見卷末

歲暮山城喜少留，西亭尚欲挽行轡。一罇莫惜臨歧別，十載相逢各白頭。

酬淨照大師說

佛說吾不學，勞師忽款關。吾方仁義急，君且水雲閑。意淡宜松鶴，詩清叩珮環。林泉苟有趣，何必市塵間。

和劉原父從幸後苑觀稻呈講筵諸公

禁籞皇居接香畦鑿檻邊分渠自靈沼種稻滿漉田
六穀名居首三農政所先擢莖蒙德茂養實以時堅
曉謂龍墀雁行瞻鳳蓋翮粹容知一作喜色嘉瑞奏
豐年衰病慙經學陪遊與俊賢安知帝力及但樂歲
功全拜賜秋風裏分行黼座前自憐臺笠叟耒綴侍
臣篇

送薛水部通判并州

曾懷磊落逢知己氣略縱橫負壯心玉塵生風賓滿
坐金鱗照甲士如林牛羊日暖山田羨兩雪春寒土
屋深自古幽并重豪俠祇應行樂費黃金

鶴

樊籠毛羽日低摧野水長松眼暫開萬里秋風天外
意日斜閑啄岸邊苔

鴈

來時沙磧已冰霜飛過江南木葉黃水闊天低雲暗
澹朔風吹起自成行

鶻

依倚秋風氣象豪似欺黃雀在蓬蒿不知羽翼青冥
上腐鼠相隨勢亦高

原甫致齋集禧余亦攝事後朝謹呈拙句燕

簡聖俞

受命分行攝上公紫微人在玉華宮樓臺碧瓦輝雲
日蓮芰清香帶水風每接少年嗟老病尚能聯句惱
詩翁凌一作旅已事追佳賞綠李甘瓜興未窮

同年秘書丞陳動之挽詞二首

場屋當年氣最雄交游樽酒弟兄同文章落筆傳都
下議論生鋒服座中自古聖賢誰一作不死況君門
戶有清風凋零三十年朋舊在者多為白髮翁

富貴聲名宣足論死生榮辱等埃塵青衫照日誇春
勝白首餘年哭故人感德不忘存誌刻語言能記有
朋親吳江草木春風動灑酒誰瞻壠樹新

奉和劉舍人初雪

夜雪填空曉更飄龍墀風冷珮聲高瓊花落處繁仙
仗玉殿光中認赭袍下直笑談多樂事平時罇酒屬
吾曹羨君年少才無敵顧我雖衰飲尚豪

暮春書事呈四舍人

樹陰初合苔生暈花葉新成蜜滿脾鶯燕各歸巢哺
子蛙魚共樂雨添池少年春物今如此老病衰翁了
不知飽食杜門何所事日長偏與睡相宜

荷葉

池面風來波激激波間露下葉田田誰於水上張青
蓋罩却紅粧唱採蓮

小池

深院無人鏤曲池莓苔繞岸兩生衣綠萍合處蜻蜓
立紅蓼開時蛺蝶飛

釣者

風牽釣線長竿短笠輕蓑細草間春雨濛濛看不
見一作水煙埋却面前山

霜

一夜新霜著瓦輕芭蕉心折敗荷傾奈寒惟有東籬
菊金蕊繁開曉更清

牛

日出東籬黃雀驚雪銷春動草芽生土坡平慢陂田
闊橫載童兒帶犢行

送劉虛白二首

秘訣誰傳妙若神能將題品徧朝紳因言禍福兼忠
孝吾愛君平善誨人

我嗟輻鎖若牽拘久羨南山去結廬自顧豈勞君借
譽偶然章服裏猿狙

劉丞相挽詞二首

南國鄰鄉邑東都並雋遊賜袍聯唱第命相見封侯
念昔趨黃閣相看笑白頭盛衰同俯仰旌旆送山丘

連章相府辭榮寵擁旆名都出鎮臨年少已推能宰
社鄉人終不見揮金長蛟息浪歸帆穩喬木生煙蔽
日深平昔家庭敦友愛可憐松楸亦連陰

寄大名程資政琳

龍門長恨晚方登使以忘年接後生談劇每容陪玉
塵飲豪常憶困金觥冰開御水春應綠雲破淮天月
自明醉倒離筵聽別曲醒來猶尚記餘聲

東齋對雪有懷

東齋坐客飲方豪誰報風簾雪已飄貪聽樽前歌叢
裊不聞牕外響蕭蕭已憐殘臘催梅萼更約新春探
柳條共憶瀛洲人獨直神仙清景正寥寥

雪後玉堂夜直

雪壓宮牆鏤禁城沉沉樓殿景尤清玉堂影亂燈交
晃銀闕光寒夜自明塵暗圖書愁獨直人閑鈴索久
無聲鑿坡地峻誰能到莫惜宮壺酒屢傾

官舍假日書懷奉呈子華內翰長文原甫景

仁舍人聖俞惇士

鎖印春風雪入簾天寒鳥雀飛空簷青幡受歲兒童

喜白髮催人老病添艷舞回腰飛玉盞清珍擁鼻對
冰蟾相從一笑兩莫得薄領區區嘆未鹽

酬王君玉中秋席上待月值雨

池上雖然無皓魄罇前殊未減清歡綠醅自有寒中
力紅粉尤宜燭下看羅綺塵隨歌扇動管絃聲雜雨
荷乾客舟閑卧王夫子詩陣教誰主將壇

中秋不見月問客

試問玉蟾寒皎皎何如銀燭亂熒熒不知挂魄今何
在應在吾家紫石屏

張仲通示墨竹嗣以嘉一作佳篇豈勝欽玩聊

以四韻仰酬厚貺

數竿蒼翠寫生綃寄我公齋伴寂寥不待雪霜常一作佳
長凍凜雖無風雨自蕭蕭嗟予心志俱憔悴羨子文
章騁一作是富饒嗣以嘉一作佳篇誠厚貺遠慚為報乏
瓊瑤

奉寄襄陽張學士兄

東律淥水南山色夢寐襄陽二十年予昔道漢上嘗
愛其山川迨今
顧我百憂今白首羨君千騎若登仙花開漢

女游堤上人看仙翁擁道邊況有玉鍾應不負夜槽

春酒響如泉

奉答聖俞宿直見寄之作

寒夜分曹直嚴城隔幾層子慚批鳳詔一作君歎守
螢燈病骨羸漳浦官書蠹羽陵無嫌學舍冷文字比
清冰

和原甫舍人閣下午寢歸有作

遙知好睡紫微郎枕簟清薰綠蕙芳五色詔成人不
到萬年風動閣生涼平時下直歸宜早陋巷相過意
未忘楊子不煩多載酒主人猶可具一作黃梁

聞原甫久在病告有感

東城移疾久離居安得疑蛇意盡祛諸老何為護賈
誼君王猶未識相如浮沉俗喜隨時態磊落材多與
世疎誰謂文章金馬客翻同憔悴楚三閭

試筆

試筆消長日耽書遣百憂餘生得如此萬事復何求
黃大可為戒白雲當自由無將一杯土欲塞九河流
齋宮感事寄原甫學士

曾向齋宮詠麥秋綠陰佳樹覆牆頭重來滿地新霜
葉却憶初聞黃栗留

戲答仲儀口號

弊居回看如蛙穴華宇來棲若鷺身寄宿敢望笙歌

行樂事只憂無米過來春今年遠近大水糶糶行望

觀龍圖閣三聖御書廳制

層構嚴清禁披圖爛寶文虹蜺光照物龍鳳勢騰雲
妙極功歸一真隨體自分考思遵寶訓聖業廣惟勤

題東閣後集一作題營立集後

東閣三朝多大事營立二載足三字一作兩郡半閑辭近詩
留作歸榮集何日歸田自集詩

日長偶書

日長漸覺逍遙樂何況終朝無事人安得遂為無事
者人間萬慮不關身

寄答王仲儀太尉素

豐樂山前一醉翁餘齡有幾百憂攻平生自恃一作是
心無媿直道誠知世不容換骨莫求丹九轉榮名豈
在祿千鍾明年今日如尋我潁水東西問老農

解官後答韓魏公見寄

報國勤勞已幾聞終身榮遇最無倫老為南敵一夫
去猶是東宮二品臣侍從籍通清切禁笑歌行作太
平民欲知念舊君恩厚二者難兼始兩人新制推恩致仕許依

兼無職自王仲儀始今某仍出特恩

余昔留守南都得與杜祁公唱和詩有答公

見贈二十韻之卒章云報國如乖願歸耕寧
買田期無辱知已肯逐利名遷速今二十有

二年祁公捐館亦十有五年矣而余始蒙恩
得遂退休之請追懷平昔不勝感涕輒為短

句寘公祠堂

向寘公祠堂

掩涕發陳編追思二十年門生今白首墓木已蒼煙
報國如乖願歸耕寧買田此言今始踐知不愧黃泉

答端明王尚書見寄兼簡景仁文裕二侍郎

二首

日久都城車馬喧豈知風月屬三賢唱高誰敢投詩
社行處人爭看地仙酒面撥醅浮大白舞腰催拍趁

繁絃與公等是休官者方把鋤犁學事田

多病新還太守章歸來白首興何長琴書自是千金
產日月開銷百刻香尚有俸錢酌美酒自裁花圃趁

新陽醉翁生計今如此一笑何時共一觴

寄題景純學士葺春塢新居

清才四紀擅時名晚卜丘林遂解纓欲借青春蔽向
此須知白首尚多情水浮花出人間去山近雲從席

上生漫一作說市朝堪大隱仙家誰信在重城

會老堂

會老堂

古來交道愧難終此會今時豈易逢出處三朝俱白首凋零萬木見青松公能不遠來千里我病猶堪酌一鍾已勝山陰空興盡且留歸駕為從容

叔平少師去後會老堂獨坐偶成

積雨荒庭徧綠苔西堂蕭灑為誰開愛酒少師花落去彈琴道士月明來鷄啼日午衡門靜鶴唳風清畫夢回野老但欣南畝伴豈知一作名籍在蓬萊

退居述懷寄北京韓侍中二首

悠悠身世比浮雲白首歸來潁水濱曾看元臣調鼎鼎彝却尋田叟問耕耘一生勤苦書千卷萬事銷磨酒

百分放浪豈無方外士尚思親友念離羣

書殿宮臣寵並叨不同憔悴返漁樵無窮興味閑中得強半光陰醉裏銷靜愛竹時來野寺獨尋春偶過溪橋猶須五物稱居士不及顏回飲一瓢

贈潘道士

門無車轍紫苔侵雞犬蕭條陋巷深寄語彈琴潘道士雨中尋得越江吟

答樞密吳給事見寄

老得閑來興味長問將何事送餘光春寒擁被三竿日宴坐忘言一炷香報國愧無功尺寸歸田仍值歲

豐稷樞庭任重才餘暇猶有新篇寄草堂

答判班孫待制見寄

三朝竊寵幸逢辰晚節思深許乞身無用物中仍老病太平時得作閒人鳴琴酌酒留嘉客引水栽花過一春惟恨江淹才已盡難酬開府句清新

初夏西湖

積雨新晴漲碧溪偶尋行處獨依依綠陰黃鳥春歸後紅蕖青苔人跡稀萍匝汀洲魚自躍日長欄檻燕交飛林僧不用相迎送吾欲臺頭坐釣磯

寄河陽王宣徽

誰謂蕭條潁水邊能令嘉客少留連肥魚美酒偏宜老明月清風不用錢沉值湖園方首夏正當櫻筍似三川自知不及南都會免彊猶須說短篇

寄韓子華并序

余與韓子華長文禹玉同直玉堂嘗約五十八歲致仕子華書於柱上其後荐蒙恩寵世故多難歷仕三朝備位二府已過限七年方能乞身歸老俗諺云也賣弄得過裏

人事從來無處定世途多故踐言難誰如潁水閑居士十頃西湖一釣竿

戲劉原甫見蘇轍西清詩話

平生志業有誰先落筆文章海內傳昨日都城應紙
貴開簾却翫見新篇

仙家千載一何長浮世空驚日月忙洞裏新花莫相
笑劉郎今是老劉郎

和子履遊泗上雍家園

長橋南走群山間中有雍子之名園蒼雲蔽天竹色
浮暖日撲地花氣繁飛泉來從遠嶺昔林下曲折寒
波翻珍禽不可見毛羽數聲清絕如哀彈我來據石
弄琵琶惟恐日暮登歸軒塵紛解剥耳目異祇疑夢
入神仙村知君襟尚我同好作詩閑放莫可攀高篇
絕景兩不及久之想像空冥煩

右雍家園詩吉綿閣本皆入公外集而王荆公四

家詩選亦有之今乃載蘇子美滄浪集後人安得

不疑或謂公親作滄浪集序不應誤雜已詩可以

無疑姑附見於此按王荆公取公詩凡一百二十

五首內一百三首載居士集二十一首載外集又

一篇即此詩其它或全改一聯或增減一聯甚者

至增四聯或移兩聯之類已注一作於逐篇豈當

時傳本不同抑荆公自加潤色也

京本子履姓陳衆本並作弄琴瑟惟蜀本作瑟瑟

外集卷第七

嘉祐三年二月公館伴北使在都亭驛有戲寄梅
聖俞絕句聖俞集中次韻云去年鎖宿得聯華二
月墻頭始見花今日都亭公感物明朝太學我辭
家上丁釋奠致齋公詩無之

久在病告近方卦直偶成拙詩一首宿露宿一作露

答原甫提刑學士慶曆五年冬公守滁州而前政趙良規帶挾閣校理移京而提刑即

其人也合入第六卷

陳動之挽詞或作詞可據

釣者釣線釣一作線

退居述懷寄韓侍中穎水濱衆本皆作濱不特別說而韓公文集叢和篇亦

從之

外集卷第八 歐陽文忠公集五十八

古賦雜文五首附

紅鸚鵡賦 并序

聖俞作紅鸚鵡賦以謂禽鳥之性宜適於山林今茲
 鸚徒事言語文章以招累見囚樊中曾為禽雞雛之
 不若也謝公學士復多鸚之才故能去昆夷之賤有
 金閨玉堂之安飲泉啄實自足為樂作賦以反之夫
 適物理窮天真則聖俞之說勝負才賢賢一作賢以取貴
 於世而能自將所適皆安不知籠檻之於山林則謝
 公之說勝甚始得二賦讀之釋然知世之賢愚出處
 各有理也然猶疑夫茲禽之腹賦一作中或有未盡者
 因拾二賦之餘棄也以代鸚鵡畢其說

后皇之載兮殊方異類肖翹蠢息兮厥生成遂鎔堤
 賦予兮有物司之泊然後化兮默運其機陶形播氣
 兮小大取足紛不可狀兮千名萬族異物珍恠兮託
 產遐陬來海裔兮貴中州遶丹山於荒極越鳳皇之
 所宅稟南方之正氣孕赤精於火德蓋以氣而召類
 兮故感生而同域播為我形特殊其質不綠以文而
 丹其色物既賤多而貴少兮世亦安常而駭異宜負
 美以有求兮適遭時之我貴客方黜我以文采弔我

於籠樊謂夫飛鳴而飲啄不若雞鶩與鳥為意不知
 物有貴賤殊乎所得工一作天初造我甚難而畜千毛
 億羽曾無其一忽然成形可異而珍慧言美質俾貴
 於人籠軒寶說翔集安馴彼衆禽之擾擾兮蓋迹殊
 而趣乖既心昏而質陋兮乃自穢而安卑樂以鍾鼓
 宜其眩悲蓋貴我之異稟何擊我於羣飛若夫生以
 才天養以性違客之所憚我亦憚之我視乎世猶有
 甚兮郊犧牢豕龜文象齒蚌蛤之胎犂牛之尾既殘
 厥形又奪其生是猶天為非以自營人又不然謂為
 最靈淳和質靜本湛而寧不守爾初自為巧智鑿竅
 泄和滴淨雜偽衣羔染夏強華其體鞭扑走趨自相
 械繫天不汝文而自文之天不汝勞而自勞之役聰
 與明反為物使用精既多速老招累侵生豎性宣毛
 之罪又聞古初人禽雜處機萌乃心物則遁去深兮
 則網高兮則弋為之職誰而反予是責

述夢賦

夫君去我而何之乎時節逝兮如波昔共處兮堂上
 忽獨棄兮山阿嗚呼人羨久生生不可久死其柰何
 死不可復惟可以哭病予喉使不得哭兮况欲施乎
 其他憤既不得與聲而俱發兮獨飲恨而悲歌歌不

成兮斷絕淚疾下兮滂沱行求兮不可過疑是坐思
兮不知處可見惟夢兮奈寐少而寤多或十寐而一
見兮又若有而若無乍若去而若來忽若親而若疎
杳兮倏兮猶勝於不見兮願此夢之須臾尺蠖憐予
兮為之不動飛蠅閃予兮為之無聲冀駐君兮可久
况予夢之先驚夢一斷兮魂立斷空堂耿耿兮華燈
世之言曰死者漸也今之來兮是也非也又曰覺之
所得者為實夢之所得者為想苟一慰乎予心又何
一作較乎真妄綠髮兮思君而白豐肌兮以君而瘠
君之意兮不可忘何憔悴而云惜願日之疾兮願月
之遲夜長於晝兮無有四時雖音容之遠矣於恍惚
以求之

荷花賦

步蘭塘以清暑子颯蘋風以中人擷杜若之春榮兮
褰芙蓉於水濱嘉丹葩之耀質出淥水而含新蔭曲
池之清泚漾波紋之瀟淪披紅衣而耀彩寄清流以
一作託根挺無華之淺艷靡競麗手先春袍生意以
自得兮及薰時之嘉辰若夫夏下一作晚蘭衰夢池草
密慘群芳之已銷獨斯蓮之一作迥出可以嗅清香
以折醞可以玩芳華而自逸况其晚浦煙霞水亭風

日投文竿而餌垂冰萍莖而波溢絲繁藕以全折杯
卷荷而半側墜紫葍以歌煙斂紅芳而向夕可憐影
兮相顧列金葩而返植清風道以似起碧露合而乍
夫或兩兩以相扶漸亭亭而獨出發燕脂於此土生
異香於西域匪江妃之小腰即廣陵之清一作骨爾
乃曲沼微陽橫塘細雨遂橋上之歸鞅笑堤邊之游
女墮虹梁而窺影倚風臺而欲舞覆翠被以薰香然
犀燈而照浦雙心並根千株泣露湛月白而風清香
池平而樹古送艇子於西州聞棹謳於北渚迎桃根
而待織逢宓妃而未渡迫而視之靚若星妃臨水而
脉脉盈盈遠而望之杳如峽女行雲而朝朝暮暮其
妖麗也其閑麗也香荃橈兮木蘭舟澹容與兮悵夷
猶東西隨葉隱上下逐波浮已見雙魚能比日應笑
鴛鴦會白頭昔聞妃子貴東鄰池上金花不染塵空
留此日田田葉不見當時步步人

螟蟻賦 并序

詩曰螟蟻有子螺贏負之言非其類也及揚子法言
又稱焉嗟夫螟蟻一蟲爾非有心於孝義也能以非
類繼之為子羽毛形性不相異也今夫為人父母生
之養育劬勞非為異類也乃有不能繼其父之業者

儒家之子卒為商世家之子卒為卑隸嗚呼所謂螟
蠅之不若也作螟蠅賦詞曰

爰有桑蟲實曰螟蠅與夫螺贏異類殊形負以為子
祝之以聲其子感之朝夕而成嗟夫人子父母所生
父祝之言子莫之聽父傳之業子莫克承父没母死
身覆位傾嗚呼為人孰與蟲靈人不如蟲曷以人稱

辭

啄木辭

木皇司春兮物熙以春芽者斯勾兮甲者斯萌物賴
皇兮榮以欣翳有蟲兮甚不仁穴皇木兮群以聚穴
不已兮又加咀皇木病兮竊將添皇心惻兮傷爾竭
彼鴛鳥兮善啄吾利汝啄兮飢汝腹飛以鳴兮啄且
食蟲不盡兮啄莫息山之麓兮水之濱皮堅節瘦兮
龍甲蛇鱗節流膏兮吻流血百不一兮徒飢渴盡日
滋兮駕日若京謁皇兮披雲路雲之深兮不可見託
歸風兮仰訴古初之皇兮甚仁惠憐民愛物使兩遂
穴民處兮鮮民食穴不棟梁兮鮮不薪米其求甚少
兮給之孔易野鬱鬱兮山蒼蒼土有毛髮兮山有衣
裳金不韞冶兮器不刃銛木至老朽兮不見苗缺聖
萌機兮五財利贍有足兮生不匱蔽風避濕兮脩容

威廟祭室寢兮猶無異為帝何思之不熟兮忽生般
而與倭丹髹之不已兮又以彫幾斜鉤曲闌兮華照
欄梯高構嶮兮目精眩地禿而赭兮山襟而寒材者
傷死兮生者力殫一躬之庇兮一林夷族富龍木馬
兮重閭陰屋皇民暴嗇兮驅之以扑噫智巧兮誰為
是既紛紛而不止工蠹則大兮蟲蠹則小捕小縱大
兮將何謂皇惜木兮雖甚思蟲利食兮啄徒勤蠹未
入口兮刃至其根與其啄蠹能盡死不如得啄匠手
使不堪於斧斤

哭女師

暮入門兮迎我笑朝出門兮牽我衣戲我懷兮走而
馳且不覺夜兮不知四時忽然不見兮一日千思日
難度兮何長夜不寐兮何遲暮入門兮何望朝出門
兮何之恍疑在兮香難追髣兩毛兮秀雙眉不可見
兮如酒醒睡覺追惟夢醉之時八年幾日兮百歲難
期於汝有頃刻之愛兮使我有終身之悲

頌

會聖宮頌 并序

西京留守推官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臣歐陽脩
謹齋心滌慮頓首再拜言臣伏見國家采漢書原廟

之制作宮于永安以備園寢欲以威陵邑之充奉昭
祖宗之光靈以耀示于千萬世甚盛德也脩永惟古
先王者將有受命之符必先興業造功以警勸覺悟
於元元然後有其位而繼體守文之君又從而顯明
丕大以纂修乎舊物故其兢兢勤勤不忘前人是以
根深而葉茂德厚而流光于子孫孫承之無疆伏惟
皇帝陛下以神聖德傳有大器乾健而正離繼而
明即位以來于茲十年勤邦儉家以修太平日朝東
宮示天下孝親執遠豆三見於郊日星軌道光明清
潤河不怒溢東南而流四夷承命歡和以賓奔走萬
里顧非有干戈告讓之命文移發召之期而犀珠象
牙文馬穀玉旅于闕庭納于廐府如司馬令無一後
先至德之及上格于天下極于地中決於人而外冒
於四表昆蟲有命之物無不仰戴神威聖功効見如
此太祖創造基始克成厥家當天受命之功太宗征
服綏柔遂一海內睿武英文之業真宗禮樂文物以
隆天聲升平告功之典陛下夙夜虔共嗣固鴻業纂
服守成之勤基構累積顯昌昌益大而光稱于三
右之意可謂至孝況春秋歲時以禘以祫則有廟桃
之嚴配天昭孝以享以告則有郊廟明堂之位篆金

刻石則有史氏之官歌功之詩一作環流于樂府象
德之舞見乎羽毛惟是邦家之光祖宗之為有以示
民而垂無窮者罔不宜著陛下承先烈昭孝思所以
奉之以嚴罔不勤備聖人之德謂無以加而猶以為
未也乃復因陵園起宮室以望神游土木之功嚴而
不華地夷而潔宇敞而邃神靈杳冥如來如宅合於
禮經孝子警咳思親之義愚以謂宮且成非天子自
臨享則不能以來三言之靈然郡國不見治道太僕
不先整駕恬然未聞有司之詔豈難於動民而遲其
咎疑耶特疑以龜筮所考湏言而後行耶不然何獨
留意於屋牆構築而至於薦見孝享未之思耶況是
宮之制夷山為平外取客土鍛石伐木發兵胥靡調
旁近郡如此數年而道路之民徒見興為之功恐惡
無以識上意是宜不惜屬車之費無諱數日之勞沛
然幸臨因展陵墓退而諭民以孝思之誠遂見守土
之臣采風俗以問高年亦堯舜之事也古者天子之
出必有采詩之官而道路童兒之言皆得以聞臣是
以不勝惓惓之心謹采西人望幸意作為頌詩以獻
闕下詞曰

巍哉宮崇奠京之東有山而崧濟淪道源匯流而淵

有洛之川川靈山秀回環左右有高而阜其阜何名
 太祖太宗真宗之陵惟陵之制因山而起隱隱隆隆
 惟陵之氣帝王而喜鬱鬱葱葱帝懷穹昊受命我家
 造初于屯帝念先烈用顧余家宣力以勤赫赫三后
 重基累構既豐而茂燕翼貽謀是惟永圖其傳在于
 曰祖曰宗有德有功予實嗣之克勤克紹以孝以報
 予敢不思惟此園陵先后之宅既宅且安后来游止
 弗宮弗室神何以驩迺相川原乃得善地地高惟立
 迺以荆灼迺訊寶龜龜告曰猷帝命家臣而職我事
 而往惟寅一毫一絲給以縣官無取於民伐洛之薪
 陶洛之土瓦不病窳柯我之斧登我之山木好且堅
 家臣之來役夫萬名三年有成宮成翼翼在陵之側
 頌后来格有門有宇有廊有廡有庭有序殿弓耽耽
 黼帷檐檐天威可瞻庭弓殖殖鉤盾虎戟容衛以飭
 太祖維祖太宗維弟真宗維子三聖疑疑有以正位
 于此而會聖号在天風馬雲車其來僊僊聖會于此
 靈威神馭其宮肅然聖既降矣其誰格之惟孝天子
 聖降當享其誰來薦亦孝天子孝既克祗而來胡淫
 其下臣脩作頌風之

贊

有宋右諫議大夫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
 書令兼尚書令魏國韓公國華真贊
 氣剛而毅望之可畏色粹而仁近之可親有韞于中
 必見于外庶幾髮髯寫之圖繪惟其盛德不可形容
 公德之豐後世之隆誰為公子丞相衛公

章

州名急就章并序

敘曰古者史掌文書以識天地四方古今事物名言
 字訓而教學之法始於童子謂之小學君子重焉急
 就章者漢世有之其源蓋出於小學之流昔顏籀為
 史游序之詳矣余為學士兼職史官官不坐曹居多
 暇日每自娛於文字筆墨之間因戲集州名作急就
 章一篇以示兒女曹庶幾賢於博塞爾章曰
 別州自禹郡於秦廢置經革難具陳皇家垂統天下
 定疆理萬方承政令近任遠貢各有宜或昇史治或
 羈縻九域披圖指可知分音比類慎訛疑文差字析
 極精微若夫錦居遐裔孤音無比隰集梓泗劍陝涪
 幽駢聲相附可如類求則有夔綏隨果賀播滑達越
 和河羅連三前叶其四謂何乃有瓜沙嘉巴鳳隴雍
 宋歙峽合疊淄資思師化雅華夏密古蔚悉永鄧鼎

賴不宜吃訥又如保邵道趙耀鄆信潤晉慎凡五聲
 而一韻柳壽茂實有湊憲究漢簡萬演海岱解蔡泰
 受欽淪金深柳黔蜀漢福睦復陸乃六律而同音七
 言惟一白澤號石益德壁八音相望廣象相聞句絳
 獎黨宕句開菜台懷句階崖雷梅句澧 冀利句濟
 薊費智句鄭鄧定孟句慶應靜勝句廉潭儋南句嵐
 鹽甘崑句至於許汝發處句楚晉潞敘古句魏惠桂
 貴句遂貝瑞雋會句言過乎九難宣於口於是岳
 鄂毫薄洛句莫涿朔廓拓句眉黎齊池斬句施伊西
 夷溪句濠曹饒昭韶句潮遠交洮宰句坤通龍洪
 蓬蒙句邕同戎忠松籠句二連綿瀆安延丹端句宣
 檀羅蘭潘田鹽句湖蘇舒滌廬渝瀘句括蒲徐鄜扶
 儒禹句右皆 秦邠麟汾句均陳溫春句筠辰文循句
 銀雲勤岷句抗揚江黃句常漳康襄句房坊商滄句
 洋昌滾長句右皆 弄青瀛登成明句衡彭英瓊邢泌
 句淫寧昇榮橫藤句汀興營平庭澄句右二 聯章斷
 句不能遽數真定河源以諱不舉若乃物有疑似同
 音異字則有陵靈原袁府撫乾虔濱寶融容渭衛全
 泉繡秀易翼渠儻歸媯糞恭汴辨涼梁祁岐鄩葦宿
 肅磁慈灘維峯封豎豐沂宜及儀乃一號而三之皆

亦不同相近者 叙環恩順鎮霸真雄又音文之兩同至
 於太平鬱林萬安平琴武安洮陽新定建康二名雖
 美遠小不彰若監若軍四十有六保定信安廣信安
 肅鎮戎保安岢嵐火山順安寧化實控三邊其餘瑣
 瑣皆不足言 其後因檢九姓固有高富龍盧四州
 瑣遺不錄以文句難移不復增入也

外集卷第八

荷花賦 此土疑是 而脉脉而朝朝 一無此
 而字

啄木辭 五財 五一作
 疑毛字

哭女師 兩毛 疑毛字

會聖宮頌 于茲 於一作
 茲

